武俠世界

瘟神，鬼刀，包要命（詭異奇情哀艷故事）高皋·著

作者以生花之筆，寫江湖兒女，本憑正義，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濟貧扶危。書中三主角，看來有點邪門，可是他們的一生事蹟，確是悲壯，情節曲折，變化莫測，亦俠亦艷，事事出人意表，不可多得的佳作。



$3.50

1053

編者話

雜誌是公衆事業之一，面對廣大讀者及各人喜愛不同，品味不一，要做到每一篇內容都能迎合每個人的喜悅，這是絕無可能之事，編者祗有盡力而為，盡力做到本刋一貫的宗旨：「讀者掛帥」，再接再厲努力選刋多方面的精品，以求能使讀者們獲得一星期中最佳的精神食糧，更希望讀者們能予我們善意的批評和指導！

＊＊　＊＊　＊＊

名作家古龍的「玉劍傳奇」（楚留香新傳）在本刋發表以來，由於故事離奇詭幻，高深莫測，加上我們圖文並茂配合的連載刋出，因此大受讀者熱烈喜愛，難怪拍攝「楚盜帥」故事之影視界爭逐。

＊＊　＊＊　＊＊

暌別多時的兩位名作家：秦紅和溫凉玉即將有新著貢獻，前者為一部精采絕倫的中篇故事：「劍歸何處」。而溫凉玉的是神州奇俠故事「兩廣豪傑」，將相繼於１０５５期刋出，屆時敬希垂注。

＊＊　＊＊　＊＊

今期特別選刋一部高皐作品——巨型俠情哀艷故事「瘟神、鬼刀、包要命」，敬請先睹為快。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８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5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各書店報攤超級市場均有出售



多情環　古龍著
全書２０８頁定價HK$3.00



長生劍　古龍著
全書１５５頁定價HK$2.50

新系機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武俠創作小說新書



碧玉刀　古龍著
全書２２７頁定價 HK$3.50



孔雀翎　古龍著
全書２００頁定價 HK$3.00

金牌巨型俠情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瘟神·鬼刀·包要命

神秘龍角洞

人稱鬼門關

「開門啦，店家……」

現在才是酉時，太陽應該還沒有下山，店家就打烊關門，似乎太早了一點。

其實這倒不能責怪店家，「龍角洞」原是一個鬼不生蛋的地方，縱然是大晴天也很難見到一個旅客，何況現在風雨是如此之大。

× × ×

叫門的是一個面貌英俊，年約二十上下的青衫公子，雖然雨水已浸透他的全身，他的神態仍是那麼洒脫。

店門終於被他叫開了，他舉目向開門的姑娘瞥了一眼，腳下一抬，逕自跨了進去。

「姑娘：就只妳一個？」

「怎麼，一個還待候不了你？」

這是甚麼話，客人只是等閒一句，開店的那有這麼回答的？

青衫公子好度量，他一點反應都沒有，就在一張長櫈之上坐了下來。

「姑娘，有房間沒有？」

「有。」

「有吃的麼？」

「有。」

「那就麻煩姑娘先給在下弄點吃的，再給在下開一個房間。」

「弄吃的還得一點時間，依我良言相勸，你最好先換下身上的濕衣，否則一旦弄出病來，客得客死異鄉，路死路埋，那才不划算呢！」

這位姑娘的確在良言相勸，只不過良言之中滲有一點毒惡的咒語而已。

為甚麼？他們素昧平生，毫不相識，她為什麼要咒他？

再說，她是店家，客人是她的衣食父母，店家會咒罵一個素不相識的客人，縱然走遍天下，像她這樣的店家必然十分少見。

青衣公子呆了一呆，仍毫不動氣的微微一笑道：「多謝姑娘金玉良言，請問在下住那一號房間？」

「咱們只有你一位貴客，你隨便揀呀。」身形一轉，向廚房走了進去。

青衣公子搖搖頭，抓起放在桌上的包裹，走向後進的一個客房。

右側一連三間客房，左側是一排大統舖，他揀了靠裏最後的一間客房，先解開包裹外面的油布，再打開包裹，取出衣衫鞋襪，將全身的濕衣換了下來。

及打開房門，走進食堂一瞧，兩菜一湯，一碗白米飯已經擺在桌上。

他早已飢腸轆轆，不管菜餚是否可口，先填飽了肚皮再說。

「咭咭……公子，好飯量。」

他一抬頭，在一旁發笑的又是那位姑娘。

「人餓了就是這副德性，倒叫姑娘見笑了。」

「天生萬物，能吃的東西多得很，你為什麼不在路上找點吃的？」

「路上只有樹葉青草，泥土山石，那也能吃麼？」

「這個麼，就要看你願不願意了，只要你願意，沒有人不讓你吃。」

這是什麼話，是抬槓，還是損人？

青衫公子一賭氣，不再理她了，丟了一錠銀子在桌上，回房往床上一倒，逕自呼呼大睡起來。

×

傾盆大雨還在下個不停，客棧的店門又响起叫門之聲。

「小鈴子：快開門……」

「啊，是大姐，來了。」

小鈴子就是那位喜抬槓愛耍脾氣的姑娘，她趕忙着打開店門，兩團黑忽忽的毛人，帶着一陣風雨湧了進來。

小鈴子急忙拴上店門，再回頭瞧看，她的大姐蓉蓉，與伙計二驃子已經脫下簑衣，在清點布們買回來的貨物了。

小鈴子替他們準備飲食，待放好貨物，吃過晚餐，打發二驃子去睡了，大姐蓉蓉才吁了一口長氣。

「天老爺真會坑人，咱們要是再晚半個時辰，就不用想回來了。」

「大姐是說發了山洪？」

「可不是，天河像是決了口，大雨一個勁兒的向下衝，不發山洪才怪，哦，小鈴子，沒有客人來呀？」

「有一個青衫公子，吃過了飯已經睡了。」

「當真麼？妳可曾問過他的姓名？」

「沒有，哼，像一根木頭似的，我才懶得問他呢。」

「咳，小鈴子，我看妳是老毛病又犯了，那位青衫公子一定沒有多瞧妳幾眼，也沒有稱讚妳的美麗，是嗎？」

「大姐……」

「小鈴子：妳平時耍小姐脾氣，大姐不願多管，可是現在……」

「我知道，現在咱們的生死操在別人手裏，不得不聽他們的擺佈，只是，我不懂……」

「甚麼妳不懂？妳說。」

「這……」

小鈴子還沒有說，門上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巨响。

蓉蓉面色微變，對小鈴子呶呶嘴道：「開門。」

小鈴子打開店門一瞧，門外正立着一名像鐵塔一般的壯漢。

此人約莫四十出頭，髮如飛蓬，虬髯繞腮，長像十分威猛。

他揹着一個包裹，手裏還拎着一把雨傘，但他那一身短裝灰衣可找不出一寸乾

的地方。

莫非他這把雨傘管看不管用，是聾子的耳朵，擺飾？

小鈴子雖是心有所疑，但也不便詢問，只是招呼道：「客官是投宿？」

虬髯大漢冷冷道：「廢話！」脚下一抬，舉步跨了進來。

小鈴子嬌容一變，正待反唇相譏，蓉蓉急忙迎上前道：「客官請坐，小鈴子快去張羅一點吃的，這位客官想必餓了。」

小鈴子雖是一萬個不願意，却不敢違抗蓉蓉的吩咐，只好噘着嘴到厨房去了。

蓉蓉替虬髯大漢斟了一杯茶，再微微一笑道：「小店還有兩間空着的客房，客官任意挑選一間，先換下濕衣再來吃飯，你看可好？」

虬髯大漢唔了一聲，提着包裹及雨傘．走進第一間客房。

小鈴子的手脚十分利落，片刻之間，酒菜便已備齊。

虬髯大漢並不挑剔，有甚麼吃甚麼，只是酒量驚人，連乾兩壺二鍋頭，還在叫蓉蓉添酒。

正當他喝完第三壺之際，店門之外忽然响起兩聲乾咳。

「開門呀，店家，做做好事呀，老朽快要凍僵了。」

看來又有客人上門了，但蓉蓉姊妹却同時神色一呆。

龍角洞僻處湘西，是一個人烟稀少的荒涼所在，雖然此地有一條通往苗疆的小徑，但一年之中很難經過幾個客人，她們姊妹如非另有原因，早就遷地爲良到別處去了。

今天風雨交加，天氣是如此的惡劣，偏偏客人會接二連三的上門，這豈不是一樁怪事！

不管怎樣，開店的總不能拒絕上門的客人，否則又何必開這家客棧？

話是不錯，但小鈴子却不願再去開門了，接連遇到硬木頭，臭石頭，她巳經失去歡迎客人的興趣了。

她不願去開門，蓉蓉只好自己去開，及開門一瞧，原來是一個乾癟瘦小的老頭兒。

老頭雖然是瘦小，但一雙眸子却神光迫人，他披着一張大油布，連頭部一起蓋着，除了一雙赤脚，全身沒有沾到半點雨水。

他先抖掉油布上的水漬，將它捲了起來，再抬頭向蓉蓉打量一眼，忽然啊了一聲道：「想不到啊，想不到……」

蓉蓉道：「什麼想不到？客官先進來再說呀。」

瘦小老者一面跨進店門，一面連聲稱讚道：「有人說野花偏有色，老朽原是有點不太相信的，今天一見姑娘，老朽就不得不相信了。」

蓉蓉淡淡道：「客官：右側第二間客房是空着的，請你先回房歇一下，咱們再替你準備飲食。」

瘦小老者道：「姑娘不止人美，心思也這般細密，好，老朽先去歇歇，待會還得請姑娘替老朽準備一盆洗脚水，這雙脚子今天够辛苦了，泡泡熱水對它算是一點安慰。」

瘦小老者進房去了，小鈴子却氣得腮帮子一片鐵青，她接進兩個客人，不止是沒有獲得一句讚美，人家甚至連正眼都沒有瞧她一下。

她姊姊蓉蓉才接進一個客人，就獲得連聲讚譽，這實在太不公平了，她那能不氣得粉頰鐵青！

小鈴子約莫十七八歲，生得一副嬌滴滴的好模樣，小姑娘情竇巳開，因而時常學那山鷄舞鏡，顧影自憐，只要有客人上門，總希望別人讚她幾句。

現在她感到十分懊惱，一賭氣逕自回房睡覺去了。

蓉蓉對小鈴子的態度雖是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只得下厨房燒水炒菜，忙得不也樂乎，待打發完了瘦小老者，差不多巳近午夜了。

× × ×

又是一個白晝。

但白晝比黑夜並不見得如何高明。

因爲狂風暴雨依然籠罩着山區，好像老天爺要痛快淋漓的發洩一次似的。

× × ×

客人到齊了，食堂在進着早餐，除了碗筷相碰之聲，還有一個人在口沫橫飛的大談其當年之勇。

他是那位乾癟瘦小的老者，菜飯堵不住他的嘴，廢話帶着飯屑，不斷的向四外噴出。

不管別人願不願意聽，他倒像一個佈道者，在自得其樂的演說着，直到蓉蓉取來一本旅客登記簿，他才暫時停止他的演說。

不過他的問題又來了……

「咳，姑娘，貴地一無衙門，二無地保，要這個勞什子作甚麼？」

「請客官原諒，咱們還有老闆，這是要給老闆瞧的。」

「唔，原來是這樣，好呀。」

他拿起毛筆，像鬼畫符一般，潦潦草草的寫出幾個大字「包曜名，五十八，膠州，走方名醫。」

蓉蓉一瞧到他的姓名及職業，忍不住哧的一聲笑了出來。

瘦小老者包曜名雙目一瞪道：「妳笑甚麼？是瞧不起老夫這個走方名醫？」

蓉蓉道：「不敢，我只因事先不知道客官是一位名醫，多有怠慢罷了。」

包曜名搖頭幌腦的哼了一聲道：「這不要緊，不知者不罪，只要妳以後多請老夫喝幾杯就是。」

蓉蓉道：「行，只要大名醫肯賞臉，喝酒不成問題。」

小鈴子撇撇嘴道：「名醫加上走方，巳經不倫不類，你還包要別人的命，誰還敢請你治病？」

包曜名道：「姑娘這麼說就錯了，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該死的我救不活，該活的我治不死，如果當眞沒有人請我，難道要我喝西北風不成？」

蓉蓉道：「小鈴子：別打擾客人，去瞧瞧厨房的水開了沒有，開了就給客人沏茶。」

小鈴子道：「好的。」

遣走了小鈴子，蓉蓉再將登記簿拿給虬髯大漢，他毫不猶疑的提筆寫道：「鬼

刀，四十一，徐州，流浪漢。」

蓉蓉一怔道：「客官：鬼刀是你的渾號呀，寫出你的眞實姓名好麼？」

虬髯大漢冷冷道：「廢話。」

此人形貌威猛，神情冷肅，無論是何等隨和之人，都跟他有一種格格難入的感覺。

他不願多瞧人一眼，也不願多說一個字，好像那些都是浪費。

但在蓉蓉來說，那冷冰冰的「廢話」二字，未免使她難堪了一點。

包曜名忽然哈哈一笑道：「姑娘，這就是妳的不是了，這位鬼刀本姓鬼，妳爲什麼一定說是他的渾號？」

蓉蓉道：「當眞麼？客官，這是我見識淺陋了，只是我也讀過百家姓，却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姓氏。」

包曜名道：「中國姓氏當在千家以上，百家姓所載只是常見的姓氏罷了，據老夫所知，黃帝時代有一個鬼臾區，商代有一個鬼侯，中國確有此一姓氏，只是不常見而已。」

蓉蓉道：「多謝指教。」

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她想不到中國會有如此一個怪姓，更想不到看來毫不起眼的包曜名，學識竟然如此淵博。

她捧着登記簿送往青衫公子，心中却在嘀咕，適才兩位一個是「包要命」一個是「鬼刀」，難不成這位青衫公子也是一個怪物？

她認爲八成是她的多慮，因爲這位青衫公子眉目清秀，俊雅絕俗，怎麼會是一個怪物？

但，當青衫公子寫下他的姓氏，這位沉穩練達的蓉蓉姑娘禁不住面色一變。

原來青衫公子寫的是「溫深，二十五，五台，讀書人。」

一個「包要命」加上一個「鬼刀」巳經使她感到頭痛，現在又來了一個「瘟神」，她還能不面色不變？

不過，蓉蓉姑娘也不是等閒人物，她收好登記簿，向沏過茶水的小鈴子使了一個眼色，姊妹雙雙就一同進入一間秘室之內。

「大姐，我看，這三人似乎來意不善呢！」

「哼，他們來意不善，咱們也不是省油的燈，能够過過手癮，未嘗不是一件快事。」

這位原本像依人小鳥一般的美麗姑娘，此時雙目神光暴射，混身上下都迸出一片殺氣。

小鈴子向她這位大姐怯怯的瞥了一眼，道：「大姐：咱們怎麼着手？」

蓉蓉說道：「別急，咱們先瞧幾天再說。」

小鈴子道：「瞧幾天？他們只是過路的，雨一停他們不就走了麼？」

蓉蓉道：「放心呀，縱使雨停了，三五天內山洪也不會消退，除非脅生雙翼，他們走不出龍角洞的，再說，這般人如是別有居心，就算山洪消退，他們也不會離開這兒的。」

小鈴子道：「那麼咱們是要靜觀其變了，但爲什麼不乾脆將他們收拾下來？」

蓉蓉投目窻外，瞅着那急風驟雨搖搖頭道：「不，在沒有摸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之前，不必急於動手，今後幾天只要小心一點就是。」

小鈴子道：「要不要告訴二驃子？」

蓉蓉道：「使不得，他胸無城府，告訴他準會砸鍋。」

小鈴子道：「好吧。」

× × ×

物以類聚，食堂裏聚集着三個同類的大男人。

他們雖是同類，但以年歲有別，心性各異，加上許多內在外在的因素，所以他們相處得並不融洽。

乾癟瘦小的走方名醫包曜名是最愛說話的一個，如果要他在一刻時辰之內不說話，準會將他鱉個半死。

現在早餐吃完了，他的身子向後面一倒，舒舒服服的靠上了牆壁，再伸手摸出一隻旱烟桿，裝上了烟，打着火石，深深的吸了一口，顯得舒暢巳極。

然後目光一抬，向鬼刀瞥了一眼，道：「這天氣可眞煩人，看來咱們三五日內是無法離開龍角洞了，但不知鬼大俠赴苗疆有什麼貴幹？」

鬼刀也靠在一根木柱之上假寢，包曜名的問話，他只是微微抖動了一下眉峯，不要說回答了，連眼皮都不願睜開。

碰了一個釘子，包曜名並不氣餒，只是他却忽然嘆出一口長氣，道：「三對三，原是一個均勢，但，如若有人自命不凡，輕估對方的力量，結果麼？嘿嘿，只怕悲慘得很！」

鬼刀雙目倏睜，冷冷道：「你在說什麼？」

包曜名道：「鬼大俠：咱們相逢就是有緣，你莫非忘記三人同心，其利斷金的古訓了？」

鬼刀雙目一闔，冷哼一聲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好意心領。」

此人言語生硬，面色冷酷，完全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

包曜名呆了一呆，再扭頭向卓立店門瞧看風雨的青衫公子溫深道：「溫公子，咱們能够聊聊麼？」

溫深擰轉身形，雙拳一抱道：「老人家有什麼指教？」

包曜名道：「老朽適才說的話，溫公子都聽到了麼？」

溫深道：「聽到了。」

包曜名道：「溫公子有什麼意見？」

溫深道：「你們說的話小生不懂，老人家只怕問錯對象了。」

包曜名哼了一聲，道：「老夫兩眼不花：：」

溫深道：「老人家身體健朗得很，小生瞧得出，不過小生是讀書人，除了吟詩作對，其他什麼都不懂，像小生這麼見識淺薄的人，只怕聊不起老人家的興趣。」

包曜名微微一怔，忽然哈哈一陣大笑，說道：「好得很，看來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他一生氣不再說話了，嘴裏嘮嘮叨叨的嘟嚕着，一面向客房走去。

下雨天留客，在這般長日無聊的日子裏，睡覺的確是一個好辦法，也只有睡覺才能打發這漫長的時間。

聚集在食堂的三個大男人既是弄得不歡而散，只好各自回到客房，做他們的清秋大夢去了。

這一天他們賭氣沒有再見，而且分別將飯食開到房裏，誰也不去干擾誰。

晚餐之後，風雨停止了，夕陽餘輝投射在雨後的山林之中，特別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而且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道泉，那淙淙流水之聲，就像天籟一般的悅耳。

溫深是一個讀書人，讀書人對詩情畫意的景色感受特別强烈。

因此他迎着颯颯晚風，踏着潔淨的山石，向店後一片山坡之上走去。

山坡上有一顆大松樹，虬枝怒突，氣勢磅礡無比，樹下有一條長形石塊，溫深就在石塊上坐了下來。

他只不過剛剛坐下，忽然噗的一聲，他的頭頂竟然挨了意外的一擊，雖然不太要緊，至少也會腫起一個疙瘩。

及起身一瞧，原來是樹上落下的一顆松子。

說起來這也沒有什麼，一個人如果倒了楣，喝涼水也會噎着，松子砸到頭頂又算得了甚麼？

不過你要是仔細想想，就不能說這顆松子沒有問題了。

第一，在連天的狂風驟雨侵襲下它沒有墜落，現在風停雨止它倒掉了下來。

第二，就算趕上了一個巧字，一顆松子能有多大力量？說甚麼也不會將頭頂砸出一個疙瘩！

莫非樹上有人，在跟他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於是他抬起頭來，運目向樹上瞧去。

虬枝盤結，松針叠翠，密密麻麻的很難找到一絲空隙，他那裏瞧得出半隻人影來。

「好啦，算我倒楣。」

他嘆了一口氣，摸了一下被松子砸腫的那個疙瘩，身形一轉，準備走下斜坡。

忽然刷的一聲輕响，一條纖巧的人影，由巨松枝葉間向他身前洩落，身法輕靈，落地無聲，那份輕巧，必然不會重過適才的那顆松子。

溫深神色一呆，然後巴巴結結的道：「姑娘：原來是妳……」

是她，小鈴子。

眉兒一揚，櫻唇輕噘，一雙白如羊脂的玉手向腰際一叉，那份俏模樣實在令人啼笑不得。

「是我，怎樣？」

「咳咳——姑娘，妳的力氣大，敢情還會飛，不過妳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哦，這話怎麼說？」

「小生讀聖賢書，心頭自有一股浩然之氣，如果換了別人，不被妳嚇破了胆才怪！」

「嗯……咱們好像誤會你了。」

「誤會？姑娘，妳們誤會小生甚麼？莫非……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妳們以爲走這條路的，不是江湖豪客便是販夫走卒，像小生這等文弱的書生，妳們從未見過，所以認爲小生不是巨奸大惡深藏不露，就是作奸犯科四海難容之人，對麼？」

「那你到底是那一種人？」

「小生祖籍荊州，先父母爲小生留下萬貫家財，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就是小生來到龍角洞的原因。」

「原來公子是爲了遊山而來，不過此地既無名山，也沒有勝水，再過去就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的貴州了，那等窮山惡水的貧瘠之鄉有什麼好玩的？」

「這麼說姑娘就錯了，小生曾經查過風土誌，知道貴州氣候溫和，礦藏極豐，農產可以自給，木，鑛，及藥材可以爲人民帶來不少財富，那些過甚其辭的說法豈可相信，何況……」

「何況甚麼？公子。」

「聽說雲霧山產有一種天麻，用麻根配藥可治療不少羣醫束手的絕症，只是此種天麻十分稀少，小生想去碰碰運氣。」

「哦，原來公子也懂醫道！」

「小生只是略諳醫理，要是跟走方名醫相比，那就差得遠了。」

「你太客氣了，哦，公子，頭上還痛不痛？讓我瞧瞧。」

「不敢勞動姑娘，這點小疙瘩算得了什麼。」

「怎麼，你還是瞧不起我？」

小姑娘櫻唇一噘，腮幇子一鼓，模樣兒實在令人動心。

令人動心的女人，八成都是美女，至少小鈴子就是這樣的。

她的確美麗，眉目如畫，骨肉均勻，由髮尖至腳踵，每一樣都是上蒼的傑作。

只有一件差了一點，她還稚氣未脫。

溫深向她打量一眼，然後微微一笑道：「姑娘說笑話了，像妳如此美艷的姑娘，誰敢瞧不起妳？」

小鈴子雙目大張，一片羞喜湧上了她的粉頰，但她忽然笑容一歛，櫻唇輕輕撇了一下道：「哼，你倒是眞會騙人。」

溫深道：「我騙人？咬，姑娘，這話從那裏說起？」

小鈴子說道：「從你來的那個時候說起。」

溫深道：「從來的時候？我不懂。」

小鈴子道：「哼，那時候你瞧都不瞧我一眼，跟本就沒有將我放在心上。」

溫深道：「原來爲這個，那你錯怪人了。」

小鈴子道：「啊，怎麼說？」

溫深道：「小生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經過一天的櫛風沐雨，沒有倒下去巳經是僥天之倖了，那時候除了想找一個地方倒下去，還能有精神想到別的？」

小鈴子點點頭道：「這倒是眞的，我怎麼就沒有想到？」

溫深道：「瞭解一個人原是困難的，妳的年紀還小，再過十年妳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了。」

小鈴子尖聲大叫道：「你說甚麼？我年紀小，哼，別瞧不起人，你才多大？」

溫深微微一笑道：「我麼，總比妳大個十歲八歲的，沒有錯呀？」

小鈴子道：「沒錯，可是我巳經十八歲了，人家十八歲都巳經……」

溫深笑道：「好，好，算我的錯，行

麼？」

小鈴子噗哧一笑，說道：「這還差不多。」

她忽然面色一整又道：「願不願跟我交個朋友？」

溫深道：「當然願意，不過我明天要走，咱們的這段友情似乎太短促了點。」

小鈴子哼了一聲道：「想得美，明天走得成才算怪事。」

溫深道：「明天爲什麼走不成？」

小鈴子道：「咱們這裏只要下一天大雨，至少要三天山洪才能退去，這回下了兩天一夜，你明天還能走麼？」

溫深啊了一聲道：「這麼說我還要在此地停留七八天了？」

小鈴子道：「就算不要七八天，至少也要四五天才能離開此地。」

溫深道：「那就多留四五天吧，反正我也沒有什麼急事。」

小鈴子忽然眉峯一蹙道：「我倒是希望你早點離開，可是老天爺偏偏要留你下來。」

溫深道：「怎麼，妳想趕我走？」

小鈴子道：「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溫深道：「那妳是什麼意思？」

小鈴子幽幽道：「走方名醫包曜名，以及那個鬼刀都不是好人……」

溫深道：「這有什麼要緊，我並沒有多少銀子，他們如果想要……」

小鈴子道：「這個你倒是可以放心，他們並不稀罕銀子。」

溫深道：「那就更不必担心了，他們是好是壞，與我絲毫無關。」

小鈴子道：「與你絲毫無關？哼，人間如果沒有枉死鬼，陰曹就不會有枉死城了。」

溫深愕然道：「姑娘：當眞會有這麼嚴重？」

小鈴子說道：「當然，我爲什麼要騙你？」

溫深沉吟半晌道：「想不到會碰到這種事，不過我却有些不解。」

小鈴子道：「有什麼不解？你說。」

溫深道：「這究竟爲了甚麼？再說，姑娘姊妹難道不怕？」

小鈴子道：「爲了甚麼你不必知道，不過他們的目標却是咱們姊妹，其實咱們並沒將他們放在心上，叫人担心的只是你這位公子。」

溫深道：「他們的目標既是姑娘姊妹，難道不會對我這個無拳無勇的局外人不利？」

小鈴子道：「他們不會相信你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自然也不會相信你是局外之人，爲了怕你碍手碍脚，他們可能先將你除去！」

溫深怒哼一聲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難道他們就不怕王法？」

小鈴子道：「他們如果害怕王法，就不會作那些殺人越貨的壞事了，而且此地橫直數十里，就只有咱們一家客棧，那兒來的王法？」

溫深眉峯一皺道：「我原是不怕的，被你這麼一說，我當眞有點害怕了。」

小鈴子道：「別怕，我回去跟大姐說，將你搬到咱們裏面去住。」

溫深道：「不……」

小鈴子道：「爲甚麼不？」

溫深道：「姑娘忘記小生是讀書人了，威武不屈是讀書人的本份。」

小鈴子噗哧一笑道：「不要迂了，公子，死有輕如鴻毛重於泰山之分，你不愛惜有用之身，就是枉讀聖賢書了！」

溫深道：「這個……」

小鈴子牽着他的手走回客棧道：「你先在食堂歇着，我去找大姐去。」

溫深道：「姑娘請。」

小鈴子走入後進，蓉蓉正在房裏卸粧，回頭向她瞧了一眼道：「姓溫的呢？」

小鈴子道：「在食堂。」

蓉蓉道：「怎樣？」

小鈴子道：「如果不是一個深藏不露的絕頂高人，就是一個寄情於山水的風流士子。」

蓉蓉道：「廢話。」

小鈴子道：「本來嘛，我只能試出這些。」

蓉蓉道：「妳如何試法？」

小鈴子道：「我用一顆松子砸他，他的頭上就腫起一個疙瘩。」

蓉蓉啊了一聲，道：「還有麼？」

小鈴子道：「他家財萬貫，本可席豐履厚安坐而食的，他却萬里跋涉，來陻這地瘠民貧的蠻荒之區。」

蓉蓉道：「他必然說出他的理由了，是甚麼？」

小鈴子道：「除了喜愛山水，還略諳醫道。」

蓉蓉道：「哦，他是到苗疆採藥？」

小鈴子道：「他說雲霧山出產一種罕見的天麻，可以治療羣醫束手的絕症。」

蓉蓉忽然面色一肅，說道：「妳沒有求他？」

小鈴子一怔道：「大姐認為一個略諳醫道之人，能够化解咱們所中的奇毒？」

蓉蓉道：「二妹：妳爲什麼不多用一點腦筋？」

小鈴子一呆道：「大姐是說他深藏不露？」

蓉蓉道：「妳想想，他能配出羣醫束手的靈藥，豈是一般庸醫所能辦陻的！」

小鈴子道：「這話的確有理，不過他仰仗的只是雲霧山上特產的天麻。」

蓉蓉道：「二妹：妳這是說傻話了，別人爲甚麼不去找天麻？譬如那個走方名醫。」

小鈴子道：「那好，大姊，小妹去帶他來。」

蓉蓉愕然道：「妳帶他來？」

小鈴子道：「不錯，小妹曾經告訴他，走方名醫及鬼刀會對咱們姊妹不利，他可能會先遭到池魚之殃，所以要他住到後進。」

蓉蓉道：「他答允了？」

小鈴子道：「咱們是保護他，他爲甚麼不答允？」

蓉蓉微微一笑道：「不管是咱們保護他還是他保護咱們，妳去帶他來呀。」

小鈴子道：「好，小妹這就去。」

蓉蓉道：「妳去呀，我要試試妳如何保護他的安全。」

小鈴子向蓉蓉瞧了一眼，一幌身向食堂奔了過去。

「公子：家姊有請。」

「不敢當，請姑娘帶路。」

「好，公子跟我來。」

他們一前一後奔向後進，在到達蓉蓉香閨之前約莫五步之時，小鈴子忽然脚下一停，同時旁移一步，正好與溫深站了一個併肩。

五步遠近的距離，對房裏的一切自然瞧得十分明白。

蓉蓉是坐在梳妝枱之前，蠟燭的光輝投射在菱鏡之上，現出一張美似芙蓉的嬌靨。

那嬌靨忽然一沉，一縷寒光隨着她纖掌一揮之勢，像閃電一般向溫深的胸口奔來。

這是一隻明幌幌的利剪，決不是一顆松子。

松子只是將他的頭頂砸起一個疙瘩，利剪却能洞胸穿腹，奪去他的生命。

他瞧到了那隻飛來的利剪，也知道他面臨的危機。

但百無一用的書生，他雖是面色劇變，却無力逃避那利剪洞胸之危。

「啊，姑娘，妳……要殺我……」

「那有這事，家姊是丟給小妹的。」

小鈴子玩把着她接着的那把利剪，目光却在向溫深瞧着。

這位公子已然面色慘白，鬢角在冒着冷汗，雙唇雖是緊緊的抿着，仍在輕輕的顫抖着。

顯然，適才他當眞嚇壞了，利剪洞胸之危雖然已經避免，在一個文弱的書生來說，仍然感到餘悸猶存。

小鈴子有些過意不去，因而瞪了蓉蓉一眼道：「大姊：妳瞧他……」

蓉蓉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公子，愚姊妹身在危難之中，不得不多加一份小心，你們適才又沒有出聲招呼，才發生了這場誤會，小妹魯莽之處，還望公子多多担待。」

她說的是實情，一對綺年少女，置身在驚濤駭浪之中，警惕之心自然要較常人强過三分。

溫深長長一吁道：「姑娘姊妹好身手，倒叫小生開了一次眼界。」

蓉蓉一嘆道：「別這麼說，公子，愚姊妹要不是習得一點莊稼把式，倒不致落得這般田地了。」

溫深道：「請恕小生失禮，姑娘姊妹莫非不是在正正當當的做生意？」

蓉蓉道：「小店是祖業，先父母守在這兒超過一個甲子，愚姊妹接管客棧雖是不算太久，前後也有四個年頭了，唉，徐家老店如非規規矩矩的做生意，怎會延綿兩代，經歷七十個歲月！」

溫深面色一紅道：「對不起，這是小生出言無狀。」

蓉蓉幽幽道：「這不能怪責公子，你並沒有說錯，咱們原是正正當當的生意人，但是，近一年來就從未規規矩矩的做過生意。」

溫深道：「哦，爲了甚麼？」

小鈴子氣呼呼的道：「我姊妹被人下了毒，要咱們替他做傷天害理之事，自然無法規規矩矩的做生意了。」

溫深道：「會有這種事，下毒的是誰？他要兩位替他做些什麼？」

小鈴子道：「下毒的是一個姑娘，姓方名盈，十八歲，家住貴陽，她是這麼登記的，是假是眞的咱們就無法知道了。」

溫深微微一怔，道：「一位十八歲的姑娘也會害人，這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小鈴子道：「你要是知道她要咱們作甚麼，只怕你更難相信了。」

溫深道：「她該說不是叫你們兩位殺人吧？」

小鈴子道：「你說對了，正是要咱們殺人。」

溫深啊了一聲道：「兩位……」

蓉蓉一嘆道：「愚姊妹並非貪生怕死之人，只是就這麼糊裏糊塗的死掉，實在心有不甘，再說，咱們姊妹如果死掉，她也會派別人來接管徐家客棧的，上門投宿的依然難免一死，好在這條路來往的客人不多，一年以來，連三位在內，前後不過九十八人而已。」

溫深面色一變道：「這麼說妳們已經害死了九十五條生命？」

蓉蓉道：「不，咱們只對武林中人下手，死在愚姊妹手上的，前後只有一十七人。」

溫深哼了一聲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姑娘毁了十七條生命，好像還有些意有未足！」

小鈴子道：「你別寃枉人，咱們也是情非得已，而且這般人沒有一個不是窮兇極惡之徒，只有一個武當門下是好人，咱們不忍殺他，故意將他氣走，誰知他强渡山溝，以致被洪流冲走。」

溫深長嘆一聲道：「長此以往終非良策，兩位爲甚麼不想想法子？」

蓉蓉道：「在今日之前，愚姊妹呼援無門，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溫深道：「姑娘之意是說今日之後妳們就有人援救妳們了？」

蓉蓉微微一笑道：「難道公子不願義伸援手？」

溫深愕然道：「我？」

蓉蓉道：「公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咱們兩條人命，唯道你忍心不管麼。」

溫深苦笑一聲道：「看來兩位姑娘是吃定了小生，其實妳們找錯人了，現成的名醫不找，偏偏要找一個一知半解的。」

蓉蓉道：「不，公子，走方名醫也許略明醫理，但他必然解不了愚姊妹所中的奇毒，就算他能，他也不會救助咱們。」

溫深道：「這我就不明白了，醫者有割股之心，他爲甚麼不肯救助妳們？」

蓉蓉道：「因爲他不是醫生。」

小鈴子接着哼了一聲道：「可能還是咱們的寃家對頭。」

溫深搖搖頭道：「他未必是兩位的對頭寃家，兩位却存心要他的老命，小生實話實說，希望兩位不要見怪。」

蓉蓉道：「看來公子是信不過咱們姊妹了。」

溫深道：「好吧，不管怎樣小生總不能見死不救，我要先瞧瞧兩位的脈象，方便麼？」

蓉蓉首先伸出她的皓腕，道：「公子請瞧。」

溫深以食中二指搭上她的腕脈，約莫盞茶時分才縮回二指道：「姑娘脈象洪大，尺脈更爲有力，是毒熱上衝之症，姑娘必然感到口苦舌乾，大便數日一次，小便帶着赤黃，不知是否如此？」

蓉蓉由衷的欽服道：「公子果然高明，愚姊妹的症狀正是如此。」

溫深道：「小生帶有祛毒靈丹，但仍須服食消火熱，清腸胃之湯藥，只要連續服用十日，必然可以痊癒。」

小鈴子急忙取來文房四寶，溫深立即開了一張單方，然後取出一隻瓷瓶，將六粒清香撲鼻的白色丹丸交給蓉蓉道：「姑娘姊妹每人三粒，每日睡前服食一粒，三日之後就無大碍了。」

蓉蓉道：「多謝公子。」

溫深雙拳一抱道：「小生不打擾了，告辭。」

小鈴子說道：「不，公子，你可不能走。」

溫深淡淡一笑道：「姑娘放心，小生與人無爭，沒有人會加害小生的。」身形一轉，逕自退出蓉蓉的閨房，向他的客房走去。

詭中還有詭　奸中更有奸

他剛剛跨過一道側門，一聲低沉的叱喝忽然由暗影中傳來。道：「站住。」

溫深一怔道：「是包老丈麼，老人家有什麼吩咐？」

出聲叱喝的的確是走方名醫包囉名，他像一個鬼魅隱在陰暗的角落裏，冷不防發出一聲叱喝。

溫深處變不驚，他雖是停下了脚步，語氣却平淡得很，好似他早已料到包囉名會出現似的。

「高明，高明，嘿嘿！……」

包囉名由暗影中緩步而出，口裏在不停讚許，雙目圓睜却是兩縷凌厲的殺機。

溫深似乎瞧不出他正面臨着殺身的危機，依然神態自若的雙拳一抱道：「不敢當老丈謬讚，小生只是對熱毒略有研究，如若老丈肯替她們診治，只怕早已着手成春了。」

包囉名一呆道：「小子：你在說些甚麼？」

溫深道：「小生在說蓉蓉姊妹被人下了毒熱，莫非老丈說的不是這個？」

包囉名啊了一聲道：「你替她們解去熱毒了？」

溫深道：「小生只是碰巧，這是蓉蓉姊妹的運氣不壞。」

包囉名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你們是臭味相投，變作一家人了，那你爲甚麼還要出來？」

溫深道：「老丈說笑話了，男女有別，小生怎能不出來，再說她們服藥之後，也要好好的調息一下。」

包囉名忽然精神一振道：「一個人走了運，門板都阻擋不住，老夫年逾半百，幸運之神終於找上老夫了，雖是遲了一點，畢竟是一樁喜事。」

他取出了他的旱烟鍋，一步步向溫深迫來，雙目威稜暴射，滿臉佈着殺氣。

溫深大吃一驚，道：「老丈：你想怎樣？」

包囉名道：「想怎樣？唔，問得好，老實告訴你呀，老夫先將你收拾下來，再趁那兩個女娃兒運功調息之時，將她們一起制住，今後……嘿嘿，老夫就不必再做走方名醫了，嘿嘿……嘿嘿……」

溫深原是在一路倒退，躲避包囉名的，此時他忽然沉聲大喝道：「住口！」

包囉名一楞道：「怎麼，老夫說的不對？」

溫深道：「老丈自然不對了，你如此一大把年紀，怎麼可以對兩個女孩子暗下毒手？」

包囉名道：「這就要看對甚麼人了，因爲她們不是好人。」

溫深道：「不，她們是被人暗中下毒，迫於無奈。」

包囉名冷冷道：「你帮她們說話，因爲你也不是好人，其實……」

其實怎樣？他還沒有說却被別人接了下去。

「其實你才不是好人，好人是不會乘人之危的。」

包囉名一呆道：「是鬼大俠麼？咳，莫非你不想對付那兩個女娃兒？」

「原先是想，現在不想了。」

是鬼刀，他也由溫深適才出來的那道側門行了過來。

包囉名愕然道：「莫非鬼大俠也跟她們套上了交情？」

鬼刀面無表情的冷冷道：「閣下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你應該知道鬼某是何等人物。」

包囉名說道：「不錯，鬼大俠雖是生性冷酷，茫茫人海之中找不出一個朋友，但平生不作不義之行，不說欺人之語，但是……」

鬼刀冷冷道：「但我却由那道側門出來，自然難脫瓜田李下之嫌了，是麼？」

包囉名道：「這個，咳，不敢欺瞞鬼大俠，老朽的確心有所疑。」

鬼刀道：「這也難怪，不過如果包大俠也跟着這位溫兄進去，瞧到他做了些甚麼，你就不會心存疑念了。」

包囉名道：「鬼大俠瞧到了甚麼？」

鬼刀道：「這位溫兄幾乎傷在蓉蓉姑娘的利剪之下，他却義伸援手，爲徐家姊妹解除所中的奇毒。」

包囉名道：「就只這些？」

鬼刀說道：「施恩不望報，臨難毋苟免，他分明知道咱們會對他不利，却拒絕徐氏姊妹要他留下來的請求，這些應該够了。」

包囉名哈哈一陣大笑道：「够了，不過老朽還有一點提議。」

鬼刀道：「包大俠請說。」

包囉名道：「鬼大俠一向志行高潔，不喜歡交接像老朽這樣的俗物，但溫公子是一株臨風玉樹，咱們何妨共謀一醉？」

鬼刀道：「好，溫公子，請。」

溫深雙拳一抱道：「兩位先請，待小生招呼一下店家。」

此時夜色已深，店家早已入睡，應該不是飲宴的時刻，但江湖兒女都有一種超

越常人的豪氣，丟掉腦袋不過碗大的疤，深夜飲酒又算得了什麼？

溫深正待出聲呼叫，一陣笑語之聲已然傳了過來。

「三位請坐，酒菜馬上就來。」

「啊，兩位姑娘還沒有睡？」

「客人沒有睡，店家那有先睡之理，公子請邀客人入座，咱們不會躭擱多少時間的。」

「那就有勞兩位姑娘了，老丈鬼大俠請。」

在就座之後，包曜名向蓉蓉姊妹瞥了一眼，道：「這都是沾了溫老弟的光，不過這位妞兒確也可人。」

鬼刀道：「包老說的不錯，溫兄弟何不請徐氏姊妹也來聊聊？」

溫深道：「好，小弟可以邀請，她們肯不肯賞臉小弟就無法保證了。」

包曜名道：「我敢保證，老弟你就叫呀。」

待小鈴子送上酒菜之際，溫深咳了一聲道：「鈴姑娘，半夜要賢姊妹下厨，咱們三人有點過意不去，所以想蓉姑娘跟你也來喝點酒，算是咱們三人一點謝意。」

小鈴子道：「不敢當，溫公子太客氣了，你救了咱們姊妹兩條命，咱們還沒有謝你，你倒先謝起咱們來了。」

包曜名道：「說的好，只是你們姊妹到底來不來，妳還沒有答覆呢？」

小鈴子嫣然一笑道：「當然來，我姊姊不是拿着盃筷來了麼？」

蓉蓉果然端着兩盤菜及加添的兩副盃筷來了，一桌五人也就笑語不停的開懷暢飲起來。

當酒至半酣之後，包曜名忽然面色一整道：「蓉姑娘，咱們已經是朋友了，老朽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兩位姑娘不要見怪。」

蓉蓉道：「不必客氣，包大俠請儘管說。」

包曜名道：「姑娘姊妹被人下毒，定要你們替他守着這條道路，請問此人是誰，他爲甚麼不讓道上的朋友進入苗疆？」

蓉蓉嘆了一口氣道：「一年以前，咱們店裏來了一位芳齡二九，姓方名盈的姑娘，她只是彈出二指，就控制住咱們兩條生命了。」

包曜名道：「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彈指就能下毒，除了四川唐門，還找不出這麼一個使毒的高手。」

鬼刀道：「四川唐門規戒極嚴，也算是江湖道上的一個名門正派，那下毒的姑娘方盈是唐門弟子的可能性不會太多。」

溫深道：「蓉姑娘，根據小生的診斷，妳們所中之毒，在兩個月內必然會發作，這一年多來妳們是怎樣應付過去的？」

蓉蓉道：「公子果然高明，咱們所中之毒是七七四十九天發作一次，每次在發作之前必然有人送來延後發作日期的解藥，所以咱們才能苟且偸生的活下去。」

包曜名道：「姑娘跟送解藥的朝過相麼？」

蓉蓉道：「沒有，解藥擲進屋裏，待咱們追出已經任什麼都瞧不見了。」

包曜名道：「這麼說姑娘除了知道一個方盈，其他都茫無所知。」

蓉蓉道：「是的。」

溫深道：「姑娘也不知道他們爲甚麼要妳殺人。」

蓉蓉道：「正是如此。」

溫深流目向包曜名及鬼刀一瞥，說道：「兩位大俠呢？你們不會是遊山玩水來的吧？」

包曜名說道：「自然不是，我有一位朋友經由此地前往苗疆，一去半年音訊全無。」

鬼刀道：「我沒有朋友，只是好奇而已。」

溫深道：「鬼大俠必然聽到一些離奇的傳聞了。」

鬼刀道：「不錯，江湖朋友就將龍角洞比作鬼門關，任是何等人物，都會有去無回，所以……」

溫深微微一笑道：「兩位這一好奇，幾乎又爲龍角洞添上幾縷冤魂，妳說是麼？蓉姑娘。」

蓉蓉面色微紅，現出一絲不安之狀，道：「公子眞會說笑，諸位全是名震湖海的高人，蓉兒怎敢……」

溫深忽然語氣一變道：「小生的那幾粒袪毒靈丹呢，兩位姑娘沒吃，是麼？」

蓉蓉道：「這個……」

小鈴子道：「咱們準備睡覺的時候再吃，那時比較方便一點。」

溫深道：「那是說妳們雖然已經含進口裏，却又將它吐了出來。」

小鈴子道：「是的，那也沒有什麼不對吧？」

溫深道：「小生有一點建議，不知兩位姑娘顧不顧採納？」

蓉蓉道：「公子請說。」

溫深道：「兩命換兩命，公平交易，兩不吃虧。」

蓉蓉道：「公子，你在說些甚麼？」

溫深淡淡一笑道：「不必裝了，姑娘，我那些毒藥霸道得很，其功效決不在姑娘的『鷄鳴早看天』之下，更糟的是妳不該含進口中又吐它出來……」

蓉蓉姊妹面色倏變，兩人同時長身而起，一起躍退五尺。

包曜名已瞧出情形不對，及暗中運功一試，不由面色大變。

「鬼大俠，咱們中了兩個丫頭的道兒了。」

「我知道。」

「那怎麼辦？」

「不必担憂，溫兄弟適才說過，兩命換兩命，咱們不會吃虧的。」

「那就只好仰仗溫老弟了，唉，老尖時時都防範，想不到依然陰溝裏翻船！」

蓉蓉撇撇嘴道：「這叫作做到老，學到老，今天又讓你長了一點見識。」

包曜名大怒道：「死丫頭，妳神氣什麼，老夫中了毒難道妳沒有。」

蓉蓉道：「不錯，咱們也中了毒，不過，咱們的命不值錢，所以不必跟你們交換。」

她說話，神色冷肅而平淡，大有慷慨赴義，漠視生死豪情，包曜名一生遊戲風塵，見過不少驚心動魄的往事，現在碰到這兩位姑娘，他當眞變作「鬼迷張天師，有法沒處使」了。

溫深笑笑道：「蓉姑娘是想拉幾個墊背的了，其實妳們本來可以不必死，妳爲什麼一定要自投死路？」

蓉蓉哼了一聲．她不只是毫不理會溫深的勸說，連雙目也閉了起來。

溫深哼了一聲道：「生命是妳們的，妳們一定要死，別人也無可奈何，只不過要想有人墊背，妳們就打錯主意了。」

他取出兩粒丹藥，分別遞給包鬼二人道：「兩位吃下去，只要盞茶時間必可恢復功力。」

蓉蓉再也沉不住氣了，雙目一張，冷冷道：「你要咱們白死，那有這麼便宜，二驃子，看你的了。」

當他們勾心門角，各逞心機之時，二驃子一直沒有現身，現在他出來了，食堂中的男女，竟全部爲之心神一凜。

二驃子決不是一個驃子，也不是一個傻子。

這個被人們瞧不上眼的二驃子，原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

他跨進食堂，雙目晶芒流轉，向在塲五人瞥了一眼，最後目光一凝，落在蓉蓉姊妹的嬌軀之上。

他是徐家客棧幾年前收留的一個要飯的，蓉蓉姊妹曾經教了他一點武功，以作他防身之用。

現在蓉蓉姊妹才發覺他決不是往日的二驃子，難免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小鈴子忍受不了這口窩囊氣，小嘴一噘，嬌聲叱喝道：「二驃子，你這個沒有心肝的東西，咱們姊妹可沒有拿你當外人，你爲甚麼要捉弄咱們？」

二驃子臉上的肌肉牽動了一下，冷冷道：「這都怪妳們有眼無珠，怨不得別人，名滿江湖的溫四絕，醫毒之能，縱然是四川唐門也無法望其項背，妳們竟想騙他，豈不是自尋死路！」

小鈴子聞言一驚，目光向溫深（本名溫四絕）一瞥，以無比幽怨的語氣道：「哼，我原以爲你是一個好人，想不到你比他們更壞。」

溫四絕微現歉意的道：「對不起，姑娘，不過這不能怪我，令姊先向咱們三人下了毒手，然後又僞裝被人下毒，還編了一套十分動人的故事：：」

蓉蓉忽然大喝一聲道：「快住口，二驃子，不管你是誰，咱們是自己人必然不錯。」

二驃子道：「不錯，咱們的確是自己人。」

蓉蓉道：「那你就快點動手，要是等到包鬼二人的功力恢復，以一敵三，勝算就不會太多了。」

二驃子道：「說的也是。」腳下一跨，便向鬼刀迫了過來。

他想先除去包鬼兩名中毒的，然後以全力與溫四絕一搏。

這項計算的確不錯，可惜他低估了鬼刀，也低估了溫四絕袪毒的能力。

鬼刀內力極高，溫四絕的「聖心保命丹」具有藥到毒除的功力，鬼刀所以還閉着雙眼，只是在等候獵物而已。

晶芒急閃，人影倒飛，二驃子一劍剛剛刺出，就翻身倒退丈外。

「惡殺手馬驃？我早該想到是你。」

鬼刀的雙眼已開，身形也移動了半步，適才二驃子（即惡殺手馬驃）一劍刺出，並未傷到鬼刀，馬驃的右臂倒是衣裂肉現，傷了一條四寸長短的口子！

沒有人瞧見鬼刀的刀，也沒有人瞧出他是怎樣出手的，鬼刀名噪江湖，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惡殺手馬驃嘿嘿一陣豪笑道：「好一把鬼刀，果然名不虛傳。」

鬼刀冷冷道：「好說，惡殺手馬驃隱身市井，竟然當起店小二來了，看來這徐家客棧必定是風水不錯。」

走方名醫包曜名此時已功力盡復，他忽然彈身一躍，撲向蓉蓉姊妹，口中同時咒駡道：「走方名醫的金字招牌居然砸在你們兩個小妖精的手裏，老夫如不治治你們，實在嚥不下心頭這口窩囊氣！」

他一躍逾丈，旱烟鍋以泰山壓頂之勢向蓉蓉當頭猛砸。

蓉蓉無法提聚眞力，身形的靈活自然也較往常差了許多，包曜名這全力一擊，她必然無法避過。

此時惡殺手馬驃立身之處與蓉蓉相差不過兩步，只要他揮動一下掌中的長劍，包曜名絕對無法如願。

但他却懷抱長劍，面帶陰笑，蓉蓉姊妹的生死，似乎與他毫無關連一般。

鬼刀自然也不會出手阻止，蓉蓉姊妹是他的敵人，他雖是不屑出手，却也不願管這椿閒事。

只有溫四絕例外，因爲他是讀書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至少他應該學到一個「仁」字。

他的確學到了，雙拳一抱，衝着包曜名一揖道：「好男不跟女門，包大俠就饒過她們這一遭呀！」

他是在懇求包曜名，但雙拳却逼出一股柔勁，使這位挾怒而來的走方名醫無法再作半分前進。

他這等軟硬兼施的手法，表面上瞧不出半點痕跡，包曜名却心頭暗暗一震，身形也同時落到了地面。

走方名醫的字號不是白叫的，走遍大江南北，能够將他像這樣逼下去的還不多見。

他當然也聽過溫四絕的名號，他却認爲人們是過甚其辭，一個後生晚輩罷了，再强也不能强到那裏。

現在他總算領教過了，而且是心服口服。

待雙脚着地之後，立即打了一個哈哈道：「老弟當眞是菩薩心腸，看來只好便宜她們了。」

溫四絕道：「多謝包大俠！」

蓉蓉姊妹總算又過了一關，想到走方名醫的旱烟鍋，她們仍然忍不住抹了一把冷汗。

惡殺手馬驃原是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估不到溫四絕竟會挺身相救，使他頗感意外。

「這是怎麼啦？溫大俠，莫非你動了憐香惜玉之心？」

這話雖不是太文雅，也並不太過難聽，只不過在蓉蓉姊妹聽來，不只是十分刺耳，也感到非常詫異。

因而小鈴子柳眉一挑道：「二驃子，

你到底是咱們的朋友還是敵人？」

惡殺手馬驃道：「兩樣都不是。」

小鈴子道：「哦，那是甚麼？」

惡殺手馬驃道：「咱們原是一夥的，應該免强算得是朋友。」

小鈴子道：「那你爲甚麼幸災樂禍，希望咱們姊妹被殺？」

惡殺手馬驃道：「因爲你們辦砸了本門的大事，已是本門的罪人了，有人願意將你們除去，豈不省了我的手脚。」

小鈴子面色一變道：「二驃子，你的心腸好狠！」

惡殺手馬驃一嘆道：「女人爲甚麼都是這麼窩囊，二十年後還不又是一個花不溜丢的大姑娘了，死有甚麼好怕的？」

溫四絕哼了一聲，接道：「有道理，只是你爲甚麼不死？」

惡殺手馬驃道：「我還沒有活够，所以我不想死。」

溫四絕道：「你怎麼知道徐氏姊妹活够了？」

惡殺手馬驃道：「她們犯了門規，那就由不得她們了。」

溫四絕冷冷道：「那也由你不得，你信不信？」

惡殺手馬驃道：「你想插手管閒事，依在下相勸，你還是省點氣力爲你自己準備後事吧！」

溫四絕道：「那要看你有沒有這份能力了，出招呀！」

鬼刀忽然踏上幾步，道：「別忙，溫兄弟，適才在下與惡殺手只過了一招，感到意有未足，這一場就讓給我吧。」

溫四絕道：「好，鬼大俠請。」

鬼刀說了一聲「多謝」，身形一轉，已與惡殺手馬驃相對而立。

「出招呀，姓馬的，咱們似乎不必再浪費唇舌了。」

「好……」

一聲「好」字之後，忽然晶芒暴漲，只不過刹那之間，他已連續攻出五劍！

他果然是一個「惡殺手」，這五劍不只一氣呵成，出招之快捷，招式之凌厲，當得是兇悍無比。

鬼刀沒有還招，却連續退了五步。

惡殺手馬驃長劍一收，道：「怎麼，鬼大俠，不願賜招？」

「誰說的。」

寒光冲霄而起，一閃之後立即收斂。

鬼刀似乎仍在原地，神態還是那麼冷漠！

不過他的確出了手，只是攻了一招。

這一招如同鬼魅，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出手的。

這沒有甚麼稀罕，他原本就是鬼刀！

只不過這不算稀罕的一刀，却令人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

因爲惡殺手馬驃失踪了，地面上立即留下一灘鮮紅的血漬。

顯然，惡殺手敗了，他無法接下鬼刀的一擊！

但他一敗即逃，不作絲毫猶疑，此人不只是難纏，而且十分可怕。

鬼刀瞅着一扇還在搖擺的窗子嘆息一聲道：「他逃得比鬼刀還快，實在是一個令人頭痛的人物。」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他逃得太快對咱們並不是一件好事。」

鬼刀道：「不要緊，山洪阻路，一時之間他必然回不到苗疆，至於探詢苗疆的消息麼，這兒還有兩個。」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對，老夫對問話迫供有專長，這件事交給我辦就是。」

鬼刀道：「別忙，老大哥，咱們還是先問問溫兄弟再說。」

溫四絕微微一笑，說道：「迫供大可不必，徐氏姊妹是聰明人，我想她們會合作的。」

蓉蓉幽幽一嘆道：「愚姊妹願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有一點不情之請。」

溫四絕道：「哦，說說看。」

蓉蓉道：「惡殺手馬驃適才說過，愚姊妹辦砸了事，已經犯了嚴重的門規，本門是不會容許咱們再活下去的，唉，兩個孤身女孩子，舉目無親，四海難容，再經一個惡勢力的追殺，上蒼是仁慈的，爲什麼對咱們如此不公？」

溫四絕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姑娘錯在當初，怎能怨天尤人！」

蓉蓉道：「不，公子，咱們沒有錯，如今回想起來，那是一個毒惡的安排。」

溫四絕道：「看來姑娘必然又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了，說說看。」

蓉蓉面現愧色道：「我適才的確騙了公子，不過那時咱們處在敵對的地位。」

溫四絕道：「現在所說全是眞的？」

蓉蓉道：「如有一字虛言，徐氏姊妹願遭天打雷劈。」

溫四絕道：「言重了，請說。」

蓉蓉道：「先父出身青城，只因淡薄名利，不願涉足江湖，逐守着祖傳的幾畝山田，開設了這家客棧……」

小鈴子接道：「在三年前的一個夜晚，徐家客棧闖來一股蒙面强人，先父母力戰喪命，我姊妹也雙雙被擒，賊人見我姊妹稍具姿色，竟然……」

蓉蓉道：「他救了咱們，使愚姊妹免於受辱，但他却迫使咱們服下毒藥，要咱們當他的儈子手，替他殺害過往的武林同道。」

溫四絕道：「當了三年的儈子手，喪生在妳們手中的，絕對不止一十七個！」

蓉蓉螓首一垂，說道：「愚姊妹兩手血腥，罪該萬死，願意接受公子的任何懲罰。」

溫四絕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兩位回頭向善，以行動來贖取往日的罪行，沒有人會懲罰妳們的。」

蓉蓉抱拳一揖道：「多謝公子。」

溫四絕道：「適才姑娘說有人救了妳們姊妹，却要妳們替他當儈子手，此人是誰？」

蓉蓉道：「嗚鏑門主雷奔。」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嗚鏑門主雷奔？老朽走遍三山五嶽，就從未聽過這麼一個門派，也不知道雷奔是何許人物。」

鬼刀道：「開山立寨，建立門戶，具有此等魄力的決不會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

走方名醫道：「那應該是一個早已成名的武林高人了，但當代武林之中，絕對

沒有雷奔這麼一號人物。」

鬼刀道：「這就難說了，也許雷奔只是他的化名。」

走方名醫道：「這就叫人弄不懂了，他爲甚麼要放棄既有的名位，而另起爐灶呢？」

鬼刀道：「自然有原因，譬如他惡名遠播，是一個爲人不齒的武林敗類。」

走方名醫道：「不錯，咱們如果花點時間，一定可以將他揪出。」

溫四絕道：「蓉姑娘：此人是怎樣一個長像？」

蓉蓉道：「他戴着一個金色面具，除了知道他身材瘦長，聲音低啞，其他毫無所知。」

溫四絕道：「他的手下呢，難道鳴鏑門中之人妳一個也沒有見過？」

蓉蓉道：「溫大俠也許不信，咱們的確沒有。」

溫四絕道：「妳們跟鳴鏑門之間總不會沒有聯絡吧？」

蓉蓉道：「咱們只接受指示，啊，現在我總算明白了，惡殺手馬驃是鳴鏑門安在咱們身邊的一個暗樁，勿怪咱們的行動門主會瞭若指掌，所有的指示來得又是這麼神秘。」

鬼刀道：「鳴鏑門果然神秘得很，它總壇所在姑娘必然也毫無所知了。」

蓉蓉道：「咱們的確不知道，不過我曾經有過猜忖。」

鬼刀道：「哦，姑娘請說。」

蓉蓉道：「由此地往西四十里，有一個鎮集名叫『正大營』再往西就是苗區了，往常烏羅司，孟溪，寨英，及四十八溪等地的苗人，會到正大營兜售藥物土產，現在正大營苗人絕跡，再也見不到他們了，鬼大俠請想想，這是什麼原因？」

鬼刀略作沉吟，道：「我明白了，鳴鏑門多半就設在苗區之內。」

溫四絕微一點頭，說道：「不錯，他們不想洩漏總壇的住址，才禁止苗人離開苗區。」

走方名醫道：「這我就不懂了，成立門派也不是見不得人的壞事，他們爲甚麼要如此神秘？」

溫四絕道：「這正是咱們要探討的，兩位有沒有興趣？」

鬼刀道：「在下願意與溫兄弟前去瞧瞧。」

走方名醫道：「老朽想開開眼界。」

溫四絕道：「那好，只待山洪一退，咱們立刻就走。」

他取出兩粒丹藥交給蓉蓉道：「這是解藥，服食後運功三週天內部劇毒就可全部化解了。」

蓉蓉接過丹藥道：「公子：我該說的全都說了，但我那不情之請公子還沒有答允。」

溫四絕說道：「姑娘有什麼不情之請呢？」

蓉蓉道：「愚姊妹已是孤苦無依，四海難容之人了，請求公子收留……」

說話之際，伸手一拉小鈴子，姊妹雙雙一起跪了下去。

溫四絕愕然道：「兩位姑娘別這樣，有話起來再說。」

蓉蓉道：「不，公子如若不答允，愚姊妹是不會起來的。」

溫四絕眉峯一皺道：「在下喜歡浪跡江湖，跟着我會吃苦的，我看兩位只怕找錯人了。」

蓉蓉道：「愚姊妹並非衣金食玉的富貴中人，不會拖累公子的。」

走方名醫哈哈大笑道：「男人長得漂亮了也有麻煩，老弟，這是飛來艷福，你還推辭甚麼？」

蓉蓉道：「公子是人中神龍，蓉蓉姊妹自知不配，但望跟着公子作兩名婢女於願已足。」

鬼刀道：「答允呀，溫兄弟，身邊能够有這麼一對善解人意的艷婢，未嘗不是人生一樂。」

溫四絕無可奈何，只得點點頭道：「我答允妳們，起來呀。」

蓉蓉姊妹歡然向溫四絕拜了一拜，然後起身療毒去了，此時夜色已深，他們也分別回房歇息。

翌晨天剛破曉，蓉蓉姊妹先準備好了早餐，再來侍候溫四絕，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

依蓉蓉之意，要溫四絕搬往後面居住，使她們姊妹便於照顧，但溫四絕不願，依然住他的三號客房。

四天之後山洪終於消退了，蓉蓉姊妹每人收拾了一個包裹，跟着溫四絕等逕向苗疆闖去。

×　×　×

正大營是貴湘邊境的一個鎮集，有一條官道北上松桃，南下銅仁，由於過往的旅客不少，商業倒還說得過去。

溫四絕等在傍晚時分趕到鎮上，蓉蓉姊妹將他們帶進一家「昇陽客棧」住了下來。晚餐之後，蓉蓉姊妹就忙着爲溫四絕整理床舖，準備洗澡水，忙個不停。

走方名醫搖頭一嘆道：「老夫當年也年輕過，像這等新鮮的事兒却一次也沒有碰到。」

鬼刀挑挑眉道：「走桃花運也要條件，閣下這副尊容……嘿嘿……」

走方名醫道：「老夫自然不够英俊，你老弟也不見得怎樣高明。」

鬼刀道：「這話不錯，所以在下並不羨慕別人。」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在下正嫌帶着她們累贅，兩位如果有興趣，在下願意奉送。」

走方名醫笑道：「溫老弟够大方，可惜老朽無福消受，盛情只好心領了。」

他語音甫落，門外忽然走來一名年約四旬的錦衣漢子，後面跟着三名勁裝大漢，每人手中捧着一隻頗爲沉重的木盒。

錦衣漢子走近溫四絕等閒聊之處，雙拳一抱，自我介紹道：「在下府備，見過三位大俠。」

走方名醫一怔道：「府備？咱們好像素昧平生？」

府備道：「不錯，咱們的確素不相識，不過人的名，樹的影，三位大俠辱臨敝地，咱們不能不盡一點地主之誼。」

語音甫落，舉手一揮，他身後的三名大漢立即趨前數步，將他們手中捧着的木盒分別放置在走方名醫等三人面前。

走方名醫問道：「朋友，你這是作甚麼？」

府備道：「盒中黃金百兩，是家主人對各位的一點敬意。」

走方名醫道：「黃金百兩送給一個素不相識之人，貴主人好大的手筆！」

鬼刀道：「大手筆的不會太多，貴主人是那位高人？」

府備道：「敝主人上雷下奔，三位大俠也許有過耳聞。」

鬼刀道：「原來是鳴鏑門子，久仰，只是無功不受祿，但不知貴門主對咱們有什麼要求？」

府備道：「鬼入俠言重了，敝門主只是兩點小小的請求而已。」

鬼刀道：「好，朋友請說。」

府備道：「苗疆正值狩獵之期，嚴禁外人進入，以免發生意外，不情之處，還望三位大俠鑒諒。」

鬼刀道：「哦，還有一點是甚麼？」

府備說道：「徐氏姊妹是本門的逃婢，爲了維護門規的森嚴，希望三位不要插手。」

鬼刀面色一沉道：「朋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貴門主的厚賜咱們心領了，這些金子請你拿回去吧。」

府備道：「鬼大俠是不答允本門的請求了？」

鬼刀道：「在下是一個流浪漢，平生行動不願受人拘束，在下不一定要去苗疆，但不能保證一定不去，至於包溫兩位要去何處，就不是在下所知了，再說徐家姊妹是溫大俠的婢女，他願不願交給貴門，朋友最好問問溫大俠。」

府備道：「鬼大俠說的是，但不知溫大俠意下如何？」

溫四絕冷冷道：「貴門可有徐氏姊妹的賣身契？」

府備道：「沒有。」

溫四絕道：「朋友如何證明她們是貴門的逃婢？」

府備道：「此事遠近人人皆知，何須證明。」

溫四絕道：「人們只知道徐氏姊妹是龍角洞徐家客棧的主人，朋友想無端訛詐，欺凌兩名孤苦無依的弱女子，請恕在下不便答允。」

府備道：「好，那麼包大俠呢？」

走方名醫道：「本門一名弟子失踪，老夫必須查個明白，朋友的要求老夫未便同意。」

府備道：「各位：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三位不要見怪。」

他見走方名醫等沒有回答，咳了一聲接着說道：「强龍不壓地頭蛇，這點道理我想三位必然十分明白，各位好好的想一想，明早在下再來候教。」雙拳一抱，轉身向店門走去。

鬼刀道：「府朋友：這些金子咱們不便保管，請你拿走。」

府備道：「不必，各位不要，交給店家就是。」

店家是一名五十出頭的瘦小老者，自從府備在店內出現，他就一直噤若寒蟬，此時眉頭一皺，帶着一臉的苦笑走過來道：「三位客官，小老兒姓勞，是這兒的店主。」

走方名醫道：「原來是勞店主，你有事麼？」

勞店主道：「適才那個姓府的小老兒認識，他是鳴鏑門的外事總管。」

走方名醫道：「勞店主必然知道鳴鏑門了，咱們被那個姓府的弄得滿頭霧水，正好請店主指示一二。」

勞店主搖搖頭道：「客官誤會了，小老兒是做買賣的，那裏會知道這些。」

走方名醫道：「哦，那你要跟咱們說些甚麼？」

勞店主道：「小老兒是一番好意，爲了各位客官的安全……」

走方名醫道：「好，請說下去。」

勞店主道：「聽過往的客人傳說，鳴鏑門主武功高得嚇人，手下的高手只怕在百人以上，他們還組訓了近兩千名苗族武士，形成一股强大的武力，無論三位客官武功多高，但雙拳難敵四手，苗疆千萬前去不得。」

走方名醫道：「你還知道什麼？」

勞店主道：「小老兒就只知道這些，三位既是小店的客人，小老兒不得不提出這點忠告。」

走方名醫道：「多謝你，勞店主，這三盒金子也請你收起來吧。」

勞店主道：「好吧，綠君，快替三位客官將盒子收起來。」

綠君是勞店主的女兒，年歲與蓉蓉不相上下，美艷却要超過三分。

她在櫃台之內管理賬目，此時應了一聲，邁開細碎的蓮步，緩緩走了出來。

三百兩黃金不能算重，只不過十八斤另十二兩而已，不過十八斤也不算太輕，一般人捧着這三隻木盒，決不會像拿羽毛那麼方便。

當勞綠君伸出她那欺霜賽雪的皓腕，取走三隻木盒之際，人們的目光全被她那白如羊脂的玉臂所吸引，沒有人注意她舉重若輕的神態。

只有溫四絕例外，他却注意到勞綠君的神情。

江湖之上藏龍臥虎，莫非店東父女竟是深藏不露的武林中人？

這只是溫四絕的一種意念，此種意念一閃而過，已被走方名醫的言語所轉移。

「鳴鏑門主雷奔將咱們三人摸得十分清楚，此人似乎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這是現實，走方名醫又將溫鬼二人紛馳的念頭，拉回到現實的問題上來了。

鬼刀道：「這也沒甚麼，他得到惡殺手馬驃的報告，自然對咱們有點瞭解。」

走方名醫道：「鬼大俠如何打算？」

鬼刀道：「在下要到遵義瞧瞧一個友人。」

走方名醫道：「到遵義有兩條路，由銅仁經貴陽，這條路遠了一點，走近路就必須經過苗區，鬼大俠如何走法？」

鬼刀道：「我不想浪費時日。」

走方名醫道：「好，老朽陪你，溫老弟呢？」

溫四絕道：「在下原想去雲霧山採藥，本是不必經過苗區的，但扯上徐氏姊妹，只怕鳴鏑門放在下不過。」

走方名醫道：「如若他們不再追究徐

氏姊妹之事呢？」

溫四絕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如不再追究，在下一過明午就走。」

走方名醫道：「看來咱們要分道揚鑣了，老朽倒希望咱們三人聯手到苗區去見識見識。」

溫四絕沉吟道：「這個——」

走方名醫道：「溫老弟不願意？」

溫四絕道：「不，在下只是考慮爲徐氏姊妹之事，怕使兩位受到牽連。」

走方名醫道：「這是溫老弟的多慮，老朽是存心到苗區闖闖，縱使沒有遇到兩位，老朽一個人也會鬥鬥鳴鏑門的。」

鬼刀道：「在下有一個建議，不知道兩位意下如何？」

走方名醫道：「鬼大俠請說。」

鬼刀道：「包大俠爲了門下失踪，在下不願因走遠路而浪費時日，溫兄弟收了該門的兩名逃婢，咱們三人又共同毀了鳴鏑門在龍角洞的一處暗卡，依在下判斷，咱們三人都是鳴鏑門的敵人，該門對咱們三人都不會放過，既然樑子已經結上了，就不必再束手束脚。」

走方名醫道：「鬼大俠是說……」

鬼刀道：「在下之意，咱們應該化明爲暗，也不必等到明天再走。」

走方名醫道：「我明白了，鬼大俠是說咱們今晚就走？」

鬼刀道：「不錯，敵衆我寡，咱們只有出奇制勝。」

走方名醫說道：「溫老弟，你認爲如何？」

溫四絕道：「在下完全同意。」

走方名醫道：「好，初更之時咱們在西邊鎭口會合。」

溫四絕道：「在下要先去關照徐氏姊妹一下，告辭。」

他回到客房，蓉蓉立刻捧來一盅茗茶道：「公子：姓府的明早還會來？」

溫四絕道：「他會來，但咱們却不能等他。」

蓉蓉道：「公子是說咱們在天一亮就走？」

溫四絕道：「不是天亮，是起更就走，妳們姊妹準備一下。」

蓉蓉道：「小婢姊妹沒有什麼好準備的，倒是公子快歇息一下，待起更之時小婢再叫醒你。」

溫四絕道：「現在時間還早，妳們姊妹也該調息一下。」

蓉蓉道：「是，公子。」

三俠進苗疆　山間遇公主

由正大營往西走，越過一條小河，就進入層巒起伏的山區，溫四絕等一行原先跟着一條山徑走，後來連羊腸鳥道也沒有，只好認方位，一步步的向裏面深入。

所幸還有一點月色，他們五人全有一身高明的武功，雖是層巒叠嶂，倒是難他們不住。

約莫三更左右，一隻刺耳的響箭，忽然沖霄而起，它帶着扣人心弦的銳嘯，由左側飛起向他們前進的方向射去。

鬼刀脚下一窒道：「不好，咱們被發現了。」

溫四絕道：「響箭所指的方向，與咱們前進的方位相同，咱們的路綫是否要改變一下？」

走方名醫道：「好，咱們現在轉向右側走。」

他們改變方位，速度也快了不少，但奔出未及百丈，一隻響箭又由頭頂飛過。

經過幾次變換方位，他們依然沒有擺脫敵人的追蹤，只見響箭划空，此呼彼應，整個苗區已形成一種草木皆兵的態勢。

走方名醫道：「這般兔崽子眞他娘的寃魂不散，要擺脫他們還眞是不易。」

鬼刀道：「在下倒是有一個主意。」

走方名醫道：「甚麼主意？鬼大俠請說。」

鬼刀道：「苗人身輕體健，長於弓弩，但他們不會武功……」

走方名醫道：「我明白鬼大俠的意思，咱們不必再跟他們捉迷藏，乾脆來一次大開殺戒。」

溫四絕道：「殺鷄警猴，又可迫使鳴鏑門現身，這辦法的確可行，不過咱們要找一個有利的地勢，以免四面受敵，苗人毒箭太多，咱們不能不防。」

小鈴子道：「公子：你瞧……」

溫四絕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然後點點頭道：「雙峯排天，一綫中裂，只要守着兩端，縱然是千軍萬馬也不必害怕了，只不過它也有一項缺點，如若戰局不利，再被人兩頭一堵，它就是咱們的葬身之地了。」

蓉蓉道：「小婢有一點拙見。」

溫四絕道：「妳說。」

蓉蓉道：「咱們以三人守裂隙，兩人爲外援，伺機裏應外合，必可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溫四絕道：「辦法可行，但人手如何分配？」

鬼刀道：「一人當關，萬夫莫開，守裂隙的不必太多，有在下跟包大俠就夠了，由外面向苗人突擊，較爲吃力，在下討個便宜，就由溫兄弟主婢担任，各位是否同意？」

溫四絕道：「好，就這麼辦。」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到達裂隙，走方名醫及鬼刀向溫四絕雙拳一抱，返身一躍閃入那條裂隙之內。

溫四絕舉目向隙口之外打量一陣，指着塊山壁道：「走，咱們到那兒瞧瞧。」

那兒距離地面一丈多高，有一塊兩尺方圓的石塊突了出來，石上長有野草可隱蔽身形，敵人決不會想到有人藏在那兒。

溫四絕說道：「這裏不錯，居高臨下，對隙口瞧得十分清楚，妳們就藏在此地吧。」

小鈴子道：「你呢？公子。」

溫四絕道：「我到隙口的那頭去。」

小鈴子道：「何必那麼費事，咱們守着這頭就行了。」

溫四絕道：「如果敵人由那頭衝出來呢？」

小鈴子道：「咱們再攻過去。」

溫四絕道：「不，咱們不能冒這個險，妳們小心一點，我走了。」點足彈身，逕向另一端奔去。

另一端的地勢較爲開闊，在隙口附近

找不到可以藏身之處，到遠處去找當然可以找到，但有兩項顧慮。

他們是想利用裂隙的有利地形與敵人決戰，如果溫四絕通過曠地之時被發現，他可能會引開敵人，那就會計劃落空，失去利用有利地形的原意了。

再說，距離隙口過遠，可能馳援不及，要是被人各個擊破豈不更糟！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冒一個險，身形一幌，躲進了隙口附近的一撮草叢之內。

這樣易於支援隙口，最大的缺點，是怕過早被敵人發現，但以形勢所迫，別無選擇的餘地。

他剛剛躲進草叢，鼻端忽然飄來一股香風，就經驗推斷，他幾乎可以肯定這股香風是由女人身上發出來的。

莫非徐氏姊妹暗中跟了過來？

他還未轉過念頭，腰際忽然一麻，已經着了別人的道兒。

接着被人抓着衣領，拖進一個山洞之內。

想不到這兒還有一個山洞，這是他意料所不及的。

最意外的，自然是遭到別人的暗算，如若對方是鳴鏑門的，那就表示他們已經處處落在下風，處處都在鳴鏑門的計算之中。

這太可怕了，別人是靈貓戲鼠，在玩弄着他們這幾個獵物。

想到這些，他的心頭不由一沉，不過失敗了就得認命，他灰心得連雙眼也閉了起來。

「你姓溫？」

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口音，卻像黃鶯一般的悅耳。

不管那聲音如何好聽，他已失去欣賞的興趣，只是以一聲冷哼作為回答。

「哼，你這人倒是神氣得很！」

「廢話。」

拍的一聲脆响，一陣香風送來一記耳光。

「疼痛」他不在乎，「侮辱」卻使他冒起無邊的怒火。

「小賤人，妳敢打我？」

他終於睜開了雙眼，以憤怒的目光向着對方瞧去。

這一眼瞧出，他竟然神色一呆。

對方是一個女人，這一點他倒是沒有猜錯，沒有想到的她竟是一個苗女。

一頭烏油油的長髮，用一條紅色布圈束縛着，星目瑤鼻之下，是一張像櫻桃般的小口。

瓜子形臉蛋，長得像一顆熟透了的夭桃。

論身材，是屬於嬌小形的，如同香扇墜那般可愛。

她那身滾着闊邊的短衣，黃底紅花，嬌艷動人。

身下穿着一條同樣的短裙，纖纖玉足之上，是一雙長統鹿皮小蠻靴。

這身裝扮的最動人之處是衣短裙短，致使蠻腰一握，以及圓圓的臍眼也露在衣裙之外。

下面更不必說了，一對修長的玉腿珠圓玉潤，只要瞧看一眼，就會連咽幾口口水。

像這樣美麗的姑娘，當得是塵寰罕見，估不到蠻荒之區竟有如此動人的尤物。

但溫四絕的目光卻迅速收了回來，而且還發出一聲憐惜的長嘆。

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溫四絕莫非認為她太美了，因而杞人憂天的為她担心起來了？

她的確太美，但溫四絕卻不是為了這個而嘆息。

那他究竟為了甚麼？

也許是天妒紅顏吧，她的右頰之上，竟生有一塊錢大的黑斑，黑斑之上還有一撮粗短的黑毛。

這是一點瑕疵，卻將她的美感破壞得點滴無餘。

適才溫四絕曾經給她一聲怒罵，現在又是一聲遺憾般的嘆息，按說應該挑起苗女的怒火，給他一點罪受受才對。

但她沒有，螓首一垂，接着黯然傷神的流下了幾滴淚水。

女人的笑固然可以傾城傾國，女人的哭也具有難以思議的魅力。

就拿現在來說吧，溫四絕原是有點惋惜的，覺得上蒼既然塑造了如此一個傑作，就不該再破壞它。

就算她只是曇花一現，並無損於傑作的價值。

這只是惋惜，如果說它是同情也未嘗不可，不過那只是惋惜與同情而已。

經過苗女這一黯然傷神的珠淚暗洒，使溫四絕的心情受到一股冲激。

「姑娘：別傷心，我能治。」

啊，他竟想人力回天，為她除去這塊瑕疵。

其實「我能治」這句話說得太過簡短，也說得太過突然，不太完整的語句，是很難令人領悟的。

但，她懂了，螓首一抬，雙目大張，一對明如秋月的眸子，射出兩縷明澈的光輝，緊緊的向他凝視着。

「公子：你說……你能治？」

「是的，姑娘，我能除去你臉上的那塊黑斑。」

「眞的？」

「姑娘既然知道我姓溫，就應該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你叫溫四絕，醫，毒，文，武，超凡逸俗，但我娘請遍天下名醫，他們都治不好我這塊黑斑。」

「妳娘請遍天下名醫，卻沒有請到溫四絕，是麼？」

「是的，公子，不過……」

「不過甚麼？姑娘。」

「你是咱們的仇家，我怎能讓你替我治病？」

「仇家？姑娘說笑話了，咱們素不相識，怎會變作仇家？」

「可是你卻來了。」

「我來了與姑娘何干？」

「你來消滅咱們苗人，搶奪咱們的金鑛。」

「妳們苗區會有金鑛？在下還是第一次聽到這項消息，就算妳們有金鑛吧，寒家祖傳良田千畝，藥材行南北十二家，終在下一生都會花用不盡，我要妳們的金子

做甚麼？」

「那你來做甚麼？」

「我家開藥材行，在下對各地特產及稀有藥物，時常親往搜求，此次前來苗區，只不過搜尋藥材罷了。」

「這……」

「姑娘不信？」

「我相信，可是你們在龍角洞挑了鳴鏑門的一處分舵，那是為了甚麼？」

「那是為了自救，咱們總不能任人宰割吧？」

「說的也是，能夠活着離開龍角洞的，你們幾個還是第一次。」

「姑娘既已相信，就應該替在下解開穴道了。」

「好的。」

她果然替溫四絕解開了穴道，但她似乎想到了甚麼，神色之上顯得十分凝重。

溫四絕明白她的心意，因而雙拳一抱道：「多謝妳，姑娘，請問那些施放响箭，對咱們步步緊逼的可是姑娘的族人？」

苗女說道：「不錯，是我帶他們出來的。」

溫四絕道：「咱們已經是朋友了，難道姑娘還要跟咱們為敵？」

苗女道：「我自然不想跟你們為敵，只不過……唉，這些話叫我怎麼說呢？」

溫四絕道：「我知道姑娘顧慮的是鳴鏑門，這不要緊，咱們可以想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不過請姑娘先約束貴族人不要對我的朋友展開攻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亡。」

苗女道：「這個你請放心，沒有我的吩咐，他們不會發動攻擊的，有什麼兩全的辦法，你說吧。」

溫四絕道：「我想先知道妳在苗族的身份。」

苗女道：「有關係？」

溫四絕道：「關係很大。」

苗女道：「我爹是恢宏德王，我名秀娃。」

溫四絕道：「啊，妳原來是苗族公主，失敬。」

秀娃嫣然一笑道：「別酸了，快說出你的辦法呀。」

溫四絕道：「別忙，還有幾點問題，我先要弄個明白。」

秀娃道：「什麼問題？」

溫四絕道：「鳴鏑門能夠在苗疆立足，必是經過妳爹允許的了，他們憑着甚麼能夠獲得妳爹的允許？」

秀娃道：「我爹已經過世，我弟弟年歲太小，本族是由我娘管理的，四年前苗區發生瘟疫，本族罹難者極多，那時來了一個金面人，他拯救了咱們的族人，所以我娘就容他住了下來。」

溫四絕道：「那金面人必然就是現在的鳴鏑門主了，後來他招來同黨，成立了鳴鏑門，並向妳娘顯露他的武功及門下強大的力量，妳娘心存畏懼，更不敢干涉他們了。」

秀娃雙目圓睜，傻呆呆的瞪着溫四絕道：「原來你都知道。」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我不知道，只是想當然耳，這是江湖上慣用的手法，妳娘上當了！」

秀娃說道：「我娘上當了，上了什麼當？」

溫四絕道：「瘟疫，四年前苗疆的瘟疫是鳴鏑門主造成的。」

秀娃道：「那怎麼可能呢？」

溫四絕道：「為甚麼不可能？他只要在你們日常飲用的水源中洒下一點毒藥，不就可以造成瘟疫了麼？」

秀娃面色一變道：「會有這種事，你沒有騙我？」

溫四絕道：「冷靜一點，秀娃，我只是舉出一個例子，說明那場瘟疫有可能是鳴鏑門主造成的，不過我沒有親眼瞧到，無憑無據的不敢說絕對是他做的。」

秀娃道：「是他做的，沒錯，他强佔咱們的金鑛，並招收亡命，擴充實力，妄想進軍中原，逐鹿武林的盟主，哼，我要跟枉死的族人報仇，決不能讓他如願。」

溫四絕道：「秀娃：這些妳怎麼知道的？」

秀娃道：「是黃鷄告訴我的。」

溫四絕道：「黃鷄是誰？」

秀娃道：「黃鷄是本族大風長老的女兒，鳴鏑門主喜歡她，就要娶她作門主夫人了。」

溫四絕略作沉吟道：「秀娃：如果咱們想住到妳的家裏，妳敢不敢收留？」

秀娃想了一陣道：「可以，不過你們要改扮一下，扮成咱們的族人。」

溫四絕道：「這個當然，而且要絕對機密，尤其要防着大風長老父女。」

秀娃道：「好，你去招呼你的同伴到裂隙中等候，我去安排一下馬上就來。」

溫四絕道：「好的。」

待秀娃走後，他才奔向裂隙，守隙口的是鬼刀，他接着溫四絕道：「溫兄弟：苗人很久沒有動靜，莫非有了變化？」

溫四絕道：「不是變化，是轉機，咱們有了意外的收穫，鬼大俠先守在這裏，待在下將包大俠他們找來，再告訴你們詳情。」

鬼刀道：「好，溫兄弟請。」

溫四絕很快的將走方名醫及徐氏姊妹找來，並將巧遇苗族公主秀娃之事向他們說明。

鬼刀無比興奮的道：「好傢伙，他不只是找到了金鑛，還要主盟武林，胃口當眞不小！」

走方名醫道：「此人必然是一位武林梟雄，具有這份魄力的決非等閒之人。」

鬼刀道：「這話不錯，咱們要好好利用黃鷄姑娘，才能掏出他的牛黃馬寶。」

他們言談之間，三條人影已遠遠的向他們奔來。

溫四絕道：「是秀娃公主。」

待他們走近一瞧，果然是秀娃帶着兩名苗女，其中的一名苗女還揹着一個大包裹。

溫四絕迎上前去道：「公主：都安排好了？」

秀娃道：「安排好了，快換上衣服跟我走。」

苗女打開包裹，是三套男苗裝，兩套女苗裝，他們立即換上，在月夜之下，縱使遇到他人，也不易瞧出破綻。

待秀娃領着他們向西北急馳之時，响

箭划空而過，那尖銳的呼嘯聲再度响了起來。

它是逐漸移向東方，好像這般苗族武士已將入侵者逐回龍角洞似的。

溫四絕由衷的讚許道：「公主好計策，只要咱們隱藏得宜，鳴鏑門就很難找出咱們來了。」

秀娃咧嘴一笑道：「這沒有甚麼，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走方名醫道：「公主的計策的確不錯，不過苗族武士如此之多，難免有人洩漏消息！」

秀娃道：「這個不必担心，追蹤你們以响箭指示族人的，是我娘舅神風長老，只有他一人知道詳情，你們儘管放心。」

秀娃頷頭健步如飛，總算在黎明之前趕到了王府。

此地名叫「甘龍口」位於叢山峻嶺之中，這兒聚族而居的苗人約六百戶，人口接近三千，是苗族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王府是一幢古老的房子，雖是顯得陳舊，氣勢仍然不凡。

秀娃將溫四絕等安置在一處別院之內，然後獨自去見她娘。

王妃是一個身材中等，容貌清瘦的婦人，她才不過四十出頭的年歲，但兩鬢巳經花白，面容上也刻下不少飽經風霜的痕跡了。

此時，天近黎明，大地依然一片黑暗，但王妃却秉燭達旦，在等候着秀娃的消息。

她是一個堅强的女人，有智慧，有魄力，處理重要的事故，可以不眠不休，勿怪她能够妻代夫職，領導苗區數千名族人了。

秀娃無恙歸來，她的眉頭展了一下：「怎麼了？」

秀娃道：「那般人十分見機，巳經退回龍角洞去了。」

王妃問道：「哦，沒有跟他們發生搏殺？」

秀娃道：「沒有。」

王妃吁了一口氣道：「很好，妳辛苦了，快去歇息呀。」

秀娃道：「娘：女兒還有點事……」

王妃道：「有事妳就說呀。」

秀娃道：「是治療女兒臉上這塊黑斑的事。」

王妃道：「是找到了醫生，還是找到了靈藥？」

秀娃羞澀的低頭一笑，然後向侍立的婢女揮揮手道：「妳們都出去。」

公主治療痼疾，這是一個好消息，但她却有點羞於出口，少女就是這般模樣，婢女們自然不以爲異的笑着退了出去。

她向閉着的門窻瞥了一眼，忽然面色一整道：「娘：四年前咱們這兒發生瘟疫，娘不覺得有點奇怪？」

王妃想不到秀娃會舊事重提，忽然提起那次慘痛的災難，不由一怔道：「秀娃：妳提這個做甚麼？」

秀娃道：「自然有原因，娘想想那次瘟疫的發生及結束，是不是有點奇怪？」

王妃道：「瘟疫的發生是天意，不是咱們能够知道的，這倒要感謝雷門主了，如非他湊巧來到苗疆，咱們的族人還能剩下多少就很難預測了。」

秀娃說道：「不，這事女兒不是這般想法。」

王妃道：「哦，妳是怎麼想？」

秀娃道：「如是有人在咱們的水源中下毒，使苗區發生像瘟疫一般的疾病，娘認爲不可能麼？」

王妃心頭一震道：「秀娃：沒有證據的事不要隨便亂說！」

秀娃道：「咱們雖是沒有證據，他的行爲却巳說明了一切。」

王妃道：「這只能說他挾恩望報的結果而巳，並不能算作證據。」

秀娃道：「娘老是喜歡往好處想，爲甚麼不認爲這些都是姓雷的預謀？」

王妃道：「這個——」

秀娃道：「還有，他不是自詡爲神醫麼？女兒臉上的這塊黑斑他爲甚麼醫治不好？」

王妃道：「妳這塊黑斑是胎裏帶來的，娘幾乎請遍天下名醫——」

秀娃道：「這些女兒知道，但現在却有一個既不是神醫，也不是名醫，他偏偏能治。」

王妃愕然問道：「此話當眞？他到底是誰？」

秀娃道：「溫四絕。」

王妃一怔道：「甚麼，他不就是入侵苗疆的那個姓溫的麼？」

秀娃道：「不錯，正是他。」

王妃面色一沉道：「不行，他是咱們的敵人。」

秀娃道：「妳錯了，娘，他是鳴鏑門的敵人，却是咱們的友人。」

王妃道：「妳根據甚麼如此說法？」

秀娃道：「娘想想，他與咱們素不相識，爲甚麼會是咱們的敵人？如果說他想搶刦咱們的金子，咱們的金鑛早巳被雷奔搶去了，說他是雷奔的敵人還可以，但他決不是咱們的敵人。」

王妃一陣沉吟道：「妳說他能够治好妳面上的黑斑？」

秀娃道：「他是這麼說的。」

王妃道：「妳就相信了？」

秀娃道：「我相信，因爲他不是一個說謊話的人。」

王妃呆了一呆道：「他人呢？」

秀娃道：「女兒巳經將他們帶進來了，現在住在別院。」

王妃道：「秀娃：妳太胡鬧了，如果被雷門主知道，他必然不會善罷甘休。」

秀娃道：「咱們謹愼一點，他不會發現的，就算當眞被他發現了也不要緊，他强佔咱們的地域，霸佔咱們的金鑛，這些年來咱們受盡了他的窩囊氣，趁溫公子他們在咱們這兒，乾脆挑開了跟他算算清楚這筆賬豈不更好？」

王妃道：「不，這件事咱們還得愼重考慮。」

秀娃道：「還要考慮甚麼嘛？娘。」

王妃道：「要考慮的太多了，第一要瞧瞧溫四絕是否當眞有能力替妳治好黑斑，第二要知道他們的武功如何，能不能勝過雷門主，第三要知道他們眞正的意圖，第四他們是不是眞心願意帮助咱們。」

秀娃櫻唇一噘道：「娘：妳不嫌問題

太多了麼？那有這麼多的麻煩。」

王妃面色一整，肅聲說道：「孩子：這四點馬虎不得，否則咱們寧願通知雷門主，決不能爲幾個外人使咱們的族人陷於危機。」

秀娃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娘要怎樣考查他們？」

王妃說道：「從現在起別院加强警衛，不許外人進入，也不許他們走出別院一步。」

秀娃道：「爲甚麼要這樣？娘。」

王妃道：「妳不要管，娘會有分寸的，天巳大亮了，妳去歇息吧。」

秀娃道：「是，娘。」

× × ×

王府原是依山而築的，別院更是三面環山，只有正面一條路可以出入。

走方名醫包囉名一走進別院，就叫了起來道：「好傢伙，這不是一個關野獸的籠子麼？」

鬼刀冷冷道：「這有什麼要緊，人本來就跟禽獸差不多。」

溫四絕沒有答腔，徐氏姊妹也只是抿着櫻唇笑了一笑。

話說多了沒有好處，所謂言多必失。不過走方名醫並不是亂開黃腔，他說的也只是一句玩笑話，玩笑話無傷大雅，却可以收到投石問路的效力。

他的石頭自然是投向領導他們前來別院的苗女，可惜收獲不多，對方只是露出一點淡淡的笑意。

走方名醫是一頭老狐狸，人老成精，江湖跑多了，顧慮的自然也比別人多點。

當他們安頓下來之後，他就拉着鬼刀去找溫四絕。

「溫老弟：咱們想跟你聊聊。」

聊，那天不行，偏偏要在這人困馬乏的節骨眼裏？

因而小鈴子道：「你是怎麼啦？包大俠，一夜都沒有闔一下眼皮，難道你還不困？」

走方名醫說道：「困，誰說我不困了？不過事有輕重緩急，咱們不得不研究一下。」

溫四絕道：「兩位請坐，小鈴子快倒茶。」

小鈴子雖是滿懷不願，却不敢違拗溫四絕，只得倒來兩杯茶水然後退了開去。

走方名醫歉然道：「對不起，老弟，如果不弄個明白，老朽是難以安枕的。」

溫四絕道：「不要緊，包大俠有話儘管說。」

走方名醫道：「苗人茹毛飲血，不知禮儀，比野獸還要可怕，那秀娃公主只不過基於愛美的心理，才將咱們帶來這裏，如若溫老弟無法治癒她的痼疾，後果……咳，只怕就不堪設想了。」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包大俠如是爲了這一點不安，那你就放心好了，在下雖然不是名醫，治癒那塊黑斑還可以勉爲其難，不過天下任何一個名醫，也不敢說對病者有絕對的把握，在下可以醫治秀娃公主，却不能寫下一張包票。」

蓉蓉撇撇嘴道：「其實這很簡單，包大俠只要離開此地，就不會受到公子的牽連了。」

蓉蓉的話份量不輕，走方名醫却面不改色哈哈一笑道：「蓉姑娘說笑了，老朽豈是臨危賣友，貪生怕死之人，老朽適才那般說法，只是對溫老弟的關心罷了。」

溫四絕淡淡道：「我說過，包大俠儘管放心，在下醫道雖是不精，那塊黑斑還難不倒在下。」

走方名醫長長一吁道：「那就好，說實在的，同船過渡，五百年修，咱們此時風雨同舟，自然應該和衷共濟，來對付眼前的這個難關，你說對麼？兩位老弟。」

這回他說話的對象不只是溫四絕，連鬼刀也算上了。

鬼刀道：「這話的確有點道理，縱使咱們前來苗疆的目的不盡相同，咱們的處境却是一樣的。」

溫四絕道：「鬼大俠的話在下也有同感，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只要咱們同心協力，我想任何難關都可以渡過的。」

走方名醫道：「那麼咱們就不打擾了，溫老弟歇息吧。」

她與鬼刀告辭退出，溫四絕與徐氏姊妹的確太疲乏了，雖然是大白天，他們仍然閉門調息起來。

午間，他們醒來了，一名苗女前來請示道：「你們只怕餓了吧，要不要立即開飯？」

溫四絕說道：「好的，那就有勞姑娘了。」

飯後稍作歇息，一名苗女匆匆奔來，道：「王妃公主駕到。」

王妃是苗族的領導者，在苗區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她居然會親勞玉趾，移駕就教，使得溫四絕等神色一呆。

他們自然不會失禮，同時雙拳一抱道：「參見王妃。」

「各位不必多禮，請坐。」

王妃首先坐下，她身後立着一名白髮如銀的老婦，及四名身佩苗刀的姑娘，公主秀娃坐在她的身側。

王妃眉峯輕輕一揚，一對精芒迫人的眸子流目一瞥，最後目光一凝，向溫四絕冷冷的瞧着。

「你是溫大俠？」

「不敢，在下溫四絕。」

「聽說你能治癒秀娃臉上的黑斑？」

「在下願意試試。」

「試試？溫大俠如果是試試，你還是找別人去試呀。」

「王妃是要在下作肯定的答覆？」

「不錯，苗疆的公主豈是給你作試驗品的。」

「好，只要將藥物配齊，百日之內在下保證治癒公主的痼疾。」

「你用甚麼保證？」

「人頭，行麼？」

「好，你們的五顆人頭，秀娃，咱們走。」

「不，娘，這樣是不公平的。」

「不准胡說，娘那兒不公平了？」

「別人替女兒治病，爲甚麼要以人頭担保？」

「這是他們自願的，娘並沒有强迫他們，適才姓溫的自己說的，莫非妳沒有聽到？」

以人頭担保的確是溫四絕說的，秀娃

雖然覺得她娘有些過份，卻也無話可說。

鬼刀冷哼一聲道：「以人頭担保的確是溫兄弟說的，王妃要五顆人頭，咱們也不反對，但有一件事王妃似乎沒想到。」

王妃道：「甚麼事？」

鬼刀道：「醫生替病人看病，受益的是病人，但醫生却要投下五顆人頭的賭注，王妃認爲合理麼？」

王妃道：「我說過，這是姓溫的自願的。」

鬼刀道：「就算是溫兄弟自願，咱們提出一個相對的要求，不算過份吧？」

王妃道：「你有甚麼要求？」

鬼刀道：「溫兄弟治不好公主臉上的黑斑，咱們奉上五顆人頭，如若治好了公主的痼疾，那就應該禮尚往來，王妃也應該交給咱們五顆人頭才對。」

王妃道：「這個……」

鬼刀道：「別忙，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這五顆人頭，必須包括王妃的人頭在內！」

王妃面色一變道：「大胆，新嬷嬷，給仲一點教訓。」

新嬷嬷就是王妃身後的那位白髮老婦，她應了一聲「遵命」，再對鬼刀抬抬手道：「漢娃子：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到院子裏過幾招玩玩。」

別看她年歲已高，但行動之際却俐落無比。

王妃母女也帶着婢女來到院中，看來這一場搏殺是難以避免了。

溫四絕有點過意不去的道：「鬼大俠，都怨我……」

鬼刀淡淡道：「你錯了，溫兄弟，只要來到苗疆，必然會遇到凶險，要怨只能怨自己，誰叫咱們跑到苗疆來的？」

溫四絕道：「多謝鬼大俠諒解，待會過招之時，還望鬼大俠手下留情。」

鬼刀道：「我明白，走吧，再不出去別人還以爲咱們貪生怕死呢！」

他們到達院中，新嬷嬷已然蓄勢以待，瞧架式，敢情她習的是青城武功。

鬼刀走進場中，雙拳一抱道：「前輩請賜招。」

新嬷嬷道了一聲「好」，身形一矮，一腿飛了出來。

鬼刀以爲她習的是青城武功，決未想到第一次發招會是一記飛腿，由於心理上未加準備，幾乎中了她的道兒。

總算鬼刀功力够高，反應够快，在危機一髮之間避了過去。

新嬷嬷一招佔了上風，手底下決不容情，掌拍足踢一連攻出二十幾招。

在頭十招，鬼刀的確有點手忙脚亂，因爲他摸不清楚新嬷嬷的武功招式，因而只守不攻，在作冷靜的觀察。

最後他弄明白了，這位老婦人的武功是雜湊，東鱗西爪，湊成的一個大雜會。

不過她的功力不弱，必是經過長期苦練，才能有今天的這種成就。

對這樣一個苦練有成的老婦人，鬼刀不願傷她，却不能不叫她知難而退。

於是他撮口一聲長嘯，身形像鬼魅一般在門場遊走，開始之時新嬷嬷還在奮力追撲，結果弄得筋疲力盡，連邊都摸不着，她只好認敗服輸了。

「稟王妃，老婆子無能……」

「這沒有甚麼，他只不過仗着身法逃避，並沒有勝過妳一招半式，妳歇着呀，四雲上。」

四雲就是王妃身後的四名佩刀苗女。

一嬷四雲名滿苗疆，她們是苗疆的高手，也是巾幗女傑。

新嬷嬷功力深厚，她曾經鬥遍苗疆勇士，沒有人是她十合之敵。

四雲的功力不及新嬷嬷，但她們有一套合擊之術，如果四人聯手，新嬷嬷也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王妃最爲鬼刀仰仗的只是一套神奇身法，如果是四雲聯手，他那套身法就無用武之地了。

這是王妃的估計，想不到這項估計竟然錯得離了譜，如果鬼刀要四雲死，她們必然瞧不到明天的日出。

原因很簡單，四雲的合擊之術不管用，鬼刀舉手投足之間，四柄苗刀就同時飛了起來，但見寒芒若電，冷風掠耳，幾記奪奪之聲响過，四柄苗刀竟一起插進王妃身後的樹幹之上。

王妃原是依在一顆樹幹之上的，苗刀插進樹幹，竟然夾着她的面頰。

「啊……」

苗女們發出嚇極的驚呼，在一聲驚呼之後，又全都噤若寒蟬，因爲她們跟人家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了，不要說她們只有六七個人，就算六七十個也是白搭。

王妃究竟不同凡俗，她只是面色微微一變，立刻就恢復了自然的神態。

「鬼大俠好功夫，當眞讓我們這些化外之人開了一次眼界。」

「好說，在下適才失禮，請王妃多多海涵。」

「是我失禮在先，鬼大俠不必介意，中午我準備一點蔬菜淡酒咱們聚聚，務必請各位賞光。」

明快爽朗，絲毫都不拖泥帶水，勿怪她能够治理苗疆，獲得族人的擁戴了。

午間他們赴了王妃之約，溫四絕並開出一張藥方，叫秀娃派人採購，然後他們就在王府住了下來。

王府的內部頗爲單純，除了王妃母女，還有一名老國師楊善保，這三人是苗族的領導中心。

王府有兩支武力，一支是由老國師的兒子楊傑爲統率，他精選的苗族武士共有一百二十人之多，另一支是由新嬷嬷統率的苗女七十二名。

他們人數不多，却崇尚團結和榮譽，這也是他們能够領導苗族的另一原因，溫四絕一行五人住在這麼一個地方，是不會行跡外洩的。

只是這裏並非溫柔鄉，也不是安樂窩，苗疆風雲日緊，已呈現山雨欲來之勢。

當天傍晚時分，王妃派人將走方名醫請去。

「包大俠請坐。」

「多謝，王妃召見老朽，必然有什麼吩咐了，請說。」

「包大俠言重了，我只是想證實一件事而已。」

「哦，王妃想證實甚麼？」

「聽說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大多是尚

氣節，重然諾的，不知此話是否當眞？」

「是眞的，不過有時候會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

「這話怎麼說？」

「在下說個譬喻吧，遇堯舜講仁義，遇紂桀動干戈，這就是因人而異的一個例子。」

「我明白了，包大俠名滿江湖，應該是一個尚氣節，重然諾的人物，但如果遇到一個江湖宵小，武林敗類，你就不會重視氣節與信義了，對麼？」

「可以這麼說。」

「那好……」

「王妃之意……」

「你聽我說，包大俠，我秉承先夫遺志，替他治理苗疆，既非江湖宵小，也不是武林敗類，這一點包大俠是否承認？」

「在下明白王妃的意思，要在下怎樣，王妃儘管吩咐。」

「好，包大俠果然是快人快語，那我就要冒昧的請教一聲了，包大俠前來苗疆究竟爲了甚麼？」

「兩點，在下一個門下在苗疆失踪，查明他的生死，是此行的目的之一。」

「另一點呢？」

「在下很窮，希望後半生不要再奔波江湖了，聽說苗疆出黃金，所以想來碰碰運氣。」

「包大俠找錯對象了，不過只要包大俠願意跟咱們合作，我可以帮你達成這兩項目的。」

「我衷心願意跟王妃合作，不過單憑王妃與在下的力量，只怕不是嗚鏑門的對手。」

「難道鬼溫二人會袖手不管？」

「這就難說了，咱們是在龍角洞相遇，前此並不相識。」

「這不要緊，據我的視察，溫四絕是一個正義感極爲强烈的熱血青年，鬼刀面冷心熱，也不是一個袖手旁觀的人，包大俠不妨跟他們坦白的談談。」

「王妃說的是……」

語音未落，一名苗女忽然匆匆奔來道：「稟王妃，嗚鏑門大總管唐山求見。」

王妃略作沉吟道：「包大俠請回別院跟苗溫二人聊聊，我不留你了。」

待走方名醫退出之後，她才對苗女道：「請唐大總管。」

苗女應聲奔出，片刻之後，一名年約五旬，面貌清瘦的黑袍老者走了進來。

雙拳一抱，向王妃微微一拱道：「唐山見過王妃。」

王妃說道：「不敢當，大總管有何見教？」

唐山道：「日前由龍角洞闖來苗區的三名漢人，王妃是否知道？」

王妃道：「知道，聽說他們已經退回龍角洞了，大總管問這個作甚麼？」

唐山道：「不，仲們沒有退回龍角洞，本門曾經出動大批人手，搜遍了龍角洞方圓百里。」

「已搜遍方圓百里？大總管言過其實吧！」

「王妃不信？」

「不錯，方圓百里的地區何等廣大，巉崖無數，叢莽森森，貴門有多少人？敢說那個『遍』字！」

王妃這是抬槓，是故意給仲爲難，但她說的是理，嗚鏑門縱使人數再多一點，也不可能在一二日之間，搜遍廣大山區的每一個角落。

因此大總管唐山一呆道：「王妃是說那五人還隱藏在山區之內？」

王妃道：「我沒有這麼說，我只是認爲你們言語矛盾，令人無法理解而已。」

唐山道：「哦，在下那裏矛盾了？」

王妃道：「你說那五人沒有退回龍角洞，又說搜遍方圓百里沒有找到仲們，苗疆才有多大，莫非他們化作輕烟不成？」

唐山道：「苗疆的確不大，只是咱們却有不便搜查之處。」

王妃面色一沉道：「嗚鏑門威震苗疆，居然還有人不讓你們搜查！」

唐山說道：「王妃言重了，敝門立足苗疆，是經過王妃允許的，而且這些年來，咱們也合作得頗爲愉快，妳說是麼？王妃。」

王妃不願在此時就跟唐山翻臉，因而面色一霽道：「說的也是，這樣吧，我立即派人搜查甘龍口，如果發現他們的踪跡，我會派人通知貴門的。」

唐山雙拳一抱道：「多謝王妃，在下告辭。」

王妃道：「大總管好走，國師替我送客。」

待唐山離開之後，秀娃與溫四絕由後進走了出來。秀娃櫻唇一噘道：「嗚鏑門欺人過甚，娘不該放過唐山的。」

王妃說道：「娘何嘗不想將唐山留下，只是牽一毫而動全身，娘不得不忍耐一下。」

秀娃道：「娘放心，女兒適才跟鬼大俠談過，他願意全力支持咱們。」

王妃道：「哦，那麼溫大俠呢？」

秀娃道：「那還用說？」

「那還用說」這句話自然是表示溫四絕也會全力相助，不過語氣之中却另有一種含義。因而王妃雙目大張，向他們兩人瞧去。

「啊，秀娃，快過來讓娘瞧瞧。」

瞧，瞧甚麼？娘兒兩個那一天還不瞧過十遍八遍？莫非秀娃的臉上長了花，因而引起了王妃的興趣了？

不，秀娃的臉頰上沒有長花，但却失去了一點甚麼。

她粉頰上的一塊黑斑不見了，還剩下一絲淡淡的黑影。

她原是一個絕色美人，爲了那一點小小的瑕疵，竟使她們母女挨過了十多年的痛苦歲月，現在雖然還有一點淡淡的黑影，在溫四絕的悉心調治之下，早晚必能還她本來。

而且人逢喜事精神爽，秀娃不止是喜笑顏開，更是容光煥發。

王妃的高興決不在秀娃之下，她含着喜悅的淚水，向溫四絕連聲稱謝道：「溫大俠：大恩不敢言謝，你需要甚麼，只要咱們能够辦到，決不會叫你失望！」

溫四絕搖頭道：「別這麼說，王妃，在下只是舉手之勞，並沒有花費甚麼。」

王妃一嘆道：「施恩不望報，這大概就是你們中原所稱的君子呀。」

溫四絕道：「不敢當，王妃如果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

國師楊善保道：「請溫大俠留步，老朽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王妃道：「國師還有什麼事？」

楊善保道：「適才唐大總管與王妃的對話，溫大俠必然聽到了，鳴鏑門喧賓奪主，實在欺人過甚。」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我知道，我也很同情貴族，所以咱們決定助貴族一臂之力，要咱們怎樣幫助，國師不妨直接了當的說它出來。」

楊善保道：「多謝溫大俠，不過此事也不急在一時，老朽先要作一些安排，再來請溫大俠拔刀相助。」

溫四絕道：「好，在下告退！」

楊善保道：「溫大俠請。」

待溫四絕離去之後，王妃詢問道：「國師，你究竟有甚麼打算？」

楊善保道：「禀王妃，老朽有一種想法。」

王妃道：「什麼想法？你說。」

楊善保道：「我相信溫大俠他們會幫咱們，但不一定肯賣命。」

王妃道：「此話怎講？」

楊善保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武林中的一種道義，這種道義是有伸縮性的，也就是說拔刀相助可以量力而爲，如果危及他自己的生命，他就不會管這閒事了。」

王妃略作沉吟道：「我懂你的意思，你想咱們要怎樣才能使他們賣命？」

楊善保道：「很難，依老朽估計，只有一種法子。」

王妃道：「給他們金子？」

楊善保搖搖頭道：「他們三人之中，只有走方名醫一人愛財，但愛財的必然十分惜命，所以給金子是行不通的。」

王妃道：「要怎樣才行？」

楊善保道：「將公主嫁給溫大俠。」

王妃愕錯良久，道：「國師，有兩項困難的問題你想到了沒有？」

楊善保道：「老朽認爲只有一項，但並非不可解決的。」

王妃道：「好，你說。」

楊善保道：「老朽認爲惟一的問題，是公主必須繼承王位，治理苗疆，其實解決這項問題並不困難。」

王妃道：「說下去。」

楊善保道：「公主與溫大俠成婚之後，苗疆仍由王妃治理，但他們夫婦如想離開苗疆，必須等待生下孩子之後。」

王妃道：「我明白了，你是要以他們的孩子來接替王位？」

楊善保道：「不錯，王妃春秋鼎盛，十年二十年之內，仍可治理本族，那時公主生的小王爺已經長大成人，王妃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王妃道：「如果溫大俠不願待在苗疆呢？」

楊善保道：「秀娃公主是天下絕色，我想溫大俠暫留苗疆他會同意的。」

王妃道：「秀娃，妳有什麼意見？」

秀娃螓首一垂道：「女兒沒有意見，娘作主就是。」

王妃道：「好呀，國師，這件事就交給你了。」

楊善保道：「是，老朽告退了。」

楊善保即說即做，派人將溫四絕請來了。

「國師找在下有什麼吩咐？」

「溫大俠請坐，老朽是對大俠的仁心義舉表示謝意，此外也想好好的聊聊。」

「國師好說。」

「溫大俠的府上是……」

「山西五台。」

「是五台山的五台麼？好地方。」

「敝地雖稱五台山縣，但距離五台山遠達一百八十餘里，這五台二字，只是沾沾名山的光而已。」

「原來如此，大俠的家中還有什麼親人？」

「在下雙親早亡，孑然一身，否則就不會浪跡江湖了。」

「不錯，沒有家就像株沒有根的浮萍一樣，大俠應該成家了，老朽替你作伐你看怎樣？」

「多謝國師，不過在下是一個流浪漢子，誰願意嫁給我？」

「不要妄自菲薄，溫大俠，咱們的公主秀娃就願意嫁給你。」

「啊，公主千金之體，在下無福消受，這個玩笑開不得。」

「如此重大之事，老朽怎敢開玩笑，不過王妃有一個條件，希望溫大俠能够答允。」

「是什麼條件？」

「公主是王位繼承人，溫大俠如要將公主帶返中原，王妃也不堅持，但公主必須替王室生一個孩子。」

「這個……」

「溫大俠與公主都習過武功，身體十分健全。只要你們生理正常，生孩子並非難事。」

「公主同意了麼？」

「當然同意，否則，老朽怎敢前來作伐？」

「好，在下答允。」

「恭喜溫大俠，請先回別院，等候老朽的安排。」

「有勞國師，在下告辭。」

× × ×

公主下嫁，是轟動苗疆的一件大事，不只是整個苗疆萬衆歡騰，王府也大事鋪張，準備得極端隆重。

新房就是秀娃的閨房，此時已經粉刷得花團錦簇，煥然一新。

在中原，無論新郎新娘如何熟識，在準備成婚期間，除非極端重大之事，多半避免見面。

秀娃究竟是一個苗疆族少女，她可不管這些，一天十二個時辰之中，幾乎多半跟溫四絕泡在一起。

這天晚餐之後，秀娃牽着溫四絕的手道：「四絕，咱們去瞧瞧新房，如果有什麼不妥當的，也好叫他們改正。」

溫四絕道：「這倒不必，咱們到外面走走吧。」

秀娃道：「這麼晚，到那兒去？」

溫四絕道：「就到鎮外，我有話跟妳說。」

秀娃道：「好吧。」

他們帶着徐氏姊妹，迎着落日與晚風，向鎮外一片山坡走去。」

走過山坡，穿越一片叢林，在一座小山丘之上，席地坐了下來。

溫四絕對徐氏姊妹道：「妳們一前一後瞧着一點，不管發現什麼異狀，趕緊通知咱們。」

徐氏姊妹答允一聲，立即前後馳出，向四週作嚴密的監視。

秀娃見溫四絕神色凝重，不由一呆道：「你是怎麼啦，莫非有什麼不對了？」

溫四絕道：「也許只是我的疑心，我總覺得不太對勁。」

秀娃說道：「有什麼不太對勁，你說吧。」

溫四絕道：「王府的武士有多少？」

秀娃道：「一百二十名，由國師的兒子楊傑率領，另由新嬤嬤訓練的七十二名少女，是保護內部的主要武力。」

溫四絕道：「那是說王府的武力合起來不過兩百名左右了，可是現在聚集的武士，怕不有千人之多？」

秀娃微微一笑道：「你原來爲了這個不安，那是你多慮了，咱們結婚是一件大事，所以娘下令調集民間武士，以確保咱們的安全，其實這並不算多，娘還要徵調各族武士兩千個人，在咱們婚期之日到達，那才叫熱鬧呢。」

溫四絕一怔道：「有這個必要麼？」

秀娃道：「怎麼沒有，你忘記我是公主了？」

溫四絕道：「有些什麼人參加咱們的婚禮？」

秀娃道：「咱們轄下有八族，各族的族長及長老都會參加，外人就只有鳴鏑門了，他們的主要人物共有九人，全都受到邀請。」

溫四絕道：「秀娃，我有一種預感，好像會發生什麼意外，不管怎樣，這幾天妳必須份外小心，兵刃暗器都放在手邊，以免到時候措手不及。」

秀娃道：「會有這麼嚴重？」

溫四絕道：「有備無患，防着一點總是好的。」

秀娃道：「既是這樣，我得告訴娘一聲，叫她也當心一點。」

溫四絕說道：「不行，妳不能告訴妳娘。」

秀娃道：「爲甚麼？」

溫四絕道：「妳娘有新嬤嬤她們保護。不會有事的，再說這只是我的預感，毫無事實根據，如果妳去一說，豈不弄出笑話來？」

秀娃呆了一呆，說道：「但願你是多慮。」

她語音未落，守在他們身後的小鈴子忽然嬌叱一聲道：「誰在那兒鬼鬼祟祟的，出來！」

溫四絕與秀娃回頭一瞥，只見五丈外的一排大樹之後走出三名彪形大漢。

秀娃一怔道：「是楊傑，你躲在那兒做什麼？」

領頭的彪形大漢果是王府衞隊隊長楊傑，他帶着兩名苗疆武士也是衞隊的。

雙拳一抱，楊傑向秀娃及溫四絕行了一禮道：「屬下只是想暗中保護公主，想不到竟難逃鈴子姑的法眼。」

秀娃哼了一聲道：「咱們如果要你保護，豈不變作一對廢物了，你請吧。」

楊傑道：「屬下遵命，不過時間已晚，風露過重，公主……」

秀娃不耐的揮揮手道：「我知道，咱們會很快就回去的。」

楊傑不敢再說，躬身一禮，帶着兩名武士逕自轉身而去。

溫四絕眉峯一蹙道：「秀娃，以前有過這樣的情形麼？」

秀娃搖搖頭道：「只有十年前才有過一次，那也是阿珠她們，王府的衞隊從來不管我的行動。」

溫四絕道：「也許因爲妳出嫁，所以與以前有些不同，妳說的阿珠呢？我好像沒有見過。」

秀娃黯然道：「那次苗疆發生瘟疫，王府有不少人罹難，阿珠也沒有逃過那可怕的一刦，新嬤嬤她們是娘後來在別處找來的。」

溫四絕道：「原來如此，好啦，咱們也該回去了，記住，從現在開始，妳要隨時注意保護妳自己。」

秀娃說道：「你放心，我會照顧自己的。」

俠勇除邪魔　義風掃陰霾

公主下嫁的黃道吉日是國師選定的，還有四天，就要舉行苗疆罕見的結婚大典了。

各族族長及長老已陸續到達，他們分別帶來族中勇敢善戰的武士數百人，合計

約有兩千一百人之衆，全部交給王府護隊長楊傑統率調用。

王府內已經張燈結綵，眞箇是熱鬧非凡。

在婚禮前一天的夜間，溫四絕與走方名醫及鬼刀三人在客室中閒聊，他忽然面色一肅道：「蓉蓉小鈴子到前門後窗守着，有人前來就招呼一聲。」

徐氏姊妹應了一聲，晃身一躍，分向門窗兩面撲去。

溫四絕向包、鬼二人瞥了一眼道：「兩位可曾發覺，這王府之內，有些異乎尋常？」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當然有，譬如公主下嫁漢家郎……」

溫四絕道：「不要笑話了，包大俠，我想無論他們的作法如何機密，必然逃不過兩位的法眼，危機巳經迫在眉睫，咱們必須籌妥應付的法子。」

走方名醫面色一整，道：「咱們以爲你被女色冲昏了頭，原想今晚抽腿一走的，經你這麼一說，咱們倒是不宜一走了之了。」

溫四絕道：「包大俠誤會了，在下只是同情秀娃，决不是貪戀女色。」

鬼刀道：「我相信溫兄弟不會貪戀女色，不，咱們的處境的確危險，除了悄悄一走，實在找不出更好的法子。」

溫四絕道：「我想兩位不是到苗疆來玩的吧，拔腿一走，能够解决兩位的問題麼？」

鬼刀道：「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只好待以後再說了。」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時機稍縱即逝，放棄了現在，不見得會有將來，何况咱們並未絕望，問題是咱們肯不肯開誠佈公，衷心合作。」

鬼刀道：「好，我聽你的，要怎樣作你說吧。」

走方名醫道：「兩人合作不如三人同心，只要溫老弟有辦法，老朽也願聽憑差遣。」

溫四絕雙拳一抱道：「多謝兩位。」

語音微頓，長長一吁道：「三千苗族武士，數字的確驚人，再加上他們的吹箭及毒弩，咱們生存的機會實在不多，不過兩位放心，在下巳經作好了克敵的準備，只要兩位帮帮在下，必可萬無一失。」

走方名醫道：「好，要咱們怎樣，老弟儘管吩咐。」

溫四絕道：「在下先要請教，兩位與鳴鏑門是否存有過節？」

走方名醫道：「沒有，老朽前來苗疆，只是想弄點財物，使晚景不至太過淒凉而已。」

溫四絕道：「包大俠不是還有一個門下在此地失踪了麼？」

走方名醫面色一紅道：「那只是一個理由，老朽總不能說是爲了苗疆的金子而來呀。」

溫四絕道：「不錯，尋找失踪的門下，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理由，鬼大俠呢，你也是爲了金子？」

鬼刀道：「不，我是爲了替師門清理門戶。」

溫四絕道：「鳴鏑門主雷奔是貴門的叛徒？」

鬼刀道：「不錯，他不叫雷奔，原名爲五通神雷震。」

溫四絕愕然道：「那麼鬼大俠是終南門下了？」

鬼刀道：「是的，在下申無晴，鬼刀只是渾號而巳。」

溫四絕抱拳一拱道：「申大俠名動江湖，幸會。」

鬼刀申無晴道：「溫兄弟不必客套，要咱們怎樣帮你，不妨直說。」

溫四絕道：「在下先將近日所見，以及個人的想法說出，咱們再作研究。」

鬼刀申無晴說道：「好，溫兄弟請說吧。」

溫四絕道：「據秀娃說，王妃與國師之間，似乎有着某種深厚的淵源。」

走方名醫道：「那是甚麼淵源，連秀娃也不知道麼？」

溫四絕道：「我問過秀娃，她也說不上來，不過根據秀娃的描述，好像涉及男女關係，事關別人的私隱，我也不好問下去了。」

鬼刀申無晴道：「溫兄弟還發現了什麼？」

溫四絕道：「王府在甘龍口徵集近千名武士，交由衞隊長楊傑統率，據說是爲了公主下嫁之時，用以顯示王府的武力，並爲婚禮壯壯聲色，但經我暗中調查，發現了二點可疑之處。」

走方名醫道：「哦，溫老弟覺得那兩點可疑？」

溫四絕道：「第一點這般武士集中於王府右側幾幢房屋之內，他們禁絕與外客來往，使人覺得份外神秘，第二點，在下曾經悄悄前往探查，發覺他們在舉行一種特別訓練。」

鬼刀申無晴道：「那是什麼訓練？」

溫四絕道：「他們以吹箭及强弩練習飛靶。」

鬼刀申無晴道：「甚麼叫做飛靶？」

溫四絕道：「由臂力强大的壯漢，將草人向不同的方向拋出，讓箭手向飛起的草人發射，兩位可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鬼刀申無晴面色一變道：「是對付身負輕功之人！」

溫四絕點點頭道：「不錯，也就是準備對付咱們三個。」

走方名醫道：「溫老弟說的是，咱們雖然不見得怕了他們，防着一點總是好的，但不知老弟的袖裏乾坤是甚麼？」

溫四絕道：「承蒙江湖朋友抬愛，賜給在下文武醫毒四絕的渾號，在下對其他三絕徒擁虛名，只有最後那個毒字，倒還略知一二。」

走方名醫道：「這麼說老弟是要用毒了，他們人數如此之多，不知老弟如何用法？」

溫四絕道：「在下先要請教申大俠，如若那五通神雷震來到王府，申大俠是否立即動手清理門戶？」

鬼刀申無晴道：「只要他前來，我不會讓他活着離開，但也要等待舉行婚禮之後，在下不會不近人情。」

溫四絕道：「多謝申大俠，我想婚禮舉行之後，申大俠不動手也不行了。」

鬼刀申無晴道：「你是說五通神雷震會向我們挑戰？」

溫四絕道：「不，是王妃，她會要咱們跟雷震火併，然後來個一網打盡，王府千名武士，再加上各族的兩千精銳，四週亂箭齊發，咱們就插翅難飛了！」

走方名醫道：「溫老弟！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無論你如何善於用毒，也不可能一舉將三千人毒倒！」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兩位只要依照在下的法子，包管萬無一失。」

他取出兩根三寸長短的竹管，及兩顆黑色丸藥分別交給包申二人，並附着他們的耳根作了一番交待，然後詢問道：「兩位還有沒有疑問？」

鬼刀申無晴道：「沒有問題。」

走方名醫道：「這法子很好，應該不會有什麼差錯。」

溫四絕道：「那好，在下告辭了。」

× × ×

這是一個罕見的歡樂之夜，苗疆全境騰歡，處處昇着營火，一羣羣苗族男女在載歌載舞的狂歡着。

歡樂的焦點自然是王府了，直到婚禮舉行完畢，依然笙歌不絕。

在王府的大廳之上，擺着十幾桌酒席，最上首的一桌，除了新郎新娘，就是王妃，國師，三名年齡最大的長老，以及鳴鏑門主五通神雷震等八人。

一般婚宴的場合，最令人矚目的自然是新郎新娘了，但那位五通神雷震的吸引力决不在一雙新人之下。

因爲他頭戴金色面罩，身着錦緞長袍，配上一副魁梧的身材，有如鶴立鷄羣一般，不得不令人多瞧他幾眼。

他在飲食之際，只要將面罩向上一推，自鼻尖以下就露了出來，不必摘下面罩，並不防碍他的進食。

在酒過三巡之後，他的目光忽然向溫四絕一凝道：「新郎官好像並非苗族，請問大名怎樣稱呼？」

溫四絕淡淡說道：「敝姓溫，世居太原。」

五通神雷震愕然道：「溫四絕？」

王妃微微一笑道：「小女願嫁漢家郎，我這個做娘的也拗不過，哦，咱們這兒還有兩位來自中原的客人，門主要不要見見？」

五通神雷震道：「很好，王妃就請他們出來吧。」

王妃回顧身旁的一名苗女道：「快去請包鬼兩位大俠，就說鳴鏑門主要見見他們。」

當苗女應聲奔去之後，五通神雷震的嘴角輕輕撇了一下，立即伸手將面罩拉了下來，同時目射殺光，向王妃瞥了一眼道：「咱們一向互相尊重，王妃今日是想不顧苗疆的安危了！」

王妃平靜的一笑道：「門主不要多心，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五通神雷震忽然推杯而起道：「王妃收留雷某的敵人，還說沒有這個意思？」

王妃道：「門主並未說出仇家的姓名，這可怨我不得。」

她語音未落，走方名醫包曜名，鬼刀申無晴巳並肩進入大廳，徐氏姊妹一身勁裝，雙雙奔到溫四絕的身後。

鬼刀申無晴濃眉一挑，冷冷道：「不必怪王妃，你縱然躲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找到你的。」

五通神雷震哼了一聲道：「申無晴！雷某並不怕你，只是看在同門的份上，不願跟你一般見識而巳。」

鬼刀申無晴道：「你欺師滅祖，人神共憤，申某今日要清理門戶，你就不必跟我套同門的關係了。」

五通神雷震道：「既然如此，咱們只有强存弱死，在武功上一分高下了，你出招吧。」

國師楊善保道：「慢來，大廳不太方便，兩位如果一定要動武，請到西鎭口山坡之上，才好施展手脚。」

五通神雷震說道：「好吧，咱們鎭外見。」

他們先後奔出鎭外，雙方剛剛走上山坡，苗族武士巳像潮水一般的湧了過來。

由表面上瞧看，苗族武士是來瞧熱鬧的，但他們全都手執兵刃，背負弓弩，將一大片山坡圍得水洩不通。

五通神雷震面色一變，向擠在武士羣中的國師楊善保道：「國師！你這是什麼意思？」

楊善保道：「門主不要誤會，咱們只是瞧瞧熱鬧，開開眼界而巳。」

五通神雷震自然不會相信楊善保的解釋，因而以傳音對鬼刀申無晴道：「姓申的，苗人心存叵測，咱們何不換個時間地點另行約鬥？」

鬼刀申無晴冷冷逭：「師門之仇，不共戴天，你縱使舌粲蓮花，今天也放你不過。」

五通神雷震帶來的八名高手，此時巳一字排在他的身後，這八人之中以二總管霹靂神彈孫山的性格最爲粗暴，功力也最爲突出，不待五通神雷震回話，他忽然怒吼一聲道：「姓申的，當年一敗之仇，今天連本帶利也應該結算一下了。」

敢情這位二總管與鬼刀申無晴原是舊識，而且曾經結下樑子。

鬼刀申無晴冷冷道：「當年申某一念之仁，給你留下一條生路，想不到你惡性難改，這就怨不得申某手辣心狠了。」

霹靂神彈孫山不再答話，彈身一躍，揮手抽出一鞭。

此人以霹靂神彈馳名江湖，掌中一條蟒鞭也具有極高的造詣，此時一鞭抽出，竟連續响起一串爆音，其功力之高，在江湖上實在不易多見。

鬼刀申無晴自然不會畏懼孫山的蟒鞭，只是他却不想接招，身形輕輕一擰，逕自貼着苗人圍成的觀戰人牆遊走起來。

霹靂神彈孫山不明白申無晴爲什麼要一味的逃避，莫非他害怕了霹靂神彈的威力？

想到這裏，孫山似乎心有所悟，因爲申無晴是貼着觀戰的苗人遊走，如若他擲出霹靂神彈，必然會波及無辜。

那可不成，苗人全境的戰士幾乎全都在此地集中，如若傷了他們，可能會激起劇變。

想到這裏，他竟然暴跳如雷，破口大罵起來。

此時他們已經繞了兩週，孫山辱罵之聲也不過剛剛出口，一綫晶芒忽一閃即收，孫山就再也罵不出來了。

一刀由頭頂劈下來，一直划到他的胸口。

霹靂神彈孫山幾乎已被劈成兩半，他如何還能罵得出來！

沒有瞧見申無晴出刀，孫山却死得如此之慘，鬼刀震撼江湖，盛名果非虛致。

不過無論鬼刀申無晴的功力多高，無論霹靂神彈死得如何慘烈，以場中的形勢而論，他們的前途並不樂觀。

因爲他只有一個，對方却還有八人之多。

尤以鳴鏑門主雷震，是一個罕見的勁敵，縱然是一對一，也不見得就能穩操勝券。

此時，五通神雷震一伸右手，一名揹着黑色布袋的鳴鏑門下立即將布袋送了過來。

他解開布袋，取出一張鐵胎短弓，及數十枝短箭，那些箭是白羽紅桿黑鏃，顯得醒目已極。

在箭桿尾端有一個銅哨，當羽箭划空之時，銅哨就會响起扣人心弦的刺耳之聲，這就是鳴鏑門的由來。

五通神雷震弓箭入手，神情顯得極端嚴肅，兩股如同寒星的目光，冷冷向鬼刀申無晴注視着。

鬼刀申無晴與五通神雷震是同門，他們自然明白對方的武功，只是雙方分別多年，無法明白彼此的進境而已。

他們相距約莫一丈，像兩頭負隅相抗的猛獸，雙方不言不動，目光却緊緊的盯着對方。

此時全場靜寂，幾乎落針可聞，似乎連空氣都已凝結，壓得人們直冒冷汗。

良久，一聲銳嘯劃破長空，五隻白羽連串飛起，向鬼刀申無晴攢射過去。

一發五矢，隻隻奔向對方的要害，五通神雷震的功力，堪稱已達神化的境界。

接着晶芒乍閃，响起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鬼刀伸縮之間，一連劈掉三隻短箭。

第四隻他來不及出刀，只好閃身讓了過去，第五隻却擦過他的肩頭，帶去了一塊油皮。

第一輪攻守結束了，鬼刀似乎落了下風，他的神色十分凝重，但並無半分胆怯之色。

怯懼的是旁觀者，人們目瞪口呆，連大氣都不敢喘出一口。

這是爲了甚麼？旁觀者爲什麼會如此害怕？

因爲五通神雷震的短箭會轉彎，除了被鬼刀劈掉的三隻，餘下的兩隻都已飛回到雷震的手裏。

如果他要射他身後的人，他可以向前方或一側射出，在利箭貫胸以前，他身後的人必然會估計不到。

這太可怕了，四週觀戰者幾乎人人自危。

好在鬼刀申無晴也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五通神雷震無暇他顧，否則誰還敢在這兒觀戰。

在約莫半盞熱茶之後，銳嘯之聲再度响起，這回仍是五箭，却是並排飛行。

它們仍然奈何鬼刀不得，在晶芒連續閃動之下，短箭被劈掉四隻，只有一隻飛了回去。

兩次交接，五通神雷震損失了七隻短箭，他不再發射了，而且哈哈一聲狂笑起來。

「好一把鬼刀，果然名不虛傳。」

他說話之際，已經向前迫進了六步，右臂忽然一揮，一片烏光向鬼刀申無晴當頭砸去。

敢情他的弓箭也可以近身相搏，短弓泛起漫天烏光，短箭仍可伺機傷敵，當眞使人防不勝防。

只是鬼刀申無晴並非弱者，兩人這一交上手，只打得天昏地暗，兇狠無比，這一對終南門下的絕頂高手，只怕短時內很難分出勝負。

鳴鏑門的大總管唐山可不願乾耗下去，一擺掌中的長劍，首先撲了出去。

其餘鳴鏑門下，也紛紛撲出搶攻。

溫四絕及走方名醫包曜名同時大喝一聲，雙雙向場上衝了過來，秀娃及徐氏姊妹也一起投入了戰鬥。

刀光劍影帶着聲聲慘嗥，及一溜溜鮮紅的血水在無情的飛洒着，原是一個人人狂歡的所在，此時已變作修羅地獄。

正當搏鬥達到高潮之際，王妃帶着新嬷嬷及數十名苗女出現了。

國師楊善保迎上前去道：「妳來得正是時候，要不要現在就傳下命令？」

王妃冷峻的點點頭道：「既然正是時候，還有什麼好等的！」

國師楊善保道：「好的。」他由衣袖之中取出一隻海螺，就口一吹，一股令人亢奮的怪異之聲，立即貫入人們的耳鼓。

這股海螺之聲，當眞怪異得到了極點，它不只是沒有使搏殺者停止拚鬥，由於音調亢奮，使他們的搏殺更加兇猛。

以在四週觀戰的苗人來說，它不僅能够使他們亢奮，也是叫他們殺人的訊號。

苗族殺人多半愛用弓箭，現在他們的手裏人人都有弓箭，只要向着鬥場一陣亂射，就可以達到殺人的目的了。

但海螺之聲並未達到它傳訊殺人的目的，那般苗族戰士竟出人意外的一片一片的仆倒下去。

只不過片刻之間，三千多名苗族武士已全部仆倒，沒有一個人還能站立起來。

國師楊善保大吃一驚，他的法螺自然再也吹不下去了。

「竟會出這種事！怎麼辦？霞珮。」

他是在跟王妃說話，他竟然呼叫王妃爲「霞珮」。

莫非王妃名叫霞珮？

就算如此，國師也不能直呼王妃的閨名！

但王妃並沒有因此而有所不快，她忽然銀牙一咬，向新嬷嬷揮手道：「妳們上，不許留下一個活口！」

新嬷嬷應了一聲，立即率領手下七十二名女殺手向鬥場衝了過去。

此時場中的搏殺已告結束，溫四絕等獲得輝煌的勝利。

鳴鏑門主的人頭被鬼刀切了下來，他帶來的八名高手，沒有一個留得命在。

只不過鬼刀申無晴已身負重傷，他的

胸腹之間尙插着三隻短箭。

徐氏姊妹也受了傷，虧得溫四絕及時援手，她們只受了一點皮肉之傷而已。

以他們現在的實力，將很難迎接另一塲兇狠的搏殺，因爲鬼刀申無晴不只是無法出戰，還要有人對他加以保護。

而且他們的對手是一枝人數衆多的生力軍，王妃與國師還是兩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在此等形勢之下，他們的處境豈不危殆已極！

秀娃瞧到此等情況，惑然不解的道：「娘是怎麼啦？莫非責怪咱們不該殺掉鳴鏑門主？」

溫四絕道：「不，她是存心要除去咱們。」

秀娃雙目大張道：「你瞎說，娘怎會這樣？」

溫四絕道：「不是我瞎說，難道妳沒有瞧到適才國師吹海螺傳令，要三千武士用箭攢射咱們，那時，他並未顧慮妳跟咱們是在一起！」

秀娃想想的確不錯，但仍不解的道：「虎毒不食子，娘爲什麼要這樣？」

溫四絕道：「因爲她不是妳娘！」

秀娃一呆說道：「我不信……給我站住。」

「給我站住」是對苗女叱喝的，因爲她們已經迫近秀娃的身前。

對公主的叱喝，苗女不敢不遵，她們脚下一窒，就一起停了下來。

秀娃越前幾步，對王妃說道：「娘！妳這是做甚麼？難道連女兒女婿妳也要殺了？」

王妃一怔，道：「這個……好，妳過來。」

秀娃道：「娘！溫四絕是女兒的丈夫，其餘的都是我丈夫的朋友。」

王妃道：「不要管他們了，孩子，娘會替妳找一個比溫四絕更好的丈夫的。」

秀娃高聲大叫道：「不，娘，咱們雖是苗人，也不能這麼不知羞恥，丈夫是女兒的終身依靠，怎能隨便的換來換去！」

王妃面色一沉道：「不聽娘的教訓就是不孝，我不要妳這個女兒了，新嬷嬷，給我殺！」

秀娃呆了一呆道：「妳果然不是我娘，我娘不會這樣的，妳是誰？說。」

最後幾句問得聲色俱厲，等於否定了王妃的地位，在那七十二名苗女來說，心頭上自然要造成一股極大的混淆了。

王妃是假的，公主却半點不假，在當前情況來說，只有公主才是她們的主人。

此等微妙的變化，已由她們的眼神中透了出來，秀娃沒有瞧出，却瞞不過溫四絕的觀察。

因此，他立即以傳音對秀娃道：「秀娃！快些命令七十二名女殺手圍着王妃及國師，不許一人離開這兒。」

秀娃不知道苗女會不會聽她的，仍然面色一肅道：「給我圍着現場，任何人不得離開，不聽命令者殺！」

她這一聲令下，想不到苗女竟然如响斯應，剎那之間已將王妃，國師，新嬷嬷，連同溫四絕等一起圈了起來。

王妃面色一變道：「你們想造反？莫非認爲我殺不了妳們！」

她說話之間，已邁開脚步，向最近的幾名苗女迫去，國師及新嬷嬷跟在她的左右，三人都已取出了兵刃。

溫四絕知道他們遭到全面挫敗，必然想乘機逃亡，因而用手一拉秀娃，飛身攔住他們的出路。

王妃雙眉一挑道：「姓溫的，我將女兒嫁給你，待你不薄，難道你也要趕盡殺絕麼？」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可惜她不是妳的女兒，這個情溫某只好心領了。」

國師楊善保大喝一聲道：「你敢挑撥王妃母女的感情，本國師先斃了你！」

此人使的是一對金筆，雙筆翻飛之間，一連攻出五招，但覺勁風震耳，功力竟然不凡。

溫四絕也使出了五劍，連消帶打，全部封住了楊善保的攻勢，然後長劍一收，冷冷道：「不要反抗了，帥一民，跟我到開封打官司去吧，也許你的叔叔還能再救你一次。」

楊善保大吃一驚，禁不住連退幾步，道：「你是誰？」

溫四絕道：「你不認識我，應該知道開封總捕湯無影呀，他是我的師兄。」

楊善保呆了一呆，忽然暴吼一聲道：「跟你打官司？嘿嘿，先將你的狗命留下再說！」

身形暴起，金筆縱橫，剎那之間，一連攻出二十七招，每一招都是竭盡全力，每一招都是指向溫四絕的關節要害。

王妃似乎也急於除掉溫四絕，手中單刀一挺，也縱身撲了上來。

走方名醫身形一幌，旱烟鍋一橫，擋住王妃的去路道：「別忙，大妹子，你們究竟犯了溫老弟什麼了，告訴我老哥哥好替妳出個主意。」

此人當眞胆大包天，竟稱呼王妃爲大妹子。

但說來也有些奇怪，這位王妃竟然不以爲侮。

「咱們犯着他甚麼？只不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罷了，誰叫咱們擁有數不盡的金子的！」

「啊，數不盡的金子？此話當眞？」

「哼，你的眼光太小了，咱們何止擁有數不盡的金子，連和氏之璧，夜明寶珠都在咱們手裏，你不是想後半世享享清福麼？只要你帮助咱們除掉姓溫的，你就是富堪敵國的當代石崇了，願不願帮咱們？你快說。」

「唔，財帛動人心，這的確是一個很難拒絕的誘惑。」

「你答允了？」

「妳弄錯了，我沒那麼大的胃口，人不與命爭，因爲我是一個天生的窮命。」

「那你攔住我作甚麼？」

「不讓妳依多爲勝，等待溫老弟來收拾妳。」

「找死！」

一片刀光像怒潮一般湧了過來，但刀光一閃就斂，王妃已像木雕泥塑一樣的呆在那兒。

原來溫四絕已擒住楊善保，趕過來一把勾住王妃的手腕，同時彈出兩指，制住了她的穴道。

武壇軼事

大內高手的拳脚

麥海雲

舊日的大內高手，準備派出京外，向强敵挑戰，故此他們的武功必然是比較一般人更加淩厲的，怎樣才可以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經過深長的考慮，以及深入的研究，他們終於創造了一種新的拳法，它叫做「尺拳」。

這種「尺拳」，暗指要在一尺之內那麼短的距離出擊。

至於尺拳招式，特別古怪，有一招稱做量天尺，猝然疾走到敵人的臉前，轉過半邊身，右手握拳，由下邊打上，撞擊着對方的下頷，最巧妙的是他施展這一招必須跟步法配合，轉過半邊身之際，仍然跟對方有一個相當長的距離，約三尺左右，突然發招，拳頭打到上邊去，一雙脚以箭步推進，變成貼身，眞的只有一尺那麼遠，於是，那一拳就有機會打中對方的下頷。

右拳仰攻之際，左手不動，它是用來接應的，假如對方用手擋格，左手就用手壓低對方之手，使右拳騰空，那時右拳已經提高，既可打眼打鼻打眉心，又可打擊對方的咽喉，極爲有利。

萬一兩手被封，他立刻提起右脚，往下踐踏，踏中了對方的脚背，就算對方的脚穿了棉花鞋，仍有力量把此人的脚趾踏斷，十趾痛歸心，他當然奪取最後勝利了。

尺拳還有另外一招，就是向對方左右兩邊肋骨進攻的，叫做「蟹鉗手」，由於對方的距離十分接近，左右兩邊肋骨同時被人襲擊，不容易招架，這一招等於進攻敵人左右兩邊額角的「牛角捶」，不過改變攻勢，向對方的肋骨出擊而已，同樣的有極大威脅。

照理，拳師的搏鬥，除了攻勢之外，還要講究守勢，大內高手使用的「尺拳」純然採用攻勢，務求對方發招之前已經把他擊倒，故此招招打到盡。

由於各種招式在最短的距離出擊，沒有練習過尺拳的人，難以防範，往往會打輸的。

尺拳究竟是只有「散手」呢？抑或是整整的一套拳？這個問題不易回答，因爲它早已失傳。

然後雙拳一抱，對走方名醫道：「多謝老哥哥。」

走方名醫道：「多謝大可不必，只要分我一點金子咱們就算扯平了。」

溫四絕哈哈一笑道：「好，包在小弟的身上。」

秀娃睜着一雙迷惑的目光，走過來依着溫四絕道：「你說她不是我娘？」

溫四絕道：「不是，我想她必然戴着人皮面具，妳不妨到她脖子上摸摸。」

秀娃奔過去一摸，果然找出破綻，將她的面具撕了下來。

她是一個頗爲清秀的女人，約莫二十五六歲的年齡，此時圖窮匕現，她也流出了悔不當初的淚水。

拍的一聲脆響，秀娃先賞了她一記耳光，然後怒叱道：「我娘呢？妳將她怎樣了？」

假王妃嘆息一聲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妳殺了我吧。」

秀娃道：「我不會饒恕妳的，妳先說我娘怎樣了？」

假王妃略作沉吟道：「妳娘死了，但不是咱們害死的。」

原來假王妃名叫胡霞珮，是開封府總捕頭湯無影的妻子。

湯無影雖然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但日常忙於公務，又不善體貼，難免冷落了胡霞珮。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之中，他認識了帥一民。

姓帥的是一名江湖惡棍，仗着他叔叔曾經當過副將，遂以帥少爺自居，後來仗着叔父的關係，在府衙弄到一個稅務的差事，這一下不只是翻雲覆雨，大飽私囊，還藉機接近楊總捕頭，並且勾上了他的妻子。後來稅務舞弊東窗事發，他與湯婦的奸情又被人撞破，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竟然害死了湯捕頭捲欵潛逃。

他們逃到苗疆，正趕上五通神雷震以毒藥造成瘟疫，這些鬼門道自然瞞不過帥一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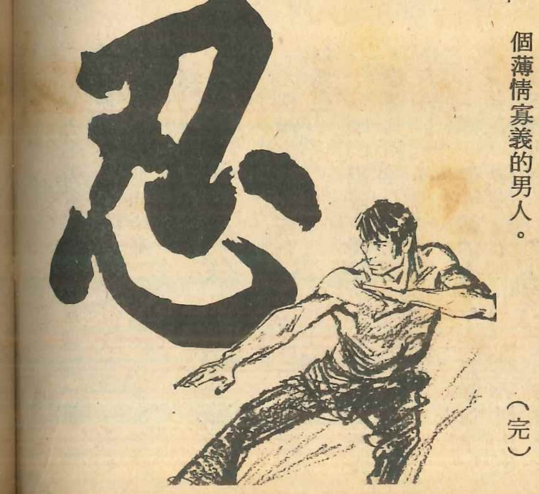
他們乘機殺了王妃及國師楊善保，然後扮成他們，一面治理苗疆，一面跟五通神雷震虛與委蛇，然後想法子將鳴鏑門一並除去。

現在鳴鏑門是除去了，他們却也惡貫滿盈，要接受國法的裁制了。

自然，溫四絕爲報師兄之仇，千里追踪，才獲得這對元兇，他必須將他們押往開封銷案。

但他還會回到苗疆的，因爲他不是一個薄情寡義的男人。

（完）



劍俠禪機短篇故事

醉仙樓主·文
盧令·圖

五色彩雲劍

氣吞河嶽轉　劍動星斗移

天剛黎明的時候，這座小鎮上已經熱鬧起來，原因是這座小鎮靠在官道邊上，有住宿的客人趕着要上路，也有趕夜路的客人要趕早投店。

人總是爲自己在忙碌着，也爲別人在忙碌着，但到底是爲別人還是爲自己，沒有人知道。

炊烟從每一家的屋頂升起，街巷間嚷着買賣的聲音，一些小叫化子也在湊着熱鬧，沿門托缽，在爲着自己的五臟廟打算，行人也逐漸的多了，此際，突然從西南天際，閃爍着一道紅光，劃天而過，向東北天際，一閃而沒，那速度好快，這座一向平靜而安寧的小鎮上，突然喧嘩起來，這當眞是稀世奇觀。

有人大叫道：「看啊，那是什麼？」

另一人道：「那是流星。」

「胡說，流星在夜晚才會有，而且也沒有這樣快，更沒有這樣的亮。」

「那麼你說是什麼？」

「我——我也不知道。」

的確沒有人知道那道紅光到底是什麼，如果說是彩虹，也絕不會祇是一種顏色，而且也不會那樣快的一閃而沒，但那到底是什麼呢？

小鎮的左側有一家小小的酒樓，分上下二層，看起來極不够氣魄，但那塊金字招牌倒是很响亮：「醉仙樓」。

醉仙樓中沒有醉仙，但却有一個醉鬼，在靠窗口的一張桌上坐着，面前放着兩盤殘餚，及一隻空酒壺，人却伏在桌子上打盹。

這本來是大清早，大清早上吃酒的人，本來就很少，而這個醉鬼既然已經在這兒吃醉了，看他那一身襤褸的衣衫，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而且腰間還揷着一枝短笛，讓人看來的確有些不倫不類。

這個人看年紀大約在四十上下，還生得滿臉的亂腮鬍。」

此際樓梯一陣咚咚聲響，又上來一個人，二十上下的年紀，穿一件白色長衫，看樣子像個書生，這個人來得也够早，他走到醉鬼的對面一張桌子坐下，店小二趕忙的跟上來說：「公子爺，你是趕吃早酒啦，要些什麼菜？」

那書生隨意的說道：「半斤牛肉，一壺酒？」

小二應着去了，但很快的又拿着酒菜轉了回來說道：「公子爺，今兒早上你可見到……。」

「你是說那道紅光？」

「瞧啊，那紅光飛得好快，既不像流星，更不是彩虹，公子爺，你是讀書人，一定知道那是什麼？」

那書生道：「我也不知道。」

小二尷尬的一笑說：「像你這樣見多識廣的人都不知道，那我們就更沒有辦法了，公子爺你慢慢的吃，小的還要去樓下招呼……」

那書生一揚手，店小二飛快的下樓去

了，此際那個醉鬼突然打了個呵欠說：「萬古雲霄飛一劍。」

那書生道：「怎麼，你說那是劍，劍還會飛？」

醉鬼道：「劍有很多種類，放在神壇上的謂之神劍，拿在道士手中的謂之法劍，插在壯士的背上的謂之寶劍，掛在神仙腰中的謂之仙劍，擺在閻羅殿上的謂之鬼劍，能飛行絕跡，而瞬息萬里的，謂之飛劍。」

書生點頭道：「原來劍尚有這許多種類，不知那魚腸巨闕，紫電青霜，昆吾湛盧，又算是什麼劍？」

醉鬼道：「寶劍！」

書生道：「寶劍亦可飛否？」

醉鬼道：「飛劍之道，其類有三，一以有形之質，行法飛行，一以無形之氣，聚氣成形，一以空形之神，神化萬靈。」

書生道：「如此說來，寶劍亦可以法摧形，飛行上空了？」

醉鬼道：「不錯，但這已是等而下之了。」

書生道：「如何才算是等而上之？」

醉鬼道：「去形從氣，氣屬上乘，去飛從神，神屬上乘，煉劍之道，至神而止，此爲劍仙中最高的境界。」

書生恍然哦了一聲說：「原來如此，看閣下衣褸破舊，形同討乞，但却胸羅萬有，一定是江湖中奇人。」

鬼醉吃吃大笑起來說：「人家說慧眼識英雄，我看你却是醉眼識狗雄了，欲知我的底細，今夜三更，鎭外土地廟見。」

右手在桌上一拍，人已飛出窗外不見，桌了一小錠銀子，原來他趁這一拍之上却多間，已從腰間取出了銀子，放在桌面之上，好快的手法，江湖多奇人，這話當眞一點也不假了。

× × ×

鎭外的土地廟，離這小鎭也不過是二三里路，過年過節的時候，也許會有人燒香，但平時連鬼也影難找到一個，不要說是人，更何況這是三更半夜，要說有的話，那祇是有一個，醉鬼。

要當一個醉鬼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爲一個正眞吃醉了酒的人，必然是糊裏糊塗，人事不知，那裏還能稱得上鬼靈精，要吃醉了還能保持鬼靈精般的聰明，方能稱得上是醉鬼。

醒鬼仍是在酒店中的那個樣子，一頭亂髮，滿臉鬧腮鬍，破舊衣衫，腰間還插着一枝短笛，躺在神壇的前面，頭枕在拜墊上，呼聲如雷……

這個時候，一個穿白衣服書生打扮的年輕人，輕輕的走到廟前，廟裏黑黑的，原有的蠟燭已被野風吹熄，那年輕人走到土地廟門口猶豫了一下。

醉鬼說：「你來啦？」

原來醉鬼並沒有醉，更沒有睡。

那書生說：「我來了。」

醉鬼道：「請進來坐。」

書生道：「廟中無燈火，不知叫我如何坐法？」

醉鬼哈哈一笑，廟中的紅燭又燃燒了起來，書生緩緩的走進，坐在拜墊的另一頭，說：「現在可以告訴我關於你的底細了麼？」

醉鬼道：「當然可以，我曾經告訴你清晨那道紅光是飛劍對不對？」

書生道：「不錯。」

醉鬼又道：「劍怎地無緣無故的自己會飛起來，當然是有人操縱的了？」

「我想也是。」

「那麼操縱那飛劍之人，就是世人所謂之劍俠、劍俠、劍仙之流了，此劍在千里之外，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功行高的，可以煉到身劍合一的境界，劍行則人行，劍住則人住，萬里遨遊，祇在瞬息之間。」

生書問道：「天下眞的會有這一種事情？」

「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你想要學劍嗎？」

書生道：「我幼讀野史，也曾知道以前出了不少劍客，如紅綫聶隱之流，總以爲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誰知道會眞有此事。」

醉鬼說道：「我祇是在問你，你想學麼？」

書生道：「如果眞有此事，當然是想學。」

醉鬼道：「學劍與求仙不同，求神仙之學是徒弟尋師父，求劍仙之學是師父找徒弟，你與劍仙有緣，早晚必可登堂入室，但不是現在。」

書生道：「那要到什麼時候？」

醉鬼道：「爲期不會太遠，不過在未入門之前，我倒可以把劍門的種類，向你大概說一下。」

書生道：「在下洗耳恭聽。」

醉鬼道：「記得在酒樓之時，我曾跟你說過，劍分形氣神三乘，而每一乘皆有五種煉法。」

書生道：「那五種煉法？」

醉鬼道：「此五種煉法，乃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分也。」

書生道：「請道其詳！」

醉鬼道：「有形之劍，配以後天五行，以水煉劍，金可生水，其劍縮形，因洩氣之故也，以火煉劍，火可尅金，其劍化形，因冶炎之功也，以木煉劍，金可尅木，其劍必銳，因所向無敵也，以金煉劍，金可拱金，其劍必壯，因同類相助也，以土煉劍，土可生金，其劍必猛，因得生之故也。」

書生道：「若無形之劍呢？」

醉鬼道：「形而上爲氣，以氣煉劍，重於體內之生機，以自己之生氣，而煉成五行之劍，蓋人有五臟，而五臟各有生氣，腎臟煉成爲水劍，其色黑，心臟煉成爲火劍，其色紅，肝臟煉成爲木劍，其色青，肺臟煉成爲金劍，其色白，脾臟煉成爲土劍，其色黃。」

書生道：「煉劍之道，雖不離風火，但亦不能無水，如以心爲火，以氣爲風，水又從何處而來。」

醉鬼道：「五臟中各有氣，亦各有液，五臟之液即是水也。」

書生道：「五行之劍，以何種爲最厲害？」

醉鬼道：「土劍。」

「却是爲何？」

「五行土居其中，承載其他四行，而

成五行之五氣，其次則爲水火二劍，因五行之中，水火以神氣爲用之故，若以五行之秉性而論，則水劍仁慈，火劍禮儀，木劍智慧，金劍義氣，土劍信實，如反其道行之，則水劍柔，火劍剛，木劍平穩，金劍銳，土劍中和，然其中不離於五行生尅之機也。」

書生道：「氣上如神，神劍又如何煉法？」

醉鬼道：「五臟有氣有液也有神，統以心神爲主，其法與煉氣相同，各有水火木金土，黑紅青白黃之分。」

書生點頭道：「我知道了。」

醉鬼道：「劍道即人道，劍道即仙道，故欲煉劍者，必積功累德，方可得入此門，如今天下荒荒，盜賊四起，正是積功累德的大好之期，你不可放過。」

書生道：「在下一介寒儒，如何個立功法？」

醉鬼哂道：「當今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即一代儒俠司馬沖和，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原來這儒生正是司馬沖和。

他一笑說：「就算是吧，但前輩尚未告訴我有關你的底細呢？」

醉鬼一笑道：「我乃白羽也，今晨所見之紅光，實乃我師姪黃兵，飛往東北去辦一件緊要之事也。」

司馬沖和拜了下去道：「原來前輩就是劍仙中人，在下失敬了。」

白羽道：「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祇要你立心不變，將來的緣份，又能在我們之上也。」眼前白光一閃，一道白虹，冲向東北天際，一閃而沒，好快！

司馬沖和心想：「如此的速度，看來所謂瞬息萬里之說，絕非欺人之語了。」

他猶豫了一下，立時起身又奔回小鎭，他雖然不會飛劍之道，但以他的輕身功法，也不過半個時辰，又回到那家酒樓，「醉仙樓」之中。

這是半夜，醉仙樓當然不會開門，但他却翻上屋脊，然後從窗門竄入，進入酒樓之中，仍坐在那個老位子之上，桌子上空空的，店小二也早已睡了，他本是個浪跡江湖的人，回到酒店來的目的，只是想找一個蔽風雨的所在，好好的休息一夜，明日便往東北走，他所以要往東北走的原因，是因爲早晨那道紅色劍光也是向東北飛去，據劍仙白羽說，那是他的師姪黃兵，趕往東北去辦一件急緊之事，最後白羽自己去的時候，一道白色劍光，也是往東北方一閃而沒。

劍仙行道的目的，旨在救人救世，他們連袂趕往東北，難道說在東北方向發生了一件大的災害不成，是以他決心要往東北方一探，因此他在酒樓上閉目打坐，修煉內功，不一會工夫，天色已經大亮，當店小二趕到樓上來打掃之時，見到了司馬沖和不由一愕說：「公子爺，你是怎麼進來的？」

司馬沖和一笑道：「你別見笑，我是從樓窗中進來的。」

「樓窗，那麼高的樓窗，你沒有騙我吧。」

「小二哥，我怎麼會騙你。」

「我想起來啦，那你一定是武林人物，會——會什麼功來着？」

「輕功！」

「對，對，你一定會輕功，眞了不起，原來你還是文武全才，幸好……」

「幸好什麼？」

「你不是强盜，要不然，小店可就慘了。」

司馬沖和朗聲大笑起來說：「你先看看店中可曾少了什麼？」

小二雙手連搖說：「沒有，一件沒有少。」

「你怎麼知道？」

「小的一早起身之時，便已前前後後的看了一遍。」

「那就好。」

「公子爺，你要吃些什麼？」

「一斤牛肉，一壺酒。」

要說是醉鬼白羽昨天來得早的話，他今天比白羽更早，酒也醉了，菜也飽了，他還向店小二要了些乾肉及饅頭，便開始上路，一逕向東北方行去，行了半日工夫，感到肚子餓了，便掏了一個饅頭，包着乾肉吃，正吃之間，忽然聽得有人說話的聲音……

一人道：「老大，時下離那中秋之夕，也祇有三四個月了，我們這一路上可不能躭擱，要是誤了會期，上面怪罪下來，那又要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人道：「你放心，從這裏到五台山，祇要兩個多月就够了，你陪我到秦嶺去一趟，看看那個丫頭片子，你不知道，我好想他。」

老二道：「我看算了吧，你雖然喜歡人家，人家可不喜歡你，說實在的，人家又是堂堂正正的武林世家，我們是什麼出身。」

老大叫道：「你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憑咱們嶺南雙煞的名頭，並不辱沒了他們。」

老二道：「如果你眞的要去，做兄弟的也祇有陪你走一趟了。」

老大這才大笑起來說：「這還像句人話，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轉轉方向。」

兩人加快脚步，穿到前面去了。

司馬沖和心想：「聽他們的語氣，是要趕到五台山參加一個什麼會，而且他們上頭尚有更厲害的人物，這嶺南雙煞在武林之中已是威名赫赫了，還有什麼人能指使他們？」

他又想：「秦嶺武林世家，當然是東方大年了，東方大年年老無子，祇是中年的時候，生下一女，取名明珠，如今應該是十七八歲了，那嶺南雙煞的胡氏兄弟竟然會對她起了垂涎之心，這不是賴蛤蟆想吃天鵝肉麼？」

他忽然又想起那劍仙白羽說他的師姪黃兵皆是駕着劍氣向東北方而去，那五台山不也是在東北方麼？

司馬沖和這樣一想：立時跟了上去，以功力與名望，司馬沖和都在嶺南雙煞胡氏兄弟之上，嶺南雙煞老大胡作，老二胡爲，全是黑道中的巨梟，他們因地勢之利，利用嶺南蠻荒中的瘴氣煉成了一雙毒掌，中人必死，同時兄弟二人各使一件奇兵，五行輪，此輪有五個齒輪，其銳如刃，不獨可以傷敵，更可用來鎖敵人的兵刃。

司馬沖和雖然是藝高人胆大，但對這

兩個怪物，也不能不處處小心，是以他若即若離的，跟踪了七八天左右，來到了一座小的集鎮，三人同時在一家酒帘中歇了足。

司馬冲和正自飲酒之時，那嶺南雙煞中的老大胡作冲着他一聲怪笑說：「閣下跟踪了我們七八天，不知有何目的？」

司馬冲和冷冷的道：「天下人走天下路，何以見得我就是跟踪你們？」

老二胡爲說道：「如果你不是跟踪我們，因何老是不前不後的，與我們首尾相連？」

司馬冲和說道：「如果兩位不願意我走在你們後面，那在下祇有走在你們前面了。」

胡作一聲怪笑道：「諒你也不敢跟踪我們，除非你是不想活了。」

司馬冲和再不理他們，忽忽吃完，付了酒帳，便獨自一人上路，他想：「反正你們是到秦嶺的東方大年家中，我何不先一步到那邊去等你們，豈不省了很多的麻煩。」

他這樣一想，脚下便加快起來，也不過三日工夫，便已到了東方大年的家中，他與東方大年原是舊識，老友重逢，別有一番情趣。他便將半途中遇到嶺南雙煞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東方大年眉頭一皺道：「眞想不到，那胡作已經六十出頭了，還對小女生出了覬覦之心。」

司馬冲和道：「這兩個魔頭的一雙五行輪及那毒掌，甚是厲害，不可不防。」

東方大年道：「若以我一人之力，恐難取勝，如今老弟你來了，我可就不怕他們了。」

兩人正閒話之間，忽見院中白光一閃，現出個紅衣少女來。

東方大年叫道：「明珠，速來見過司馬叔叔。」原來，那院中少女正是東方明珠。

司馬冲和未等東方明珠見禮，已哈哈大笑道：「想不到三數年未見，姪女已經長得亭亭玉立了，而且更入了劍俠之門，當眞的是可喜可賀了。」

東方明珠嬌笑道：「原來小叔也知道劍仙之事？」

司馬冲和道：「小叔雖未曾習劍，但也曾遇到劍仙之流亞。」接着便將白羽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東方明珠道：「白羽是我的三師叔，黃兵是我二師叔弟子，也是我師兄，他們之所以趕往五台山的原因，是因爲有一些妖魔邪道在那裏集會。」

司馬冲和道：「是些什麼樣的邪道，又集什麼會？」

東方明珠道：「當今劍仙之道，分爲邪正兩門，煉劍之法雖然是大同小異，但立志却各有不同，他們準備在五台山開統一劍道大會，要將正道劍派一擧撲滅。」

司馬冲和道：「這簡直是胡鬧了，如此說來那嶺南雙煞可能已經加入邪道劍派了。」

東方明珠道：「不錯，而且姪女也知道他們兩人正在走向我們這個方向，姪女準備除去此二人之後，便往五台一行。」

司馬冲和道：「如此說來，小叔也有個伴了。」

正說之間，忽聽有人叫道：「嶺南雙煞胡氏兄弟，拜見東方大俠。」

三人互看一眼，便一起走出屋外，見胡作與胡爲並肩站立在庭院之中。

東方大年道：「不知二位駕到，有失遠迎，當面謝罪。」

胡作怪笑道：「東方大俠不必客氣了，我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是有事相求而來。」

東方大年道：「寒舍簡陋，不便奉客，兩位有話，就請說吧。」

胡爲道：「我們是求親而來，大哥雖年逾花甲，尚虛室以待，久聞令媛貌若天仙，故不遠千里而來，爲的是就想攀這門親事耳。」

東方大年笑道：「以兩位在武林中的聲譽，是人盡皆知，我不便多說，但此終身大事，必須要徵求小女同意方可。」

東方明珠面罩寒霜，說道：「我不同意。」

胡作嘿嘿兩聲冷笑道：「姑娘不攷慮後果麼？」

東方明珠冷冷的道：「我知道你們是黑道中的巨梟，江湖中的殺星，但欲以你二人之力，要想在東方世家撒野，那還差得很遠。」

胡爲怪笑道：「姑娘說得沒有錯，以我兄弟已往之能耐，的確不敢到貴處來放肆，但我兄弟已今非昔比了。」

東方明珠道：「我也知道你們兄弟二人已經加入了新近崛起江湖的天地會，但你若以此自持，結果吃虧的還是你們。」

胡作怪笑道：「妳不怕話說大了，被風閃了舌頭，眼下我祇是問你一句話，答應還是不答應？」

東方明珠怒道：「你們如欲保全自己的性命，就速速滾開，要不然就休怪本姑娘下手無情了。」

胡爲怒道：「眞是不識抬擧的東西，不給一點厲害妳看看。妳還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做的。」一揮五行輪，便向東方明珠衝去，同時胡作見胡爲出手，也跟着衝了出去，司馬冲和一聲朗笑道：「賢姪女暫且退下，讓小叔來會會這兩位高人。」

唰！地一聲，已打開手中的摺扇，向兩人攻去。

胡氏兄弟的五行雙輪，也隨之迎上，胡作道：「閣下曾跟踪我兄弟很久，眞想不到還是位高人，可否通個姓名上來？」

司馬冲和未及答話，那東方大年已經代答道：「你們兩人混了半輩子江湖，連一個大名鼎鼎的儒俠司馬冲和都不認識，當眞是瞎了眼了。」

胡爲冷笑道：「無名小卒，何足掛齒。」呼！地一聲，五行輪已攔腰打到，同時胡作一五行輪打向司馬冲和的後背，他們這是前後夾攻，威勢確也驚人。

司馬冲和身形偏右閃出，掌中摺扇如潑風暴雨一般的，分點兩人前身的三十六大穴，他避拒閃身出招之間，身形極爲瀟酒而自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他這分光掠影的大羅扇法，的確是神妙無比，一招出手已將兩人迫得連連後退。

胡爲道：「大哥，久聞儒俠司馬冲和的武功絕世，猶以他手中的一套大羅扇法

，更是巧妙絕倫，今日看來，江湖傳言不虛。」

胡作道：「不錯，看來以你我兄弟二人之力，今日很難勝他。」

胡爲道：「更何況尚有東方父女未曾出手，看來我們今日是敗定了。」

胡作道：「以我兄弟二人在江湖上的名望，這個人可丟不起，我們得想個辦法才行。」

胡爲道：「唯一的辦法，就是違反會中禁令。」

「你是說用飛劍？」

「不錯，除此而外今日我兄弟很難生離此地。」

「可是你別忘了，違反禁令的後果其處置之慘，也不是一個人所能忍受的。」

「至少我們可以保住性命，以後之事，那也祇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胡作點頭道：「好呀，我們且逃過今日之危再說。」

司馬冲和冷冷的道：「你們商量好了麼？」原來當嶺南雙煞對話之時，他一直站在一傍未動。

胡作道：「商量好了。」一張口吐出一道黑氣，直撲司馬冲和的門面而來。

司馬冲和冷冷的道：「原來你們也學會了飛劍？」摺扇一揮，發出一股强大力道，硬生生將那股黑氣搧轉了彎。本來劍氣所至是無堅不摧，因胡氏兄弟煉劍未久，劍氣尚未老練，是以才會被司馬冲和一搧了開去，但飛劍乃本身靈氣煉成，靈活如龍，在空中兜了個圈又飛了回來。

司馬冲和又用扇搧開，如此格鬥了一刻工夫，誰也傷不了誰。

胡爲此時大叫道：「大哥，你眞的喜歡那個丫頭麼？」

胡作道：「不得此女，誓不甘心。」

胡爲道：「如果大哥能放棄此女，我們以劍氣阻擋，尚可全身而退，這樣會中就是怪罪下來，其罪也不大，若果一意孤行，後果堪慮了。」

胡作道：「不行。」

胡爲嘆道：「我兄弟二人，闖蕩江湖至今，一向以大哥馬首是瞻，如今大哥執意如此，小弟祇有帮你完成心願了。」一張口也吐出一道黑氣，兩道黑色劍氣，前後環攻，司馬冲和頓感壓力大增，大有應接不暇之概，正在在急緊之時，忽見一道白光，閃電而出，甫現之間，已將那兩道黑氣，揮爲四段。

嶺南雙煞胡氏兄弟大吃一驚，返身便逃。

此際忽聽那東方明珠大喝一聲：「孽障，還想逃麼？」眼前白芒暴漲，在倆人頂上一繞，那兩顆人頭，亦已滾落地面之上，屍身也隨之倒了下去。

東方大年立時命下人將兩具屍首埋了，三人又回到大廳之中。

司馬冲和笑道：「想不到賢姪女的功力，比起嶺南雙煞又强得多了。」

東方明珠道：「劍道之强弱，固然與煉劍的時間長短有關係，但立心也有很大的關係。」

司馬冲和道：「這話怎麼說？」

東方明珠道：「邪不勝正，古有明訓，若彼此力量相等，一個立心爲善，一個立心作惡，則必然是爲善者勝，此謂之邪不勝正，若三人力量相等，其中一方以二敵一，則二人勝一人敗，此謂寡不敵衆，若魔道人手雖多，但正道中皆是久煉劍之士，亦必可大破羣魔，此謂弱不勝强。」

司馬冲和點頭道：「有道理。」

東方明珠又道：「其次尚有五行生尅的問題。」

司馬冲和道：「五行生尅之理，我亦曾涉獵，不知在劍道上又如何說法？」

東方明珠說道：「劍道五行，亦由五行本原之所化，以黑紅青白黃，配以水火木金土，比如說紅光劍屬火，黑光劍屬水，彼此如力量相等，則黑光劍勝，取其水可尅火之故也。」

司馬冲和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子的。」

東方大年道：「我聞劍道即人道，人者仁也，若多事殺戳，其不也有傷天和了麼？」

此際，忽聽外面有人應聲答道：「你錯了。」

從院中走進一人，蓬頭垢面，衣褸破爛，腰中還插着一支竹製的短笛，原來此人正是醉鬼白羽。

東方明珠趕忙拜了下去說：「姪女叩見三師叔。」

司馬冲和也忙站起來招呼。

白羽一擺手，便向東方大年道：「劍術之道，不離五行，五行之道各有本性不同，如黑色劍氣是從腎臟起煉，故腎部必强，而腎强者必定好淫，青色劍氣是從肝臟起煉，故肝部必旺，肝旺則火盛，必爲暴戾之士，是以劍道中青黑二光者，多爲邪道，如令媛煉的是白光劍，是從肺臟起煉，故肺部必强，肺强屬金而重義多殺，這亦是必然之理也。」

東方大年雙手一拱道：「多承指敎，那麼紅黃二光呢？」

白羽道：「紅色劍氣是從心臟煉，故心必堅，心堅則爲正不二，意志剛烈，無堅不摧，獨怕水柔之劍，因柔可尅剛也，黃色劍氣是從脾臟煉起，故脾必盛，脾盛則信心卓著，可以統攝其他四色，而爲五行之主宰。」

司馬冲和道：「如此說來是黃光劍最厲害了。」

白羽道：「不！黃光雖能統攝五行，但仍離不開生尅之機，因五行有互生互尅之能，如尅他者强，被尅者弱，生他者洩氣，受生者益，此爲生尅之理，黃光劍屬土，木可尅土，故青光强者可以勝黃光劍，白光劍屬金，土可生金，故黃光劍生白光劍，因而黃光洩氣，白光增氣，故黃必敗。」

司馬冲和道：「如此說來是沒有最厲害的劍光了。」

白羽道：「有！」

「什麼劍光？」

「是綜合水火木金土，黑紅青白藍，腎心肝肺脾，五行五色五臟混合而煉，內含五行之全機，可以機動的尅敵致果。」

東方大年道：「這叫做什麼劍？」

白羽道：「此劍煉成之時，名曰五色彩雲劍。」

東方明珠笑道：「原來師叔對劍術之道，懂得如此之多，何以我以前未曾聽說過？」

白羽道：「人間萬事，各有因緣，因緣未至，你叫我如何說法。」

東方大年笑道：「此語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當眞是妙理！妙理！」

立時吩咐擺酒，酒席之中，他們決定了一件事，那就是酒後白羽立時駕着劍光，趕往五台山，而東方明珠雖然也有飛劍，但尚未煉到身劍合一的境界，則陪同司馬冲和一路趕往五台，就便在路上做一些積功累德的事情，以爲將來修道之基礎。

東方大年仍留在家中，他們一經決定，飯後立時分手，各奔前程。

× × ×

月明星稀，萬家燈火，又是黃昏時候，此際在中條山的山道之上，飛馳着兩條人影，一前一後，速如奔馬，正行之間，忽聽前路有人一聲暴喝：「站住！」

兩人身形一停說：「什麼人？」

「攔路的。」

暗月之下，一連竄出七八條人影，這七八人一式的是黑色勁裝，手執單刀，黑布包頭。這七八人甫現身之際，已把兩人圍在當中說：「識相一點，將腰中的銀子自動奉上，否則……哼！」

前面那人道：「否則怎樣？」

「否則閣下等將要身首異處了。」

一陣嬌笑之聲，後面那人道：「原來是刼路的，當眞是不開眼，居然打刼到我們的頭上來了，小叔，你說該怎麼辦？」

原來這倆人是一男一女，男的道：「佔山爲王，打家刼舍，那會有什麼好東西，如再不讓路，就請他們回姥姥家去。」

七八個黑衣人突然一聲暴喝，各執短刀向兩人身上招呼。

那男的一聲龍吟，摺扇起處，僅一轉眼之間，那七八件兵刃，竟然一齊脫手，撒了一地，七八個黑衣人也齊是大吃一驚的後退了十數步。

此際暗影中有人一聲怪笑道：「好功夫，好身手，不知兩位是何方高人，可否報上一個名來。」

從一株大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從淡月下看去，大約有半百上下的年紀，穿一件黑色長袍，腰束黃色絲帶，頭束金匝，在淡月下閃閃發光，右手還提着一柄九耳八環的大砍刀，刀光映月。

前面那個男的道：「在下複姓司馬、雙名冲和，與世姪女東方明珠，準備往五台去辦件要事，路過寶山，不知因何觸犯了諸位？」

那黑袍人一聲長笑道：「我打算是誰？原來是儒俠司馬先生，當眞是失敬了，久聞司馬先生精於大羅扇法，猶以分光掠影一招，獨步江湖，今日眞是有緣了。」

司馬冲和道：「那是江湖朋友抬愛，在下愧不敢當，未請敎閣下如何稱呼？」

黑袍人道：「武林末學，不敢有勞動問，司馬先生祇要能勝得了在下，自當奉告也。」

一陣刀環聲响，白光如電，已向司馬冲和的右肩砍來，他這一招出得毫無驚奇之處，司馬冲和身形一偏，閃了開去，並未還手。

黑袍人鋼刀就勢一轉，一招風雲變色，刀光泛起千萬道光華，向司馬冲和的上半身磕去，這一招變得有些名堂了，迫得司馬冲和矮身後退。

黑袍道人上步進身，刀光再起，猶如一道匹練，直貫敵人的前胸。在風雲變色之後，繼之一招長虹貫日，這一招變得的確有些够狠，也够辣。

司馬冲和身形如閃電一般的向左偏了開去，他連讓三招，立時還手，掌中摺扇，立時展開反攻。

大羅扇法，共計一百零八招，招中暗含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數，天罡象陽，地煞象陰，陰陽相搏而生雷霆，立時聽得雷聲隱隱，威勢無窮。

黑袍人連接了三十餘招，已無還手之力，突然一聲長嘯，九耳八環刀，刀環嗆啷之聲响，刀面一平，向右方掃出，這一招叫橫掃千軍，本來是一招極爲普通的招式，但從黑袍人全力施爲之下，威勢相當驚人。

司馬冲和的摺扇不閃不避，奮力的向對方的大刀上磕去。

黑袍人一聲怪笑說：「你找死。」右手又輸出二成功力，硬向對方摺扇上碰去，耳際但聽一陣嗆啷啷大響，那黑袍人手中的九耳八環刀，已經碎成數段，墜落地面，而司馬冲和手中的摺扇却絲毫未損。

東方明珠嬌笑道：「小叔好精純的內力。」

黑袍人此時却被嚇得連連後退。

司馬冲和道：「如今我已經勝了你了，你總可以報出你的姓名來了吧！」

黑袍人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如今我既已敗了，還告訴你我的姓名做什麼？」

司馬冲和道：「你不告訴我我也猜想得出來！」

黑袍人道：「你說說看，我是誰？」

司馬冲和道：「江湖之上在這中條山安窰立寨的並不多，而當今之世能用九耳八環刀的更不多。」

黑袍人面色一變，說：「你，眞的知道。」

司馬冲和道：「當然知道，你是黑虎丁兆雄。」

黑袍人丁兆雄道：「是又怎樣？」

司馬冲和道：「苦海茫茫，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黑袍人咄咄怪笑起來說：「你錯了，俗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這一生的強盜是做定了。」

突然身形一矮，數十道寒芒，從他的一雙袖管中急射而出。這是打一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功力稍差的人，決難躲過，但司馬冲和却以手中摺扇，一招翻雲覆雨，將那數十道寒芒，全部又拍了回去，分射黑袍人丁兆雄的半身三十六大穴。

黑虎丁兆雄大吃一驚，緊急間貼地一滾，讓過了十數道寒芒，另有二十多道寒芒，全部打入他的身體之內。

這數十道寒芒，乃是黑虎丁兆雄苦練而成的五毒神針，中人見血封喉，厲害無比，是以那丁兆雄反中了自己的神針之後，便一聲不响的死去了，俗云樹倒猢猻散，丁兆雄一死那些嘍囉也跟着一哄而散。

司馬冲和搖頭嘆道：「天網恢恢，不赦十惡之徒，他也是咎由自取了。」

東方明珠道：「殺壞人即所以救好人，我們走吧。」於是兩人又離開了中條山，一路向太原方面奔去。

他們這一路行來，經過了半個月的時光，來到一處小的集鎭，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集鎭，但見炊烟縷縷，人物萃集，至少也有千戶人家。

司馬冲和道：「這半月來，我們都未能夠好好的休息，看這鎭中有沒有客寓，在此休息一宿，也好沐浴一下，換換衣服了。」

東方明珠道：「我們進去看看去。」

這小集鎭有一道十字大街，交叉分向東南西北四方，而這四個方向，皆是官道，算起來，這還是個交通很方便的小集鎭，在十字交叉的中心鬧處，有一家酒樓，也祇分上下二層，大門上有一塊橫匾，名曰「明月樓」。

司馬冲和向東方明珠看了一眼，兩人先後走入，小二已迎了上來。

司馬冲和道：「小二哥，你這兒有客房麼？」

店小二笑道：「客房在後院，兩位請隨我來。」

敢情這明月樓尚有後院，而且後院還不小，比起普通的小酒店，要氣魄多了。

後院中假山亭台，花木扶疏，有九間雅房，分爲東廂，西廂，正堂，他們在正堂的左邊兩間住下，便讓小二照顧他們沐浴，好好的梳洗一下，要了酒菜在正廳上吃。

東方明珠道：「行道江湖，雖然也能增長了自己不少的閱歷，但生活的感受，却也相當之苦，常常一弄就是多少天吃不好睡不暖，滿身汗臭也無法梳洗一下。」

司馬冲和道：「在江湖上，本來就是如此，那有在家內這麼舒服，要什麼，就有什麼，但既已出外，總不能帶着屋子走路。」

東方明珠嬌笑道：「小叔的話不錯，大千世界，沒有絕對好的事情，更沒有絕對壞的事情，好則壞隨之，壞則好隨之，也可以說壞就是好的開始，好也就是壞的開始，如人上山，走到頂峯之際，必定要走下坡了。」

司馬冲和點頭道：「不錯，上下相形，左右相隨，治亂興衰，莫不隨天機而流轉，從因緣而變化，是以釋凡以天地萬物，生機流轉不息，故定名曰輪迴，言生機迴旋，如車輪之流轉，迴旋不息，道家因天地萬物不離陰陽，陽極生陰，陰極生陽，而陰陽迴旋之機，不離於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週天之變化，故名四週天，儒家論爲天地萬事萬物，有其終始之期，以萬物而論，則生生死死，流轉不息，以萬事而言，則成成敗敗，迴旋無疆，是以定名曰終始，言這一件事情終止了，而另一件事情又開始，如此終而復始，始而又終，極宇宙無窮之變化。」

東方明珠放下手中竹筷，拍手笑道：「妙論！妙論！想不到小叔對天地運行之原理，研究得如此之精微，區區數語，亦足以道破浩緲之天機。」

司馬冲和道：「小叔本來也懂得很少，只是近數年來，閒暇之時，稍爲涉及易理，是以對宇宙經緯之演化，概略有個了解而已。」

東方明珠道：「只此，已經發人深省了。」

他們邊吃邊說，正說之間，忽聽隔壁的西廂中，有人大罵：「唔呀！混帳王八羔子，我老人家睡得正甜，你們却在此地鬼鬼祟祟的做什麼？」

話聲剛了，從西廂中，奔出三個人來，這三個人全是一身黑衣，手執鬼頭刀，這三人甫一出門之際，便霍然轉身，並排攔在門口，此際房中又衝出一人，穿一件土黃色長衫，腰插三尺長短的一枝旱烟管，生得橫眉豎眼，一頭亂髮。

三個黑衣人用刀一指，其中一人道：「你這個糟老頭子，無緣無故的將我們的寨子挑了，今日你可難逃公道。」

黃衣老人哈哈大笑道：「我打算是誰，原來是葛嶺三鬼，我老頭子不是什麼好人，你們打家刼舍我可也管不着，只是你們不該打算盤打到我老頭子身上來。」

葛嶺三鬼馬氏兄弟，以忠仁義三字排名，可是，他們的作爲，却是不忠不仁不義。

馬忠道：「你既有胆量挑了我們的野馬寨，總該有胆量報出一個名來吧！」

黃衣老人道：「在你們後生晚輩的面前，我老人家若不報個名號，豈不沒了身份，江湖上的朋友，都稱我老人爲土龍周太。」

馬忠冷冷的道：「土龍周太的名氣的確不小，要是在三年前，我兄弟聽到你的名號，怕不早已夾着尾巴逃了。」

周太道：「現在呢？」

馬忠冷笑道：「現在麼！要你在此地葬身啦！」一仰首之間，已吐出了一道黑氣，直撲周太的面前飛去，他這一開始行動，那馬仁馬義也同時吐出兩條黑氣一撲周太的前胸，一撲周太的丹田，這三道劍氣如被碰上，怕周太不立時被揮爲三段。

司馬冲和悄聲道：「原來這高嶺三鬼也學會了飛劍。」

東方明珠道：「自從那邪道劍派猖狂之後，便廣收武林敗類，加入其會中，是以當今江湖之上，會飛劍的，已經不在少數了。」

正說之間，忽見眼前土黃色光芒大着，從那周太的口中，吐出一道土黃色劍氣，長約數丈左右，如劃天遊龍，一個旋繞之間，那三道黑色的劍氣，立時被揮爲三段，同時黃光再進，那嶺南三鬼，周忠周仁周義，皆已身首異處。

司馬冲和嘆道：「好厲害的黃色劍氣，曾聽白羽說，黃色爲五行之主，修此劍者，皆爲正道之士，如今這周太並非好人，如何學會了黃色劍光？」

東方明珠道：「這一點我曾聽家師說過，凡宇宙之間，有一正者，必有一假，眞眞假假，有時使人難以分辨，但內行人一見便可知道。」

司馬冲和道：「如何分法？」

東方明珠道：「五行五色有正副之分，正者爲正，副者爲邪，如黃色以杏黃爲主，青色以碧青爲主，紅色以朱紅爲主，白色以潔白爲主，黑色以玄黑爲主，其餘

皆次之。」

司馬沖和點點頭，向外看去，那黃衣老人周太亦已不見，不由的道：「只是尙有一事，我不太明白。」

東方明珠道：「什麼事？」

司馬沖和道：「那土龍周太與高嶺三鬼同是邪道中人物，爲什麼又要自相殘殺呢？」

東方明珠道：「正直講公義，凡是講公義的人，處處爲人作想，而無利害冲突，是以不會自相殘殺，邪道講私利，凡是講私利的人，不管是同道也好，非同道也好，祇要與自己利害上發生衝突之時，當然也會自相殘殺了。」

司馬沖和點頭道：「不錯，正邪之分，也可能就在這一點了。」

東方明珠笑笑道：「小叔，五台會期已經快到了，我們得速趕往五台山，不能再躭擱了。」

司馬沖和立時結賬，又匆匆上路，此時已經過午，他們趕了兩個時辰，天色巳經暗了下來，但見暮雲四合，炊烟籠罩，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

這時正是初秋的時分，他們來到一處，原來是一遍亂塋葬，其中墳墓起伏，大大小小，綿延了數里之遙，有些墳墓，因年深日久，棺木巳經暴露出來，甚至有些連白骨巳經露出，其中有一些剛下葬的屍體，被野狗挖出杲腹，弄得遍地血漬，看起來慘不忍覩。

這是人生的終點，大夢的結局，無論你生前是名臣勇將，才子佳人，但最後的終結是絕對的公平的。

司馬沖和嘆道：「光陰似流水，日月如穿梭，短短數十年歲月，轉眼即屆，回首前塵往事，所作所爲，所取所求，無非是一場幻夢，當臨死之時，他們可曾檢點一下，又得到了什麼？又帶去了什麼？」

東方明珠道：「有！」

司馬沖和驚異的道：「有？妳說說看，他們得到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

東方明珠道：「本來人生在世，匆匆數十年歲月，空手而來，空手而去，這祇是對有形的物質而言，若以無形的精神而言，他的確可以得到幾樣東西，也帶走了幾樣東西。」

司馬沖和道：「噢！」

東方明珠道：「無形之物，心影相隨，如道德，文章，學術，罪孽，皆與靈魂密合，雖人巳死去，而這些則一件不少，感前世之因，結來世之果，是以人間世才有聖賢愚劣及窮通得失之相別。」

司馬沖和點頭道：「不錯，可惜這樣簡單的道理，茫茫人海，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得通的。」

東方明珠道：「也正是因爲如此，才會造成世上的爭奪求取的風氣，而形成了治亂興衰，相等的迴旋不息。」

司馬沖和道：「這當然就是陰陽二氣迴旋之玄機吧。」

東方明珠道：「不錯！」

他們邊談邊走，已經到了這遍亂塋的中心，原來這條官道，並不太寬，直穿塋而過，而將這遍亂塋，一劈爲二，此時天色巳經完全黑了下來，四野更無人烟，但覺野風呼呼，陰氣森森，正走之間，忽見迎面有數點燐火冉冉飛來。

司馬沖和身形一停道：「常聞人說有鬼火之事，今日看來，此事當眞不假。」

東方明珠道：「人死之後，魂升於天，魄降於地，鬼火之形成，乃魄靈之氣總集而凝結，聽起來很玄，其實也有它的道理存在。」

司馬沖和道：「魂靈屬陽，陽氣輕清上昇於天，魄靈屬陰，陰氣重濁下降於地，這也是必然之理。」

東方明珠道：「天有三十六天，地有洞淵九地，此天地之陰陽分野也，故在陽者，爲神爲仙，在陰者爲祇爲鬼，鬼感人之精血，重新投生，又得陽和，人因元陽耗盡，氣化濁陰，又復回鬼趣，生生死死，所以成爲輪迴也。」

正說之間，那數點燐火，巳冉冉前撲而來，似乎無現於兩人之存在。

司馬沖私一偏身向左側閃了開去，東方明珠仗着劍氣護身，因此並未閃開，此際那數點燐火，就在隣近三數丈之時，突然合而爲一，化作一道慘碧色光華，長約數十丈左右，粗如兒臂，向東方明珠的項上繞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倒使東方明珠大吃一驚，毫無攷慮的口吐一道白光，長約十數丈，向那道慘碧光華迎去。

此時，暗中有人一聲暴喝，道：「使不得！」

一道火紅色的光華由一處古墓之中飛出，這道紅色光華，也長約數十丈，粗約一圍，一經飛出之際，便向那道慘碧色光華繞去。

東方明珠見巳有人迎敵，急收回白色劍光，與司馬沖和在一傍觀看，此時見那道火紅色光華，與慘碧色光華，巳經繞在一起，纏鬥不休，如兩條遊龍，在夜空中飛舞，美麗之極。

司馬沖和嘆道：「如今魔道倡興，危機暗伏，行道江湖，當眞是處處荊棘，寸步難行了。」

東方明珠道：「道因魔生，魔因道立，魔道相因，互旋不息，如今固然魔道倡興，但正道之中，亦出了不少衞道之士，是以江湖雖然險惡，步步荊棘，但仍然有斬荊斷棘之人。」

司馬沖和道：「不錯，就拿今夜來說吧，以你之功力，決非對方之敵，但想不到在荒野的亂塋之中，仍然會殺出一個程咬金來！」

東方明珠道：「魔之所至，道必隨之，道之所趨，魔必困之，魔因道長，道因魔長，魔因道消，道因魔消，陰陽相摶，消長互移，這也是魔道相因了。」

司馬沖和正欲答話：忽見那道數十丈的慘碧色光華，突然向後一縮，竟然縮短了十數丈之多，而那道火紅色的劍氣，却乘勝追出，反而暴長了十餘丈之多。

東方明珠道：「看情形那道慘碧色光華巳經是敗定了。」

司馬沖和道：「這大概也是邪不勝正的道理了。」

東方明珠道：「這祇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那道碧色光華在五行爲木，而火紅色光華在五行則屬火，木可生火，此乃洩氣之象，所以必敗也。」

此時突見紅光大作，碧光暴隱，轉瞬之間，連紅光也不見了，一條黑色人影走了出來說：「來人可是明珠麼？」

東方明珠大喜，說道：「原來是四師叔。」

隨向司馬沖和介紹道：「這是我四師叔翁杰。」

司馬沖和忙報名見禮。

東方明珠道：「適才我放劍抵抗之時，四師叔乃喝止不知是何道理？」

翁杰道：「方才那道慘碧色光華，非是人類所煉成，此乃埋藏墳墓之中有百年之久的殭屍，感於地靈之氣，而成氣候，然後吸取亂塋之中的幽魄之靈，凝煉千日，而成爲劍氣，其毒無比，若無火紅色之劍氣，借烈火之威，決難除去！」

東方明珠道：「如此說來，那怪物巳經伏誅了。」

翁杰道：「你們來看。」

三人一齊走到那古墓之邊緣，果見墓前躺着一具白色殭屍，體形高大，全身白毛，而且巳經在涿漸的腐化。

東方明珠道：「此怪既是奇毒無比，師叔爲什麼不將其澈底消除，以免流毒害人！」

翁杰道：「你不提起，我倒差一點忘了，索性讓我來處理了吧。」

口吐火光，在那怪物身上旋繞數週，借烈火之焰，將屍體化去，然後才嘆了口氣道：「我爲了除此怪物，在此伏了三天三夜，始終未曾見他出來，今夜要不是你們將其引出來，要除此怪，恐怕還得要費一番手脚呢。」

講完又向司馬沖和笑道：「你未來之際遇，猶在我們之上，當眞可喜可賀。」

東方明珠代問道：「當在何時？」

翁杰道：「近在眼前了，妳先隨我上路，師叔用飛劍接引妳，一齊飛往五台山，司馬先生因緣巳至，不可躭誤了他的前程。」

司馬沖和道：「因緣如何際遇！」

翁杰道：「你仍是向五台方向行走，自然可以遇合也。」講完一拉東方明珠，泛起一紅一白兩道光華，向五台山方向飛去。

司馬沖和這才獨自上路，從黑夜走到天明，方看見有一座古廟，巳經頹敗不堪，他信步走入，想找一個乾淨的地方，休息一下，再行趕路，那知他剛進入之時，神案之下，巳有人說道：「你才來呀？」

司馬沖和微微一楞，後退一步道：「是什麼人？」

那人哈哈一笑道：「能躲在神案底下睡覺的，你說會是什麼人？」

語聲剛了，從神案下鑽出個蓬頭垢面的老化子，一身破衣，腰揷短笛，正是那劍俠白羽。

司馬沖和笑道：「原來是老爺子，難怪我半途上遇到翁老爺子之時，他說我因緣將至，莫非就是應在你的身上。」

白羽大笑道：「老弟台可別高抬了我，我老化子那來那樣大的造化，我可是受人差遣，來送一樣東西給你。」

司馬沖和道：「不知是什麼東西？」

白羽從懷中掏出一物，潔白晶瑩而可愛，圓如龍眼。

司馬沖和道：「此是何物？」

白羽道：「你先別問這是什麼東西，我先說一件事情給你聽聽。」

司馬沖和道：「什麼事？」

白羽道：「你知道那些邪派齊集五台山是爲了什麼？」

司馬沖和道：「聽說他們要在中秋之夕開一個統一劍道大會，要將正道劍派一舉消滅。」

白羽道：「不錯，如今邪道劍派，集合了七十三派劍士，準備與正道一決雌雄，而這七十三派，以青黑光爲主，紅白光次之。」

司馬沖和道：「不是說邪道劍派皆是屬於青黑二光麼，怎麼也有紅白二光？」

白羽道：「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之間，很難明確的劃了出來。」

司馬沖和道：「爲什麼？」

白羽道：「邪正之分，重於立心，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歸邪，是以心正則諸法皆正，心邪則諸法皆邪。」

司馬沖和道：「我明白了。」

白羽道：「但正邪陰陽之分，皆不出於罡煞之類，如七十三派邪道劍士，便隱含着七十二地煞之數。」

司馬沖和道：「不對啊，七十二比七十三，豈不是多出了一個數字？」

白羽道：「那多出的一個，是統一魔道之大成，地煞象陰，陰爲邪魔，此一派是甚麼之主宰，正如我們這次參予的有三十七派，隱合三十六天罡之數，此多出一個數字，則爲統一正道之大全，天罡象陽，陽爲正道，此一派是萬道之宗。」

司馬沖和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子的，那麼以你的看法，這一次的正邪之爭，那一派的勝利機會較大。」

白羽道：「自太極而後，邪正之爭，都是正道獲勝，這就是邪不勝正的道理，但必須爭至最後一場，方成定局，在此之前，則有勝有負，是以這一次到底是誰勝誰負，尙難預料。」

司馬沖和道：「那要到什麼時候，才是最後一場的爭鬭呢？」

白羽道：「道消魔長，天翻地覆，生機將絕，必有來覆。」

司馬沖和道：「你講了半天與這白色的丸子有什麼關係？」

白羽哈哈大笑起來說：「那關係又大了，五台之戰，是勝是負，就全要看這一粒白色的丸子了。」

司馬沖和道：「噢！」

白羽道：「在劍道之中，有一種速成的方法，叫子母劍，用子劍的劍丸，移植在學劍人的身上，依法行持，七日之內，便可放光，此白色劍丸即子劍也。」

司馬沖和道：「原來是這樣子的。」

正說之間，忽見有黑紅青黃四道光華，如流星一般的飛入破廟之中，當光芒歛去之時，現出四個人來，一色黑色長衫，年紀與白羽皆不相上下。

白羽哈哈大笑道：「因緣巳至，四位可速取出劍丸，加以移植，要知道這一場正邪之爭，全要看司馬先生的修爲而決定了！」

四個黑袍人也同聲大笑，每人從身上

掏出一粒劍丸，分黑紅青黃四色，與那白色劍丸，大小相同，一齊交入白羽手中，白羽運力一捏，將五粒劍丸，合成了一粒，拉過了司馬沖和的手臂，將五色劍丸向他手脈上一按，經已入肉三分，然後用手一抹，膚色已完好如初，然後大笑道：「大功告成，我們可趕五台去也。」

破廟中冲起黑青紅白黃五道光華，如五色長龍，向東北天際，一閃而沒。

司馬沖和回想自己適才的際遇，猶如一場大夢，心想：「這五色劍丸，已經植入自身之內，是否已經可以放劍了呢？」不由自主的用手向廟外指去，有一股指風，直冲而出，但這股指風，乃是他的武功內力所發出，非關劍丸之事，心下懷疑這劍丸是否眞的有用，正疑慮間，忽聽上空有人笑道：「五色劍丸雖植，如未行持七日透關之功，而使劍丸與本身之氣化合爲一，則不能見功也。」

後破廟的橫樑之上，落下一個黃衣老者，看年紀大約已在七十開外，但仍是目透神光，精力健旺。

司馬沖和問道：「敢問長者，從何而來？」

黃衣老者笑道：「我乃長風子也，受人之托，來傳授你七日透關之功，功成之後，你將成爲三十七派中的宗祖，這一次的祛魔衞道，你將要負起主要任務也。」

司馬沖和翻身便拜。

長風子雙手一托說：「莫拜，莫拜，我非你師，你師父要在這一次大會之後，方能與你見面，快坐下來，我來傳授你的口訣，並爲你護關七日也。」

司馬沖和盤膝而坐，長風子便在他耳邊傳了口訣。

司馬沖和如法行持，半晌之後，已經進入忘我之境，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突然感到破廟之中，五色光芒大作，急睜眼看去，見黃衣老者長風子微笑點頭道：「七日功德圓滿，恭喜，恭喜，我們可以趕往五台山也。」

一拉司馬沖和的手，立時沖起一道黃色光華，向東北方趕去。

司馬沖和也放出五色彩雲劍，護衞而行，邊行邊道：「不知道我在什麼時候，才能身劍合一，御劍飛行？」

長風子道：「勤練所學，一年之後，必能如願也。」

正說之間已經到了五台山區，數百里之外，也不過眨眼之間。

司馬沖和道：「好快！」

長風子道：「這還不快，要是你五色彩雲煉成之時，那就更快了。」

司馬沖和道：「爲什麼？」

長風子道：「火炎速，水流急，五行劍氣之中，以紅黑二色最速，青白二色次之，而黃色乃四色之總和，但五色彩雲劍乃黑紅青白黃五色之總和，故其速度爲最快之一種。」

司馬沖和道：「我們可以下去了。」

長風子道：「我們且繞黃山一週，看看附近的形勢如何。」

兩人駕着五色劍氣，緩緩的繞黃山一週，但見那後山之中，烟雲密佈，妖氣沖空，兩人正看之間，忽見東南面有一道紅色劍光，直撲兩人迎面飛來，離開十丈左右之時，忽然一停，有人叫道：「來者可是長風子道長及司馬先生麼。晚輩黃兵奉家師之命，來迎接兩位大駕。」

長風子道：「此地情況如何了，離開那大會之期尚有幾日。」

黃兵道：「離開大會之期，尚有三日，至於此地之情形，兩位下去便知了。」

講完一撥紅光，又向東南面落去，兩人也催着五色劍氣，隨後跟下。

×　×　×

這是一處很大的石崖之下，石壁凸出，中空一洞，約有數十丈方圓，洞中石面平坦，已經坐了不少人，當長風子與司馬沖和降落之時，洞中人已一起迎了出來。

司馬沖和認識白羽、黃兵、東方明珠、翁杰等四人，另外尚有送劍丸的四個黑袍老人，其餘的人皆不認識，看情形這些人對長風子似乎甚是尊敬，兩人被迎進洞中，長風子道：「三十七派，都已到齊了麼？」

白羽道：「三十六派早已到齊，如今司馬先生一來，三十七派算是會齊了，不過各派之中，尚有幾位長老未到。」

長風子又道：「對方的情形如何？」

白羽道：「對方七十三派亦已到齊，約有五百餘衆，主派是黑石山的黑石老魔爲主。」

長風子道：「那麼我們目下有多少人手？」

白羽道：「如果到齊了，大約有兩百五十人左右。」

長風子道：「這樣說來，在人數上我們已經吃了虧了。」

白羽道：「這次的決戰，全要仰仗道長及司馬先生了。」講着便替司馬沖和介紹三十六劍派中的首要人物，及自己的師兄弟。

原來白羽有師兄弟七人，大師兄翁明，乃東方明珠之師，白光派之首，二師兄翁玄，乃黃兵之師，紅光派之首，白羽是老三，白光派，翁杰是老四，紅光派，丁鋒是老五、白光派，白標是老六，青光派之首，諸全是老七，黑光派之首。

這七人除去白羽、翁杰二人，司馬沖和原認識而外，其他五人，有四人曾爲他送劍丸到古廟的那四個老人，另一人唯一未見過面的是東方明珠的五師叔丁鋒。

劍道之中，正道雖以紅白劍氣爲主，但亦有青黑劍氣，如白標與諸全，便是一類。

三日之期易過，在第三天的早晨，也就是中秋之期，各派中未到的長老，都已先後飛來，兩百多人，齊集在五台後山的洗劍坪之上，這洗劍坪本不出名，猶其是在後山人跡罕至之處，更沒有人能知道了，此處所以稱爲洗劍坪的原因，相傳有一位前輩劍客曾在此處洗過劍，故而因此得名。

長風子乃黃光劍派，習此劍光之人，百不及一，是以在劍派之中，以他爲首。

長風子道：「對方大概在什麼時候發動？」

白羽道：「可能在正午時分。」

長風子道：「現下大概是卯末辰初，離開午時尚有兩個時辰，我們大可趁這段空間來佈置一下。」

翁玄道：「道長的意思。」

長風子道：「待一下邪道劍派發動攻勢之時，我們盡量先由小一輩出手，將眞正的實力先且隱藏起來，不到必要的時候，決不可草率行動。」

翁明道：「不錯，也唯有如此，才可以給予敵人不測之機。」

長風子道：「現在我們大夥兒趁此山高靈氣足的時候，可以煉煉劍氣，要知道增强一分功力，便多一分勝利的機會。」

白標道：「正是！正是！」

於是兩百多人就在洗劍坪盤膝而坐。洗劍坪廣闊約百丈方圓，石面平滑如鏡，由於處於萬山之中，更無路徑可通，是以鮮爲人知，祇有飛仙劍俠之流，方能到達此處。

在靜定之中，兩個時辰很容易過去，此時已經是日正當中，太陽高高的洒射下來，大地上現出一遍光明。此際在西北天際，突然陰雲密佈，有一道黑色劍光如急風驟雨的一般，向洗劍坪上飛來。

丁鋒道：「對方已經開始發動了。」

黃兵道：「五師叔，這一場由弟子接下了。」旋口吐出一道紅色劍光，迎住了那道黑色劍氣，纏鬥不休。

黑色劍氣長約十餘丈左右，而黃兵的紅色劍氣也長約十餘丈左右，兩下可以說是勢均力敵，如兩條遊龍一般，在半空中翻翻滾滾，各不相讓，這樣纏鬥了約半個時辰左右，仍是不分上下，此際在西北天際，又飛出了二道黑色劍氣，每道長約二十餘丈，直衝黃兵的飛劍。

黃兵力敵那道十餘丈的黑氣，已經竭盡全力，此時如被那二道二十餘丈的黑色劍氣纏上，怕不要劍毀人亡。

東方明珠見狀大驚，一張口吐出一道七八丈的白色劍光，敵住了一道黑色飛劍，同時她六師叔白標，吐出一道長約三十餘丈的青色劍氣，敵住了另一道黑劍氣，此際變成了六道劍光，分青黑紅白四色，在半空中翻滾飛舞。

東方明珠的劍光太短，因此不是那道黑色劍氣的敵手，劍光在逐漸的縮短。

丁鋒一見，忙吐出一道長約四十丈的紅色劍氣，將她接替下來，丁鋒一上陣之際，那道黑色劍光，立時被壓得不斷向後退縮。

丁鋒得理不讓人，用心念一催劍氣，隔空一絞，將那道黑色劍氣絞得粉碎，此際對方又飛出兩道三十餘丈長的青色劍光，敵住了丁鋒的紅色飛劍，而他的七師弟諸全却口吐一道三十丈長的黑色劍氣，敵住了另一道青劍。

西北天際，又一連飛出有多道劍光，直撲洗劍坪，而這些劍氣之中，以青黑色佔多數，紅白色佔少數，最長的有五十餘丈，短的也有七八丈長短。

洗劍坪上也立時飛起百多道劍光，以紅白色爲主，紛紛敵住來犯的妖劍。不到一刻工夫，對方的劍光已被絞碎了十多道，而洗劍坪羣俠的劍氣，也被對方絞碎了四五道，幸好未有傷人。

敵方見自己受挫，立時又有兩百多道劍氣飛來。

洗劍坪也飛出百道劍氣敵住，此際上空之中，敵人的飛劍有四百多道，而洗劍坪羣俠的劍氣祇有兩百多道，這是因爲人數太少，洗劍坪的人，除去了長風子，司馬沖和，及各派中的少數長老而外，其餘的人，差不多都已放出了飛劍，雖說是邪不勝正，但敵勢太强，對方是以二敵一之勢，所以大感吃力。

司馬沖和初學飛劍，也從未見過這種場面，此時滿空之中，劍氣飛舞，若萬條遊龍，光華四射，蔚爲奇觀，一時看得呆了。

長風子見敵勢太强，立時吩咐各派長老放劍，立時又有三十多道紅白色劍光，每道皆長約五六十丈，向敵方的劍氣掃去，不到一刻工夫，那敵方的劍氣，已被絞碎了數十道之多，正派的劍勢，又立時增强起來。

司馬沖和道：「看情形我方的勢力，足可以壓制羣魔了。」

長風子道：「你錯了，據我所知，邪劍主派的黑石老魔尚未出手，此派威勢極强，如果他出手，那情形就不樂觀了。」

司馬沖和道：「道長怎知那黑石劍派尚未出手呢？」

長風子道：「那黑石派的劍氣與衆不同，此派劍氣黑中帶紫，光似透明，凌厲無比。」

司馬沖和道：「紫色的劍氣就很厲害麼？」

長風子道：「若是正紫色的劍氣，不用說我這黃光劍不是對手，就是你所學的那五色彩雲劍，也難是其敵，所幸的是那黑石派的劍氣，是黑中帶紫，而並非是正紫色，雖然厲害，仍有尅制之法。」

司馬沖和正欲答話，忽見東方明珠的白色劍光已被敵人絞碎，他入吃一驚，正待援手，長風子却搶先一步，吐出一道黃色劍光，將對方那道劍氣絞碎，東方明珠才倖免於難。

長風子所吐出黃色劍光，長約七十餘丈，在絞碎對方的劍光之時，當時加入戰圍，如一條金龍劃天飛舞，敵方的劍氣，祇要一碰到黃色劍光，非碎即斷，四百多道劍氣，不到一刻工夫，已被他的劍光掃碎了兩百多道，此時雙方的勢力已經相等，打得更爲激烈。

長風子見雙方勢力已經拉平，立時又收回黃色劍光，而作壁上觀。

司馬沖和道：「道長爲什麼又將劍光收回來。」

長風子道：「保留着實力，以便對付黑石派，同時也可照顧我方之人，不要被敵人所傷。」

東方明珠此時飛劍已被敵人絞碎，已無再戰之能，便站在司馬沖和身邊。

長風子道：「妳的劍雖然被敵人絞碎，但却因禍得福。」

東方明珠道：「道長這話怎麼說？」

長風子道：「妳本與司馬先生有師生之緣，從今以後你可以學五色彩雲劍。」

東方明珠道：「果眞如此，那當眞是晚輩的福氣了，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

長風子道：「那一件？」

東方明珠道：「既是我該拜小叔爲師，那麼，去年恩師又爲什麼要將我收歸門下？」

長風子道：「歷古以來，凡修仙道者皆徒弟尋師，凡學劍道者皆師父尋徒。」

「却是爲何？」

「因凡學劍仙者，承玉淸之旨，衞道於茫茫人世之中，難免與魔道發生衝突，生生死死，輪迴不息，因此雖名師父尋徒，其實就是將從前巳死去的徒弟，當其再世爲人之時，又再收回來，以免其迷失而已，翁明之所以敎妳學劍，是因爲妳前生曾是他的門下，如今師徒之緣，到毁劍之時巳絕，再生之緣因該是司馬先生了。」

東方明珠道：「原來是這樣子的。」

長風子道：「人世因緣，看起來是糾葛不清，其實皆井然有序，翁明收妳爲徒，那祇是接引之緣，因爲有了他的接引，以及妳的毁劍，才會與司馬先生接上這一場正緣。」

東方明珠道：「原來人世因緣，如此奇妙。」

長風子道：「因緣繫於因朵，了緣就是結果，因結緣生，緣了因算，但這祇是對茫茫人世而言，若以仙道來說，則有永續無窮之因緣，可與天地同久，又與日月共光，長垂天壤，永著無疆，是以才不會迷失，不會墜落。」

東方明珠點點頭，正說之間，忽見邪道劍派劍光大減，本來有五百多道劍光，被長風子削落了兩百多道，如今又被正道劍派削落了一百多道，此時半空之中，祇剩下百道靑黑色劍氣，而正道劍派仍有兩百多道劍光，差不多每兩道劍光，敵住一道邪氣，因而邪道劍派的威勢大減，眼看就要覆沒，此際忽見西北天際，一連飛出數十道黑紫色的劍氣，皆長約七八十丈，洗劍坪上的正道之劍，一經碰上這些黑紫色劍氣，立時紛紛墜落地面。

長風子叫一聲：「不好，那黑石派的飛劍巳發動了。」一張口吐出一道杏黃色光華，耀眼生花，向那紫墨色光華掃去。

長風子此次巳施出全力，是以這道晶瑩透光的杏黃色光華，長約百丈左右，此劍一出，正道之劍氣，方始穩住，但由於那墨紫色的光華約有數十道之多，而長風子光憑一人之力，仍難是其敵手，不過半個時辰，巳相形見拙。

此時天色巳經入暮，晚烟回籠，漸漸的黑了下來，在夜色之中，看天上數百道劍氣繚繞，更覺美麗有趣。

長風子的百丈劍光，此時祇剩下八十餘丈，那數十道黑紫色劍氣，雖然也被他絞碎了十數道，但自己也是大汗如雨，甚是吃力。

東方明珠見情形不對，旋叫道：「小叔！趕快放劍。」

司馬冲和右手向當中疾指，從食中二指上射出一道彩色光華，分爲黑紅靑白黃五色，光芒四射，端地好看，雖祇有二十丈長短，但那些墨紫色劍氣，一經其衝擊之時，立即被毁，恍息之間，那剩下的三十餘道墨紫色劍，已經全被絞碎，散着一天墨紫色的烟霧。同時邪道劍派尚剩有百道劍，倏地紛紛收回，再也沒有消息了。

長風子此時方始喘了一口氣說：「我們終於獲勝了。」

這時候正道劍派的三十七派劍仙劍客，也一齊收回飛劍，萬里長空，又恢復了一片平靜！

此際有人大笑道：「你初入道門，便建此大功，爲天地間又留下一段太平時日，當眞是可喜可賀了。」

語聲剛了，洗劍坪上，又多出一個過百的老翁，鬚眉皆白，精神旺盛，全身五彩光華隱現。

長風子向司馬冲和道：「這位老人家人稱爲神龍劍客古長天，也是你眞正的師父，可速上前見過。」

司馬冲和趕忙上前拜見恩師，東方明珠也拜見過師祖。

神龍劍客古長天笑道：「袪魔衞道，這雖說是人人有責，但各位的功不可沒，如長此以積功累德，造福人羣，不愁天階難攀也。」

三十六派正道劍士，一齊上前拜見。

古長天又道：「此間事了，諸位損傷太重，可速回山行功，以復元氣也。」轉頭又向長風子道：「小徒多承接引，炊勞之處，容後再謝。」講完右手拉着司馬冲和，左手拉着東方明珠，化着一道五彩劍光，長約數百丈，向東南天際一閃而沒。

長風子搖頭嘆道：「五色彩劍畢竟是不同凡響也。」

……後記……

本文雖云是小說，但却劍道之範本，歷古以來，劍仙劍客劍俠之流亞，皆不出乎其範疇，但五色彩雲劍並非劍道中最高之劍法，向上行，尚有七彩日月星辰劍，九艷追踪劍、紫雲劍、金光劍、無相摧心劍等劍法，劍道至無相摧心劍法之時，已進入無上乘之林，至此巳無仙道儒釋劍法之分，蓋殊途同歸也。（全文完）



馬雲著

新派武俠小說

用抽繭剝絲的筆法
有撲朔迷離的結局

人物怪趣
峯迴路轉
佈局詭異
疑陣故佈

定價 港幣 四元

各大書局 均有出售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武俠短篇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血濺風雲堡

獨劍救魔刦

雙肩負安危

詹子美是一個天之驕子。

他令人羨慕，也令人妬嫉！

他是武林中名門正派的弟子，各家各派，只要是有些關係的，多少給點面子，甚至於許多人想巴結，苦於沒有路子，那麼詹子美嗎，就成了恭維的對象！

黃山世家崛起江湖，也不過是一百年，鍾先生的劍法近年更精進，他雖然少在江湖走動，但幾位劍門宗師見過他的劍法，譽爲天下第一神劍！

武林中學劍的人很多，像峨嵋、武當、崑崙、崆峒、少林，甚至於南海劍派，淵遠流長，積千百年的經驗，各有獨到之秘！

天下第一神劍，震動武林，平常高手當然沒有什麼，那般劍門長老，甚至於一派掌門，偷偷趕到黃山，事後回家，再不談劍術。

但對於天下第一神劍雅號，聽若罔聞，似乎心底下經巳默認了！

鍾先生本人，更不置一詞，對於詢問的人，向例是不正面回答，只淡淡一笑處之！

從此以後，各大門派，與鍾先生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起來！

詹子美藝成下山，前後只不過半年光景，所到之處，有熱烈的歡迎，好的客舍，醇酒笙歌，一片恭維聲，不絕於耳！

有時候，衆人慇勤邀請，希望瞻仰神劍絕技，詹子美情不可却，隨意露兩手，立刻得來一片熱烈的掌聲。有時也有人試招，三招兩式之中，立即打得對方拋戈棄甲，神劍絕技，換來一陣驚嘆！

漸漸地，詹子美感到不足；他深深認爲，自己既是黃山世家神劍傳人，應該在武林中做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一個像樣的對手，並不容易找！

他內心深感煩惱！

今天，他心目中有了對象！

風雲堡，在江湖上的勢力越來越强大，黑白兩道沒有人敢惹這地方的任何人！

尤其是黑道强粱，江湖巨寇，投靠的人越來越多，在風雲堡下，沒有人敢欺負，所做的買賣不僅安全，而且油水好；試想，綠林豪傑誰不嚮往！

詹子美在席間，聽到四海鏢局總鏢頭鐵翅神鷹的訴苦，保鏢這行業本是玩命的事，風雲堡勢力下，完全是個弱肉强食的世界！

「呀！」詹子美愈聽愈煩，一掌拍下，滿桌酒菜跳起，直濺了衆人一身！

但是，大家非但沒有怪責，反而暗暗高興，他們的一番做作，正是要詹子美發火！

「風雲堡在什麼地方？」詹子美冷冷的問。

「人人知道，在路上隨便一問，都有人告訴你！」鐵翅神鷹宏聲道。

「這風雲堡究竟怎樣個厲害法，你們會怕成這樣！」詹子美皺眉道。

「咳咳……」沒有人答得出話，只有一陣咳嗽聲，掩遮住他們心中的窘怨。

鐵翅神鷹王冲突然神色緊張道：「少俠，你可別孤身犯險，那可得不償失．你是君子，樣樣講究光明正大，比武論劍，全憑眞材實學；可是江湖上鬼蜮技倆，全不是那回事，所謂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你切不可孤身闖風雲堡，當今江湖，還有很多大事，靠你來主持！」

「我知道！」詹子美愈聽愈煩，他知道和這班人口頭上爭辯，太過費時失事，所以，他只是口頭上漫應一聲，心內却另有打算！

衆人把話頭帶過．再不提風雲堡三字；表面上，似乎已經放開，因爲大夥兒自知力不從心，無法過問，事實他們這班老江湖，早知詹子美已經上釣，何必再多說，心內早已在笑了！

詹子美免强敷衍到完席．立即起身告辭。

離開酒樓，立即往風雲堡進發！

大約走了半盞茶時分，來到處樹林前，詹子美見前面有兩條岔路，不知往那邊走才好。

突然，一陣急驟的鐵蹄聲傳來，來聲好快，聲方入耳，十數匹健馬，挾着雷霆萬鈞之勢迎面衝到！

詹子美心頭暗怒，微一提氣，人已退後七尺，堪堪避開鐵蹄踐踏危機！

「咦！」馬上人大爲驚異，他們想不到詹子美有此身手，故此發出驚訝聲！

「停！」首先一名騎士喝聲中，人已凌空躍起，右臂疾振，身形立即轉折，輕巧落在詹子美面前。

颼颼颼，其餘衆騎士反應好快，配合爲首騎士，已將詹子美包圍在中間。

「你是什麼人？」爲首騎士喝問。

詹子美定睛看看，心內暗喝一聲采：「好一名漢子！」

這班騎士，全是淸一色的彪形大漢，這爲首一名更爲突出，整個人就像是丈八金剛臨凡，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呔！小子，你是什麼人，在這裏幹什麼？」爲首大漢暴喝道。

詹子美眉頭暗皺．淡淡道：「過路的，難道你們要收買路錢麼！」

「大胆！」首先一名壯漢怒喝，雙腿一用力，座下馬匹往前疾衝；待來到臨近，壯漢一伸手，運勁拍出，存心給對方一個下馬威！

詹子美暗怒，屹立如山，右掌一翻，迎將上去，「拍！」地聲輕响，壯漢大叫一聲，人已橫飛出去；而且去勢極快，直飛出三丈開外，才「吧！」地聲响，跌在地上，塵土飛揚中，他竟然昏過去了！

「好小子！」衆大漢紛紛怒喝，羣情洶湧，大有一擁上前羣毆之勢。

「別嘈！」陡地聲暴喝，一名壯漢排衆而出。

詹子美定睛望去，這壯漢氣態雄壯，虎背猿腰，滿臉絡腮鬍鬚，簡直就是一個活張飛。

看樣子，這壯漢是他們的頭兒。

「閣下到此，是有所爲而來！」壯漢打量了半晌，才冷靜的說出此話。

詹子美只是淡淡一笑，緩緩道：「像你們這樣强橫霸道，橫衝直撞，事後還要逞兇打人，我只不過是自衞還手，就好像懷有極大陰謀，這是如何說法！」

「好，說得好，想不到閣下嘴皮子上說得滿口是理；事情已經到這步，你看如何辦好？」爲首壯漢反問。

「在下做人一向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原則，今天雖然吃了虧，我也不去計較，算了吧！」詹子美一副莫可奈何之狀，轉身走去！

「好小子！」衆壯漢大聲怒罵。

「嘿！」爲首壯漢口內悶喝一聲，臉上殺氣騰騰，存心要將這年青小子斃於掌下。

詹子美若無其事，施施然往前走去。

爲首壯漢右手輕輕一按馬鞍，龐大的身形凌空躍起，右掌疾拍，一股强勁無匹的陽剛勁氣破空擊出，直往詹子美背上打去。

「好！」衆壯漢轟然叫好助威！

詹子美聽若罔聞，似乎背後强烈的勁風，無關重要，緩緩往前跨兩步，看上去很輕鬆，就那麼巧法，堪堪脫出爲首壯漢追擊的範圍。

這種化腐朽爲神奇的武功，外表看去，很容易令人產生錯覺，碰巧而已；但內行人看來，這種捏拿得恰到好處的火候，就必須具有極精湛的內家武功才行！

詹子美僅只一個年方弱冠的少年，或者學過武功，甚至於武功很好，但內家功力，必須要有時間苦練，他一個年輕小夥子，如何有此出人意表的神功！

爲首壯漢心內暗自打突，但此時騎虎難下，那怕是非死即傷，也要弄個水落石出，誰叫他是個帶頭的人，對手下總要有個交待！

想到此處，再不猶豫，雙脚疾蹬，人已冲霄躍起，猛喝一聲：「殺！」施展出武林中輕易不見的絕學——猛鷹翔身法。

這身法一施展開來，威力極大，方圓五丈地方，全在掌力籠罩之下，詹子美無論往那方向跑，都別想全身而退！

衆壯漢又忍不住轟然叫好喝采！

詹子美根本就不跑，身法微微一頓，雙目微閉，似乎是老僧入定，對身外物視若罔聞，但他右手中指微微上翹，有意無意指向天上。

爲首壯漢正想猛力擊出，詹子美那中指總是對準他的掌心，使他滿身勁氣，有發不出去的感覺！

「颼」！爲首壯漢當機立斷，身形疾往後翻，脫出戰圈，內心震駭，已到了無以復加地步！

詹子美根本不用眼看，身前殺氣消失，已經知道强敵退出，當下一言不發，緩步往前走去！

衆壯漢平素强橫慣了，今天還是首次碰到這情形，當下無不駭然！

詹子美雖然未問過這批壯漢來歷，瞧他們言行舉止，相信必然是風雲堡的人，或者是有關係的人；看來江湖傳言不假，這班人平素一定是殺人放火，無所不爲，今日定要好好伸手管一管，爲武林道做一番事，也不辜負了師門盛譽！

心內在想，脚下順着大道信步往前走去！

突然，一陣異樣感覺，詹子美急定神往前望去，心頭疾震；前面路上，一名妙齡女人，當道而立，輕倩淺笑，望住詹子美，雖未說話，但已比任何言語更有力，更令人震動！

「姑娘，你這是怎麼說？」詹子美愕然問，態度上却見溫文有禮！

「專程等你呀！」少女嬌聲道。

「等我！」詹子美簡直不相信自己耳朵。

「一點也不錯，正是等你。」少女的笑容，燦爛不可方物，令人不敢逼視！

「我似乎未見過姑娘吧！」詹子美吶吶道。

「你敢肯定！」少女笑道，聲音提高了不少。

「嗯！」詹子美只從鼻中應了一聲，他內心思念疾轉，暗自道，像這樣美的女孩子，見過一次，一定不會忘記，瞧她那副玩皮模樣，似乎熟得很，難道是什麼熟人，或是師門有關的人吧！

「好，詹大公子，當然不會認識我這人；但是，我却是專程來迎接詹大公子，爲了尊敬起見，我已經站了兩個時辰啦！」少女似乎在訴苦。

「你認識我？」詹子美大驚！

「好啦，閒話少說，你不是要到風雲堡去麼；我正是奉命迎接引路之人！」少女侃侃道。

詹子美心頭大震，這風雲堡果然不同凡响，神通廣大，自己要到風雲堡，他們怎會知道；而且派人在路上迎接，這豈非是個未卜先知的神仙。

「請吧！」少女說時，即轉身在前引路。

詹子美只好跟着走，內心暗自震駭，這風雲堡，的確不可輕視，別說其它什麼，僅此消息靈通方面，已到了駭人聽聞地步！

「心內可是不服！」少女突然回頭笑道。

笑得美，看上去，天眞無邪，誰相信她是風雲堡內的帮兇，偏偏觀察力那麼强，自己想什麼，她立即知道了，處處都讓她佔先，鬥智方面，可說已落在下風了！

「怎麼，不說話，敢是生氣了！」少女嬌笑道。

「我怎會生氣，只是奇怪，以姑娘年紀，怎會有如此老到的觀察力；敢情武功也有獨到之處！」詹子美一方面說出內心想法，同時也想探探深淺！

「你可別捧我，捧得越高，跌得越重，反而老老實實不當我傻丫頭，好得多了！」少女說時，笑容愈甜。

「噢，我還未請教姑娘尊姓芳名！」詹子美又調開話頭，試探對方。

「小妹南宮彩雲！」少女這回說得倒很莊重。

「南宮姑娘，大概自少就在風雲堡吧！」詹子美心內暗自思索，當今武林中，南宮姓氏的高手並沒有什麼特出人材，這女孩子不知是何來歷，想到此處，忍不住出言試探。

「嗯，我不告訴你！」南宮彩雲嬌笑着道。

詹子美暗自嘆口氣，這女孩子外表，無論如何，還是一名好女孩，風雲堡的確不簡單，手下有窮兇極惡的黑道頑兇，也有外表天眞的少女，偏又耳目遍天下，任何反對的消息，他們立即採取行動！

今天，這南宮彩雲在路中等待，的確現出風雲堡的不凡，與這樣敵人交手，的確不是好玩的！

「到了！」南宮彩雲嬌美的聲音驀地响起。

詹子美悚然一震，急睜眼看時，深深吸口氣，心內也不禁暗自欽佩，好氣派！

雄霸武林的風雲堡，像一位巨大無匹的巨人，聳立在金色陽光中。

高的城牆，寬廣護莊河，戒備森嚴的守衞，還有，一條寬廣的大道，畢直向前伸展開去，夾道全是高大而挺秀的樹木，地上乾乾淨淨，僅此打掃功夫，已不尋常，可想而知，風雲堡屬下做事效率，是如何的不凡了！

像這樣一個組織，如果是爲害人間，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詹子美內心暗自警惕，深入虎穴，那可是九死一生的危險事情！

臨陣逃脫，豈是大丈夫的行徑，詹子美幼受師父嚴訓，氣節是做人的基本條件，臨難不苟，勇往直前，做你應該做的事，才不負大丈夫一生！

想到此處，詹子美心內立即坦然！

南宮彩雲站在一旁，清澈明亮的妙目，已看清楚詹子美臉上變化，此時才微微一笑，玉手微微擧起，輕輕揮動兩下，角號响處，吊橋緩緩放下。

哈哈哈，一陣雄亮的笑聲傳來，人隨聲現，七人已自吊橋口走過來。

幾人全是精神奕奕，當先一名五十來歲中年人，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內功修爲更深。

南宮彩雲待他們臨近，首先嬌笑道：「胡叔叔，你請的客人請到了，你怎樣謝我才好！」

「好，好，大功一件，任你說呀，你要什麼禮物，只要叔叔有的，儘管拿！」中年人笑逐顏開，似乎對這位南宮彩雲特別有好感！

詹子美眼睛一亮，已看到這中年人右手特徵，五指並齊，心頭大震，勾回手胡義，他竟然當上風雲堡下屬，這確實令人想不到的事！

「請！詹少俠，怠慢了，裏面請！」勾回手胡義笑容可掬，伸手肅客。

「好說！」詹子美拱手爲禮，雖然，他將與風雲堡勢不兩立，但名家氣度，總不能學那潑婦罵街，所以在禮節上仍然保持適當態度！

「聚賢館」是風雲堡會客之處，雄渾寬敞，此時已擺下十二桌上好酒席。

突然，一名黑衣漢子，右手疾伸，不帶絲毫勁風，往詹子美後腰扣去！

其餘十幾人大聲談笑，似乎未見到。手指堪堪沾上衣襟，只要扣實，詹子美只怕就要爬下去。

許多人幾乎叫好喝采，慶賀成功。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詹子美左手輕揮，自然瀟洒，無巧不巧，手指輕輕在黑衣漢子手腕劃過，然後又像沒事人一般，與衆人往前走去！

黑衣漢子右手一下子似乎中了邪術，失去了感覺，毫無痛癢，竟然不聽指揮！一條右臂像變了身外物！

旁人不明就裏，以爲沒有什麼；而黑衣漢子整個人像跌在萬丈深淵，一生功力全在右手上，如今廢了，等於失去了武功，這叫他如何不難過！

入席、喝酒，東拉西扯，談話不着邊際，這集賢館內，全是江湖上有頭有面的高手，像五鬼天王玩奇，七步奪命判魯寧，雷神李昭及粉面羅刹駱沁芳，全是威震武林的高手，勾回手將他們請出來，大概是想收不戰而屈人之兵，令得詹子美不敢逞强，天下第一神劍鍾先生，到底是當代武林中不可輕侮的高人呀！

雙方談笑甚歡，絲毫不現敵意，風雲堡諸人，以爲詹子美年輕識淺，大家幾句話恭維，原來的敵意，那也不過是道聽途說而引起的念頭，大概已消失了！

散席後，又換上名茶。

詹子美突然神色一整，肅容向勾回手胡義道：「胡總管，關於風雲堡種種，小弟略有所聞，本來我無權過問，而且年輕識淺，毀譽不足輕重，但小弟受恩師教誨，明白做人宗旨，所以不惴冒昧，登門請教！」

勾回手胡義滿面笑容，歡顏答道：「詹少俠出自名門，所作所爲，自然是不容有所錯漏，有話只管說！」

「小可失言了，」詹子美神色一整，正容道：「關於風雲堡近年來崛起江湖，威震海內，自然是貴堡主雄才大略，天下英雄歸附，這股力量，如果爲天下蒼生造福，那可功德無量！」

說到此處，詹子美略爲頓一頓。

勾回手胡義眼珠一轉，朗聲說道：「俗話說，樹大招風，風雲堡蒙兩道朋友看得起，引起人家妬嫉，於是流言四起，說我們如何如何，事實上眞個冤枉！」

詹子美淡淡道：「眞個冤枉，只怕不見得吧！」

「小子，你是什麼東西，也配過問風雲堡的事，聰明的夾着尾巴滾出去，否則……嘿……」暴喝聲中，一名壯漢跳將起來大罵！

詹子美定睛望去，此人正是江湖上有名的雷神李昭，看樣子今日必須施出絕頂武功，才能壓制風雲堡，當下一言不發，緩緩站起身來。

「來來來，讓俺試試你的身手，究竟有多少斤兩，敢在此處吹大氣！」雷神李昭吼叫道。

「好，出手呀！」詹子美往場中一站，冷冷道。

「大家點到爲止，別傷了和氣！」勾回手胡義高叫道。

「嘿嘿，這小子乳臭未乾，自大狂妄，管起風雲堡的事來了，老子要他的命！」雷神李昭愈叫愈大聲。

詹子美聽若罔聞，屹立如山，靜等來敵出手。

「殺！」雷神李昭暴喝一聲，有如晴空霹靂，震得大廳內嗡嗡作响。

跟着吼聲，雷神李昭右拳擊出，左拳跟着，拳式揮動中，隱隱有風雷聲。

詹子美全神貫注，待對方招式將盡未盡之際，右手閃電劈出，別看雷神李昭身壯如牛，「砰」地聲响，整個人給打得飛了出去。

「砰！」龐大的身軀撞在牆上，整座房子都在搖幌，詹子美這一掌毫不起眼，想不到有如此威力！

雷神李昭昏了過去，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風雲堡高手如雲，自然有人識貨，詹子美這一掌，蘊含上乘內家掌力，而且招式上，也是神妙無方，所以才能一招制敵，無論如何，詹子美絕學，已震懾廳內羣豪，大夥兒面面相覷，出聲不得！

「好，英雄出少年，老弟一身絕學，老哥欽佩！欽佩！」勾回手胡義哈哈一笑，走出來打圓場。

詹子美淡淡道：「風雲堡怎麼說！」

勾回手胡義顯然不知如何回答好，雖然經驗老到，一時間也僵在那兒。

「好威風呀！」這聲音突如其來，清楚傳入衆人的耳內，但無法確定從那兒傳出。

勾回手胡義臉有喜色，仍然不出聲。

「什麼人，有胆的，出手較量較量！」詹子美喝道。

「好兇！」一個毫不起眼的老頭子，搖搖幌幌自耳門走進來，似乎連站都站不住。

「賈老夫子！」勾回手胡義及許多人同聲叫道，神態恭敬有加。

詹子美心內暗自嘀咕，這糟老頭莫非是什麼絕世高手，無論從那裏看，都不大像！

這老頭施施然走出，一直走到詹子美面前八尺左右，瞇起雙眼細細打量！

大廳上，羣豪鴉雀無聲，都在靜觀其變！

過了好半晌，老頭才慢條斯理道：「小娃兒，你大概心內奇怪，我這糟老頭的來歷吧！」

詹子美不知如何答好，但老頭觀察入微，心內也不禁暗自欽佩。

「你師父的劍法，你學了幾成！」老頭突然問道。

「六成！」詹子美衝口答道。

「嗯，黃山神劍，享譽數十年不衰，你如果學會六成，也可以闖蕩江湖，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了！」老頭喃喃自語，似在教訓子姪輩！

詹子美默然。

老頭過了半晌，又道：「我們試試劍法，看看老頭這幾年可曾浪費光陰！」

「好，正要請教！」詹子美心內又何嘗不想試，他初出師門，正是雄心萬丈，目空一切，遇到幾個對手，全是一招半式間制勝，益發自信，如今見這老頭頗有古怪，似乎是個高手，所以忍不住躍躍欲試的想法！

勾回手胡義此時叫道：「來人呀，拿劍來！」

立刻有人拿兩柄劍，雖不是上古名器，却也不是凡品，老頭也不客氣，隨手拿一柄，詹子美自己有劍，此時緩緩抽出，凝立待敵。

大廳上立即緊張起來，一個是當代神劍門下的高弟，一個是威震武林的風雲堡

中高人，這場比試，無疑是極其精采的好戲，在場全是高手，對這場比試自然有極高興趣！

二人一凝神，頓時劍氣漫空，充滿了殺氣。

詹子美系出名門，這定力與練氣，就與尋常習劍的大不相同，外人只感覺到，他像座山，蘊藏無窮寶藏，無盡內力。

老頭微微點頭，呆了半晌，突然信手一抖，手中劍出現了三朵劍花。

詹子美夷然不懼，三劍點出，只聽到嗤嗤之聲不斷，勁急勢足的劍氣，往劍花中心點去。

「好！」老頭輕叱一聲，手中劍式頓時慢下來，十分吃力的緩緩推動。

周行兩匝，旁邊的人也感覺到，老頭的劍上有股强勁的吸力，有系統的在流動，任何東西在它旋力上，立即身不由主任由帶動！

詹子美不由大驚，全力施展師門絕學，與之對抗，但老頭劍上吸力愈來愈强，普通人別說運劍過招，只怕連劍都把握不住，任由宰割罷了！

詹子美守中帶攻，並未受挫，但已相當吃力，可以想到的，他不容易獲勝，時間長，只怕還要敗落。

風雲堡威震黑白兩道，梟然人才濟濟，像這老頭，不爲任何人知道，但却有這樣高强劍術，令得在場旁觀高手，內心大驚！

五十招過去，詹子美越發捉襟見肘，他大驚之下，決定旋展劍門不傳之秘，拚個同歸於盡，也要維護師門聲譽。

「颼！」老頭身形突然後退，微笑望住詹子美，口中不發一言。

「爲什麼停手？」詹子美厲聲問。

「老頭子還想多活幾年，犯不着跟你拚命！」

「拚命！」詹子美似乎不懂。

「你不是準備拚命麼？」老頭瞇起一雙老花眼，似笑非笑望住詹子美道。

這句話令詹子美大爲震動，師門絕學，對方似乎知道，難道老頭與師門有什麼淵源不成！

「今天，到此爲止，以後如果想比劍，隨時可以找老頭子，通知一聲，立即奉陪！」

老頭說完，也不與任何人打招呼，竟自離開大廳。

詹子美呆了好半晌，心內一直思索老頭的劍路，用什麼方法破！

「詹少俠，今日大展神威，令我們大開眼界！」勾回手胡義笑道。

這聲音驚醒了詹子美，看來風雲堡，自己一人無法動得了，暫時只好告別，以後再說，當下立即抱拳道：「今日多多騷擾，告辭！」

「少俠何不在堡內住幾日，讓老哥親近親近！」勾回手胡義笑着挽留。

「多謝盛情，日後再請教了！」詹子美說時，立即轉身往外走出。

「送客！」勾回手胡義一回身，高聲叫道。

「送客，放吊橋！」一聲聲傳出去，風雲堡內守衞森嚴，假如沒有勾回手這句話，詹子美能否憑一己之力，平安出得風雲堡，只怕連他自己也沒有信心。

寬廣、平坦的路，微風拂面，詹子美心內感慨萬千，自己必須要下苦功練好劍法，目前這身武功，根本無法在武林中做大事，殺幾個平常毛賊，打幾件抱不平，那不是自己的志願。

走出二十里，詹子美在一家普通小店住下，一連五天沒有出門，竟自思索劍法上的難題。

黃昏時刻，詹子美信步走出門口，在小蔭道上獨自一個人散步。

滿山錦繡，繁花如錦，在夕陽照耀下，益發光燦耀目，詹子美心有所思，視若不見，竟自陷入深深思維中。

突然，一陣嬌美的笑聲傳來。

詹子美心頭微震，這聲音好熟，仔細辨認，竟是南宮彩雲的聲音。

「華姊，你看這風景好美；何不展開妳那丹青妙手，畫一幅夕陽垂照，可以在家慢慢鑑賞有多好！」南宮彩雲的聲音。

「你這丫頭總會煩人，何不自己畫去！」這聲音平和清雅，令人聽入耳中，有股清涼感覺。

詹子美本想避開，這聲音令他捨不得走，反而循聲走去。

轉過彎去，這地方更美，綠竹清泉，小橋流水，簡直是九天仙境。

一雙絕色麗人，點綴其間，益發襯托出清新生意；詹子美僅僅看側面，已經爲那絕世風采陶醉了！

南宮彩雲天眞活潑，妙語如珠；另一名少女則充份表現了成熟智慧；對於南宮彩雲充滿了慈愛。

「華姊，你一個人居在這兒，我總覺得太寂寞了，何不到風雲堡內住，我們堡主，不知多想請你去，他們知道你的性格，不敢冒昧唐突！」南宮彩雲侃侃而談。

「小丫頭做起說客來了，我老早說過，生性淡泊，不慕名利，近年來研究佛理，性情更淡，江湖上爭强比鬥，我聽到就煩，怎會去參加一份呢！」少女淡淡道。

「我只是想多與你在一起，誰還管它風雲堡的事；假如華姊不去，我只好搬過來，與你一起住；你是趕也趕不走的呢！」南宮彩雲撒嬌道。

少女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詹子美心內越來越欽佩，這少女心性高潔，撇開男女相悅之情來說，她那麼高雅神韻，令人自然而然產生無限敬仰！

「哈哈！好地方！」山邊突然湧來十名遊人，嘻嘻哈哈，縱情歡笑。

南宮彩雲與少女微微皺了皺眉，並未走開，只是停止了談話。

那班年青人很快走過來，個個身帶兵刄，顯然是武林世家之後。

「咦，這兩位小妹妹，也在這兒，怪不得這地方光采照人，我還奇怪了想半天呢！」一名渾身錦繡的少年，趨前向少女調笑。

「我們走吧！」少女說時當先走去。

「何必如此生疏呢，在下玉面金剛韓瑞，還有班兄弟，個個都是當前武林中少年英雄，摩雲手伍伯年，天魁星呂宗奇，小金龍何用，祁連雙英及黃山七友，你說，這班人總不是普通人吧！」渾身錦繡神十氣足，得意揚揚，大吹大擂，以爲可以

打動面前的少女。

「你們走開些，別在這兒惹厭，大煞風景！」南宮彩雲皺眉道。這還是由於身旁少女的關係，依她自己性格，只怕老早罵人了！

「咦，小妹妹火氣倒很大呀！」玉面金剛韓瑞笑道。

「嘿嘿，玉面金剛今天也失手了，女孩子並不是永遠那樣聽話，還是瞧我小金龍的手段！」後面一名身材高大，衣衫上繡了九條金龍的少年排衆而出。

詹子美暗暗好笑，看這南宮彩雲如何應付。

「小妹妹，在下小金龍何用，學了一身上好武功，家內的銀子不說多，十萬両總是有的，如今不說別的，只是衷心和你做個朋友總可以吧！」

南宮彩雲妙目一轉，立即眉開眼笑，轉頭迎上去道：「嗯，你果然不同，氣態軒昂，頗有英雄氣概，家裏又有錢，很好，我喜歡與你個人交朋友，這班人，在此是否太擠了些！」

「說得好，我會辦！」小金龍何用簡直靈魂飛上了天去了，渾身骨頭沒有四両重。

南宮彩雲微微一笑，嬌聲道：「快叫他們走開，別在眼前惹厭！」

小金龍何用連連作揖道：「各位，山上的地方很大，你們可以多走幾步！」

滿身錦繡的玉面金剛韓瑞只是冷笑，然後淡淡道：「這山上的風景雖好，我却最喜歡此處！」

「你……」小金龍又氣又急，不知如何辦好。

「嘿嘿嘿，我們也喜歡此處風光！」其餘十幾名少年，也異口同聲說出自己意思。

小金龍何用，只急得滿臉通紅，一個人還可以拚命，十幾人的力量，他如何能對付，心內對兩名少女固然傾倒，但這班朋友不帮忙，他又如何辦呢！

南宮彩雲妙目一轉，突然笑眯眯走過來。

衆少年頓時精神大振，迎將上去，七嘴八舌道：「這位姑娘有何見教！」

「看來小姐自有主張！」

「小姑娘……」

南宮彩雲左手微微舉起，陽光照耀下，簡直是透明的美玉，衆人不禁看得痴呆了。

所有的嘈聲頓時停頓下來，比皇帝出來還要威風，鴉雀無聲。

「你們喜歡這兒遊覽，我倒有個辦法！」南宮彩雲嬌笑道：「說時妙目掃了衆人一眼。

「姑娘請說，我們一定遵命！」衆人齊聲道。

「嗯，你們都學得一身好武功，我最欽佩武功高強之士，反正大家也是閒着，你們不妨比個高下，輸的走路，贏的留下，不敢比武的算了！」南宮彩雲嬌笑道。

「好極了！」玉面金剛韓瑞磨拳擦掌的說。

「對，胆小怕事的，可以走開！」天魁星呂宗奇挺起胸膛大聲道。

十幾名年青人頓時精神抖擻，鬥志高昂。

「兩個人先出場，然後兩兩相對，贏的人再比，這規矩可有意見！」南宮彩雲笑道。

「這樣最好，小金龍，我們先出場試試好麼！」玉面金剛韓瑞直接上前挑戰。

「殺！」小金龍說幹就幹，猛喝一聲，鐵拳揮出，氣勢洶洶，拳脚上倒也下過一番功夫！

「來得好！」玉面金剛韓瑞更不會在美人面前示弱，身形一錯，揉身而上。

「砰！」雙拳相交，全是硬碰硬的功夫，沒有絲毫花假，二人毫不退讓，拚命在鬥。

二十幾招過去，二人已經力竭，小金龍似乎拳頭不够硬，當下不硬拚，穿心腿倐踼，玉面金剛韓瑞猝不提防，整個人給打得飛了起來，口噴鮮血，倒在地上，已經昏了過去。

「好，贏的人休息，剩下十二人，分六對比試。」南宮彩雲大聲吩咐。

× × ×

詹子美躲在林中窺伺，心內暗暗好笑，這小丫頭的確刁鑽古怪，這班年青好勝的武林子弟受了愚弄，也只有活該，誰叫他們色迷心竅呢！

場中喊殺連天，南宮彩雲似乎興緻愈來愈高，不斷高叫呼喝，發施號令。

另外那名少女似乎不願意看這活劇，靜悄悄走開。

詹子美看清她的面貌，心頭大為震動，他眞不相信世界上有這樣美的女孩子；不僅如此，她的一言一行，舉手投足之中，都表現出自然高雅。

她正往林中走來，詹子美知道避不了，他也不想避；反而迎上去，大大方方抱拳道：「姑娘，在下打擾了！」

少女毫無驚慌詫異之色，微微笑道：「清風明月，並無主人，何必說打擾！」

「擾人清興，總是大煞風景之事；在下相信姑娘定非常人，或者指點迷津！」詹子美心血來潮，說出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話。

「噢，你有什麼困難！」少女淡淡說道。

詹子美信心大增，當下抱拳道：「說來話長，而且事關重大，姑娘可否找一偏僻無人之處，待我細細說明白，然後再商量對策可好！」

少女轉頭向南宮彩雲處望了一眼，似乎有點放心不下；事實上，南宮彩雲怎會吃虧上當，只有她給人苦吃，別人還會叫她上當麼！

詹子美也不多說，靜靜的站在一旁等候。

「好呀，跟我來！」少女淡淡說時，轉身往前走去，穿過一座小樹林，彎彎曲曲左穿右插，來到座山谷中，一座精巧竹樓，聳立在小湖上。

「好地方！」詹子美情不自禁地叫起來。

少女沒有多說，直往竹樓走去，詹子美只有跟着；竹樓裏更加幽靜，有一種說不出的清涼。

「請坐，此處山居，常人不容易到此，可以放胆說話！」少女淡淡道。

詹子美定一定神，然後開口道：「風雲堡勢力日益膨脹，再這樣下去，只怕武林就要遭遇空前浩刦，在下智術淺短，心有餘而力不足；我雖然在偶然中遇見姑娘，還不知姑娘姓名來歷，但我深信姑娘仁心厚宅，智慧過人，定不容人間，有此禍患！」

少女靜靜的聽着，直待詹子美講完，仍然沒有出聲，似已陷入深深的思維中。

詹子美只好耐性等着。

過了好半晌，少女緩緩抬起頭來，雙目直視詹子美，然後莊容道：「你師門中劍法已經學了幾成？」

詹子美相信必有深意，不能以普通情況應對，當下老老實實回答：「四成！」

「嗯，鍾先生有天下第一劍之譽，你學四成，也算不錯了！」少女意頗嘉許。

詹子美不知她到底是何用意，只好忍耐地等着。

「明天開始，你就在我天香谷中練劍，功成之日，才可言及其它！」少女說時立即站起身來。

詹子美愕然，這少女固然不是平常人，但師父譽為天下第一神劍，她難道劍上成就，還會高過師父麼，反正事已至此，只好耐心等待，查個水落石出。

「前面水池有一小院落，一切應用物件完備，你暫時居住在那邊，日出時在湖邊練劍！」少女說時起身肅客。

詹子美初入江湖，雖然日子不多，大鬧風雲堡以至遇上這少女，可說都是不可多得的奇事，還不知發展下去，如何結局呢！

黃山七十二峯，具備天下名山之優點，詹子美幼居黃山，以為天下奇境止於此矣，但這天香谷中，似乎是將天下奇麗景緻，極其精鍊提出來，又經過許多極好的天才巨匠，放置其中。

詹子美晚上看星象，聽流泉，早上看曉霧，聽鳥鳴，湖邊漫步，確有其不同情趣。

曉霧漸漸散去，少女分花拂柳而來，朦朧中益發顯得風姿綽約，有如九天仙女臨凡，不帶絲毫烟火味。

「姑娘早！」詹子美自然而然恭敬叫一聲。

「早！」少女淡淡應一聲。「這時候練劍最好。」少女淡淡道：「令師劍上成就，武林中有公認，我這套劍法却很少在江湖上流傳，你假若肯用心，吃得下苦，一年時間，大約也可以練得差不多，那時候風雲堡，就不足為懼！」

詹子美怦然心動，這少女果然非常人，自己幸好碰到她，或可因此消滅風雲堡，那可不負大丈夫本色！

素手微幌，一柄兩尺來長的寶劍，已握在手中；少女微一吸氣，立刻在地上游走起來。

大約七十步，看來是將步法先顯示給詹子美觀看，手中劍並未出招。

詹子美只看得心曠神怡，這眞是天下無雙步法，雖然只看出少許妙處，那已是妙不可言，假如能够領會全部奧秘，那還得了！

少女反覆連走五次，是好讓詹子美看清楚，然後一領劍訣，一十二招劍式逐步演出，反覆三次。

詹子美的師門，是當今武林中公認的天下第一神劍，在劍法一門上，比其它門派認識較深，體會較快，只看了三式，便已大大震駭，這妙絕人寰的劍法，威力奇大，表面上却看不出，簡簡單單的平凡無奇，一動手對敵，立即發揮極大威力！

第三次立即快速起來，劍招與步法相合，劍氣縱橫，嗤嗤之聲不絕！

「颼！」漫天劍影收斂，少女又亭亭玉立在朝陽中，水波反光閃耀下，宛如九天仙女臨凡，令人不敢仰視。

詹子美自然而然，五體投地誠心誠意膜拜在地上。

「好好的練吧！」少女說時，人跡已渺。

詹子美如醉如迷，他有點懷疑是在夢中，明亮亮的寶劍仍在地上，天香谷中景色如畫，這確是人間，雖然如此，那也是人間天堂！

七天，陷入深沉思索中，還只了解糢糊稜角，無論是步法與劍法，全是奧妙絕倫變化無方的絕着，以詹子美的基礎，仍不能深入領會！

自此以後，詹子美寢食俱廢，全心全意沉浸於劍法探討內，光陰荏苒，不知不覺已渡過了十四個月光陰，這套劍法總算差強人意學成了。

現在，詹子美可知道這少女叫陸舜華，人稱天香仙子，雖然幼遇異人，習得一身絕世武功，因生性淡泊，從未在江湖走動，所以除了極少數與師門有關知交外，無人知她底細！

風雲堡再三聘請，天香仙子陸舜華何嘗不知風雲堡的作風，怎會明珠暗投，為虎作倀，內心中她也想鏟除這武林中禍害，詹子美的出現，使她解決了困難！

月明之夜，天香仙子陸舜華與詹子美，並坐湖前小亭內。

「以你目前成就，風雲堡相信無人能敵，今後只要小心在意，逐步除去風雲堡內高手，然後剩下堡主一人，可以邀齊天下武林同道，與之決一死戰！」天香仙子陸舜華侃侃而談，指示今後行動方策。

「弟子謹記！」詹子美恭敬道。

「很好，你下山去吧，南宮彩雲會暗中助你，如有什麼困難，我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天香仙子陸舜華和婉道，關切之情見於言表。

「是！」詹子美衷心感謝。

一年來，風雲堡勢力又膨脹不少，雖然仍未與七大門派為敵，大家知道，那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最後仍然會衝突；看來，七大門派一定也在暗中籌謀對策。

詹子美首先在一小店中居下，周圍作了許多調查，了解個大概，立即着手進行實際任務。

黃昏時分，三匹馬由風雲堡衝出，放轡疾行，鐵蹄敲在碎石路上，發出輕雷般的响聲。

三名騎士，正是黑道兇頑巨寇，雷神李昭，七步奪命判魯寧及五鬼天王阮奇，看來此次又是奉命到外去執行任務。

大約半個時辰，已來到處偏僻山野。

「颼！」一條人影，無聲地由林中閃出，攔在前面。

嘶……馬作人立，三人騎術精湛，並未受影响，但他們動作奇快，騰身而起，已平穩站在地上。

「咦，是你小子！」雷神李昭看清楚是詹子美，立刻叫起來。

「好小子，敢是不要命，找死來啦！」七步奪命判魯寧說時，已撤下判官筆。

詹子美懶得多說，冷冷道：「一齊上吧！」

「混帳小子，你以為是什麼人，值得我們一齊動手！」七步奪命判魯寧緩步上前。

場中頓時充滿漫天殺氣。

「殺！」子母判官筆在暴喝聲中，打、劈、敲及點穴法，全部用上，狂風驟雨般往詹子美身上罩去！

「嗤！」詹子美右手微抖，劍氣破空，聽起來是那麼輕微，幾乎聽不到。

但是，七步奪命判魯寧身形頓時停下來，緩緩往地上倒去，「砰！」塵土飛揚中，判官筆已跌在幾尺外，和主人一樣，失去了生命！

雷神李昭及五鬼天王阮奇，幾乎不相信自己眼睛，七步奪命判魯寧，橫行江湖，也算是號人物，今日竟然只一招，就敗在人手，而且還手之力都沒有！

這事實令二人實在不容易接受，鮮紅的血，再眞實沒有！

對方是怎樣的武功，太過駭人聽聞，想到這裏，二人想到了逃字。

「走！」五鬼天王阮奇大喝一聲，人巳騰身而起，向左橫掠開去。

雷神李昭也知道危機一瞬，再走慢些，只怕今晚就要埋骨荒郊，當下不敢怠慢，施展全力往左方縱去。

詹子美冷哼一聲，身形展處，後發先至，已搶至五鬼天王阮奇前面，這位黑道巨擘大驚，他知道生死一瞬，多年搏鬥經驗，早已養成臨危不亂定力，雙手疾揮，七支餵毒的燕尾鏢往後打去，聽聲辨形，全往死穴上招呼，僅此暗器功，已到駭人聽聞地步！

好個詹子美，周身已布滿罡氣，燕尾鏢臨身五尺，就像碰到一座無形氣牆上，紛紛跌落地上！

五鬼天王阮奇何曾見過如此情景，驚魂欲絕，百忙中，奪起全身之力，揮掌猛擊。

詹子美不願多糾纏，右掌幻起道光影，奇快透過五鬼天王掌影，一指點在死穴上。

雷神李昭此時已逃出五丈開外，詹子美三個起落，施展八步趕蟬輕功，人還未到，大喝一聲：「那裏走！」人已凌空越過，寶劍輕輕一揮，人已安穩站在地上。

雷神李昭龐大身形走勢不變，直到三丈開外，才「砰！」地跌倒地上，昏死過去，喉頭一點粒米大小劍孔泛紅，看來已經斷了氣。

詹子美迅速離開現場，留下了三具屍體及馬匹，與呼嘯的風聲。

第二天中午，風雲堡整個轟動起來，雷神李昭，七步奪命判魯寧及五鬼天王阮奇，離奇的給人殺害，現場很清楚顯示出，曾經有打鬥跡象，江湖上誰有這樣大胆，與風雲堡作對呢！

數十名高手，氣勢洶洶在方圓百里內搜索，那種强橫法，簡直比官府還厲害，老百姓人心惶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詹子美站在樹林中窺伺，待機而動。

等了老半天，才看到五騎由道上緩轡而行，不像前面那班人匆忙。

來到臨近，才看清楚，這一隊全是女的，為首正是粉面羅刹駱沁芳本人，領着金陵四艷，在官道上行走，她們大概認為，敵人決不敢在如此近距離逗留，所以才象徵式跑跑，也算出了差。

詹子美細細打量附近地勢，迅速作了決定。

五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本來也生得美，如今作勁裝打扮，益發現得婷婷婀娜，別有一番風韻。

「沁芳姊，你說，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對呀，風雪堡人多勢衆，誰有這大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再說，他們三人也有一身好功夫，怎會給人殺了，也沒有留下半點蛛絲馬跡，端的透着古怪！」

「說不定他來找我們，那時就要他來得去不得！」

「眞的麼？」

金陵四艷也在多方猜測。

粉面羅刹駱沁芳聽手下四個女孩子說話，也推測不到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半晌，這位女羅刹才說道：「你們也別太過自負，風雲堡幾年來勢力擴張，各大門派早巳担憂，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這次是否他們派來的高手，目前還不知道呢。」

「任他是誰，只怕也是來得去不得！」一名女孩子頗為自負的說道。

「眞的麼！」這聲音由林中响起。

「誰！」五人齊聲喝問。

一條人影，由林中走出，靜靜站在路中。

「是你！」五人當然認識詹子美，一年前曾經在風雲堡掀起軒然大波，以後離開，不知所踪，想不到今日又來了，而且來得如此奇突。

「小兄弟，你今日來此，是否將我五人作為第二目標。」粉面羅刹駱沁芳冷聲問道。

「很對不起，多多得罪啦！」詹子美淡淡道。

「你……你好狠的心！」四艷齊聲怒喝。

詹子美可是微笑不語，瞧他外表，溫文有禮，誰想到他會殺害這五名女孩子。

「拔劍！」粉面羅刹駱沁芳知道今日不能善了，立即吩咐手下四艷抽出兵刃，準備拚命。

此時根本不須吩咐，四女更知道事態嚴重，想要活命，只有靠自己努力，別想靠奇跡！

詹子美幾乎極有耐性，臉含微笑，似乎在觀賞一幕極有趣的活劇。

「殺！」金陵四艷此時已失去平時的溫柔，額頭香汗淋淋，驚慌失措，簡直有點窮兇極惡味道。

粉面羅刹駱沁芳到底經過大風大浪，處此生死關頭，表現出異樣沉着。

五人頗有默契，繞着詹子美，穿花蝴

蝶般游走起來，手中兵刃窺隙進擊！

颼颼颼，全是要命的招式，一齊往詹子美身上招呼，詹子美仍然鎮定如恆，待兵刃快沾衣襟時，他的右肩極輕微幌動一下，亮光閃過，金陵四艷突然呆住了，她們實在不敢相信，世上有如此快的劍招，帶着滿臉不願意，緩緩倒下去！

粉面羅刹駱沁芳廢然長嘆，將手中劍往地上一擲，雙手垂下，任由割宰！

詹子美像一個石人，毫無表情，粉面羅刹駱沁芳知道無望，手腕一翻，一柄亮晶晶的七首已插入心口。

呼嘯的風聲中，似在哭泣！

詹子美長長嘆口氣，江湖的生涯，是如此殘酷，假如風雲堡主宰江湖，只怕殺害人命比這多百倍，所以現在必定要狠心才行！

現在，附近數百里的旅舍，簡直給翻了身，詹子美暗笑，他只輕鬆的找顆大樹，安安穩穩的睡着，等待時機，匆忙的蹄聲，遠近喝呼的人聲！

風雲堡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粉面羅刹駱沁芳及手下金陵四艷的死，更沉重的打擊了風雲堡。

敵人神出鬼沒，竟在門口殺人，而且高手密佈之下，倏來倏去，他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第五天，詹子美又開始新的行動！

他大搖大擺進入風雲堡。

三十六騎，最後一人落後，迅速給拖了下來，換了衣服，將人藏在密林中，然後拍馬追上，前面的人沒注意，詹子美就這樣混入風雲堡。

深入虎穴，而且全是絕頂高手密佈之處，其中驚險處可以說到了極限。

早上，詹子美深入內院，心內已有計較，他裝着呼吸新鮮空氣，倒剪雙手，在花叢中漫步！

等了半天，怪老頭果然出現了！

「咦，老夫子早！」詹子美聲音透着很大驚喜。

「你又來了。」怪老頭微笑，修養很好。

「老夫子，你那神奇精湛的劍法，使我衷心欽佩，今天我想冒昧再討教一番，不知可肯賜教！」詹子美拱手道，一副惶恐神態。

「好，這有什麼不好的！」怪老頭笑嘻嘻道。

「老夫子，我雖然下了一年苦功，必然不會是你的對手，所以，最好有個不多人知的地方，輸了也別給人知道，你說好麼！」詹子美恭敬道。

「沒有關係，年青人愛面子，老頭知道，這園子附近很少人，我們正可試招！」老頭笑嘻嘻道。

「事不宜遲，我們立刻開始！」詹子美說時抽出寶劍。

「年青人總是性急，我們練練也好！」怪老頭仍然笑嘻嘻不以為意，伸手折下一竹枝，當着劍使用。

詹子美心內暗笑道：「老賊，等會要你好看！」

「颼！」詹子美揮劍刺出，仍然是去年的水準。

怪老頭竹枝划動，廻風飛起，和以前一模一樣，廻力逐漸加强，而且有極强的吸力。

詹子美無力應付之下，再不客氣，「嗤！」一股强力的劍氣破空刺出。

「咦！」怪老頭顯然大為震駭，這股刺針般的劍氣，正是至高無上的劍法，而且正是他廻龍劍法的尅星，他如何不驚！

詹子美放開手來，再不客氣，全力施為，怪老頭吼叫連連，拚命抵擋，仍然是捉襟見肘，束手束脚。

五招過去，怪老頭左臂受傷，而詹子美下手更辣，全是要命的毒辣招式！

「你是那兇手！」怪老頭叫道。

「嘿嘿！」詹子美只是一陣冷笑。

「來人呀！」怪老頭高聲叫起來。

詹子美大驚，全力施為，身劍合一，往前衝去，怪老頭叫聲還未出口，喉頭巳中了一劍，那是致命追魂一劍，人還未倒地，詹子美巳貼地掠出十丈，再轉身，巳進入一座高樓上。

老夫子給人用劍殺死，而且在風雲堡內，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件！

整個風雲堡沸騰了，原先許多頗為自負的高手，這時也噤若寒蟬，老夫子的劍法，當今武林找不出幾個對手，他也給人當面殺了，這兇手的武功，豈非到了超凡入聖境地！

當今武林中，誰有這樣絕頂武功！

誰也想不出有這號人物，但兇手的神通廣大，如何能潛入內院，確令人費解。

南宮彩雲仍然像以前一樣的頑皮，風雲堡內風聲鶴唳，令她也有點興緻索然！

此時，她正坐在房內生悶氣！

一隻手伸出，捂住她的嘴。

南宮彩雲不由大驚，一個倒肘，往後撞去，只聽得一聲悶哼，聲音頗熟，急回頭看，看到了詹子美的臉，幾乎叫出口的聲音又縮了回去。

「別出聲！」詹子美說時縮回手。

「你……你是那兇手？」南宮彩雲忍不住問。

「我是奉陸舜華姑娘之命，還請你帮忙，否則，只怕很危險了！」詹子美低聲道。

南宮彩雲毅然道：「你放心，我一定盡力，那怕是丟了性命！」

「很好，多謝你帮忙！」詹子美道。

「一年來，你的劍法大成，看來風雲堡要吃虧啦！」南宮彩雲似乎很高興。

「這不過是開頭，必須將風雲堡連根拔去，才算大功告成；現在，姑娘可以帮我做兩件事；第一，派人送信到黃山我師父處，由他出面廣發武林大帖，約會白道正派俠義道，聲討風雲堡！」

「第二件甚麼事呢？」南宮彩雲急急問。

「嘿，」詹子美冷笑一聲道：「我巳經查清楚，你們這位少堡主，兇狠殘暴，不知做下幾多傷天害理之事……」說到這裏，詹子美又笑口道：「他對你這位姑娘，到是情有獨鍾，傾心得很呀！」

「你，不是好人，我不理啦！」南宮彩雲嘟起小嘴，裝作生氣的樣子。

「別發小姐脾氣，你去把他引來，制服下來，可以作為人質，萬一不可開交之時，也可用來牽制風雲堡！」詹子美微笑

道。

「我去叫！」南宮彩雲嬌笑着出去。

「別給人看到！」詹子美吩咐。

「知道啦！」小丫頭笑着走出去，帶着陣香風走了。

詹子美個人靠在椅背上，翹起二郎腿，口內哼着不知名曲調，神情頗爲得意。

「大妹子，你又玩什麼花頭呀！」一個年青人的聲音在門外响起。

「我說有寶貝給你看，包你看了高興！」南宮彩雲道。

「世上任何寶貝，也沒有你這活寶貝好！」

「啐！」

房門打開，一名二十來歲少年，悶頭悶腦闖進來，猛然問，他看到詹子美，腦內似乎不能接受這事實，怔了片刻，立即變臉，喝問道：「小子，你是什麼人？」

原來去年詹子美大鬧風雲堡，這位少堡主出外未回，所以未謀面，今天不認識，才有此一問。

「一個普通人，因素仰少堡主武功高強，所以想請教請教！」詹子美說時，仍然吊兒郎當坐着。

「好小子，敢是活得不耐煩了；嘿嘿，敢對本少爺無理，今天要你好看！」這位少堡主火氣特別旺，因爲對方也是少年，滋油淡定坐在房內，這說明他與南宮彩雲關係非淺，這如何不令他妬火大發呢。

「好啦，柳曉文，出手呀！」詹子美說時，緩緩站起身來，面上一片冷峻。

「嗯，我想起來了，你就是那兇手！」少堡主柳曉文沉聲道。

「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出手保命呀！」詹子美神色愈來愈冷。

「嘿嘿，你小子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自來，今天是我運氣好，捉到兇手，可以大大露面了！」這位少堡主得意洋洋，以爲可以吐氣揚眉。

「出手呀！」詹子美懶得同他多說。

「颼！」說幹就幹，風雲堡秘傳追魂手施出，「判官索命」，變化詭異，果然不同凡响。

詹子美紋風不動，脚下移動兩步，已將這招威力絕倫的「判官索命」化解於無形。

這套神奇步法，令得少堡主柳曉文大爲震動，他這追魂手一經施出，所向披靡，今天竟然無功而還，這是從未有的事，心內雖然滿懷不信，手內並未停，三大絕招，「判官追命」，「五雷追魂」、「天羅地網」同時施出，當眞是風雲變色，鬼哭神愁。

詹子美冷哼中，手伸處，一股凌厲的劍氣破空而出，追魂手頓時雲消雨散，而少堡主柳曉文氣海穴一麻，全身機伶伶發抖，一身武功就此消失了！

「把他放在床底！」詹子美道。

「好功夫！」南宮彩雲由衷讚道。

十天過去，風雲堡罩住一層慘霧愁雲，由於天下第一神劍鍾先生出面，天下英雄熱烈响應，聲勢浩蕩往風雲堡進發。

雙方高手齊集在廣場上。

雖然詹子美暗中狙殺堡中高手，但風雲堡勢力雄厚，屬下高手仍然不可輕侮。

這位叱咤風雲的堡主——震南天柳青峯，當下開門見山道：「今日荒山有幸，有這麼多武林高人光臨寒地，我們敵意無法消解，只有謀求武功解決，一個對一個，失敗或死傷，可以退下去，由下一個接手，直到最後爲止，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各位認爲好麼！」

天下第一神劍鍾先生緩緩站起來道：「堡主意見，敝人認爲太煩，而且令許多人喪命；我們何不挑選十名主力，以十場比試定輸贏；這樣，簡單而扼要，不是很好麼！」

「好，鍾先生既如此說，柳某只好捨命陪君子，我們這就開始呀！」風雲堡主震南天柳青峯同意，立即準備挑選人手決戰。突然，詹子美施施然走出場，先到鍾先生面前，低聲說明一年來近況，立即要求第一個出場決戰。

「很好，小心在意！」鍾先生吩咐。

詹子美在風雲堡曾經大鬧過，所以很多人都認識，他們在一年前曾見過這少年人的武功，因此不以爲意。但是，三名高手非死即傷，這才震動風雲堡。

一名滿頭白髮老者，緩緩自堡內走出，直往場中走去，頓時引起轟動。

「雪山老魔！」許多人叫道。

這眞是令人不可置信的事，雪山老魔怕沒有百多歲，五十年來在武林出現，想不到今日竟然爲風雲堡羅致，誰能敵得住雪山老魔的蓋代魔功！

詹子美屹立場中，淵停嶽峙，毫無怯色。

「颼！」雪山老魔手中拐杖攔腰揮出，氣勁漫空，果有非同凡响的功力。

「嗤！」詹子美不敢怠慢，展開天香谷劍法，劍氣激盪，與雪山老魔大戰！

在場黑白兩道高手，暗自震駭不已，詹子美只不過二十來歲小夥子，竟然練成蓋代神劍，黃山劍法，譽爲天下第一，果然有其獨到之處！

「颼！」人影倏分，詹子美左肩中了一杖，皮破血流；而雪山老魔胸口却中了一劍，緩緩倒下去。

「呀！」所有的人全部站起來。

風雲堡主震南天柳青峯臉色蒼白，不可一世的雄心壯志，頓時灰飛烟滅，以雪山老魔蓋代神功，猶不是詹子美對手，他師父那還得了！

誰知道詹子美的劍法，另有傳授，即使鍾先生，心內何嘗不大感奇怪，徒弟如何學得絕世劍法，那是自己亦望塵莫及。

在這情況下，風雲堡主當衆宣佈，從此退隱江湖，再不言武事。

歡笑中，詹子美伴着師父，低聲訴說天香谷一年經過，南宮彩雲也湊上一份，狀甚親密。

當晚，就風雲堡大廳設宴，自然而然，鍾先生推坐在主席上。

一場武林風波，就此平息。

詹子美在衆人讚譽中，眼前却浮現了天香仙子陸舜華的倩影！

但是，詹子美相信，陸舜華眞是仙子降凡，平常人怎會有如許聰明，以她的年齡，劍法上有此超凡入聖成就，似乎不可能！心內暗自決定，明日再去天香谷。

他是否能去呢，那是以後的事了！

—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僱傭丈夫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浪子畢基通過徵婚廣告而做了一個富孀的僱傭丈夫，在試用期三個月期滿的前晚，富孀莎拉才說出她找畢基做僱傭丈夫的目的只是因爲有仇家在追殺她，企圖搶她的財產，希望畢基能够保護她，畢基因懷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覺得這女人不尋常，所以他試用期滿後續期一年，希望從中能探知秘密……某日，他們駕車到新界看別墅，半途遇到幾名大漢殂擊，並把畢基和莎拉抓起來，畢基設法逃去，並在劉福家暫住，不料，莎拉在此刻又自個兒逃去……

離奇複雜案中案　勾心鬥角胆搏胆

劉福道：「她有可能偷聽了我們的談話，知道你正在調查她的來龍去脈。」

畢基道：「當我離開客房時，她明明倦極睡去了。」

「像她這種女人，怎麼會放心睡去？她心裏有事，自然會睡得處處提防。」劉福又說，「也許她醒後見不到你，所以跑到客廳來，無意中聽到我和你的談話。」

「也許是這樣吧！」畢基只是輕輕嘆息，什麼都沒有說。

劉福不久之前還是十分想睡，但經此一役之後，他再也睡不着了。

兩個好朋友獃在客廳裏好一會兒，默默相對，很久也沒有講過一句話。

終於還是劉福先打破了沉默：「到底是誰要你偵查何冰冰這個女人？」

「一個由越南逃出來的難胞。他是我的一位遠親，論輩份，我該叫他姨丈。」

「何冰冰是你姨丈什麼人？」

「同居的情婦。」畢基道：「這件事，的確是說來話長。」

劉福也明白畢基的爲人，他表面上雖然是個花花公子，但却具備一副俠胆仁心，當他不意亂情迷時，他很理智很能幹。

由於這件事發展至此，似乎越來越複雜，所以劉福也表示關心起來。

畢基於是把他姨丈的故事告訴劉福。

畢基的這位遠親叫洪鈞，早年已落籍越南，在堤岸一帶很有點聲望。

就像所有中國人一樣，憑着他們的聰明和智慧收穫是一定很好的。

洪鈞也在越南發跡了。

可惜越南這個多災多難的小國，戰火連綿，幾乎永無寧日。

洪鈞在美軍撤出越南之後，才如夢初覺，早知如此，他早該帶着他辛苦賺來的錢財，離開那令他發達的地方。

但是一切已成定局，太遲了。

就像所有中國僑胞一樣，他們的生命，財產都受到絕無保障的威脅。

洪鈞眼看畢生辛辛苦苦經營所得的成果化爲烏有。

就在那時候，他的「救星」出現了。

那是他的情婦。

他的情婦何冰冰，也是一名中國僑胞。是在越南出生的中國女人，且有幾分姿色。

何冰冰比洪鈞年輕十五年以上。洪鈞也明知這種女人未必靠得住。

但是，當時身爲中國人，要挾着大筆家財離開越南，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所以惟有私自去找門路。

何冰冰說她有這種門路，所以在絕望中的洪鈞，大表興奮。

何冰冰果然介紹了一個專做地下黑市「套匯」的男子給洪鈞認識。

那男子叫江中哲。只有三十餘歲，四十未到，個子矮小。

據說，堤岸許多富有華僑都認識這位「江先生」。

許多富僑把資金用套匯方式，由黑市偷運到香港和台灣來。當時做這種地下買賣的人很多，但幾乎十之八九要經江中哲其人。

換句話說，他幾乎是「總代理」。

黑市「套匯」的方式，大致上是這樣的：——

富有人家先設法通知港台的親友，代收他們匯出來的錢。

當他們的親友在港、台收到該欵後，便以電、信通知越南方面。然後那邊的匯欵人才將倍半左右的美金交給江中哲。

當然，表面上看來，這位「江先生」十分好賺，人家匯上一萬元美金，他收萬五，亦即賺了五千大元之多。

但是，熟悉內情的人才明白，眞正賺大錢的，却是越共的貪污份子。

因爲這一類黑市套匯，幾乎是半公開的，如果不從中疏通一下，不被拉入集中營才怪。

洪鈞因爲明白局勢如此，如果不將資金設法匯一些出去，遲早也是沒有了。

因此，洪鈞惟有信一次何冰冰，將數以十萬計的美金，經由何冰冰手，匯到香港來。

洪鈞有個遠房姪女洪婉兒，他那五十萬元美金，就是匯給洪婉兒代收的。

當時洪鈞心裏想：自己畢生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即使自己和家人享用不到，也總好過白白送給越共。

何況當時堤岸的情形很混亂，越共正在四出登記華僑的私人財產。

據說，有錢的人必被搾得一乾二淨，才准許他們離境。

當時洪鈞能否離開越境，雖然仍在未知之數，但是，何冰冰已悄悄告訴過他，她在這方面，也同樣有門路。

結果，錢是匯了出來了。

但是，何冰冰並未能設法令到洪鈞和他的家人們離開越境。

洪鈞十分焦急，因爲他手上的錢，已經去得七七八八了。

匯了五十萬美金來港，實際要付出的却是七十五萬元。

再加上何冰冰爲「搭門路」給他和他的妻子兒女逃亡，不時向他索取「運動費」。結果，洪鈞手頭上的現金，差不多都用光了。

這也不要緊，反正他心裏一直在想：有了五十萬美元在香港一位姪女的手上，將來只要人口安然逃得出來，也不致一無所有。

但是，就在他四處尋找何冰冰下落之際，他也發覺江中哲同時失了踪。

有人告訴他：江中哲不久之前，已偕同一個女子悄悄逃離越境。

又有人說：那女子正是他的情婦何冰冰。

他彷彿從噩夢中驚醒。

萬分焦急之際，他想與香港方面的姪女連絡一下。但是，當時港越之間的通訊還未完全恢復正常。書信往還，動輒要三兩個月。

沒有想到的事竟然發生了。洪鈞連妻子也不敢讓她知道。

如果他妻子知道他把一生積蓄都給一個女人，只怕她可能立刻就會自殺。

洪鈞悄悄翻出一封來自香港的電報原文，上面清清楚楚寫上：——

「鈞叔：寄來的五十粒補丸，經已收妥。」

下署：「婉兒」。

「補丸」是暗號。

知道此中內容的，只有何冰冰而已。

至此，洪鈞總算恍然大悟了：何冰冰存心欺騙他。

她一定是和江中哲串同，另外在香港方面也有人接應，所以洪鈞才會上當。

洪鈞有苦自己知。

他一邊仍在明查暗訪何冰冰和江中哲二人的行踪和下落。

另一方面，他也千方百計，找門路逃亡！

他知道許多僑胞都有逃亡的門路，只要付出黃金去賄賂越共，就可以擠上一些破舊的船隻，逃出公海去，聽候命運的安排。

這種逃亡一般都沒有固定的目的地，但絕大部份人都希望到香港來。

也許是香港這「天堂」的稱號被人吹捧得有些過份，所以出海逃亡的難胞，都希望他們的船隻能來香港。

可惜，有些木頭船只挨到公海就開始入水，沉沒。

即使不致沉沒的船隻，也有不少被飄到一些孤島去。

他們根本無法知道自己的前途，甚至有人明知那只是死路一條，結果還是有着成千上萬的人，不斷嘗試！

不自由，毋寧死。

以其說是爲了求生，倒不如說爲了尋求適合自己的生活，沒有人甘心情願的，在暴政下被奴役。

洪鈞方千百計，終於給他找到了一條生路。

有人集資購了一隻舊洋船，也連絡好了收黑錢的越共碼頭官員。

負責人揚言，因爲費用龐大，所以每個人要收十兩黃金。

人頭計算，洪鈞一家四口，便要交出四十兩黃金。

以洪鈞的家財，這數目本來不大。問題却是他除了在黑市「匯」出那大筆錢之後，還被何冰冰一再需索。

現在他妻子的一些私蓄和首飾，大約不會超過二十兩黃金。

如果他够狠心的，只要留下一子一女，這二十兩黃金也足供他夫婦二人逃離越境的代價。

但是，有誰願意不理會自己的兒女？有誰肯捨棄自己的骨肉？

因此，洪鈞又白白錯過了一次機會。

當時在堤岸一帶，「機會」是一個又一個的接踵而至。

越共的幹部貪污是原因之一，越共政府似乎也有意趕絕華僑！

所以，他們把僑胞們的財產搾得乾乾淨淨之後，便讓他們「偷偷」離去。

洪鈞又搭上了另一批人。

這批人只用一艘舊漁船出海。據講有數百人之多，以航海知識而言，那是相當危險的。但代價却相當便宜。

每個人只收五黃兩金。

以洪鈞當時的能力來說，那是「剛剛好」。

終於，他們一家四口人——洪鈞和他的妻子，還有一子一女，就此登上了「旅程」！

他們擠身於那艘舊漁船之內，向住公海進發。

他們的目的地是香港。

× × ×

洪鈞充滿了希望。

只要他眞的能到了香港，就算他的姪女收不到那鉅欵，相信他們一家四口的生活，他那個姪女也會照顧他們的。

只要人口平安，錢財只不過是身外物而已，當時洪鈞惟有這樣安慰自己。

其實漁船上當時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想法。

在他們的心目中，香港是個天堂，遍地黃金，只要肯做，一定不會餓死。

可惜，他們的美夢還未發得完，噩夢已經接踵而至。

由於船小人多，海上風浪又大，船身開始出現了毛病。

船上發出無綫電求救訊號，公海上也可以見到不少懸掛各國旗幟的大洋船在不遠處經過。就是沒有人來理會他們。

這的確是個十分殘酷的世界。飽受戰火摧殘的他們，滿以爲人間還有溫暖，想不到竟然還有人見死不救。

舊漁船開始下沉！

船上的人已作了最壞的打算。

兩艘小艇，加上一艘充氣橡皮艇，已擠滿了婦孺之輩。

男人們，只可以利用救生衣和浮木，在最後關頭離船。

× × ×

人是感情動物，可惜風浪無情。

洪鈞在風湧浪急之際，目睹妻兒們的小艇，在翻翻滾滾中遠離視綫。

到了棄船的最後關頭時，洪鈞和數名男子，穿着救生衣，摟住一些浮木，投身海中。

當時海面上的風浪很大。

洪鈞等一班人，隨波逐浪，飄浮到一處小孤島。自此之後，便與妻兒們一直失了連絡。

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兒女們是生是死。但他本人總算暫時獲得喘息了。

那是一處無人小孤島，沒有屋宇，沒有樹木，甚至沒有遮擋風雨的地方。

原來那是大海之上的一個珊瑚礁！

他們開始感到徬徨！

可能這是附近一帶海面唯一可供避過風浪的地方，所以轉眼之間，有百餘人聚集到這小小的珊瑚礁之上。

不管以後如何生活下去，不管有沒有船隻前來救走他們。

總之，眼前他們可以再生存在這地球之上，他們都可以暫時獲得喘息了。

× × ×

當風平浪靜時，又見烈日當空。

集中在珊瑚礁上的人，有些已筋疲力盡地，昏了過去。

他們沒有吃的，沒有喝的，又飢餓，又口渴，加上在海上與風浪掙扎時用去的氣力，即使年青力壯的人，也難以支持得住。

能够免强支持身子坐起來的人，都不斷放眼四望。

他們希望有經過的船隻，將他們救上船去，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

但是，大海茫茫，除了滔滔的巨浪之外，就只有那些在海面上飄浮的廢物。

那是沉船上的廢物，可惜此中却難找到可以吃的，或者喝的。

沒有人敢想像到以後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是，眼前已有不少人在無聲無息中死去！

洪鈞即使僥倖沒有死去，也變得有氣無力地，倚在一塊珊瑚石旁邊。

他已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人，能支持到現在，全是一股求生的意志支持他，否則的話，他早已倒了下去。

其實這裏每一個生存着的人，都只憑一股「希望」支持着他們。

假如他們明知沒有希望的話，早已閉上了雙目死去。

× × ×

人類本來就是爲了求生存而來到這世界上來的。若非如此，這班可憐的人爲什麼會冒住生命危險逃了出來！

想不到命運之神，却偏偏跟他們開玩笑，讓他們要生不得，要死可也不容易。

超過一百人，集中在這方寸之地的珊瑚礁之上，抵受着風吹、日晒、雨淋和飢餓的侵襲。

不出三日，這班人之中，最少已死掉了一半。

洪鈞是僥倖未死的一個。

× × ×

「弱肉强食」，似乎是大自然的「天理」；但是，這班可憐的難僑，却無强與弱之分。

如果說他們是强人，他們爲什麼要被人迫到非逃亡不可。

假如說他們是弱者，他們爲什麼還可以支持着，生存下去？

爲了生存，他們含淚分食了同伴的屍體。

有些人忍不住作嘔，但他們在極度飢餓中，還是要吃了。

他們沒有選擇之餘地。

他們沒有得吃，也沒有得喝，要喝就惟有喝天上降下的雨水。

當沒有雨水時，只有喝自己的尿，這

樣總比喝海水好一些。

有些人明知自己快要死去，他們趁未死之前，吩咐同伴們在他死後，不妨把他分食，只因爲他也吃過別的同伴的肉。

眞是慘不忍睹的殘酷事實。

最後，他們經過連番掙扎之後，只死剩三十餘人。

他們不知道究竟在這兒有多久，更不知道還要等多久。

總之，能生存下來的人，他們所面對的，依舊是一片絕望。

他們見不到有任何船隻經過。

每次當他們睜開眼睛時，所見到的，只是茫茫大海。

唯一分別的，只是日間可能是烈日當頭，或者陣風陣雨。

無論天氣是晴是雨，他們身邊的同伴，都會一個一個地倒下去。

太可怕了！

但是他們却無法逃避，亦無意逃避。

沒有人能見到自己變成什麼樣子，只是眼前所見到的，却像一具具的殭屍。

每個人都皮黃骨瘦，不似人形。

× × ×

上帝如果眞的創造人類，自然有權毀滅人類，爲什麼要折磨他們？

如果說他們的罪孽深重，迫使他們逃亡的人又如何？豈非更深，更重？但最低限度目前他們就不必受苦。

曾經不止一次，他們揮動脫下的白衣，企圖吸引在遠處經過的船隻的注意。

但是，一次又一次，他們不止一次地失望，也不止一次地，目送那些船隻消失在遠處。

他們欲哭無淚，但却沒有人後悔。

儘管他們眼見就要死去，也沒有人後悔這一次的逃亡！

最少，他們已吸到了一口自由的空氣，死也死得泰然。

× × ×

又是一個小黑點開始。

任何船隻在水平綫上出現的時候，遠望過去都只是一個小黑點而已。

每過一天，每過一段時間，能動的人就越來越少！

活着的人只有二十餘個。

能動的却少之又少。

他們都有氣無力地，獃在一旁。

他們沒有再揮動衣物，只呆呆地瞪住那小小的黑點逐漸變大。

若非極度的失望，就是再也沒有多餘的氣力了。

直至到有人看清楚那是一艘船的輪廓，才見到有人軟綿綿地，把一件白色的衣物，在頭頂之上揮動起來。

也只有循例而已。

同樣的情形，同樣的動作，他們也不知做過了多少次了。

然而每次總是失望。

這一次，他們仍不敢存有什麼奢望！

甚至在他們之中，沒有人站立起來，只是揮動手臂，把衣物高舉過頭頂之上而已。

事實上，他們已沒有氣力支持起來。

他們每個人，幾乎都只以「等死」的心情，獃在那兒。

但是，那海面的影子越來越大了。

那是一艘漁船。

它正開過來。

絕望中的可憐人仍不敢太過樂觀，只因爲他們都曾經樂觀過了，到頭來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不少船隻十分接近他們，他們甚至可以看得見甲板上的人。

但是，那些人却沒有理會他們，自然也沒有把船開過來。

不管是故意迴避，還是缺乏同情心，總之，他們就是無法與任何船隻接觸。

現在那艘漁船是眞的開過來了。

每個人都因爲欠缺營養，而顯然頭昏眼又花，所以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直至到那艘漁船停在不遠處的海面，他們才雀躍起來。

那是一艘台灣遠洋漁船，懸掛中華民國旗號的台灣漁船。

珊瑚礁上的二十多個人，可以看見船上的人在甲板上向他們揮手示意。

他們眞的以爲自己正在做夢。

數天之前，也同樣有船隻在不遠處的海面經過，他們也同樣可以見到甲板上的人，但對方並未理會他們，甚至連揮手也沒有。

那些船並未停下來，當時他們差些兒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和信心。

那些紛紛死去了的人，正是感到人類逐漸缺乏應有的同情心，對一切都感到絕望了。於是一聲不响地死去。

眼前能生存的人，實在是一個奇蹟。

在這個沒有食物與食水的珊瑚礁之上，他們原來已經掙扎了三個星期了。

他們之所以能生存到現在，就只憑一股生存的意志。

現在他們能見得到的，證明人類還有同情之心，漁船上的人已將救生艇吊入海上，開始有人過來救他們上船了。

他們感動到流淚。

甚至還有人懷疑自己在做夢。

能生存到現在，已經是一個奇蹟，有人肯停船來救他們，他們覺得又是另外一個奇蹟！

幾個壯健的水手，紛紛將這二十多個半死的人扶上救生艇之上，有些人未到甲板，便昏了過去。

× × ×

畢基一口氣把他姨丈的故事述說到這裏，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劉福聽了，也感到有點黯然神傷。

要不是他也從報章上看過了類似的新聞報導，他一定以爲畢基又在故意胡扯，然而這一次，他是信定了畢基。

劉福問道：「你姨丈在那裏？」

「他和那二十多個人一齊被救到台灣去，」畢基說：「事後他的姪女洪婉兒得到消息之後，邀我陪她到台灣去探望過他一次。」

「他的妻子和兒女們呢？」

「至今仍無下落。」

「你大概就是受了他所託，才對何冰冰這個女人展開偵查吧？」

「不錯，」畢基道：「洪鈞的姪女兒——洪婉兒，從未收到那五十萬美金，也從來沒有打過什麼電報到越南去！」

「何冰冰佈假局？」

「是啊，洪鈞太過信任她了。」

「你怎麼會懷疑你這位富孀老婆可能就是何冰冰。」

「我當然不是什麼神仙，但也絕非瞎猜，而是我經過一番調查之後，才作此假定的。」

「那麼，你既然做了她的丈夫，有沒有查到什麼端倪？」

「就是因爲有許多可疑之處，所以我才託你代我到日本去查，」畢基道：「我未見過何冰冰，我手上也沒有她的照片，洪鈞幾乎連性命也沒有，當然也沒有她的照片。」

「那你怎麼會懷疑到她的身上去？」

「我足足花了一個月時間，明查暗訪一雙富有的越南華僑，你應該知道我要找的人就是何冰冰和江中哲，但是，全無訊息。」

「別賣關子了，我只想知道，你怎麼會以爲莎拉就是何冰冰？」

「老實說，至今爲止，我仍無證據。」畢基又說，「本來我以爲你會助我一臂之力，替我由日本方面找到一點有用的證據，但是，結果你那方面又無收穫。」

「那間整容所本來有個規矩，未動手術之前，一定要先映一張近照，手術完成之後又照另一張，以示成功，但是，那些存放在檔案中的照片，却不知何時被人偸掉了。」

畢基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請你到日本去查嗎？那是因爲有個黑社會綫人告訴我，有個由越南逃港的難民，花錢買了一本假護照，到了日本去。我懷疑那個女人就是何冰冰，但是在人民入境事務處的入境記錄中，却沒有她回港的記錄。」

「我倒明白了，她一定是改容之後，連姓名也一再更改。」

「是的，她有錢，自然可以買來另外一本假護照。」

「莎拉已是你的妻子，你如此接近她，應該很易找到答案。」

「雖然有許多可疑的形跡，但我却不想打草驚蛇。」畢基吁口氣道：「前些時，我不斷討好她，希望先獲得她的信任，想不到，突然節外生枝，竟然有人要脅要殺她。」

「你猜那又是什麼人？」

「可能是江中哲那一帮人，假如她果然就是我要找的何冰冰的話。」

劉福出奇地瞪住畢基：「你這人倒也糊塗得可以，怎麼到了現在，還無法確定她是誰？」

「要查出她是否何冰冰，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我從未見過何冰冰。第二，受騙的洪鈞，目前不能由台來港，第三，我從未見過莎拉的護照。」畢基又說：「本來這應該是個好機會，我帶住她逃過對方的追殺之後，便借故帶她到台灣去一次，屆時她會被我安排與我姨丈面對面，可惜，事情又有了意外。」

「嗯——」劉福沉思着說：「你猜她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去？」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如果我是她，一定不會回家去。」畢基又說：「因爲追殺的人，這時候極可能正在她家中等待她——」

畢基說到這裏，突然頓住了。

他彷彿想起了什麼，目定口呆着。

劉福是個私家偵探，而且一向與畢基很有默契，因此他說：「我們可不先撥一個電話。」

畢基喃喃地說：「是的，我們先試探一下，看看莎拉是否已返家，也許，他的對頭人正在那裏等她回去。嗯——」

畢基又問劉福：「你肯帮帮我嗎？」

劉福故作生氣地說：「他媽的，你每次玩女人總要麻煩我！」

× × ×

凌晨五時。

半山區一幢兩層高的豪華住宅，裏面燈火通明，彷彿發生了什麼事。

那是莎拉的住宅。

但是莎拉並不在這裏。

相反，却有些人正在那裏等她回去，那是幾個兇惡的男人。

莎拉家裏的花王，司機以及女傭等人，都被這幾名大漢叫醒了。

他們正被集中在客廳裏，由二名持手槍和利刀的大漢看管住。

大門後面有個假扮花王的大漢，一直注視着門外的動靜。

他們估計這間屋的主人——莎拉，遲早也會返回到這裏來。

因此，他們一直在等待着。

然而，他們先後已等了九小時多，門外完全沒有人和車出現過。

偶然有一輛街車匆匆掠過，但從未停下來。

另外二名大漢則分別在屋內各處展開搜索。

他們搜索的範圍，包括了莎拉的睡房，客廳的酒櫃和士多房等處。

電話突然响了。

沒有人立即接聽。

那幾名大漢互相交換着眼色，但一句話也沒有說。

正在到處搜索的一名三十餘歲的男子，顯然是這一班人的首領。

他衝到電話機旁邊，正待拿起聽筒，突然又頓住了。

那男子把女傭召來，吩咐她說：「這電話一定是找你女主人的，你裝成剛起來接聽的樣子，然後告訴對方，說你女主人睡了，她吩咐不接聽任何人的電話。」

女傭在利刀指嚇下，震騰騰地伸手將電話聽筒拿起。

電話是畢基撥進來的。

畢基在那邊已經認出了女傭好姐的聲音。

畢基很機警，他在電話中說道：「好姐，你小心聽着，我是畢先生，我已知道家中可能出了事，是嗎？如果有人正在要脅住你，你就說『對不起，你撥錯了號碼了』——」

豈料畢基的說話聲，在這夜深人靜之際，連站在一旁監視的人也聽到了。

那似是頭目的大漢一手將電話搶了過來。

他狠狠地說：「你小心聽住！現在是

我們攤牌的時候了！」

畢基很冷靜。

他在電話中說：「你是誰？」

「不要管我是誰，把她叫來聽電話，我有話跟她說。」

「她是誰？」畢基又問。

「什麼？」那大漢幾乎氣得跳了起來，「她是誰你也不知道？你的老婆啊！」

「對不起，我只是受薪性質，她是我的女老闆而已。」

「叫她跟我談談。」

「告訴你，我也正在找她。」

「什麼？」那大漢又是一怔，「你到底是什麼人？」

「曾被你們囚禁的人，也是曾與莎拉在一起的男人。」

「你可是那個姓畢的。」

「不錯啊。」

「你不是跟她在一起麼？」

「是的，但是，她逃跑了。」

「逃跑了？」

「是的。」

「嗯——」那大漢想了想，又說：「朋友，既然你是局外人，我勸你還是少管閒事。」

「本來我也不想管，但誰叫我是她的僱傭丈夫？」

「你受薪而已，但你有沒有想過，你可能連性命也丟掉。」

「你要我不管也可以，但你一定要回答我幾個問題。」

「你有什麼儘管問，我知道的，一定答你。」那大漢倒也爽快。

「你們可是江先生派來的人？」

「江先生？」

「是的，江中哲。」

「嗯——你在那裏聽過這名字。」

「是何冰冰告訴我的。」

「何冰冰？」

「你們當然知道誰是何冰冰。」

「你似乎知得很多。」

「是我的不幸，知得多未必有什麼好處，」畢基故意說：「看來我惟有請求警方保護了。」

「不，你不必驚動警方，」那大漢安撫着說：「你是局外人，我們決不會對付你，你如果報警，我們反而要對付你。」

「嗯——但是，目前我却處於隙縫之中。」

「你可以和我們合作。」

「如何合作？」

「如果你能令我們找到她，你有十萬港元的花紅。」

畢基故意想了想才問：「我如何與你們取得連絡？」

「我們是外地人，居無定所，你最好留個連絡電話。」

「好吧！」畢基於是把劉福辦事處的一個電話號碼告訴了對方。

那大漢記下了電話號碼之後，又說道：「你可以立刻來一次嗎？」

「不，我怕她已悄悄報了警，如果你們夠聰明的，最好快些走，否則，我那十萬大元的花紅，將化爲烏有。」

大漢果然有點吃驚起來。

他對畢基說：「朋友，你不過想賺錢而已，那女人並非什麼好東西，以後，每日我會給你電話連絡，找到她，你等於開發一座金鑛。」

說完他就匆匆掛斷了。

×　×　×

畢基對他的朋友劉福說：「莎拉果然不敢回去，但那幫人却在等她！」

「那幫人一定是江中哲派來的，假如莎拉就是何冰冰的話，何冰冰可能又出賣了江中哲，獨吞了那五十萬美元。」劉福道。

「是的，我也這樣想。」

「然則，你要我怎樣幫你？」

「先去連絡警方，看看何冰冰或者莎拉有沒有離境。」

「用什麼藉口？」

「你是私家偵探，當是商業訛騙，或者騙婚詐財也可以。」畢基又說：「天亮之後，我先去找洪婉兒連絡一下。」

×　×　×

凌晨時份。

這是人們最甜睡的時刻。

一陣門鈴聲，把熟睡中的洪婉兒吵醒了。

這是一個細小的住宅單位，免免強強才間格成兩房一廳。

洪婉兒本來與一位女朋友同住，但那位女友不久之前去了外地。

她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所以另一間房却空置下來。

洪婉兒並非孤女，只不過父母仍在鄉間而已。

門鈴聲把她吵醒之後，她幾乎以爲是床頭的鬧鐘響了！

她睜着惺忪睡眼摸到門後，問了出去：「你是誰？」

「是婉兒嗎？」門外傳入來的，竟然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她心裏想：難道是阿珍。

但阿珍已到了外地去了。

阿珍就是她以前那個同住的女友，她戀愛成熟，已跟男友移居外地。

即使阿珍回來了，也不會揀這個時候前來探訪她。

她正想再問出去，外面那女人又說道：「我是你嬸母，快些開門吧，我是由難民營偷走出來的，婉兒。」

洪婉兒至此，立刻把大門拉開。

她也知道「難民營」一定是指越南難胞的集中營。

洪鈞的妻子兒女一直失去了連絡，說不定已被公海上的船隻救了來港，被港府關到了集中營去等待送往外國。

但是，門開了之後，走進來的女人，既年青，又美麗。

「你不是我嬸母，」洪婉兒吃驚地問：「你是什麼人？」

「放心，我雖然不是你嬸母，但我不會害你的。」那女人神色張惶地問：「屋子裏還有些什麼人嗎？」

「嗯——」洪婉兒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因爲她從未遇過這種場面。

說有人嗎，又怕會對自己不利，萬一她心情緊張，說不定會先殺了自己。

說沒有人嗎？更怕她乘機要脅要在這

裏住下來。

那女人十分機靈，她也沒有等洪婉兒答話，便跑到屋子各處亮燈巡視了一遍。

她滿意地笑道：「好極了，難得你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

洪婉兒終於想起她是誰了。

她當然不是洪鈞的妻子——婉兒的嬸母，因爲年前洪鈞才寄過一幀全家福的照片回來，嬸母那有這麼漂亮？

「我雖然不是你的嬸母，但我却知道你叫婉兒，你感到奇怪麼？」

「不！我根本不認識你。」洪婉兒表現得十分驚惶。

「我是你嬸母的姊妹，在越南堤岸，她常常提起你。她甚至把你這裏的地址交給我，叫我到了香港之後就找你。」

「你是——」

「我姓宋。你就叫我宋姑娘好了。」

「你剛到？」

「不！我被扣押在難民集中營好幾天了。我揀機會逃出來。」

「那你一定很疲倦了。不如先去洗個澡。」洪婉兒說着，想走進房間裏去。「讓我找套睡衣給你。」

但是，那女人一把將她拉住：「等一等。」

洪婉兒暗自吃驚。

她看得出；那女人目露兇光。

她也看得出：那女人已窺破了她的心事。

不錯，洪婉兒剛才正想把那女人騙到浴室之後，悄悄致電報警，或者逃出去。

但是，那女人十分機靈，已知道了她的企圖了。

那女人冷笑道：「你眞愚蠢，揀着這個時候向我耍花樣，隨時會連性命也丟了的。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嗯——」洪婉兒木然相對，半句話也不敢說。

「看情形，你已經開始懷疑我的身份了。」那女人又問：「你以爲我是誰？」

「我……我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的，說吧！我與你本來無仇無怨，我不想與你發生誤會。」

「嗯——嗯——」洪婉兒吶吶地，欲言又止。

「你可認識一個姓畢的男人？」

「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洪鈞可是你的叔父？」

「是的。」

「你獨自吞了他那五十萬元美金。是不？」

「不！我根本從未收過那筆錢。」

「你收過，你一定收過。否則，你怎麼會打電報回覆他？」

「我沒有打過電報。」

「你說謊！」

「我明白了！」洪婉兒忽然變得冷靜起來，「你原來就是我叔父洪鈞的情婦何冰冰。」

「不錯，我正是何冰冰，你知道了也好。」她又說，「是你主使畢基去偵查我的？」

「是的，爲表清白，我不得不如此。畢基稱呼我叔父爲姨丈，他們也是親戚關係。」

「但是，你可知道我已經愛上了他？現在你却迫我離開他！」

「你想怎樣？」

「我要你承認收了那五十萬美元。」

「但我實在沒有收過。」

「你一定收了，你這狡猾的女人！」

「既然如此，我們何不當面談談？」洪婉兒道，「畢基也是明白事理的人。」

「不！我曾經對他說謊，他不會再相信我的。」何冰冰輕輕嘆了一口氣。

「看情形，你自己也有苦衷！」

「是的，每個人總無可避免地，有一點秘密。」

「你什麼時候逃出越南的？」

「那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發誓，我沒有吞掉你叔父洪鈞那五十萬美元。」

「既然你沒有吞掉那巨欵，爲什麼你不辭而別？」

「逃亡的人都是靜悄悄的，每個人對他們的親友都是不辭而別。如果是你，你也會爲了安全，而不敢張揚。」

「但是，我和畢基到過台灣，會見過我叔父洪鈞。他懷疑你和一個姓江的，串同騙了他！」洪婉兒說。

「他有權懷疑，我也有權否認。事實上，在當時的環境底下，我們無法不互相懷疑。」

「那姓江的呢？」

「我怎麼知道？」何冰冰嘆了一口氣，「我給他害死了！」

「你不是跟他一起？」

「不！他是個大騙子，他騙了許多人的金錢。」何冰冰又說，「不過，我承認我們一齊逃離越南，所以給人一種錯覺，以爲我與他是同夥。」

「你的意思是：你們逃出越南之後，便各行各路了？」

「是的。」

洪婉兒忍不住問她：「爲什麼你要改容？」

「你怎麼會這樣說？」

「你不必遮瞞了，畢基是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他不時把事態的發展向我反映。所以我知道他派人到日本查過你改容的事。」

「就是那姓劉的私家偵探？」

「不錯。」

「人家以爲我和江中哲是同黨，我又無法逐一向他們解釋，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讓自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你應該把你的苦衷坦白告知畢基，如果你眞的愛上了他的話。」

「他會相信嗎？」

「如果是事實，他一定信的。」

「可惜現在一切已經太遲了！」

「怎會遲？」洪婉兒十分乖巧地說，「我可以替你把他約來。我知道，他也很愛你。」

「眞的？」何冰冰輕輕苦笑。

「當然是眞的。」

「你可知道他現在何處？」

「嗯——」婉兒望望窗外，「這時候，他可能仍在夢中。」

「不！我不必勞煩你。」何冰冰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我想睡一陣

！我倦極了！」

洪婉兒指指她臥室對面的一間沒有人住的空房間：「你請到裏面休息吧！」

「不！我要睡到你的房間裏去。」

「嗯——」

「我怕你悄悄出賣我。」何冰冰又冷冷地說：「不過，我警告你，我與你無仇無怨，無論你怎麼想都好，我也不會傷害你，只要你依足我的話去做，讓我避避風頭再說。如果你逼虎跳牆的話，後悔的是你。」

婉兒自然明白她的意思。

何冰冰小心翼翼地，把她押回房間內去。

她關上了房門，要婉兒睡到靠牆那邊，她自己則睡到床口這邊。

如此一來，婉兒要離床，就一定要驚動她。

她的身裁比婉兒高大，婉兒不敢輕舉妄動。

× × ×

畢基告別了他的朋友劉福。

因爲他把劉福辦事處一個電話號碼留給那一帮神秘殺手，所以他叫劉福小心接聽那些連絡電話。他很希望和那班人保持連絡。

然後，畢基才獨自去找洪婉兒。

× × ×

畢基按過了門鈴。

但是，他足足站了五分鐘以上，洪婉兒還沒有出來應門。

「婉兒，婉兒！」

畢基一邊用手拍門，一邊大聲叫着。

但是，裏面仍無反應。

畢基看看腕表，才七時三十分左右。洪婉兒不會這麼早就去上班的。

畢基也不是頭一次到這兒來找她，但他仍然担心弄錯了。

他一再看清楚，沒有錯，就是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畢基想想感到不妙。

他終於弄開了那度大門。

裏面一片凌亂，但沒有人。

畢基大吃一驚。

他巡視了屋內各處一遍，仍然見不到洪婉兒的影子。

毫無疑問，這裏不久之前，必然有事發生；洪婉兒極有可能被人綁走了。

畢基想撥電話，但電話綫也被人割斷了。

他惟有立刻匆匆離去。

× × ×

劉福在他的辦事處聽畢基的陳述，也難免替洪婉兒焦急。

他們正研究誰把婉兒綁去，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是一個陌生男人要找畢基。

劉福一邊將聽筒交給畢基，一邊向他暗示：「可能就是你要等的人。」

「誰？」畢基問道。

「畢先生。」電話那邊果然是個陌生的男子的聲音，「我是個守信的人，我答應過與你保持連絡的，記得嗎？」

「當然記得，可惜我連你貴姓大名也未知道呢。」

「我姓阮。」那人又問：「畢先生，我們可以見一次面嗎？」

「會不會太早？」畢基說，「我還沒有她的消息呢。」

「我們有心合作，就應該早些見面。除非你志在敷衍我。」

畢基心裏想：這一帮人，到底又是什麼人？

當畢基發覺洪婉兒失了踪之後，一度想到可能與這班人有關。

但是，在表面上，洪婉兒與這些事完全無關的，他們又怎麼會找到那兒去的？

後來他回心一想：洪婉兒是洪鈞的姪女，她雖然得不到那些錢，但她的地址對一些人來說，應該不是秘密。

爲了揭開其中內幕，畢基終於忍不住問：「我在什麼地方見你？」

「皇后廣場。」

「什麼時候？」

「現在。」

「我怕我不認得你。」

「我一定認得你。」那人又說，「十分鐘之後，你到了吧？」

「差不多了。」

「那麼，等會兒見。」

電話掛斷了。

劉福道：「你猜他們是什麼人？」

「可能是江中哲的馬仔。」畢基忖測着說，「從何冰冰改容這一點推測，江中哲也被那個女人出賣了。」

「你現在就去赴約？」

「是的，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

「要我陪你嗎？」

「暫時不必了，以免打草驚蛇。」

「那麼，我只有祝你好運了。」

畢基看看腕表，已是上午十時三十分了。

× × ×

晨早的皇后廣場，只見到匆匆掠過的人羣，要不是來往尖沙咀碼頭，就是進出大會堂的。

畢基到了這兒之後，曾四下裏張望了一遍，但見不到任何企圖接近他的人。

他故作悠閒，燃點了一支香烟。

他剛吸了一口香烟，便有人在他的身邊匆匆掠過。

那人很匆忙似的，掉了一些東西。

畢基俯首細看，那是一個香烟盒大小的金屬小盒子。

畢基立刻會意，彎了腰把它執起。

那是一具無綫電通話機。

畢基扳開通話機，果然傳出了人聲：

「畢先生，你好！」

「不要捉迷藏了，因爲我根本就沒有時間。」畢基顯然有些生氣。

「請你到停車場第二層來。」小小的盒子裏又傳出了聲音：「我們爲安全計，不得不小心一些。請原諒。」

「那一座停車場？」

「就是閣下現在面對着的。」

畢基抬頭望上去，停車場的二樓，果然看見人影幢幢。

畢基心裏明白，對方所以選擇這個地點，就是爲了易於監視自己；還好他沒有把劉福也一併帶來，否則，對方未必肯出面。

他若無其事地走向停車場那邊。

× × ×

畢基登上停車場的二樓。

那具袖珍無綫電通話機一直放在他的衣袋裏面，對方不斷地利用這儀器給他指示。

他終於進入一輛汽車之內。

那大房車裏面，有三名大漢，畢基最少已認出其中兩個。

另一個似乎未見過，但却最斯文、最似一個領導人物。

畢基就坐在他的身邊，另一名大漢則坐在畢基右側。

他們顯得非常有計劃。

車頭只坐了一個司機。

司機很快就將車子開出。

畢基在有意無意之間，發覺後面另外還有汽車隨後監視。

他忍不住問他道：「我們現在到何處去？」

「談談我們之間的交易。」那身旁的男子給他一支香烟，又自我介紹道：「小姓阮，阮大維。」

畢基担心又遭綁架，但眼前巳是勢成騎虎。

畢基冷靜地問他：「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反正有的是時間，爲什麼你不猜猜？」

「你們似乎不是本地人。」

「不錯，我們是越南人。」

「姓江的，一定是你們的後台老闆吧！」畢基問道。

「江什麼？」

「江中哲。」

「你也認識江先生？」

「不！從未見過，只是聽過他的大名而已。」

「你到過越南？」

「不！從未到過。」

「那你怎會聽過江先生的大名？」

「江先生是做套滙生意的，我一位富有親友常常提及他。」

「你那位親友高姓大名？」

「嗯——」畢基苦笑道，「我們似乎越談越遠了。」

「畢先生，如果你希望與我們合作，你最好坦白一些。」

「我坦白，你們不坦白，那又有什麼用？」

「好吧！那麼，讓我先問你一些事情，你那位貴親，是否受騙？」

「嗯——」

「你不必担心什麼，只要你講出事實來。」

「是的，她收不到那筆錢。」

「告訴你，我們並非江中哲的人。」阮大維道，「相反，我們正要四處找尋此人的下落。如果你肯助我們一臂之力，相信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畢基恍然大悟：「原來你們也是受害人！」

「不錯，所以，我希望你合作，現在就帶我們去見何冰冰。」阮大維又說，「她是江中哲的合夥人，只有她知道江中哲的下落。」

「你到底說誰？我從未認識何冰冰其人。」

畢基裝蒜的目的，無非是想知得更多。

對方果然又說：「儘管她改頭換面，却逃不過我們的耳目。何冰冰曾到日本改容，改名莎拉之後，在香港以富孀身份出現。你身爲她的丈夫，怎麼連這些秘密也不知？」

「你們如何能證實這點？」

「我們派人到日本查過，不會寃枉她的。」阮大維說。

「你似乎把我弄得有點糊塗了。」

「你還有什麼疑問？」

「江中哲和何冰冰既是同一夥，何冰冰亦即莎拉，爲什麼我從未見過江中哲其人？」

「他們可能拆夥了，但實際情形，相信只有何冰冰最清楚。」

「可惜你們早不將這內容對我說。」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自從由你們手中逃脫之後，莎拉巳經離開我。」畢基道。「昨夜我致電她家中，本來只想找她，事前絕未想到你們也在那兒。」

「那你當然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如果我知道就好了。」畢基道，「不過有件事我不妨告訴你們，她目前正挾持一名女子逃去無踪，那女子就是我剛才提及的女親友。」

「嗯——」阮大維側過頭來，用懷疑的目光，瞪住畢基，「我們如何能證明你不說謊？」

「我不報警，我肯來見你們，這正是最佳的證明。」

「照你這麼說，我們的見面，豈非等於沒有什麼用處？」

「那又未必。」畢基道，「最少你巳讓我知道許多事實。」

「知道又有何用？」

「最低限度，我們不必再生誤會，因爲我們的目標原來是一致的！」

「是的，本來我們以爲閣下是本地人，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虫』，我們才找你合作。但是現在——」阮大維頓了頓，又說：「看來閣下亦自身難保呢。」

「未必。」畢基說，「你們與我合作，最低限度我不必分心對付你們。」

「但是——」阮大維冷冷地一笑，「我們對閣下絕不放心！」

「你們還担心什麼？」

「担心你出賣我們！」

「我爲什麼要出賣你們？」

「就是爲了你那一座金鑛！」阮大維道，「你那富有的妻子。」

畢基苦笑道：「如果我告訴你，我應徵做莎拉的丈夫，是另有目的的，你們會相信嗎？」

「目的自然就是爲了她的錢，因爲她有許多錢。」

「不！只要你問問認識我畢基的人，就知道我並非一個貪錢的人。」

「那麼，你有什麼目的？」

「目前被她挾持去的洪小姐，是我姨丈洪鈞的姪女。她向我投訴，被人騙了一筆巨欵。我千方百計查出莎拉可能就是由越南逃出來的女人。結果，最近我才獲得一名私家偵探的證實，她確實到過日本改

容。但是，檔案中的資料，不知怎的，卻有部份失了踪。」

「你也派人到日本查過?」

「是的。」畢基道，「如果你仍有懷疑——」

「不!我信你。」阮大維說，「你能說出檔案中的資料被竊，證明你的確託人去東京那間整容所查過。」

「現在聽你們這麼說，我更相信莎拉的確就是何冰冰。可惜我知得太遲;當我知道了之後，她可能作賊心虛，於是先發制人。」

「你打算怎麼樣?」

「如果我們要澈底合作，一定要先有默契。」畢基說，「在香港我比較熟悉環境，但你們有人手，所以必要時我們須要合作進行。但有件事我想先講個明白。」

「什麼事?」

「你們不能太過自私，例如私自派人跟踪我，或者做出一些打草驚蛇的行為等等，都會於事無補。」

「你放心，我一定尊重你。」

「我那位親友損失的數目不小，我一定要把他們找到。」

阮大維輕輕一笑:「你那位親友損失的，不過是一個小數目。」

畢基睜大了雙眼:「五十萬美元，你還說是個小數目?」

「如果我告訴一個實數，說我們損失多少，你會更加相信你親友損失的，的確是個小數目。不過，目前多講廢話也沒有用了。我只希望，我們不會找錯合作的對象。」

阮大維說到這裏，又問畢基:「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可以送你一程。」

畢基心裏想:看情形，這班人可能還會派人跟踪自己。

他故意看看腕表，道:「我會先去找一個黑社會綫人。」

「什麼地方，我可以送你去。」

「不!黑社會綫人十分敏感。」畢基說道，「你就在街口放下我吧。我自己會叫一輛街車去。」

阮大維似乎很尊重畢基的意思，叫司機在路口放下他。

× × ×

畢基來到灣仔紅燈區。

只是中午時份。紅燈區很冷落。

畢基走進一間酒吧裏面去。

雖然是日間，但酒吧之內仍然黑沉沉的，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但是，畢基卻把大門打開着，讓外面的陽光透射入來。

酒吧裏面，有些人橫七豎八的躺着。

有些枱椅都疊了起來。

畢基在那些還未睡醒的人前面經過，逐個去找他要找的人。

這些都是過慣夜生活的人，所以睡到日上三竿還未起來。

畢基終於在一張沙發椅上找到了一個面色蒼白的年青人;那年青人頗高，腿很長，所以睡在沙發椅上，須要用一把椅子擱起一雙脚。

畢基把椅子拉開。

那年青人雙腿跌在地毡之上，但是仍未醒來。

畢基有些好笑。

他踢了年青人的雙腿一脚，年青人這才睜開了雙腿。

在他未看清楚是誰之前，他有如彈簧一樣，霍然坐了起來!

畢基惡作劇地笑了笑:「放心吧!我不是探員，我只是送海洛英來的人。」

年青人瞥了他一眼:「原來是你，這麼早找我幹嗎?」

畢基道:「將近十二點了，海洛英不能當飯吃的!」

年青人望望門外，責怪地說:「別這麼大聲好不好?」

畢基道:「我託你去辦的事，怎麼啦?有什麼消息嗎?」

年青人攤大了手掌，道:「你答應給我的——」

畢基掏出了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只揀出了一張百元的「紅底」。

香港人習慣了稱呼百元大鈔為「紅底」，份外養眼。

年青人企圖把「紅底」取去，卻給畢基把手縮了回來。

畢基道:「錢一定給你，但是，你還沒有向我交代呢。」

「放心吧，你也知道我一向做事負責，我不會白化你的錢。」

「好吧!」畢基終於把那張百元大鈔給了他。

他是個吸毒的癮君子。晚間，他在這間酒吧裏做打手。

他叫阿平，認識他的人都會稱呼他做「道友平」。

日間，他會四出走動，賺點外快。

因為他的門路多，酒吧這種地方又是諸色人等經常聚集的地方，所以畢基要找什麼綫索，往往為了節省時間，就寧願花些錢，叫他去賺。

阿平收了畢基的錢之後，把他帶到外面去。因為這裏面的人，已紛紛醒來了。

× × ×

這是酒吧隣近的一處梯間。

阿平把畢基帶到這兒來，無非避過旁人的耳目而已，但樓上是住宅，自然就有人上落了。

畢基和阿平之間的談話，曾經不止一次中止，那是當有人在梯間上落之時，他們就中止談話。

等到在他們面前掠過的人走遠，他們然後才敢繼續。

阿平對畢基說:「那姓宋的，的確很富有，住在大坑道的住宅，保安十分嚴密，要入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些什麼人?」畢基問。

「九個。那是宋祥兩夫婦，兩個女兒之外，還有五個男女工人。」

「你肯定無法偷入屋內?」

「最少我就不敢。」阿平說，「裏面有狠狗兩隻，三個男人可能是他保鏢。」

「你所講的保安系統，又是怎麼樣的?」畢基想了想之後又問。

「簡直像特務小說中描寫一樣，那些閘頭上的鐵絲網，夜晚是通上生電的。大門鐵牆如果被撬，那兒的警鐘就會响!」

「你有試過嗎?」

「我沒有親自去試，卻主使一些想發

財的黑道朋友去試，結果，我給他們臭罵了一頓。因為他們未發財，差些兒還被捕獲。」

「嗯——」畢基苦笑一下，「看來的確很不簡單。」

阿平道:「所以你這一百元，實在值得化!最少你不必親自去冒險。」

畢基沒有再說什麼，便離開了那一處梯間。

阿平卻由梯間登樓!

他連臉也未抹過一把，卻急於去買毒品，在他的心目中，這比起充飢的食物更重要。

× × ×

就在他從天台木屋購得一小包海洛英之後，立即退回梯間。

他不能在天台外面吸毒的，因為附近高樓大厦林立。

住在高處的人如果見到天台有人吸毒，一定會悄悄致電報警。

所以，阿平要退回天台梯間，準備利用有掩護的地方，吸食他手上那小包海洛英。

豈料就當阿平剛剛蹲了下來，還未燃着火柴之際。

梯間下面，以及天台外面，不約同地，湧了幾個入來!

阿平心感不妙!

他想逃走，但幾名大漢已將他包圍。

這是一列四層高的戰後舊樓，天台是幾間互相貫通的。

如果這班人是有經驗的警探，他們自然懂得由另一處梯間上天台去。

阿平對付警探，很有經驗。他知道，「如果沒有足够證據」，對方就會無可奈何了。

於是他企圖把那一小包還未拆開的毒品，扔落街道下面去。

但是，一名大漢手急眼快，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另外又有二名大漢一湧而上，其中一人將他的一條手臂彎向後面，另一個搜他的身。

其中一名大漢道:「我們等了你很久，你終於上當了。」

阿平心裏想:大不了還不是被送入「戒毒所」，有什麼值得如此大陣仗?

他過去也不止一次被抓住，但從來未試過有如此大陣仗。

眼前在他面前出現的人，最少有五個之多。

阿平心裏說:捉賊的時候，又不見你們這麼落力?

但他不敢說出口，因為試過有人這麼說，被一名正在向小販抄牌罰欵的警員，開槍擊傷。

然而眼前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他只有賠上了笑臉。

「兄弟，放我一馬好嗎?」阿平道:「我是反黑組顧帮辦的綫人之一……」

豈料，他話猶未曾說完，已被人推入了梯角。

那人顯得十分暴戾，用拳頭揍到他的鼻端:「別用什麼帮辦壓我!老子現在只要你回答幾個問題。你小心聽住，答得不滿意我立刻把你揍完才帶回去!」

「嗯——」阿平嚇呆了。

那大漢又問:「剛才你見的，是什麼人?」

「誰?」阿平反問。

「就是給你錢的人。」

「他姓畢。」

「我也知道他姓畢，而且知道他叫畢基。他對你講了一些什麼?他為什麼要給你錢?你乖乖的，講得一清二楚!」

阿平心裏大叫不好!

畢基一向做事不循正軌，這次他們的秘密交易，畢基也吩咐過他不要亂對人說。何況現在他面對的還是警探呢。

阿平稍為猶疑。

對方已揍了他兩拳。

拳頭打在腹部之上，痛得阿平彎下了腰。

他還未吸食毒品，所以精神本來就不振，再被揍一頓，就更加感到痛苦。

他痛得想蹲在地上，但對方卻不准他蹲下，另外有兩個人在旁監視。

面對着他的人說:「你再不說實話，我惟有帶你回去，讓你吊癮!」

是的，阿平現在已開始口涎與鼻涕齊流，他的毒癮發作了。

他靈機一觸，對那班人說:「我們有賞有罰好嗎?我把一切實情告訴你，但你們不抓我回去，同時還要把那小包東西還給我。」

「他媽的!你敢跟我們討價還價?」

那大漢的拳頭又揚起來。

阿平忙着連聲求饒。

旁邊有個人做好做歹的，為阿平求情，控制着阿平的人終於答允他的條件。

於是阿平把他和畢基的「秘密交易」說了出來。以換取自由。

阿平把那富戶宋祥的姓名、住址，以及畢基要他試探入內的情形，都一一告訴了這班人。

阿平一直以為他們是警探。所以他說自己是什麼綫人。

但對方既不肯賣賬，為什麼卻肯把這一小包毒品作為交換條件?

阿平有點懷疑，尤其是他自始至終未見過對方掏出手鐐來。

他們可能不是警方的人。

阿平正在後悔莫及，他覺得對不起畢基。

但無論如何，那小包的毒品，對他委實比生命更為重要。尤其是現在正是毒癮發作的時候。

於是他在無法抵受的情況下，終於和盤託出。

當他感到情況不妙時，對方已經離去了。

阿平有理沒理，忙着吸毒，其他的事他暫時也管不了。

× × ×

剛才脅持着道友平的人，自然不是警探。

他們只是跟踪着畢基的人——阮大維和他的手下。

現在他們的車子已經離開了紅燈區，直往大坑道半山駛去。

阮大維很高興，因為他終於又有了進一步的收穫了。

宋祥是什麼人？

他是香港一名十分富有的商人，越南未陷共之前，他經常來往港越之間，他在西貢方面的商業拍檔，正是江中哲。

阮大維也知道，只要把宋祥找到，就可以知道江中哲的下落。

但是，他們對香港的環境相當陌生，也一直沒有宋祥的消息。

畢基既然要試探宋祥的住宅防盜設備，他可能也準備冒險入內。

阮大維早已知道畢基一定有所行動，所以才跟踪他。

現在他果然有了收穫。

他們依了阿平所講的地址，到大坑道去，實地視察了一遍！

阮大維也知道這兒不易讓外人闖入，但他有個想法，就是希望宋祥總會外出。因此，他決定派人在附近監視。

他先要了解宋祥的行踪，才決定如何展開行動。

× × ×

在劉福的辦公室之內。

畢基已將今天的行動，一一告知了他的好朋友劉福。

劉福忍不住問道：「宋祥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你會找他？」

畢基道：「要知道宋祥是什麼人，先要從匯欵這件事講起。」

「匯欵？」劉福又是一怔：「你是指由越共控制的地區，將欵項滙出來麼？」

「不錯。就像我姨丈洪鈞，他由西貢堤岸滙了一筆錢出來，但是，他姪女婉兒又如何從香港方面收錢？」

「當然不會從銀行收錢。」

「是的，這是黑市套滙，當然不會從銀行提欵。」畢基又說，「必須有人在香港交出巨欵。此人除了極之富有之外，還要是江中哲的拍檔。我在這方面已查得很清楚。」

「宋祥就是江中哲的拍檔？」

「是的，他們幕後的錢財如何計算我不清楚，但是在香港方面，他負責把套滙交到收欵人手中，最高額可以做到一百萬美元一單。由此可見，他們之間，關係必然是十分密切。」

劉福道：「我眞不明白，華僑們在越共地區把那麼多的錢財交給江中哲，他雖然賺了三份之一，但是，又如何能偷運出來？」

畢基道：「這點你倒不必爲他担心，正因爲他賺得多，所以他一定有辦法賄賂越共官員，把大量錢財偷運出來。」

「你要找宋祥，就是爲了江中哲？」

「是的，我一定要找到那關鍵性的人物，否則，這件事永遠無法弄清楚。」

「你何不直接找他？」

「我與他並不認識，他肯出來見我才奇。」

「何不試用電話？」

「還用你教我嗎？什麼方法我都試過了，他連電話也不接聽。」

「你準備開硬弓？」

「是的。」畢基想了想又笑了起來，「不過，現在可不必我動手了。」

「爲什麼？」

「那一班越南人——就是約我到皇后廣場去的那一班人。這時候，大概正迫着道友平講出我找他究竟爲什麼？」

「就是那個叫阮大維的越南人？」

「是的，就是以阮大維爲首的越南人。如果我估計不錯，他們比我更加急於要找宋祥。」

「爲什麼你不直接去告訴阮大維？」

「這是心理與環境因素。」畢基道，「如果我直接告訴他，他定多多懷疑，亦未必肯負責去找宋祥。但經此一轉接，他們必然墮入我這個陷阱，爭先恐後的，去找宋祥。」

劉福沉默片刻，又問：「你不理會你那個有錢的老婆了？」

「我怎會不理？」畢基輕輕嘆一口氣：「坦白說，我對她也有一份情感存在，非到迫不得已，我也不願傷害她，更不願意見到她受傷害。」

「還有你那位女親戚，洪婉兒。」

「是的，希望她吉人天相吧！」畢基剛說到這裏的時候——

他腰間的傳呼機突然又「必必」的响了起來。

他連忙去撥電話。

× × ×

香港近年流行的「傳呼機」，對一些忙人來說，的確十分方便。

那是一種私人服務性質的無綫電台傳呼設備，你只要化錢購備一具傳呼接收機，向私人電台登記，按時交費，他們就會配給一個號碼給你。

於是你可以將此編號告知你的親友，假如他們有事找你，只須致電那個私人電台。

私人電台就會按照所講的編號，發出無綫電傳呼。你帶在身邊的小小傳呼機收到訊號之後，就會發出「必必」之聲响。

到了這時候，你便撥電話到私人電台去，只要說出你的姓名和編號，電台的服務人員就會告訴你誰曾來電找過你，對方留下的電話號碼是什麼，叫你立即回電……等等。

這一類傳呼服務，近年在香港十分流行！尤其是那些忙得團團轉的人，腰間差不多都掛上了一具傳呼機。

畢基也有一具。

現在他就致電給那個傳呼機電台。

出乎意料之外，留名找他的，竟然就是洪婉兒。

洪婉兒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要求畢基立刻與她連絡。

畢基於是記下了那一組電話號碼。

他掛斷電台的電話之後，立刻又撥去找洪婉兒。

「你是畢先生？」對方是個男人。

畢基吃驚地問：「你是誰？」

「你等一等。」那男人並未回答。

很快，電話那邊又傳出了一個女人的聲音，那是洪婉兒的聲音。

「畢先生，請你小心點聽着，現在我和莎拉在一起，請你不要報警，否則我們兩條人命就會喪在你的手上。」

「你在何處？——」

電話很快又換上了男人的聲音——最早接聽電話的那一個男人。

毫無疑問，他是將洪婉兒手上的電話

一手搶了過去的。

對方那男子說：「姓畢的，你大概已經聽清楚了吧？」

「你是誰？」畢基忍不住又問。

「別管我是誰，我只想告訴你，你最關心的兩個女人，她們正由我控制，你只要行差半步，她們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你想怎樣？」畢基又問。

「第一，你切勿報警，因爲這筆賬與你無關。」那人說，「第二，不要追查這電話號碼之所在，否則，我一樣會殺死她們。」

「你放心好了，我又不是警方的人，要追查一個電話號碼之所在，談何容易？不過，我想與你談談，洪婉兒小姐是要上班的……」

「這點你倒不必担心，我已叫她向她的公司告假。」那人又說，「我知道你是個很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不及時警告你，你可能連同警方一齊來對付我。」

「莎拉也在你的手中？」

「是的。」

「你眞正要的人，大概不是洪小姐，而是莎拉小姐吧？」

「你很聰明。」

「既然如此，你何不先放洪小姐？」

「如果她對我毫無用處的話，我才不會那麼愚蠢。」

「我眞希望我能助你一臂之力。因從電話中聽到你的口音，你不似本地人。」

「我早說過，你的確聰明，不過，有許多事情，非你所想像。」

「我希望我們能保持連絡。」

「當我須要的時候，我自會找你。洪小姐已告訴我，找你的方法並不麻煩。」

「我很希望你們別令我等得太久。洪小姐沒有什麼親人在這裏，我怕我等得不耐煩。」

「眞奇怪！爲什麼你反而不提她？」

「你指莎拉？」

「是的，她一直在我身邊，以爲你總會惦記着她，叫她聽電話的，豈料你提也不提！」

畢基道：「我想要求你讓我跟她說話，我又怕你不會如此大方。」

「你等一等。」

電話那邊很快又換上了一個女人的聲音。

「畢基。」莎拉顯得軟弱無力，「我對不起你——」

畢基聽得出，她想哭。

有道「一夜夫妻百日恩」，畢基雖然是懷着另一種目的，與她結爲夫婦，但雙方在感情方面總算融洽。

他覺得她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壞。

畢基在電話中說：「你早該對我講明白。但是現在——」

「現在一切都遲了。」莎拉道，「不管你懷着何種目的與我結合，你也是我生命中最可愛的一個男人。」

「莎拉，你可就是何冰冰？」

「是的，你不是派人去查個清楚了嗎？」莎拉嘆氣道：「我一直以爲我已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好丈夫，想不到——」

畢基還想跟她再談一會，豈料莎拉話未說完，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

畢基呆在電話機旁，惘然若有所失。

劉福一直在他身邊，雖不是直接與對方談話，也想像得到發生了什麼事。

畢基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才好。

他對劉福道：「她們怎會在一起？」

「我也弄不清楚。」畢基怔怔地說，「事情似乎越弄越複雜了。」

「會不會是莎拉故弄玄虛？」

「你的意思是——」

劉福分析道：「她本來就有個同夥人江中哲。他們串謀騙了你姨丈五十萬美元之後，逃來港。但她可能對江中哲厭倦了，所以才徵婚。不過由於利益關係，他們仍可能暗中有連絡。這是我的想法。」

「那麼，他們又何必擄去洪婉兒？」

「嗯——可能一切麻煩皆由洪婉兒開始，所以，他們憎恨她！」

「不可能的。」畢基說，「假如他們是同路人，目前已是走投無路之際，他們不會自找麻煩。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要脅洪婉兒，目的令我就範。」

「不過我却有另一種想法。」劉福道，「洪婉兒爲人如何？」

「你懷疑她？」

「是的。」

「我認識她的日子並不太久。」

「她可能連你也騙了。」

「你的意思是，她吞了她叔父那些欵項？然後又叫我作證？」

「不錯。因爲根本沒有人能證明她沒有收過那筆錢啊！」

畢基呆住了，也答不出話來。

× × ×

大坑道一幢三層高的花園洋房。

時間是晚上將近十一點。

那巨宅之內仍有燈光，表示宅內的人還沒有睡。最少有人未睡。

那兒是屬於銅鑼灣半山區，有着不少花園洋房，但另一些山邊，却仍有不少木屋。

貧與富的强烈對照，反映出香港這個社會的矛盾。

花園洋房並非一般人能够住得起的，即使有數百萬元家財的人，也不一定有資格住進去。

因爲香港政府的高地價政策，把地皮作幾何級數的暴漲，一般人已將絕大部份的收入拿去交租。

那兒的地皮比黃金更貴，何況還要建築成花園洋房呢。

此外，還要講究排場。

例如男女工人，汽車和狠狗等等，都要齊全才像樣。

因此，住在這裏花園洋房的人，他們的家財應該是起碼數以千萬計的，絕對不是數以百萬計。

另一方面，混雜在那兒一些山邊的木屋，有些是仍未獲政府徙置的人，有些則是種植花卉的花農住的。

看上去很不襯，所以許多「初到貴境」的遊客，也覺得有趣，將這强烈對比拍成照片或者八米厘小電影。

現在已是晚上，沒有遊客。

那幢三層高的花園洋房，突然之間，所有燈光都熄滅了。

（未完）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雲海雙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崔明桂與司馬彥，一見投緣，互訂蘭盟，二人以距離參與「雲夢爭奇大會」時間尚遠，遂聯袂共赴「北邙」，同闖「北邙鬼府」會見「九幽冥后」，司徒璐」，意欲激發她屆時同赴雲夢之行，參與盛事，甫見面，冥后說出年前「龍秋舊友」對她段傷心往事，不欲成行，但崔明桂終於說服司馬璐答應派遣「九幽派」得力人物參與「雲夢」大會，以探探那位心狠手辣的「龍秋舊友」下落近況，崔明桂與司馬彥以「北邙鬼府」之行事了，乃逕赴雲夢，途次大別山，却遇到一件心忿不平之事……

仇家竟結義 同床各異夢

不過，趙維邦這發出「三星套月」之舉，仍是被動，而非主動！

換句話說，不是趙維邦按動筒尾機括，而是在暗中抱打不平的司馬彥，把「三陽神功」聚成一綫內家罡氣，生生將這「三星套月圓筒」擊爆！

彭一秋剛剛騰身，崔明桂便以「蟻語傳聲」，向司馬彥耳邊說道：「賢弟，我為這瞎子防身，你且制住趙維邦，莫讓他把那『三星套月』出手！」

故而七根「子午問心釘」，兩面銅鈸，飛襲彭一秋之時，均被崔明桂所發的無形勁氣盪開！

而趙維邦手中，砰然巨響，却在他身前出現了三點紫色星光，及一團濛濛的白氣！

崔明桂叫聲「不好」！一面拉着司馬彥閃出數丈，一面却向身在半空的彭一秋朗聲喝道：「彭朋友趕緊盡量後退！」

彭一秋外號「瞽目追風」，輕功原是極佳，雙手猛帶明杖，空中吸氣仰身，一式「細胸巧翻雲」再化成「雁落沙汀」，居然也被他退出了一丈四五！

三點紫色星光漸隱，一團濛濛白氣漸收，這景色美妙的翠巖飛瀑之旁，竟驀然變作了人間地獄！

趙維邦祇賸下一件玄色長衫，及所著內衣在地，全身骨肉，都已爛去大半，並已繼續化為黃水！

「鐵虬龍」童豹因為距離趙維邦稍近，也為那奇毒無比的紫色星光，濛濛白氣所及，爛掉了半個腦袋。

祇有法本和尚，算是身在「三星套月」的威力圈外，僥倖活命地，亡魂鼠竄而去！

崔明桂異常痛惜地，看着司馬彥失聲嘆道：「賢弟，我要你制人，你怎地竟把這罕世難求的『三星套月』毀去？」

司馬彥軒眉答道：「大哥請看，這『三星套月』有多歹毒？又是『七大凶器』之一，不毀掉它則甚，難道大哥還想奪來留用麼？」

崔明桂聽司馬彥如此說法，祇好默然不語！

這時，「瞽目追風」彭一秋已走到面前，長揖笑道：「彭一秋多承相救，請教兩位恩人的高名上姓？」

司馬彥應聲答道：「我叫耿天心，這位是我結義大哥崔明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原是江湖人物，份所應為，彭兄若把『恩人』二字，掛在口頭，我弟兄便當告別，不敢攀談了。」

彭一秋也豪邁無倫，聞言立即改口笑道：「耿兄崔兄如此襟懷，眞是武林人傑，彭一秋適才聽兩位談話，趙維邦的那隻『三星套月』筒兒，係耿兄所毀，這種絕世神功，委實令彭一秋欽佩萬分！」

司馬彥失笑說道：「彭兄休要謬譽，毀掉一件暗器算得上是甚麼神功絕藝？」

彭一秋搖頭笑道：「耿兄怎的還要深藏若虛？趙維邦的『三星套月』，係風磨銅所鑄，豈是尋常功力能毀？」

司馬彥聞言，方知自已一時大意，偶用「三陽神功」，幾乎敗露了本來面目？

這時，崔明桂雙目之中，也射出了炯炯精光，凝注在司馬彥的身上。

司馬彥早已立意在「雲夢中爭奇大會」結束之前，決不暴露身份，遂裝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情，隨口笑道：「彭兄看走了眼，耿天心只以尋常內家眞力，聚氣成絲地，向趙維邦隔空一指，那隻『三星套月筒』，便告『砰』然自爆！」

彭一秋「哦」了一聲說道：「這樣說來，眞是蒼穹有眼，報應臨頭，趙維邦大概作惡太多，才被耿兄巧中湊巧地，用內家眞力，隔空點中他『三星套月筒』的機括之上。」

崔明桂緩緩收回凝注司馬彥身上的目光，向彭一秋含笑說道：「雲夢爭奇會期已近，舉世武林人物，皆將不遠千里而來，彭兄俠踪，一向似在皖北，跋踄長途，怎未結件？」

彭一秋知道崔明桂是婉言相勸自己，既有天生盲疾，理應結件同行，遂頗為感激地，微笑說道：「多謝崔兄關懷，彭一秋原本是與『黃山逸叟』柴天藻同來，但到了『大別山』前，柴天藻因事與我暫別，約在『梁子湖』中，雲夢爭奇會場上相見，誰知獨行未久，便遇見這三位凶神惡煞？」

崔明桂「哦」了一聲笑道：「原來彭兄與當世中輕功第一的『黃山逸叟』柴天藻同來，你們兩位，各懷曠代絕學……」

彭一秋截斷崔明桂話頭，搖手笑道：「崔兄怎的捧我起來？『黃山逸叟』柴天藻的『無影十三飄』，確可算是罕世輕功，彭一秋則庸俗無能，除了天生盲目，耳力稍靈之外，那裏會甚麼曠代絕學？」

崔明桂哈哈大笑說道：「彭兄，崔明桂在江湖中雖無藉藉之名，但見聞却還不算太淺，以彭兄的『摸骨神相』，當世中有第二人麼？」

彭一秋失笑道：「原來崔兄指定是這樁雕虫小技，則彭一秋便不敢推諉了！」

司馬彥一時高興，含笑說道：「原來彭兄竟會『摸骨神相』，我們風萍偶聚，總算有緣，便請彭兄為我與崔大哥，相上一相如何？」

彭一秋尚未答言，崔明桂向司馬彥笑道：「賢弟不要胡亂請求，據我所聞，彭兄這項神技是向一位佛門奇僧所學……」

彭一秋插口笑說道：「崔兄的見聞眞博！」

崔明桂揚眉一笑，繼續說道：「這位奇僧傳技時，曾命彭兄立誓，學成以後，最多祇相七人，否則過洩天機，定遭慘禍，賢弟猜想，彭兄行俠四海，交遊衆多，七人之數，必然早滿，我們如果再作請求，難道竟要彭兄應誓麼？」

司馬彥聞言，方始恍然，向彭一秋微笑說道：「彭兄請恕我不知原委，小弟收回請求就是。」

彭一秋搖手笑道：「耿兄不必收回，我自從向西域奇僧學會『摸骨神相』的二十年來，共祇相過五人，恰好尚餘最後兩名，不妨且為二兄，一獻薄技！」

崔明桂久聞「瞽目追風」彭一秋的「摸骨神相」，能奪天地造化之機，聽他肯為自己及盟弟耿天心施技，心中頗覺高興地，含笑說道：「彭兄既不吝妙技，我們且換個地方，此處為趙維邦、童豹遺屍所汚，血腥氣息重得很呢！」

彭一秋點頭一笑，三人遂另外尋了一處景色更妙的松林以內坐落。

司馬彥含笑問道：「彭兄這『摸骨神相』，是要把全身骨骼，完全摸遍麼？」

彭一秋搖頭笑道：「不需，不需，我祇揣摸雙掌掌骨，及腦後『玉枕骨』等三處！」

司馬彥聽得頗為佩服地，笑聲說道：「僅僅揣摸三塊骨頭，便可斷言一生休咎，不眞成了神仙麼？」

彭一秋笑道：「卜筮星相之學，祇能略占奧機，使人儘量趨吉避凶而已，並非一成不變，常言說得好『相隨心轉』，故而但能行趨正道，德養心田，冥冥上蒼，自降百福！」

說到此處，忽然肅容恭身，合掌向天一拜，再對崔明桂，司馬彥含笑道：「崔兄，耿兄，你們那一位先試薄技？」

崔明桂聞言，向司馬彥笑道：「賢弟先請彭兄一施妙技，我在旁瞻仰瞻仰！」

司馬彥覺得無需推讓客套，便點頭微笑，伸出左掌！

彭一秋先摸五指，次摸掌心，摸完左手，又摸右手，然後再請司馬彥轉過身去，揣摸腦後枕骨。

司馬彥此時方始想起，自己頭上套有「青囊神叟」諸葛仁所送的極好人皮面具，不知是否會被彭一秋摸出？

心念才動，彭一秋雙手已及腦後，司馬彥祇得聽其自然，任他反覆摸索。

彭一秋細心摸索好久以後，方自停手思忖！

司馬彥笑道：「彭兄不必為難，君子問禍不問福，請儘管直言便了。」

彭一秋含笑說道：「耿兄一身俠骨，絕世天姿，你比我以前所摸過五人之中的任何一位，都強得多了。」

司馬彥不禁失笑說道：「彭兄不要捧我。」

彭一秋正色說道：「彭一秋生平決不胡亂捧人半句，崔兄，耿兄，雖對我有救命深恩，仍復如此！我從適才摸骨所得，發現耿兄功力絕世，心地光明，連容貌亦應極為英俊，是位美男子俏英雄呢！」

崔明桂在一旁撫撐笑道：「高明，高明，摸骨而知人貌，彭兄妙技，委實可稱絕世無雙的了。」

彭一秋微微一笑，又向司馬彥說道：「耿兄命相之中，似巳經歷過一件極大傷心之事，及一次極大災厄！」

司馬彥點頭笑道：「彭兄委實神相，以後如何？」

彭一秋正色說道：「耿兄以後似乎還要再經歷一次極大傷心之事，及一次極大災厄！」

司馬彥「哦」了一聲，劍眉微蹙，暗忖江湖游俠，風險必多，自己再遭一次災厄，極有可能，但怎會再經歷一次甚麼極大傷心之事？

彭一秋雖然看不見司馬彥臉上表情，但從對方沉吟未語之上，便巳猜出大概地，含笑說道：「耿兄不必在意，命相雖然如此，但據我參詳，你必然會在驚險萬分，危機一髮之中，度過最後災厄，而獲得異常幸福。」

司馬彥苦笑說道：「彭兄何必對我設辭安慰？我那裏會有甚麼異常幸福？」

彭一秋笑道：「耿兄放心，彭一秋所斷之語，迄今尚無不驗，這種能使耿兄轉禍為福，化危為安的無形力量，就是你的光明心地及平素寬仁厚德的俠義行為。」

語音了後，取過明杖，在地上劃了十六個字兒，寫的是：「福在知音，禍在骨肉，逢翠須防，遇匪莫獨！」

寫完倚杖，又對司馬彥笑道：「耿兄請謹記這四句話兒，將來必有應驗。」

司馬彥看完這十六個字兒，心中半信半疑。

疑的是那句「禍在骨肉」！

信的則是那句「逢翠須防」！

因為自己孑然一身，上無父母，中無兄弟妻室，下無子女，「骨肉」兩字，根本就無從有起，自然對「禍在骨肉」之語，深疑不信！

但「逢翠須防」之語，却使他深信不疑，因為不僅天姥山削成崖秘洞女主人留字之中，提過「翠眉妖女」，連盟兄崔明桂也看見「九幽冥后」司徒璐的「龍秋舊友」，曾與一位綠眉毛的美艷女子相偕，並可能赴「雲夢爭奇大會」！

彭一秋此時又對崔明桂笑道：「崔兄請伸左掌！」

崔明桂緩緩伸手，彭一秋才一揣摸，便自大驚失色，低聲問道：「崔兄是否發現敵踪，怎的在百穴之中，滿佈內力？」

崔明桂本因腦後枕骨，是人身要害，稍運功，一擊立斃！彭一秋既要揣摸此處，不如早聚眞氣，預作提防，但如今被他這一叫破，祇得氣收百穴，功力散周身地，微微一笑說道：「我適才彷彿聽見足聲，如今方知是風吹泉響！」

彭一秋「哦」了一聲，繼續揣摸崔明桂左掌！

摸完，低聲自語地，說了一句「奇怪」，便請崔明桂換伸右掌！

崔明桂一面換手，一面含笑問道：「彭兄奇怪甚麼？」

彭一秋搖頭不答，細心摸索崔明桂所伸右手。

司馬彥一旁含笑相看，祇見彭一秋摸完崔明桂左右雙掌，臉上巳滿佈一種神秘驚容，詫聲叫道：「奇怪，奇怪，簡直奇怪到了極處！」

崔明桂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地，蹙眉問道：「彭兄，你連呼奇怪，為了何事？難道我是甚麼妖魔鬼怪化身，雙掌骨骼，與人有異麼？」

彭一秋搖頭苦笑，忽然反向崔明桂、司馬彥二人問道：「崔兄，耿兄，你們兩位到底是金蘭兄弟？還是同胞手足？」

司馬彥接口笑道：「我與我崔大哥是意氣相投的金蘭之好，似巳對彭兄說過了呢！」

彭一秋嘖嘖說道：「你們兩位，委實應該義結金蘭，因為你們的雙掌掌骨，竟一模一樣地，毫無相異之處。」

司馬彥笑道：「人身骨骼，本來就大致相同……」

彭一秋不等他說完，便自連連搖手道：「耿兄錯了，除去一胎同胞的雙生兄弟以外，便在百萬人中，也難得找出兩位骨骼完全一樣之人！」

崔明桂笑道：「照彭兄這等說法，我也和耿賢弟一樣，是位功力絕世，心地光明，容貌英俊的美男子？俏英雄了？」

司馬彥聞言暗想崔大哥怎的如此量窄？語中似乎竟對自己微有醋意！

彭一秋聽完崔明桂問話，點頭答道：「在我未曾揣摸崔兄腦後的『玉枕骨』前，確實可以作如此判斷！」

崔明桂轉身笑道：「彭兄摸起我的興趣來了，你且摸摸我『玉枕骨』，是否仍與我耿賢弟一般無二？」

彭一秋如言伸手，細摸崔明桂的腦後「玉枕骨」，摸完以後，失聲嘆道：「分別之處，原來在此！」

崔明桂目光中微微閃爍森冷光芒，但臉上却仍滿堆笑容，發話問道：「有了分別了麼？請問彭兄究竟是我的命好？還是耿賢弟的命好？」

司馬彥巳知崔明桂氣量略嫌狹隘，不大愛聽逆耳之言，遂暗想囑彭一秋畧為對他奉承幾句！

但因彭一秋雙目齊盲，根本看不見暗示神色，又不便與之附耳低語，祇得任其自然，聽他怎樣說話？

彭一秋微微一笑，說道：「崔兄，我絕不奉承，耿兄剛才說得對，君子問禍不問福……」

崔明桂臉上神色益冷，勉强插口笑道：「不錯不錯，我原欲彭兄直言無隱！」

彭一秋笑道：「若論根骨，資質，崔兄竟比耿兄還要強過半籌！」

司馬彥聞言，心中一寬，崔明桂的冷竣面容之上，也現出了一絲得意微笑！

彭一秋繼續說道：「但崔兄命宮中隱伏了三樁大害，換句話說，也就是比耿兄多了三個字兒！」

崔明桂看了司馬彥一眼，皺眉問道：「彭兄請講，我比耿賢弟多了三個甚麼字兒？」

彭一秋正色說道：「你手下比他多了一個『辣』字，腦中比他多了個『疑』字，心上比他多了一個『狠』字！」

司馬彥聽完這幾句話兒，知道崔明桂必被激怒，不由暗中愁急。

崔明桂果然俊眉雙挑，縱聲狂笑說道：「這樣說來，耿天心是功力絕世，心地光明，容貌英俊的美俠士，俏英雄，崔明桂却是心狠手辣的多疑鼠輩。」

彭一秋起身長揖，陪笑說道：「崔兄莫要見怪，彭一秋祇是照相直言，先前並巳說過，數雖前定，可由心轉，崔兄祇要廣行善事，多積功德，一樣可以轉禍為福，趨吉避凶……」

崔明桂目光忽露現殺氣，冷笑接口說道：「彭兄相法神通，我生平委實心狠手辣，那會積下甚麼功德善果？好在天堂雖無路，地獄定有門，崔明桂仗恃一身所學，便下達黃泉，闖進冥府，鬥鬥五殿閻君，又復何懼？」

一面說話，一面右掌微揚似巳暗聚功力，欲將彭一秋殺以洩憤？

司馬彥見狀，急忙搖手示意，阻止崔明桂不可如此！

彭一秋也知彼此話不投機，遂向二人告別。

崔明桂因司馬彥示意阻攔，祇好强忍怒氣，垂下那隻微揚右掌，冷笑說道：「彭兄是否也要送我十六個字兒？」

彭一秋想了一想，點頭說道：「祇要崔兄不以為忤，我便照樣送你四句話兒，略示休咎，看看將來是否應驗也好！」

話完，也用明杖在地上劃了幾行字跡，便長揖為禮，飄然而去。

崔明桂閃眼看去，祇見彭一秋寫的是：「天理無虧，吉凶早定，恩仇了處，一劍穿心。」

末後並多寫了：「愼戒『疑、狠、辣』三字，『種德心田，或可禳解』！」等草草數語！

崔明桂厲聲狂笑，衣袖忽揚，一片罡風起處，把彭一秋所留字跡，完全拂去！

司馬彥要想向他安慰幾句，抱拳含笑叫道：「大哥……」

但「大哥」二字方出，崔明桂身形忽轉，左手撩起所着儒衫袍角，右手駢掌如刀地，凝勁下切！

司馬彥驚得伸手相攔，失聲問道：「大哥，你此舉何意？」

崔明桂冷然說道：「賢弟是美俏英雄，正人俠士，何必把我這狠辣多疑鼠輩，認做大哥？我因自慚形穢，不欲高攀，要與你割袍斷義！」

司馬彥劍眉雙聚地，搖頭說道：「大哥說那裏話來？我們一盟在地，何異同胞？石爛海枯，此義不斷！慢說術士讕言，不足憑信，便算大哥將來眞個有甚災危險厄？小弟也當盡心殫力地，禍福與共！」

崔明桂見司馬彥誠中形外，語意神情，兩皆懇摯，方始臉色漸霽地，緩緩笑道：「這樣說法，賢弟竟還看得起你這結拜大哥，不肯背盟絕義麼？」

司馬彥知道崔明桂生性高傲絕頂，此時心中必定極為難過，遂恭身含笑說道：「大哥，小弟有生之日，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在廬山結盟之時，所指以為誓的那句『人頭石下風雲會，巨憝屍前生死交』之言！」

崔明桂厲聲笑道：「賢弟提醒了我連『聖手人屠』哈少奇都死在我手中，難道還殺不了一個『瞽目追風』彭一秋麼？」

司馬彥雙眉方蹙，崔明桂又復恨恨說道：「除非彭一秋從此遠走高飛，海角天涯，永不相遇，否則，崔明桂見他之際，便是這瞎賊粉身碎骨之時！」

司馬彥暗想彭一秋也是特來參與「雲夢爭奇大會」之人，怎會不再相見？遂婉言笑道：「大哥，常言道：『但得一步地，何處不饒人』？那彭一秋……」

崔明桂不等司馬彥說話完，便自搖手冷笑說道：「賢弟，你勸我別的話兒，崔明桂一概遵從，但要我不殺彭一秋，却辦不到。」

司馬彥尚想婉轉勸解，崔明桂忽然一掌揮處，把塊斗大山石，擊成粉碎，緊咬鋼牙說道：「賢弟，崔明桂生平言出必行，心腸如鐵，你若再為彭一秋之事進言？我們的金蘭盟約，便如此石！」

司馬彥目光凝注那滿地碎石，默然不語！

崔明桂也知司馬彥心中不悅，遂歉然陪笑說道：「賢弟，不要怪你大哥，我實在被彭一秋那瞎賊氣苦了呢？」

司馬彥方自苦笑搖頭，忽然聽得松林以外，又有步履聲息！

這人身法好快？初聞步履之時，尚在十餘丈外，但崔明桂，司馬彥一傾耳凝神的刹那之間，却巳瞥見林口飄拂起一角灰色衣袂！

司馬彥運用「蟻語傳聲」功力，向崔明桂笑道：「大哥，這人的輕功身法太高，可能就是那以『無影十三飄』，馳譽當世的『黃山逸叟』柴天藻呢？」

崔明桂被他一言提醒，遂也用「蟻語傳聲」，向司馬彥揮手笑道：「賢弟，你且躲過一旁，我要見見這位欽遲巳久的『黃山逸叟』！」

崔明桂一面發話，一面自懷中取出一方黑色絲巾，把臉蒙上！

司馬彥聞言，方悔自己多事，崔明桂忽巳縱聲歌道：「黃山黃山不足奇，始信庸俗天都低……」

那灰衣人影，本巳掠過松林，忽聽林內縱歌，遂又飄身折轉！

這時，司馬彥業巳藏入大堆怪石之後，並檢了一張樹葉，在葉上劃出「彭一秋有性命之險，千萬莫令其參與雲夢爭奇大會」字樣備用！

灰衣人身形一現，是位相貌淸奇的長鬚老者！

崔明桂倚松而立，面罩黑巾，祇露出兩隻眼睛，目光烱烱地，微瞥來人，傲然不睬！

灰衣老者好老辣的江湖經驗？僅與崔明桂目光略對，便看出對方年齡，微微一笑說道：「適才唱歌之人，是老弟麼？」

崔明桂兩眼一翻，冷然答道：「是我，你問我則甚？難道我唱得不好聽麼？」

灰衣老者涵養極深，絲毫不因崔明桂的故作傲態所怒，依然含笑說道：「老弟歌聲倒蠻好聽，祇是歌詞有些不對！」

崔明桂存心想激怒對方，在「雲夢爭奇大會」前，先行略試彼此的輕功火候，遂仍舊裝出一副傲然神態，反向灰衣老者問道：「我所唱的歌詞，有甚麼不對？」

灰衣老者笑道：「老弟適才唱的似是：黃山黃山不足奇，始信庸俗天都低？」

崔明桂雙眉一揚，說道：「這有甚麼不對？」

灰衣老者笑道：「若照老朽看來，黃山奇處甚多，雲奇、峯奇、石奇、松奇，尤以『始信峯』，號稱天下第一奇峯，絕不庸俗！天都五峯，挺秀雲外，也還頗不低呢！」

崔明桂冷笑說道：「坐井觀天，怎知天大？以管窺豹，祇見一斑！你這老頭大概除了『黃山』，不曾到過別處？比起海外神山，『始信峯』，豈不俗麼？比起『崑崙絕頂』，『天都峯』豈不低麼？」

灰衣老者聽他强詞奪理，不由蹙眉，笑道：「老弟對於『黃山』，好似存有成見？」

崔明桂點頭答道：「你猜得不錯，我對『黃山』，確有成見，你認爲黃山雲奇、峯奇、石奇、松奇！我却覺得黃山山俗，人俗！」

灰衣老者終於被崔明桂挑逗得微軒雙眉問道：「請教老弟，『黃山』縱令山俗，怎見得人也俗呢？」

崔明桂冷笑說道：「我也向你請教一句，怎見得黃山之人不俗？」

灰衣老者目內神光微閃說道：「老朽就是黃山之人，自問還並不太俗！」

崔明桂看了灰衣老者一眼，搖了搖頭，緩緩說道：「黃山之中，大概祇有一個『黃山逸叟』柴天藻，還算不俗？」

灰衣老者聽到此處，方「吁」了一口長氣笑道：「多承老弟誇讚，老朽就是柴天藻！」

崔明桂故意又盯了對方幾眼，搖頭說道：「我不相信你是『黃山逸叟』，你會施展『無影十三飄』麼？」

柴天藻聞言，雙眉連軒，忽然手捻長鬚，縱聲狂笑！

崔明桂被他笑得有些迷惑起來，訝然問道：「你這樣狂笑則甚？」

柴天藻搖頭笑道：「我笑的是老弟枉費心機！」

崔明桂問道：「我費了甚麼心機？」

柴天藻笑道：「明人眼裏，揉甚沙子？老弟編造歌詞，轉彎抹角半天，原來祇是想看看我那敝帚自珍的『無影十三飄』而已！」

崔明桂心思被人叫破，不由也頗暗佩這「黃山逸叟」柴天藻的江湖經驗，委實老到！遂「哼」了一聲說道：「你別往你自己臉上貼金，我要看你的『無影十三飄』則甚？」

柴天藻哈哈大笑說道：「我雖不知老弟姓名來歷，但從你神情之上，一看便知是位身懷絕藝，趕來參與『雲夢爭奇大會』的雄心勃勃人物！柴天藻別無所長，祇有這『無影十三飄』，自信還小有名頭，不落人後！老弟大概是既想鬥我，又有點怕我，遂欲激怒我施展出來，好讓你先知虛實！」

崔明桂羞慚驚訝交迸，索性眉峯雙揚，目光一射地，點頭說道：「柴天藻，你猜對了，我來此參與『雲夢爭奇大會』的主要目的，除了要與你這老頭兒賽賽輕功之外，還要與『玉琢嫦娥』聶小冰，較較劍術，『南荒毒蜎』柳文宗，比比暗器，以及與『離垢書生』司馬彥，鬥一鬥彼此內力！」

柴天藻目注崔明桂失笑說道：「老弟氣吞河嶽，目空八荒，壯志豪情，委實可佩！但老朽想奉勸一句話兒！」

崔明桂雙眼一翻，冷然問道：「甚麼話兒？」

柴天藻笑道：「老夫向來襟懷冲淡，『離垢書生』司馬彥也有『堂堂君子，巍巍出羣』之譽，老弟想鬥這兩人，必無大碍，但對於『玉琢嫦娥』聶小冰，『南荒毒蜎』柳文宗，却最好莫加招惹！」

崔明桂軒眉問道：「爲甚麼要莫加招惹？」

柴天藻微笑說道：「看老弟神情，似乎江湖經驗頗豐，難道你尚不知聶小冰劍下無情，柳文宗全身有毒麼？」

崔明桂狂笑說道：「江湖中雖流傳着這兩句話兒，但也許我比聶小冰更無情，比柳文宗更毒？如今莫論他人，我們先較量一場輕功如何？」

柴天藻搖頭笑道：「要輕量請到『梁子湖』中，爭奇會上，在此間師出無名，請恕柴天藻不願奉陪！」

崔明桂當下大怒說道：「不陪也要你陪！」

人隨聲起，突然身形電閃，一式「閉門推月」，雙掌齊發，猛往柴天藻當胸擊去！

司馬彥暗中看得好不皺眉？弄不懂崔明桂爲何在被彭一秋激怒以後，便變得如此暴戾？

柴天藻一來看出崔明桂功力絕高，二來也不願在此動手，遂微提眞氣，人躍半空，像一張枯葉般地，被崔明桂所發掌風，吹出了將及兩丈！

崔明桂不禁喝彩讚道：「好輕功，這就是『無影十三飄』麼？但『飄』雖有餘，『無影』二字，却仍嫌有所誇大！」

一面發話，一面施展「移形換影」功力，準備繼續攻擊，逼迫對方動手！

但柴天藻身形毫未停留，一陣哈哈大笑，灰衣電掣，人影雲飛，等崔明桂追到他第一次落足之處，對方身形早杳，祇賸下一長笑尾音，留在這松林之內，不住蕩漾！

因柴天藻所走方向，與司馬彥藏身之處相反，故使他空自在樹葉上劃了字跡，準備傳書示警一舉，都未如願！

崔明桂頓足一嘆，回頭向司馬彥苦笑說道：「賢弟，你大哥委實太笨，柴天藻又太以狡猾，以致空自把他逗弄一場，仍未能逼他施展那『無影十三飄』身法！」

語音方了，忽見司馬彥手上持着一張樹葉，不禁訝然問道：「賢弟手持樹葉爲何？莫非是想使那『黃山逸叟』柴天藻，嚐嚐你摘葉飛花手段？」

司馬彥因葉上字跡，不便讓崔明桂看見，遂祇好暗運神功，揚手飛出樹葉，打向一根古松橫枝，並含笑點頭，順着崔明桂的語氣答道：「大哥說得對，小弟本想摘葉飛出，一試柴天藻究竟有多高功力？誰知他走得這快，方向又復相反，祇能等到雲夢爭奇會上，再與他較量的了！」

司馬彥話音方了，那片樹葉，業巳把古松橫枝，一截而斷，但樹葉本身，也成了一堆碎粉，隨風四散！

崔明桂原是大大行家，見狀深吃一驚，軒眉讚道：「老松横枝極堅，與其他樹木不同，賢弟居然飛葉立斷，你在眞氣內力的造詣以上，比你大哥强得多了！」

司馬彥如今巳知崔明桂生性忌刻多疑，聞言正待飾詞辯解，崔明桂又復眼珠一轉，才怪笑說道：「但飛葉斷枝，葉不應碎，如今葉碎如粉，分明賢弟出手之時，暗加功力，莫非這張樹葉以上，還有甚秘密，賢弟不願意讓我知道麼？」

司馬彥聽得好不心驚，暗想自己這位結義大哥，委實太以精明，把自己心思，完全看破！

但事到這等地步，自然不便直承，祇得搖頭笑道：「大哥莫要多疑，小弟那有甚麼瞞哄大哥之事……」

話猶未了，遠遠傳來一陣幽約歌聲，顯係女子所唱！

崔明桂聞得歌聲，劍眉微動，忽然向司馬彥問道：「賢弟，還有幾天才到雲夢爭奇會期？」

司馬彥笑道：「今天是臘月廿六，距離雲夢夢爭奇會會期，僅有三日！」

崔明桂目光一閃，含笑說道：「我想與賢弟，暫作三日小別！」

司馬彥訝然地問道：「大哥要往何處去？」

崔明桂笑道：「要想參與雲夢爭奇大會，必須先備一件罕世珍奇之物，我如今尚自兩手空空，未作準備，故不得不趕緊設法！賢弟且獨自前往雲夢，我們在梁子湖三奇小塢之中，再復相見便了！」

語音方住，身形巳飄，祇向司馬彥微一揮手，便馳出松林以外！

這時，遠處歌聲，仍在悠悠未絕！

司馬彥見盟兄無論何事，均極獨斷獨行，不禁搖頭一嘆，暗想據自己沿途觀察，崔明桂的一身所學，委實稱得上是武林奇才！但性情過份驕暴，不知是否能以純摯友情，將其慢慢勸化？

他一面思忖，一面緩緩步出松林，往「雲夢三奇」所住的「梁子湖」中趕去！

崔明桂雖然閃出松林，但根本未走，祇藏在暗中，冷眼注視着司馬彥的一切動作！

直等司馬彥身形杳後，崔明桂見無絲毫異狀，方釋然一笑，轉頭撲向那幽約歌聲來處！

馳出七八丈外，發現歌聲是發自一位身材窈窕的綠衣絕色女子口內！

這綠衣女子坐在一方青石之上，背倚長松，信口作歌，見崔明桂匆匆趕來，遂把兩道異於常人的翠眉微揚，含笑叫道：「羣哥哥，你爲了對付『南荒毒蜎』柳文宗，特去找尋『萬滙朝宗度厄花』，可曾到手了麼？」

原來崔明桂本名馬空羣，也就是司馬彥所欲苦心尋覓的，對「天姥山削成崖」秘洞女主人負心薄倖之人！

馬空羣搖頭苦笑說道：「綺妹不要說了，我此次不僅尋得『萬滙朝宗度厄花』，並看見另一件威力不下於此，一同列名『七大凶器』之中的『三星套月』！但却均在即將到手的刹那之間，被人毀去，豈非太以可惜？」

這綠衣絕色女子，姓姬名綠綺，也就是司馬彥所讀秘洞女主人遺書中所提及的「翠眉妖女」！

姬綠綺聽完馬空羣的話後，失笑說道：「羣哥哥，這樣說來，你是一事無成了麼？」

馬空羣冷笑答道：「失之東隅，得之桑楡，我在找尋足以勝過『南荒毒蜎』柳文宗的奇妙暗器一事以上，雖然失望，但却另有收穫！」

姬綠綺問道：「你有甚麼收穫？」

馬空羣陰森森地，得意笑道：「我走了一趟『北邙鬼府』！」

姬綠綺「哦」了一聲，含笑問道：「你把『九幽冥后』司徒璐，殺死了麼？」

馬空羣搖頭笑道：「司徒璐武功不弱，『北邙鬼府』以內，好手又復不少，我若想當時殺她？可能僨事！故而祇把『雲夢爭奇會』上，有粒『萬妙駐顏丹』，及她那『龍秋舊友』，也將參與此會之事，向司徒璐說了一遍！」

姬綠綺笑道：「司徒璐聽說她『龍秋舊友』在此，可能離開『北邙鬼府』，趕來參與這雲夢爭奇大會？」

馬空羣目中凶光一閃，冷笑說道：「司徒璐若來？我們便在『雲夢爭大會』上殺她！若是不來？也將死在『北邙鬼府』之內！」

姬綠綺翠眉微揚，向馬空羣送了一瞥極媚眼波，蕩笑問道：「羣哥哥，聽你話兒，你大概又在『北邙鬼府』之中，作了甚麼手脚？」

馬空羣得意笑道：「我把那包『瘟癀散』，整個暗暗洒在『北邙鬼府』之中，如今定巳瘟疫大作，眞個成了一坵活鬼了呢？」

他說完這樁得意傑作，以爲姬綠綺定將讚獎一番，誰知姬綠綺反倒秀眉深鎖，滿面不悅神色！

馬空羣訝然說道：「綺妹怎的不悅，我此事作錯了麼？」

姬綠綺搖頭說道：「羣哥哥此事作得委實略欠考慮，因爲我母親所留的『瘟癀散』，祇有這小小一包，你將其洒在『北邙鬼府』之中，最多製造一坵活鬼，絕了『九幽』一派！但若用在雲夢爭奇會上？却足可害死天下英雄！」

馬空羣被姬綠綺提醒，不禁頓足叫道：「綺妹說得對，我把『瘟癀散』大材小用，太以可惜！」姬綠綺笑道：「既巳作了，便不必可惜，祇可憐那『九幽冥后』司徒璐，直到如今尚不知她那『龍舊秋友』就是我呢？」

馬空羣失笑說道：「當年你也過份缺德，易釵而弁，拚命騙取司徒璐的感情，我看她直到如今，對你總還有些餘情未盡呢！」

姬綠綺搖頭笑道：「感情被騙，『大還丹』被奪，容貌被毀，司徒璐見了我時，那裏還會有甚餘情？必然要寢我之皮，食我之肉！」

馬空羣笑道：「要想食你之肉，寢你之皮的人，恐怕不是『九幽冥后』司徒璐，而是『無爲仙子』歐陽絮！」

姬綠綺翠眉雙挑，傲然說道：「歐陽絮的『無爲眞經』，本巳被我弄來，且等雲夢爭奇會一了，好好參研參研，然後我

也東施故智，易釵而弁地，再門門你這昔日情人，『無爲仙子』！」

原來司馬彥在中秋之夜，到得稍早，致使隨後前來的馬空羣姬綠綺二人，未曾進入茅屋，以致不知「無爲仙子」歐陽絮早巳服毒，而認爲她仍在人世？

馬空羣聽完姬綠綺話後，便巳搖頭笑道：「歐陽絮與司徒璐不同，你若易釵而弁，東施故智地，戲弄於她，決瞞不到，還是下些苦功，練成『無爲眞經』，和她一分勝負爲妥！」

姬綠綺「哼」了一聲說道：「羣哥哥，你不要往昔日情人的臉上貼金，照我看來，『無爲仙子』歐陽絮也並非什麼三貞九烈之輩？」

馬空羣笑道：「綺妹妹不要懷疑我偏袒陽歐絮，她性情貞烈得確實異於常人！請想她與我結交那麼久，依然威（草頭）蕤自守，白璧無瑕，不肯和我……」

姬綠綺聽得格格蕩笑地，接口說道：「這可能是你自己太沒有辦法，或是歐陽絮根本未曾對你眞心相愛！」

說到此處，神情一蕩，媚眼如絲地，伏在馬空羣肩頭上，呢聲低語道：「群哥哥，你再想想，我們萍水初逢之下，我便一見傾心，獻身以報，巫山夢好，雨露情濃，是不是比那歐陽絮對你好得多了？」

馬空羣輕伸猿臂，摟住姬綠綺的纖腰，向她玉頰以上，親了一親，含笑說道：「自然是綺妹對我好，否則我又怎會甘心拋棄歐陽絮那等人物？來作你的裙下不二之臣！」

姬綠綺秀眉雙挑，佯嗔說道：「羣哥哥，你不要老是覺得歐陽絮有甚麼大了不起？她若眞個貞烈難犯，爲何又把『離垢書生』司馬彥，約到『無爲秘洞』之中，大弄玄虛，並送他一柄罕世古劍！」

女子雖均善妬，男子又何獨不然？馬空羣昔日掌斃狒狒，隱身桂林之中，分明曾見司馬彥，經由「無爲仙子」歐陽絮平素絕不容男人擅入的香閨密室以內追出，則兩人情份，顯巳不惡，但如今却仍搖頭笑道：「歐陽絮約會司馬彥之舉，未見得便對他有情？可能祇是爲了司馬彥與我極爲相像，想看他幾眼，略解對我的刻骨相思而巳！」

姬綠綺朱唇一撇，翠眉微揚地，失笑說道：「羣哥哥，你不要替你這昔日情人，拚命辯護了呀！倘若歐陽絮祇想看看司馬彥，以聊解對你相思，却爲何不在前洞見他，而要把他引入香閨密室，再贈送一柄罕世難求的前古神劍呢？」

馬空羣無詞可答，臉上微覺發燒，祇得發出尷尬難堪的苦笑！

姬綠綺見狀，微笑說道：「男人們多半都是這樣不講情理，分明你巳拋棄歐陽絮，却仍不願意見她與別的男子要好！」

馬空羣越聽越覺難堪，正想岔開話頭，姬綠綺又自嬌笑說道：「羣哥哥，你不必再嫉妬了，我不是巳替你把那『離垢書生』司馬彥殺死了麼？」

馬空羣被姬綠綺這句話兒，勾起心事，劍眉微蹙地，向她問道：「綺妹，司馬彥死定了麼？他有沒有復活可能？」

姬綠綺搖頭說道：「我母親的『閻王刺』，又稱『勾魂令』，一被打中，準死無救！當日你也親眼目睹，司馬彥是先中『閻王刺』，然後墜下絕壑，此時早巳變作『天姥山』中的一堆朽骨，那裏還會有絲毫回生之望？」

馬空羣雙目仍聚，低低「哦」了一聲，姬綠綺向他問道：「羣哥哥，你好端端地，疑心司馬彥未死則甚？」

馬空羣答道：「我新近結交了一位盟弟，神情頗爲詭秘，我有點懷疑他就是『離垢書生』司馬彥呢？」

姬綠綺問道：「他叫甚麼名字？」

馬空羣答道：「姓名可以隨口揑造，他說他叫耿天心！」

姬綠綺又復問道：「這耿天心的年貌如何？難道又與你生得一模一樣？」

馬空羣搖頭答道：「耿天心看去雖僅二十一二，但我懷疑他臉上也戴着一副可以表現喜怒哀樂神情，與我如今所戴製作得同樣精妙的人皮面具！」

姬綠綺失笑說道：「司馬彥身中『閻王刺』，又復墜落千尋絕壑，委實毫無生望！羣哥哥不要疑心太大了呀？」

馬空羣苦笑說道：「不是我疑心太大，因爲我與那耿天心相對之際，彷彿總是具有一種惴惴難安的異常感覺！」

姬綠綺笑道：「羣哥哥既然覺得如此，乾脆和此人分開，或是把他殺掉，不就沒事了麼？」

馬空羣俊目之中，凶光連閃地，冷然說道：「我疑心既巳起，便須弄個水落石出！倘若耿天心眞是司馬彥所扮，我確要覓機下手，除掉這心中大患！」

姬綠綺問道：「你是怎樣才會懷疑他是『離垢書生』司馬彥所扮的呢？」

馬空羣答道：「一來他的身材頗熟，語音也彷彿曾在何處聽過？」

姬綠綺笑道：「我們遠走天涯，閱人馬太多，這不成一點理由！」

馬空羣道：「二來耿天心有意隱藏功力，但偶而無心流露，居然勁力極强，分明身負內家絕藝，頗似『離垢書生』司馬彥傳譽江湖的『三陽神功』？」

姬綠綺點頭說道：「這一點倒還懷疑得有些道理！」

馬空羣又復說道：「除了這兩點以外，還有一點令我起了莫大疑心！」

姬綠綺笑道：「司馬彥既無『大還丹』，何來生望？我總覺得羣哥哥疑心太大一點！」

馬空羣看了姬綠綺一眼，緩緩說道：「綺妹，我說樁奇事你聽，你可能便會與我一樣起疑的了！」

姬綠綺翠眉微軒，含笑問道：「甚麼怪事？」

馬空羣道：「我與耿天心巧遇『瞽目追風』彭一秋，曾由彭一秋爲我們摸骨論相！」

姬綠綺笑道：「彭一秋的『摸骨論相』，舉世聞名，輕易不肯對人施展的！」

馬空羣略爲敍述搭救彭一秋之事以後，繼續說道：「彭一秋摸骨結果，認定我與耿天心，可能是孿生兄弟？因爲縱然在百萬千萬人中，也尋不出如此骨格相同之人！」

姬綠綺「哦」了一聲，恍然笑道：「你是因於彭一秋摸出你們骨格相同，便認

爲形貌也必相同，以致疑心耿天心就是司馬彥了！」

馬空羣點頭答道：「我是綜合了上述三種可疑情事，而作如此判斷！」

姬綠綺笑道：「對於耿天心究竟是否司馬彥之事，我認爲極易查出！」

馬空羣問道：「怎樣查法？」

姬綠綺笑道：「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由我在『雲夢爭奇會』上，突然冒叫一聲，看他有何反應？另一種是由你突然出現本來面目，看他是否大感驚訝？」

馬空羣搖頭說道：「綺妹所想的這兩種方法，全不能用！」

姬綠綺惑然不解地，揚眉問道：「爲什麼全不能用？」

馬空羣笑道：「大頭仙子紀西屏的『萬妙駐顏丹』，足以引誘舉世中任何自詡姿色的美妙女子，故而『無爲仙子』歐陽絮，可能也會趕來？我們在剛得『無爲眞經』，尚未研參經內奧秘之際，決非歐陽絮對手，我那裏還能向耿天心露出本來面目呢？」

姬綠綺「哦」了一聲，點頭說道：「羣哥哥說得對，歐陽絮心中恨極翠眉妖女，不僅你不應該露出本來面目，連我也要改扮一下才好！」

馬空羣笑道：「綺妹最好仍作男裝，並把兩道翠眉，暫時描成黑色！」

姬綠綺翠眉微蹙，失笑說道：「我若易釵而弁？雖可不怕『無爲仙子』歐陽絮，但『九幽冥后』司徒璐，驟睹她『龍秋舊友』出現，豈不又要發怒如狂地，與我拚命相搏？」

馬空羣軒眉狂笑地，目射凶光，厲聲說道：「綺妹，以我們一身所學，在當世中除了『無爲仙子』歐陽絮以外，還怕誰來？我『北邙鬼府』之行，便是想把司徒璐約到此處，替你了斷一樁心頭隱患！」

姬綠綺聽馬空羣如此說法，遂改易男裝，描黑翠眉，一同趕往「雲夢三奇」所居「梁子湖」中的「三奇水塢」以內！

馬空羣和姬綠綺，雙雙躍身上岸，只見較技台上，巳擠滿人羣，司馬彥人巳在坐。

岑大化在台上對衆說道：「此次較技仍依照舊例進行，諸位兄台可有異議？」

台下一片寂然，無人答話！

岑大化緩緩笑道：「既無漏列，岑大化即當開始抽籤較技！凡屬被抽中號碼之人，便請登台，並將雙方巳編號碼的珍奇之物提出，當場爭取……」

說到此處，台下忽然有人問道：「較技雙方，所擅長功力，必有不同，如何決定，方不失公允？」

岑大化聞聲笑道：「岑大化對此早有安排，木架上另一籤筒中，共有玄功、內力、拳掌、兵刃、暗器、輕功等根竹籤，由較技人抽取一根，以作較技標準！」

台下有人繼續問道：「爭奇結果，倘若得勝之人，能不能繼續參與？」

岑大化點頭笑道：「不論勝方負方，皆可繼續參與，但必須再以珍奇之物編號，等待另行抽籤，決定對手！」

話方至此，台下突又傳上一種森冷語音問道：「岑仙翁，除了爭奇以外，若遇有過節的江湖舊識，能不能權借會場，彼此略作交代？」

岑大化眉頭微皺，見發話之人，是三位蒙面黑衣女之一，遂想了一想，含笑說道：「照說雲夢之會，旨在爭奇，本不應捲入江湖恩怨！但岑大化等，身爲主人，過拂尊客盛意，又覺欠妥？最好來個萬事憑緣，凡被抽中號碼對方，若有宿怨舊仇，無妨一併交代，至於單獨指名叫陣之舉，則請儘量避免，或是在會後再論！」

蒙面黑衣女子，向姬綠綺及馬空羣、司馬彥等目光微掃，默然不語！

三人聽得語音，均自心頭雪亮，知道這位向台上發話的蒙面黑衣女子，便是「九幽冥后」司徒璐！

尤其以馬空羣眉頭暗蹙，心中忖道：「司徒璐居然能來赴會，難道自己洒在『北邙鬼府』中的那包『瘟癀散』，未曾發生靈效？」

「眇目仙翁」岑大化交代完畢，遂走到木架之前，連搖籤筒，隨手抽了一根籤兒！

目光微注，不禁搖頭失笑道：「天下那有如此巧事？第一根籤兒，便抽的是『第一號』，而第一號又恰巧是我自己！」

他用以編號的珍奇之物，是件「天蠶軟甲」，遂由值台弟子，自木架上取下，放在另一張小几之上！

岑大化又自籤筒中掣了一根籤兒，看清號碼，舉籤含笑叫道：「第十四號！」

台下一名青衫老者，應聲飄身上台！

岑大化見來人形貌陌生，抱拳笑道：「尊客可否留名？」

青衫老者笑道：「小弟孟萬森！」

岑大化「哦」了一聲，含笑問道：「川邊『打箭爐』，有位名震西南的『推山神叟』，大概就是孟兄？」

孟萬森點頭笑道：「小小匪號，不足一提，倒是我所用以編號微物，與岑仙翁的罕世異寶『天蠶軟甲』，相形之下，却太以寒酸的了！」

這時「推山神叟」孟萬森的編號之物，也由「雲夢三奇」手下的值台弟子，自架上檢出，放在几上！

岑大化目光微瞥，見是一隻高約半尺的翡翠馬，色澤綠潤欲流，雖非武林異寶，顯也價值連城，極爲難得！

遂含笑伸手說道：「孟兄過謙，請抽籤決定怎樣比較？依岑大化看來，孟兄既號『推山神叟』，眞力定强，你若能抽着那根『內力』籤兒？最爲理想！」

孟萬森走向籤筒，一面伸手抽籤，一面含笑說道：「天下事那會盡如人願？我生平不擅暗器，祇望莫抽着那根『暗器』籤兒，便巳萬幸！」

話完，抽出一根籤兒，籤上鐫的是「兵刃」二字！

岑大化含笑說道：「孟兄請亮兵刃，我們是點到爲止！」

孟萬森還籤入筒，自腰間撤出一對判官筆來，點頭笑道：「岑仙翁說得不錯，我們既無一天兩地之恨，自然是點到爲止，見好即收，何必爲了一點身外奇珍，弄得屍橫當場，血流五步！」

岑大化命值台弟子取來自己所用的朱籐杖，面含微笑地，開出門戶！

（未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

一身是胆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十里蓮花湖的「四海老店」茶館裏，先後出現了一個戴呢帽的及一名濃眉大眼漢子，可是他們的行動却被暗坐一隅的公子哥兒監視着，當那兩名漢子離開茶館在外爭持不休動武之際，公子哥兒啣尾追至，把戴呢帽的轟走，替濃眉大眼漢子解了圍……熱鬧的「藕棒兒胡同」妓院裏，正在客滿盈屋之際，北京八大胡同的紅牌兒姑娘突然爲「耗子」出現嚇得花容失色，數名客人爭相願作護花使者，可是那紅牌姑娘單獨挑選了一名年輕矮小公子哥兒留宿香閨，以作護衞。原來那年輕公子竟是易釵而弁的女兒家！天還未亮，秦隊長帶着一干人馬到來……

花都藏嬌鳳 絕地現天龍

小公子哥兒衣裳都穿好了，天知道她有多窘。

「怎麼這麼早就要走哩。」

「是的，是的。」

小公子哥兒强笑點頭。

美姑娘道：「大娘不也這麼早嗎？」

一句話勾起了老鴇的惱恨。「唉，別提了，都是那個短命的偵緝隊秦隊長。」

「秦隊長怎麼了。」

老鴇從頭到尾把經過說了一遍，她記性還眞好，一點也沒漏，甚至把大茶壺碰上的都說了。

靜靜聽畢，美姑娘目閃奇光。「耗子，姓趙的，姓趙的追耗子，一定有他的道理了。大娘，秦隊長要抓姓趙的。」

「像是這麼回事。」

「姓趙的見了他，裝不認識，還想躲他？」

「嗯，是這樣。」

美姑娘知道昨兒晚上闖進來的那個就是姓趙的，她也想起了姓趙的一見耗子說了聲「是你？」她笑了：「那是他們的事兒，跟咱們沒關係，麻煩大娘打點水來，人家少爺還沒洗臉呢。」

「好，好，我去打水我去打水。」

老鴇走了。

美姑娘笑望小公子哥兒：「念一夜恩情，替我帶封信好不好。」

小公子哥兒嗔道：「少討厭，帶信給誰。」

美姑娘道：「從這兒出去，妳會上『四海老號』去是不是。」

小公子哥兒道：「妳怎麼知道我會上『四海老號』去。」

「咦，你昨兒晚上不是說，妳打算住那兒嗎？」

「昨天晚上我是想住那兒，可是昨天晚上已經過了，現在已經是白天了呀。」

美姑娘一怔。「這麼說，妳是不打算上『四海老號』去了。」

「嗯，我是不打算去了。」

「那就算了，我找別人送去。」

小公子哥兒瞪了美姑娘一眼說：「不帮妳跑一趟，那對得起妳這一夜的恩情，

快去寫妳的信吧。」

美姑娘看看他，笑了：「我就知道妳是個有情有義的，沒白摟着妳睡一夜。」

小公子哥兒臉又紅了：「妳少討厭，再敢說——」

美姑娘帶着笑，帶着一陣香風，跑進了床後，床後有個布簾擋着的地方。

小公子哥兒脚下輕移，似乎是很想過去看看，可是模樣兒猶豫好像是又不敢。就這麼猶豫了一兩次，美姑娘手裏拿着一封信，像隻蝴蝶似的飛了出來，把信一遞：「喏，就是這封。」

小公子哥兒沒接。「還沒告訴我，把信交給誰呢。」

美姑娘從頭上拔下一根玉簪，通體碧綠的一根玉簪。也遞向小公子哥兒。「你到『四海茶園』往下一坐，信放在桌上，手裏拿着這根玉簪，誰過來問妳『你是寶嗎』，妳把信交給他就行了。」

小公子哥兒聽得一怔。「我是寶。」

「不是我的寶貝兒，昨天晚上我會留你在這兒，一夜摟得妳緊緊的嗎？」

小公子哥兒的臉，又紅了：「妳少討厭。」

她發起嗔來，似乎就這麼一句。

美姑娘把手裏的東西往前一送：「快接過去吧，我的少爺。」

小公子哥兒一搖頭：「不忙，告訴我妳是誰，究竟是幹什麼的，不然我不帮妳帶信。」

「妳不帮我帶，頂多我找個別人帮我跑一趟。」

「咱們都這麼熟，這麼好了，還不能讓我多知道妳點兒。」

美姑娘臉色忽趨莊重。「勝八姑娘，妳信得過信不過我是個朋友。」

小公子哥兒一驚：「妳知道——」

「昨天晚上我數勝家人的時候就知道了，說不知道妳是勝家的那一位，那是故意逗妳的。」

「對勝家，妳似乎知道得不少。」

「也不稀奇，大江南北，有幾位數不出勝家人來的。」

「可是——」

「別可是了，八姑娘，只問妳是不是信得過我。」

小公子哥兒一雙星目緊盯在美姑娘臉上，半晌，他點了頭：「信得過。」

「那就不要多問，有一天妳自然會知道。」

「那一天。」

「找到兇手，追回金錶，把勝大爺接回來的那一天。」

小公子哥兒一震：「這麼說妳是—」

「好管閑事的人。」

「眞要是這麼樣，勝家感激，必報大恩。」

「別這麼客氣了，忘了，咱倆的關係不同！」

小公子哥兒臉更紅。

美姑娘推着她往外走。「快走吧，讓她去打水，只是支開她，省得她問東問西的，信我沒封了，可別偷看啊。」

她把小公子哥兒推出了門，望着小公子哥兒走了，她笑了：「勝八姑娘一直深藏不露，也不讓鬚眉，只是妳嫩多了。」

她剛轉過身，老鴇端着水進來了，一見客人不在了，忙道：「客人呢？」

「走了。」

「走了，」老鴇一怔：「那錢——」

美姑娘道：「相當投緣個人兒，我沒要他的，大娘妳昨兒晚上收了人家那些個，也够了。」

老鴇又一怔，臉上扳起了强笑。「是，是，够了，够了！」

× × ×

小公子哥兒拐出了「藕棒兒胡同」，路上來往的人還不多，找了個角落，從懷裏取出了那封信。

她想看看信裏寫些什麼。

她想從信裏看出美姑娘究竟是什麼人，是幹什麼的。

長這麼大，她從沒做過這種事，臉色發白，兩手在發抖。

小心翼翼抽出了信箋，忙展開，她看直了眼。

信箋上寫的不是字，是些彎彎曲曲，一小段，一小段的，說不出那該叫什麼，她根本看不懂。

這是怎麼回事，又是什麼意思。

突然間，小公子哥兒明白了，一笑，怪不得這封信不封口，美姑娘她根本就不怕人看。

半天，小公子哥兒才定過了神，忙把信裝好，往懷裏一放，直奔四海老號。

到了四海老號，太陽已老高了，這時候的茶園正熱鬧，玩鳥的，談生意的，剛吊過嗓子的——什麼樣的人都有。

既是什麼樣的人都有，誰也沒注意他，小公子哥兒找了副座頭坐下，要了壺香片，然後照着美姑娘的話等上了。

倒是眞靈，頭碗茶還沒喝一口，過來個戴老花眼鏡的瘦老頭兒，手裏的摺扇一指那根玉簪：「小兄弟，要賣？」

小公子哥兒一怔，搖了搖頭：「不，不賣。」

瘦老頭兒笑了：「小兄弟，我是個識貨的行家，賣給我絕不會讓你吃虧，這是前清宮裏的東西——」

小公子哥兒自己都不知道，忙道：「呃，是嗎？」

瘦老頭兒搖頭笑道：「你不用考我，我不會看走眼的，在外行眼裏不算什麼，在我眼裏這是個『寶』。」

「寶！」

可是東西是寶，不對。

小公子哥兒心頭跳了下來，旋即吸口氣道：「老人家你誤會了，這根玉簪不是賣的。」

「眞不是賣的？」

「眞不是賣的！」

「那就算了，小兄弟，要賣你賣給識貨的，我出的價錢絕不低。」

「我知道，等我要賣它的時候，再說吧。」

瘦老頭兒搖着頭走開了，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

小公子哥兒剛想笑，突然她看見個人，一驚忙低下了頭。

那個人就在離她不遠一副座頭坐下，是五爺勝奎。

勝五爺是勝五爺，可是幾天不見憔悴

多了，鬍子沒刮，兩眼也佈滿了血絲。

小公子哥兒微微抬頭仰看，心裏一陣刺痛，禁不住紅了眼圈兒。

正在她難受的當兒，有個低沉話聲從她身邊响起：「對不起，請問一聲。」

小公子哥兒忙抬頭，她看見身邊站了個人，頎長的個子，長袍馬褂兒還戴頂呢帽，一臉的笑容，她忙道：「不敢，什麼事！」

「你是竇嗎？」

小公子哥兒心頭猛一陣跳，脫口道：「你——」

「這封信，我能看看嗎？」

小公子哥兒想說話，可是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人家也沒等她說話，又道：「我就在這兒看吧。」

他就在桌旁坐了下去，拿起桌上那封信，抽出信箋展開一看，立即目現異采，抬眼望着小公子哥兒：「勝八姑娘，我失敬。」

天，一定是信上告訴他的，他居然看懂了。

小公子哥兒脫口道：「你怎麼——」

那位咧嘴笑了，笑得小公子哥兒一張臉好紅好紅，那位道：「八姑娘，這是我們自己瞎造的鬼畫符，難怪妳看不懂，不過不管怎麼說，妳能替我帶這封信來，我感激。」

小公子哥兒紅着臉道：「別客氣，那位姑娘拿我當朋友，我應該的。」

「她是我小妹，她問我能不能讓妳多知道我們一點，我不能告訴妳這麼多。」

小公子哥兒很窘：「我不急，令妹答應我，將來有一天會知道，不過我可以猜出幾分，賢兄妹一定是俠義奇人。」

那位笑道：「俠義奇人不敢當，不過是好管閒事而已。現在外頭的情勢很複雜，不適合姑娘走動，令兄勝五爺就在那邊，姑娘還是跟他回去吧！」

小公子哥兒忙道：「不，我不能回去，我大哥——。」

「我們知道，不過，八姑娘，有這麼多人爲這件事忙，我們辦得了，用不着姑娘操心，要是連這些人都辦不了，恐怕姑娘也救不了勝家，是不是？」

「這——」

「再一說，那隻金錶引出了不少玩命鬥狠的，要想參與這件事，必須先有能力自衞，萬一姑娘再出點什麼差錯，讓令兄幾位顧那一頭？姑娘要救勝家，不是反而害了勝家嗎？」

「我懂這道理，可是我不能安下心待在家裏。」

「爲勝家好，姑娘必須安下心待在家裏。」

小公子哥兒還待再說。

那位站了起來：「我還有別的事，不能奉陪了，我說的話，還請三思，玉簪先請代爲保管，將來再拿。」

他轉身往外走了。

小公子哥兒一直目送那位出了茶園，回過頭想再看勝五爺，她爲之一怔，那副座頭已經走了，勝五爺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

望着那副空座頭，小公子哥兒一時百感交集——

× × ×

耗子進了「十里蓮花湖」，而且是大搖大擺的。

他順着大街往前走，去的方向是四海老號。

可是正走着，兩個打扮俐落的漢子從街邊竄了過來。一左一右架住了他。

耗子一驚掙扎，叫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去了你就知道了。」

「你們不能，我有——」

「有什麼也是一樣。」

不由分說，兩個人把耗子架到了僻靜處。

那兒有個人等着，是秦隊長秦彪。

耗子一看見秦隊長就叫：「秦隊長，我耗子可沒犯法。」

秦彪笑笑道：「我知道你沒犯法，我說你犯法了嗎？」

「那你們爲什麼抓我？」

「想問你一件事兒，只要你告訴我，昨兒晚上，爲什麼有人追你，我馬上就放你走。」

「呃！」耗子笑了，笑得很不好意思：「你去過那個老鴇子那兒了，是這樣的，我看上了她們那兒一個姑娘，那個姑娘看不上我，花錢都不行，所以我昨兒晚上摸進她屋裏去，想給她來個霸王硬上弓，沒想到她一叫驚動了人——。」

「不是這回事！」秦彪搖着頭道：「追你的那個人，他不會爲別人的事兒追你，他既然對你窮追不捨，就一定是爲他自己的事，告訴我，是什麼事！」

耗子道：「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他是爲這檔子事追我。」

「少跟我來這一套，要是你，正在熱被窩裏，懷裏抱着個光溜溜的女人，你會爬起來對個賊窮追不捨嗎？」

耗子呆了一呆：「這倒是，我不會，可是我不知道——」

他突然想起了那一聲「是你」，忙道：「慢着，秦隊長，那個人你認識。」

「認識，當然認識。」

「他長得什麼樣？」

「你問這個幹什麼？」

「半夜裏，屋裏又沒點燈，我連他是誰都不知道，怎麼能夠告訴你他爲什麼追我。」

「他姓趙。」

耗子想了想，道：「我不認識個姓趙的。」

「四十來歲，白白胖胖的，唇上還留着兩撇小鬍子。」

耗子在腦海裏閃電翻動記憶，突然他笑了：「是他呀。」

秦彪忙道：「怎麼回事。」

耗子眼珠子一轉。「秦隊長，我能不說嗎？」

秦彪一把揪住耗子，把耗子揪近眼前。「耗子——」

「哎，秦隊長，你看看這個——」

耗子的右手舉着一樣東西，到了秦彪眼前，那是塊銅牌，半個巴掌大小，銅牌上刻的有字，還有花紋。

秦彪一怔：「西霸天。」

「秦隊長到底是見多識廣啊。」

耗子帶笑推開了秦彪的手。

秦彪眼都瞪圓了：「你什麼時候成了霸王寨的人了？」

耗子邊拉衣裳邊道：「那你就不用管了，只你知道動了我耗子就跟動了整座霸王寨一樣就行了。」

秦彪定了定神道：「耗子，我惹不起霸王寨，也不惹你，不過你從那個人身上摸去的那樣東西，可是花多少錢都買不到的，先放你那兒吧，自有惹得起『霸王寨』的人，找你要回來。」

說完話，秦彪帶着他的人走了。

耗子直了眼，自語道：「花多少錢都買不到的，奶奶的！」

耗子突然一跳老高，順着那小胡同跑了。

× × ×

秦彪帶着他的兩個手下，邊走邊嘀咕：「耗子居然成了霸王寨的人，耗子居然成了霸王寨的人，娘的，他走的是什麼狗運。」

有個人迎面而來，跟秦隊長擦身而過，是那位西貝小公子哥兒勝如蘭。

秦彪走過去了，她還怔怔地站在那兒，道：「霸王寨，耗子成了霸王寨的人，好嘛。」

她扭頭走了，眼往前看，忽一怔，大街上，前面來了兩個打扮俐落的壯漢子，她一眼就認出，那正是「霸王寨」的人。

她道：「想找誰誰就來了，這可眞巧啊。」

她迎面走了過去，迎着那兩個壯漢子伸手一攔：「兩位是霸王寨的人。」

兩個壯漢齊點頭：「不錯。」

勝如蘭道：「我跟兩位打聽個人，耗子！」

兩個壯漢互望一眼，左邊的點了頭。「不錯，耗子是我們『霸王寨』的人。」

「那麼請兩位告訴我，那兒可以找到他？」

右邊壯漢道：「你大概就是昨兒晚上追他的那個吧。」

勝如蘭索性來個將錯就錯：「是。」

「那最好，我們不管你跟耗子之間有什麼過節，沖着霸王寨，請你高抬貴手，從現在起，一筆勾銷，要不然，那就是跟我們霸王寨過不去。」

兩個壯漢說完話就要走。

勝如蘭伸手又一攔。「兩位不能走，我找耗子有要緊事兒！」

「我們說的話你沒聽見！」

「聽見了。」

「我們說的不够明白。」

「够明白。」

「那你是誠心跟霸王寨過不去。」

左邊壯漢突然一拳擊向勝如蘭小腹。

勝如蘭一怔：「你怎麼——」

口說手不閒，側身躲過，探手抓住了左邊壯漢的腕脈。

右邊壯漢從她身後出手，揚拳猛砸勝如蘭頸後。

勝如蘭一帶左邊壯漢，同時滑步旋身，左邊壯漢迎着同伴撞了過去。

右邊壯漢一驚收手，勝如蘭同時翻身退後，道：「我不願傷人，也不願——」

兩個壯漢兩把駁壳槍離了腰，黑忽忽的槍管齊對着勝如蘭：「要不是我們當家的也出來了，今天就把你小子撂倒在這兒，跟我們走。」

血肉之軀誰敢硬碰槍子兒，勝如蘭一句話沒說，讓兩個壯漢押走了。

街上聚了不少看熱鬧的，可却沒一個敢過問。

兩個壯漢押着勝如蘭出了「十里蓮花湖」，緊靠「十里蓮花湖」南邊，是樹林，兩個壯漢就押着勝如蘭進了樹林。

樹林裏，樹蔭下，坐着那位女西霸天跟紅、綠二婢，八名護衞站在一旁。

勝如蘭心想，西霸天的八護衞都出來了，只是這姑娘是什麼人——

她正想着，穿紅的小姑娘跳了起來：「怎麼回事，這是誰？」

左邊壯漢把碰見勝如蘭的經過說了一遍。

女西霸天站了起來，瞅着勝如蘭道：「好俊，好嫩個小伙子啊，人不大，胆子倒不小啊，你姓什麼，叫什麼，是幹什麼的？」

勝如蘭道：「找你們當家的說話。」

「我們當家的沒出來。」

「瞪着眼說瞎話，他的八護衞都在這兒。」

「他的女兒，就不能够帶他的八護衞嗎？」

勝如蘭一怔，道：「妳是西霸天的女兒！」

「不錯。」

「我怎麼沒聽說西霸天有個女兒。」

「爲什麼要妳聽說？」

「西霸天姓戴，妳叫戴什麼？」

「你不配問。」

「那麼妳也不配問。」

女西霸天柳眉一豎。「你不怕我打壞了你的小臉蛋兒！」

「兩把槍押着，我當然只有任妳宰割了。」

女西霸天一抬手，兩個壯漢收起了槍，然後，女西霸天冷喝：「給我打。」

兩壯漢從後頭出了手，他們被摔到了前面。

女西霸天一怔。「有兩下子啊。」

八護衞過來兩個。

勝如蘭道：「怎麼，倚多爲勝，車輪戰啊。」

女西霸天一聲冷笑，帶着香風，一步跨到，揚手就摑。

勝如蘭當然還手，可是，她不是人家的對手，只三個照面，帽子被打掉了，長髮也披散下來了。

眼前的人都怔住了。

女西霸天叫道：「妳，妳是個女的，怪不得——」

「女的怎麼樣？」

「妳究竟是江湖道上的那一號——」

「我是江湖道上的那一號，不關緊要，要緊的是我要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耗子。」

「妳一個女人家，找耗子幹什麼。」

「我不能說，找到耗子我才能說。」

女西霸天道：「妳不說——我就不告訴妳耗子在那兒。」

「妳——」

「妳少跟我囉嗦，耗子現在是我霸王寨的人，正在替我跑腿辦事，不論是誰，那怕是天大的事，冲着我霸王寨，也要暫時擱在一邊兒，要不然他就得準備濺血橫屍。」

勝如蘭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不信妳就試試看。」

勝如蘭既急又氣，說理不能說，打又打不過人家，這怎麼辦，正感束手無策，正感急氣交集。

突然一個低沉話聲傳了過來：「好傢伙，這麼多人，圍住一個姑娘家，動私刑啊。」

勝如蘭一聽就覺得話聲很熟，心裏登時爲之一鬆。

女西霸天等急循聲望，林外背負着雙手，洒脫神逸地走進來個人。

正是勝如蘭在四海老號茶園交信的那位公子哥兒似的人。

八護衛要動，女西霸天抬手攔住，一雙杏眼緊盯住那位：「看來你跟她是一路的。」

「誤會，誤會，」那位笑道：「我跟這位姑娘，不過是一面之緣，剛聽街上的人說，她讓兩個既粗又蠻的傢伙用兩把槍押走了，我不放心，趕來看看。」

「現在你放心了嗎？」

「那要看往後的發展是怎麼樣了。」

「聽你的口氣，你打算在這兒看下去了。」

「不錯。」

「我要是不想讓你在這兒呢。」

「那就要看你們，是不是能把我趕走了。」

兩個壯漢子伸手就要摸槍。

那位右手從背後前甩，兩個壯漢子大叫一聲，各抱腕彎了腰，兩顆小石子掉下了地。

「我要是換用飛葉子，你們倆的爪子就廢了！」

八護衛快，八把駁壳槍都到了手裏。

可是，沒見那位動，那位手裏多了把雕花象牙把，小巧玲瓏的「掌心雷」，槍口巳經對準了八護衛：「嗯，嗯，槍兒不認人，那位先動我就先給那位一顆，只要自信能比我快，不妨試試。」

人家的確快得令人咋舌，八護衛想開火，得先把槍口揚起，這段時間雖是一轉眼，但絕快不過一顆槍子兒去，是故，八護衛硬是沒敢動。

女西霸天瞪大眼，她見過一個快的，馬標，原以爲巳是生平首見，可沒想到，還有比馬標更快的。

只聽那位道：「我還要跟這位姑娘說話，爲防萬一，八位還是把手裏的傢伙扔下吧。」

八護衛沒動，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是寧可挨槍子兒也不會扔槍，否則傳揚出去，霸王寨丟不起這個人。

女西霸天抬了手。

八護衛手一鬆，八把駁壳槍，掉落了地。

那位笑笑道：「這樣咱們彼此都能放心了，放心，才能心平氣和的說話。」

他手一翻，原握在手裏的那把「掌心雷」巳經不見了。

就在這時候，八護衛裏的一名，疾快探腰，另一把槍巳到了手裏，順勢揚起了槍口。

「砰！」地一聲，响的不是這個護衛的槍，他的槍飛落在丈餘外，胳膊震得發麻，一時抬不起來。

那把「掌心雷」，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到了那位手裏，一縷清烟正在從槍口嫋嫋上冒。

那位正色道：「有一位不信邪的，那位願意再試試。」

八護衛硬被震住了，臉色發白，誰也沒敢再動。

「姑娘最好交待一聲，再有一回，我招呼的是腕脈，八護衛就會減少一個。」

女西霸天驚怒道：「沒有我的話，誰都不許再動。」

那位手一翻，掌心雷進入袖子裏不見了。

勝如蘭如今信心大增，忙道：「他們是『霸王寨』的，女的是西霸天閨女。」

那位一怔：「我知她們幾位是『霸王寨』的人，可沒想到這位姑娘是西霸天的掌珠，姑娘怎惹上了『霸王寨』的人。」

「我跟他們要耗子。」

「耗子？」

「耗子是他們霸王寨的人！」

那位道：「姑娘聽誰說，耗子是霸王寨的人。」

「聽那個偵緝隊長秦彪說的。」

那位轉望女西霸天：「眞的嗎，戴姑娘。」

「不錯。」

那位道：「又出了我意料之外——」

轉望勝如蘭，道：「姑娘的行動比我還快——」

又望女西霸天：「我是正愁踏破鐵鞋無覓處，沒想到得來全不費工夫，戴姑娘，我也在找耗子，是不是能够賜告——」

女西霸天冷冷道：「我跟她說過，不管是誰，就算是天大的事，冲着我霸王寨，也要暫時擱下。」

「戴姑娘，這件事比天還大。」

「我不信還有比天大的事。」

「姑娘可知道勝記車行出的事。」

「聽說了，怎麼樣？」

「勝家保的是個軍警聯合執法處的要員，人給做了，一個內藏重要機密的金殼懷錶也不見了，勝大爺被押了起來，勝家人偵騎四出，找尋兇手跟金錶——」

「我都知道，只是，這跟耗子什麼關係。」

「耗子是三隻手裏的好手，昨天夜裏被人沒命的追趕，追耗子的那個人跟秦彪熟，却又怕見秦彪，這裏頭有文章，可是一時還解不透，所以我要找耗子問一問，那個人爲什麼追他，是有什麼過節，還是他摸走了那個人什麼貴重東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只是你是勝家什麼人？」

「何必非是勝家什麼人。」

「那你爲的是什麼？」

「只爲屍首是從老哈河裏撈起來的，有人懷疑是『霸王寨』幹的，如果勝家找上了『霸王寨』，那是兩虎爭鬥，必有一傷，弄不好就是兩敗俱傷，事實上這兩大

家任何一家也不能傷。」

「爲什麼？」

「這一帶地處三不管，本就够亂的，如果這兩大家垮了一家，另一家傷了元氣，那這一帶就落進了北洋軍的手，恐怕要更亂了。」

「又一個悲天憫人，俠義胸襟的。」

那位神色一動：「好說，人活在世界上是爲了什麼，總該做些對得起爹娘，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女西霸天深深看了那位一眼：「我答應把耗子交給你們，不過現在不行。」

「爲什麼現在不行？」

女西霸天道：「現在他在替我跑腿辦事找個人。」

「戴姑娘要找的是那一個？」

「一個姓馬叫馬標的。」

「想必是馬標闖進了『霸王寨』，惹火了令尊，所以姑娘才帶八護衛出來追殺他。」

「他是闖進『霸王寨』去差點鬧翻了天，不過我找他不是爲追殺他。」

「那姑娘是爲什麼找他？」

「爲的是他逃婚。」

那位一怔：「怎麼說，他逃婚？」

「不錯。」

「他是逃誰的婚。」

「逃我的婚。」

女西霸天眞是位女中丈夫，這種事說來居然竟然毫無忸怩羞澀態。

那位看女西霸天，看着看着突然笑了，這一笑，却笑得女西霸天臉蛋上一陣紅意：「你笑什麼？」

「我有點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了？」

那位道：「姑娘對那個馬標，是打出意思來了。」

女西霸天臉蛋上的紅意更濃了：「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兒，我沒有必要否認。」

「好辦！」

「好辦？」

「姑娘要是早提馬標，就不用費這麼多唇舌了。」

「你什麼意思？」

「這樣，我替姑娘找到馬標，姑娘把耗子交給我。」

「你能找到馬標？」

「我不但能找到馬標，而且我還能把他找到姑娘的面前，怎麼樣？」

「眞的？」

「姑娘何妨試試看！」

女西霸天一陣興奮，立即點頭，道：「好，你能給我找來馬標，我就把耗子交給你。」

「一言爲定。」

「我用『霸王寨』這三個字担保。」

「好。」

那位一點頭，翻手之間，「掌心雷」到了手裏，另一隻手探入懷裏摸出幾個黑忽忽，姆指般長短粗細的東西，揑一個往槍管上一套，舉手就是一槍。砰一聲，一陣尖銳異响直上高空，到了高空又是砰然一聲。

一連三下，那位收起了「掌心雷」，道：「咱們等着吧，只要馬標聽得見，看得見，他一定會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這兒來。」

女西霸天詫異地望那位：「這好像是一種獨特的連絡方法。」

「本來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你跟馬標，好像是一路的。」

「誰又說不是來着。」

「眞的？」

「姑娘不是巳經看出，這是種獨特的連絡方法嗎？」

「那麼你是——」

那位道：「生死交，馬標他得叫我一聲大哥。」

「呃，你貴姓大名，怎麼稱呼？」

「龍剛。」

女西霸天道：「龍剛，馬標，龍——」她臉色突一變，大驚：「天，你是龍剛，難不成他就是那個馬驃子的馬標！」

「看來我們的名氣還不小啊。」

「破『龍家寨』，挑『黑龍帮』，你們！天龍，地虎，嬌俏鳳，你是天龍，馬標是地虎，還有個嬌俏鳳——」

勝如蘭兩眼一亮，急叫道：「我知道嬌俏鳳在那兒，我見過。」

龍剛向她一笑道：「鳳凰不落無寶之地，要不怎麼說芳駕是寶呢。」

女西霸天肅容抱拳：「霸王寨的這些人栽在天龍，地虎手裏，不寃，戴若男給龍爺重新見個禮。」

龍剛拱手答禮道：「不敢，戴姑娘抬舉。」

「既是龍爺當面，我沒有什麼不能說的，我是這一代的西霸天。」

龍剛，勝如蘭都一怔。

龍剛道：「這一代的西霸天！」

「我爹巳經過世了，我這個做女兒的，不能不支撑『霸王寨』。」

龍剛神情一震，立趨肅然：「龍剛對貴寨深致哀悼之餘，並對戴姑娘再致敬佩之忱。」

「不敢，戴若男畢竟是個女兒家，肩軟挑不起這副重担，跟馬爺的事，還望龍爺大力成全。」

照龍剛的原意，是想召來馬標之後，以馬標換來耗子，把馬標交給戴若男，只要馬標不願意，「霸王寨」就是個銅牆鐵壁也困不住他。

照龍剛的原意，是想智賺戴若男。

如今這麼一來，龍剛倒不好施這個「詐」了，聽戴若男這麼一說，眉皺一皺，正感難以回答。

勝如蘭道：「戴老爺子巳經過世了，我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戴若男道：「遵他老人家遺命，不發喪，所以誰也不知道，他老人家這麼做，也是爲了『霸王寨』，怕有人乘機謀奪戴家基業，我是個年輕的女兒家，應付不了的。」

「可是我們家該知道。」

「你們家——」

龍剛搶答道：「戴姑娘，這位是勝八姑娘。」

戴若男一怔，道：「呃，勝家的八姑娘——」

只聽一聲尖銳哨音起自林外。

衆人剛有所反應。

龍剛揚聲道：「沒錯，我在這兒，進來吧。」

人影一閃，一片樹葉都沒動，眼前已多了個人，正是馬標。

戴若男難言驚喜，脫口嬌聲叫道：「馬爺。」

馬標楞住了：「大哥，這，這是怎麼回事兒。」

龍剛道：「你不是上『霸王寨』招親去了嗎，怎麼又跑了，人家戴姑娘找上了我，這些人，這麼些槍，逼着我非把你交出來不可，沒辦法我只好把你找來了。」

馬標臉色一變，怒指戴若男：「妳——妳——」

忽又一怔，急轉臉望龍剛：「我不信，她連我都不知道，怎會知道大哥你。」

「現在人家已經知道了。」

馬標滿頭霧水，叫道：「大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龍剛含笑把經過說了一遍，最後道：「就是這麼回事，明白了吧。」

馬標臉紅了，額子也粗了，聽完就叫道：「大哥，你爲個下九流的耗子，出賣我。」

「這麼好的事兒叫出賣你，那你出賣我好了。」

馬標哭笑不得：「大哥你——」

龍剛臉色一轉鄭重，把他的原意當場說了一遍，然後接着道：「如今這麼一來，我倒不好跟戴姑娘說這一套了，當然，男女婚姻一輩子的事，要兩廂情願，我可以自己找耗子去，絕不免强你，只是我要告訴你，能帮戴姑娘挑起『霸王寨』來，也是你一樁功德。」

馬標苦臉道：「我還能不知道是樁功德，現成的西霸天，別人求都求不到，可是我跟戴姑娘不過剛認識——」

龍剛道：「天龍，地虎，嬌俏鳳，有這塊招牌，加上你馬標兩個字就夠了，況且人家都不怕，西霸天戴家的姑娘也錯不到那兒去，你又怕什麼？」

馬標似乎既難又急，急得他直轉。

戴若男突然揷咀道：「龍爺，我突然想通了，這種事不能免强，我這就派人去把耗子叫來——」

馬標猛然停住，瞪眼叫道：「妳急什麼，我還沒說不答應呢。」

戴若男一喜急道：「那你是——」

馬標臉忽然通紅，道：「我也突然想通了，我願意，可是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戴若男爲之一怔。

馬標紅着臉道：「妳既然知道我們都是誰，就應該知道，我還要跟着大哥到處跑，還有很多事——」

「可是，霸王寨現在就得有個人挑起來——」

馬標額子都粗了，頭搖得像貨郎鼓：「不行，現在說什麼都不行。」

「要不是因爲現在霸王寨需要有個人挑起來，我幹嗎非現在急着找你呀。」

馬標瞪了眼：「妳要是非逼我現在，那麼連將來都免談！」

戴若男神情一黯：「那就算了。」

馬標道：「算了就算了，是妳求我，又不是我非娶妳不可。」

戴若男一跺脚：「走，咱們回霸王寨去，挑得起來就挑，挑不起來，我跟霸王寨一塊兒完，這輩子不嫁人了。」

她轉身要走。

龍剛道：「戴姑娘，能不能聽我說兩句。」

戴若男沒回過身來，可是脚下也沒動：「還有什麼好說的。」

馬標叫道：「大哥，你讓她走，瞧她那份兒神氣，好像我非求她似的，既然能這麼狠，何必找我——」

戴若男霍地轉過了身，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淚光閃動着。

龍剛轉望馬標，沉聲道：「馬標，你這是對人家一個姑娘家。」

「大哥——」

「難道我就非要你不可，一龍一鳳就辦不了事兒？」

馬標倏地閉上了嘴，低下了頭。

龍剛回望戴若男：「戴姑娘，這樣行不行，霸王寨跟勝家，能守望相助，對彼此都有利，而且對整個地方有好處，要不然，對兩家都有害，對地方也沒好處，在馬標沒上霸王寨去求親之前，隣近有勝家這個朋友在，我請他們兄妹帮忙照顧，等一些事了了，我跟小妹帶着馬標登霸王寨去求親，行嗎？」

戴若男低了低頭：「只不知道人家勝家——」

「勝家有人在這兒，八姑娘要是做不了主，等這件事了結之後，我再跟勝大爺談。」

勝如蘭忙道：「勝家裏外的事，我從不過問，可是這件事我做得了主，而且這是對大家，對地方都有利的事，我七個兄長絕不會不答應。」

龍剛道：「聽見了嗎，戴姑娘。」

「我全照龍爺的話，可是，可是從今後他自己得記住，他已經是個有人的人了，在外頭——」

龍剛失笑道：「有我跟小妹帮妳看着他呢，妳還不放心嗎。」

「大哥，」馬標叫道：「這得把話說清楚，咱們到處跑，幹的是這種事，有時候難免逢場做戲，就像破『龍家寨』的時候——」

戴若男道：「好了，江湖出身，我又不是個沒度量的女人，今後不管幹什麼，只你憑良心就行了。」

馬標道：「我本來幹什麼，都是憑良心。」

龍剛笑道：「好了，就這麼說定了，一團和氣，皆大歡喜，戴姑娘，請派人去把耗子叫來吧。」

戴若男喜上眉梢，向着兩個壯漢道：「去。」

兩壯漢恭應要走。

龍剛道：「什麼都別說，叫他回來見姑娘就是了。」

「是。」

兩壯漢恭應一聲，拔腿奔出了樹林。

龍剛一推馬標道：「保不定馬上就要分手了，過去跟我未來的弟妹聊聊吧。」

馬標一張臉由紅的變成了紫的：「大哥，你——」

人家戴若男頭一低，轉身往林深處走了。

龍剛道：「快去呀，傻蛋，還要人家怎麼樣？」

「大哥，這一套我不靈。」

「還要我教你呀，別的靈，這一套到時候自然也就靈了，快去。」

龍剛又推了他一把。

馬標臉上的表情，像嘴裏正嚼着黃蓮，兩條腿像也不聽使喚，可是到底還是邁動着過去了。

紅、綠兩個小姑娘，捂着嘴直樂，馬標瞪了她倆一眼，嚇得她們忙綳緊了小臉蛋兒。

勝如蘭站在那兒覺得有點不自在，微低下頭道：「龍爺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龍剛道：「八姑娘不想聽聽耗子怎麼說嗎？」

勝如蘭猛然想起還有要緊大事，「呃！」了一聲，沒再說話。

龍剛又道：「從現在起，勝、戴兩家如同一家，八姑娘不要生份。」

勝如蘭忙道：「那怎麼會，我只是，我只是——」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陳文龍

「吾家世代忠義」
「豈向胡兒求生」

陳文龍是一位忠義的民族英雄，他是因抵抗元朝，與元軍打伏時殉職。當宋朝端宗景英年間，他出任福建，廣東的宣撫使，並兼興化縣的軍事指揮官，興化城陷落，他被元兵所俘，不肯投降，後來被元兵由福建把他押送到杭州，中途走到合沙那個地方，他作了一首詩寄給他的兒子：

「斗壘孤危勢不支，書生守志定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須信纍囚堪釁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盡，惟有丹衷天地知。」勉勵他兒**子要爲國盡忠，絕不可投降變節。**

在這首詩裏面，足能表現他慷慨殉國的精神，決不是偶然。當元兵以優勢壓倒的兵力來攻打興化城時，他明知孤守此一小城，決不能抵抗那兇悍的敵人，而且內卲還有賣國求榮的漢奸，沒有肅清。假使換別人的話，碰到這樣危險的局面，恐怕早就放棄縣城逃跑了，但是文龍却不然，他以守土有責，一定要與城共存亡，他雖然決心要爲國殉節，他要轟轟烈烈的死，決不肯以一寸土地便宜無恥的敵人，所以他的詩中有：「一門百指淪胥盡」，不但他自己如此而死，而且他的叔父陳瑟玉也是如此的爲國殉節。

陳文龍的字君實，福建莆田人，少年時就有大志，他的學問氣節，遠超過一般人。

宋咸淳五年，考中頭名進士，其時，賈似道是朝中紅極一時的丞相。他以文龍的人才非常不平凡，特別器重他，因此，不到幾年，文龍便由節度判官升到監察御史，這是賈似道對他的提拔，但文龍的性格非常講求正義，從來不倚靠和盲從賈似道。當文天祥和張世傑起兵勤王失敗的時候，元兵乘機會向杭州進攻，局勢非常危險，文龍却請求自己帶了一旅的兵士，與敵人決一死戰。當他的本章奏到皇上，朝廷都對他的請求不信任，他因此氣憤而辭職了。

沒多久，南卲被人攻陷，國家的困難更是嚴重，張世傑等擁護益王在福州登位，這就是端宗，封文龍做參加政事，景炎元年十一月，元朝大將阿樓罕、董文炳等，又領了大兵來侵犯，進攻福州，知州王剛中出城投降敵人，益王轉到廣州，恢復了文龍爲福建及廣東宣撫使，並兼興化縣城的指揮官職務。

元兵既然佔領了福州，又分兵進攻興化城，雙方血戰很多天，敵人始終不能進攻，便派投降的王剛中的部下前往興化城說服文龍，叫他投降，文龍大怒，立刻把來人殺了，增加民兵，加强防務，並勉勵他的部下殺敵，爲國盡忠，好在他的部下和土卒，都深明大義，都願死守孤城。

當時元兵圍困興化城，像鐵桶一樣，情勢非常危險，有人見宋朝大勢已去，不容易挽救，勸文龍投降，文龍說：「你們爲什麼這樣怕死，人早晚要死的，世界上那有長生不老的人？」說完以後，仍舊和他的士卒奮力抵抗敵人，鏖戰血流成河，屍骨堆山，這時雖無外援，仍然拚命死守，抱定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決心，不料漢奸曹澄孫，他是興化縣通判，與敵人勾結，偷偷的開了城門，把敵人引進並且把文龍和他的家屬都綑綁起來，押送到福州，向元兵領功討賞。

陳文龍既然被俘，可惡的元兵竟然侮辱他，文龍非常惱怒說：「我的肚子裏全是節義文章，你們能逼我投降嗎？」元兵見他不肯屈服，又把他押到杭州，在中途文龍不進飲食而死。

這時，他的母親陳太夫人，仍被持在福州尼庵中，生了重病，醫藥無效，旁人見了也會流淚，陳太夫人曾經說：「我能和我的兒子一起死了，我才瞑目。」聽到這話的人，都感動地說：「能有這樣的母親，才有這樣的兒子。」

陳文龍的叔父，叫陳瓚，字瑟玉，也是一位忠義愛國，不屈不撓的民族英雄，在元將唆都逼迫他投降時，他罵賊將說：「你知道那個守城的陳文龍嗎？他是我的姪兒，我們家每代的人，都是忠義，怎麼能向你們這些胡兒投降求生！」唆都聽了大怒，把他綁在城門外，以車分裂他的身子，就這樣慘烈的爲國殉節了。

「我只是」什麼，她就是說不下去。

龍剛立即轉了話題：「八姑娘昨天晚上見過我那個小妹了！」

勝如蘭只覺臉上一熱：「是我的榮幸，可惜當時不知道！」

「八姑娘爲兄長，獨自進入江湖涉險，胆色、行事不讓鬚眉，能結識八姑娘，是我們兄妹的榮幸。」

「龍爺這麼說我就不敢當了，那位，是龍爺的胞妹？」

「不，她也是個江湖奇女子，彼此志同道合，情如兄妹！」

「那位的確是位奇女子，不但人長得好，武功、機智也都是一等一的，我跟她很投緣，將來要好好親近親近。」

「她姓金，叫金玉鳳。」

勝如蘭道：「呃，金玉鳳，的確是隻鳳凰——」

漸漸地，勝如蘭不那麼拘束，不那麼不自在了，天南地北談了開來。

在勝家兄妹裏，她是文武雙修，文勝於武，讀過不少書，一向也頗自負。

可是漸漸地，她發現了龍剛的淵博，不是她所能望項背的，對天龍、地虎、嬌俏鳳，她又多了一層認識，也多了幾分敬佩。

正談着，龍剛道：「那兩位回來了，怎麼只他們兩位？」

勝如蘭沒聽見什麼。

可是轉眼工夫之後，那兩個壯漢奔進了樹林，戴若男，馬標也從林深處奔了過來。

馬標還是有點窘。

戴若男那嬌嫩的臉蛋兒上，卻是充滿了喜意。

「當家的，耗子不見了。」

戴若男一怔：「怎麼會不見了?」

「我們找遍了，就是沒看見他。」

戴若男急望龍剛：「龍爺——」

「別急。」龍剛道：「讓我想想——」轉望向勝如蘭：「八姑娘說耗子碰過秦彪。」

「是的。」

「姑娘親眼所見的?」

「沒有。」

「那姑娘怎麼知道他碰過秦彪?」

「我聽見秦彪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說耗子居然成了『霸王寨的』人。」

龍剛立即叫道：「馬標。」

「大哥！」馬標一步行了過去。

「聽我告訴你，小妹昨天晚上有這麼個發現——」

龍剛把金玉鳳託勝如蘭帶信的事，詳細說了一遍，最後道：「你去找秦彪，他知道耗子『是霸王寨』的人，絕不敢動耗子，一定是他跟耗子說了些什麼，使得耗子跑了，你去問出他曾跟耗子說了些什麼，不管用什麼方法，一定讓他說實話，然後再追下去，去吧。」

「大哥你——」

「事是你去辦，我管我。」

馬標望戴若男。

戴若男道：「我聽大哥的，或許會回『霸王寨』去。」

馬標沒再說話，一閃就不見了。

龍剛道：「戴姑娘請回『霸王寨』去吧，回去後告訴弟兄們，嚴防各處。」

「怎麼?有人會——」

「我只是這麼猜，耗子既自稱『霸王寨』的人，很可能把痲煩帶到霸『王寨』去，不管是誰，去了就別讓他走，留住他，或許有大用。」

「好，我聽大哥的，這就回去，八姑娘，後會有期，幾位令兄處，請代我致個意。」

戴若男帶着她的人走了。

龍剛轉望勝如蘭：「八姑娘，要不要上我小妹那兒坐坐去。」

「我很想去，可是——」

「讓馬標一個人去辦，偌大一個『龍家寨』都讓他一個人挑了，這件事他不會辦不了。」

「我知道，可是——」

「八姑娘，我攔不了令兄幾位，可是我要攔妳，這一帶目下的情勢，不是妳一個人能到處走的。」

勝如蘭沉默了一下，終於點了頭：「好吧，我也聽大哥的。」

× × ×

十里蓮花湖地方不算小，找別人也許不容易，可是要找偵緝隊的秦隊長，絕對不是難事。

不到半個鐘頭，馬標就在一家「大烟槍」裏找到了秦彪。

秦彪不是來吸大烟（鴉片）的，他是來找趙明的，他知道趙明有烟癮。

他沒找到趙明，卻讓馬標堵住了他。

兩下裏碰面在大烟館的院子裏。

秦彪兩眼直翻眼前的馬標：「你攔我路幹什麼?」

馬標臉上沒有表情：「秦隊長，能不能借一步說話。」

「有什麼事?」

「有機密大事奉告。」

「什麼事不能在這兒說?」

馬標手一攤，掌心裏托個金殼懷錶：「是關於這個的事。」

秦彪臉色一變，一施眼色，他身旁兩個過去搜了馬標的身。

馬標身上什麼也沒帶。

秦彪道：「你說，咱們上那兒談。」

馬標一指眼前的廂房：「就這兒，不礙眼。」

秦彪沒猶豫，轉身進去了。

馬標跟進去，那兩個也要跟，馬標抬手攔住：「這件事只能跟秦隊長談。」

秦彪施了一個眼色，那兩個停在了門口。

馬標進去順手關上了門，這間廂房不大，裏頭隔成幾小間，有窗，整套的烟具，是專供客人歇息過癮的。

馬標把秦彪帶進了最靠裏一間，隨手放下了布簾。

秦彪急不可待，劈頭就問：「你拿的就是——」

「別急，讓我先問問，秦隊長剛才是不是見過耗子?」

秦彪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秦隊長，咱們一樣換一樣。」

「不錯，見過，怎麼樣?」

「耗子呢?」

「不知道。」

（未完）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七武士

馮嘉·文　盧令·圖

反客爲主　佈陣懲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想結識莫如茵，以便追尋鄭成名在停車場頂樓被何人暗殺的綫索，但苦無良策入手。某晚，他旅居的酒店正好開一個時裝表演酒會，而莫如茵又是這酒店公關的負責人，她在會中周旋於男女來賓之間，司馬洛趁參加酒會的機會，藉故請求一位與會的貴婦爲他介紹和莫如茵認識，結果司馬洛如願以償，但莫如茵對他並無多大印象，散會後莫如茵獨安步當車，在深夜中踽踽獨行回家，突然由暗影處竄出兩名持刀的青年，向她打刦，她毫無抵抗的把財物交給匪徒，這時，司馬洛驀然出現，把兩名匪徒打跑，取回被刦之物交還莫如茵，要不是司馬洛向她再三提起自己的名字，莫如茵幾乎忘掉了。

那兩個年輕人還是逗留在附近，他們手上還是有刀子，他們似正在考慮着好不好再來一次，又顯然知道這個人是很不好對付的。

「這兩個傢伙，」司馬洛說，「我得把他們抓下來送上警局！」

「不要了，」莫如茵說，「算了吧，你也知道我是那麼疲倦，假如再到警局去鬧一整個晚上——」

「說得對，」司馬洛點頭道：「有時，這些人就是不值得爲他們而痲煩的。」

那二個青年人還是流連在附近，不服氣離去，司馬洛喝道：「好了，你們，滾吧！」

這一喝是幫助了他們決定了，他們果然不敢再繼續逗留，而馬上轉身就走。一幌眼就不見了。司馬洛是一個實在強大的人，似乎他們算來算去，都認爲還是另外找尋對象好些。

「多謝你。」莫如茵說。

「一位小姐，這個時間走在街上實在不很安全的！」司馬洛說，「還是讓我送你回家吧，我可以叫部車子。」

「我祇是想散步一下，」莫如茵說，「精神太緊張了，煩得要命。」

「我陪你一起走可以嗎?」司馬洛問道。

莫如茵打量了他一遍，微笑：「當然可以，你是救了我呀！」她以美妙的姿勢把鬢邊的頭髮掠好。

他們一起走着，莫如茵沒做聲，司馬洛也沉默着，他也不想表現得太過急進。

過了一會，莫如茵說：「世界變了，這個地方，本來很少刦案發生的！」司馬洛並不知道她這句話有很深的意義，到後來他當然就明白了，但那是後來的事。

司馬洛說：「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人是越來越兇了，什麼事情都不怕做出來的。」

「唔，」莫如茵說，「你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一個人對着兩個拿着刀子的人，你居然有膽量干涉。」

「我這個人——」司馬洛有點難爲情地微笑着，「就是有一種愛好，喜歡學自衞術，我認爲我是需要的。」

「需要打架？」莫如茵微笑着問。

「需要保護自己——」司馬洛說，「你知道，我的身份——不過你不知道，你忘記了。」

「我沒有忘記。」莫如茵忽然又微笑着，「現在我記起來了，你是做的珠寶生意的。」

「妳的記性果然很好。」司馬洛說。

她又頑皮地微笑看着他：「現在你身上有很多珠寶，需要保護嗎？」

「現在沒有，」司馬洛說，「但是有時我是要把一些很貴重的珠寶送去給客人選擇的，我不能夠沒有自衞的能力。」

「唔，」莫如茵說，「我希望你不是爲了推銷珠寶而救我。」

「我並沒有夠好的珠寶向你推銷。」司馬洛說。

「你以爲我是很有錢的嗎？」莫如茵說。

「你就是一件最佳的珠寶。」司馬洛說，「我們家族裏沒有一件珠寶的光芒及得上你一半。」

莫如茵咭咭地笑起來：「推銷員的口吻。」

「我並不是一個推銷員。」司馬洛說道。

「噢，對不起！」莫如茵說，「我又忘記了，你是家族生意，祇有那些大的生意，才會由你親自出馬的。」

「是呀，」司馬洛說，「你的記性眞好，你要記的時候，就什麼都記得了。」

「我有時是記不起來的，」莫如茵說，「有些不重要的人——不過，你既然是做珠寶生意的，我是女人，對珠寶當然感興趣，當我需要購買珠寶的時候——」

「我却不是單單希望和你做生意而已。」司馬洛說，「當然，假如你用得着我的話，我是非常樂意替你服務的。不過，實在我心裏想做的事情，就是跟你交個朋友！」

「多謝你，」莫如茵對他微笑：「現在我已經回到家了，而我又是那麼疲倦，我不能夠請你到我家裏來坐。」

「明天呢？」司馬洛問。

「明天我也是很忙！」莫如茵說。

「後天呢？」司馬洛又問。

「後天也是忙，」莫如茵忽然笑起來，「不過，明天晚上我却有空。」

「明天晚上，我們一起吃晚飯。」司馬洛問。

「很好，」莫如茵說，「但是時間我還不能決定，你也知道做我這種工作是怎樣的。不如我給你電話吧，你住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是住在酒店的，他也把他的酒店名字和房間號碼，告訴了莫如茵，莫如茵跟他一握手，便上樓去了。

雖然是輕輕的一握手，却能夠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意思，可以使司馬洛知道她並不是把他當作普通男人看待的。

第二天晚上，她果然也沒有食言，她眞的與他一起吃晚飯，不過這却是比平時遲得多的晚飯，這也難怪，她的工作，的確是使她沒有那麼容易調配時間的，而她把夜間的時間都花在他的身上，這是很難得的。

也許她到底是一個成熟的女人，她也是需要一個男人的，尤其是像司馬洛這樣一個英俊的男人，她並且還含蓄地暗示，今天晚上，他們是不會那麼匆忙地分手的了。

司馬洛跟她一起實在感到享受，她是一個那麼懂得發揮魅力的女人，唯一使司馬洛不放心的就是，她曾經把鄭成名引到那停車場的天台，讓鄭成名給人殺掉，而以後却是若無其事，這個女人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女人，祇不過她的危險的一面還沒有顯露出來吧了。

深夜，她開着車子把司馬洛從那一家與她的工作無關的夜總會載走。司馬洛注意到車子是朝着郊外的方向進發。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司馬洛問道。

「一個神秘的地點，」她說，「但是現在我不會告訴你的，去到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她正在神秘地微笑着，她是喝了不少酒的，現在顯然有相當的酒意，司馬洛說，「不如讓我來開車好不好？」

「你胆小起來了？」她又笑着，「但你放心好了，我不會撞車的，你以爲我醉了，我是從來不會喝得太醉的，用不着担心。」

「我對你的駕駛技術是還放心的。」司馬洛說。

「你害怕嗎？」莫如茵說，「但你不應該害怕，以你昨天晚上的胆色，我就是把你帶到任何地方去，你都沒有理由害怕的！」

「誰說我害怕？」司馬洛問。

「你還沒有了解我。」莫如茵說，「當我喝酒的時候，我不會喝得太醉，不過在喝了酒之後，我却是會做一些瘋狂的事情的。」頓一頓，又說道：「但假如我不是想做一些瘋狂的事情的話，我又不會喝酒！」

「你所講的瘋狂的事是什麼呢？」司馬洛問，「開快車嗎？」

「開快車所去的目的地。」莫如茵說道。

司馬洛却並不敢肯定她所講的瘋狂事情就是羅曼蒂克的事情，因爲到底她就是把鄭成名引上死亡之路的人。

不過她現在却是顯得風情萬種，到底她是一個女人，她總是有需要男人的時候呀！

車子把他們載到了一間郊外別墅，當車子到達花園的鐵柵門口的時候，望進去就可以看到裏面有一座腰子形的泳池，泳池的水面正在月光之下閃爍着。

莫如茵按了一下號角。

燈光在廳中亮起來了，由於屋前的整片牆都是玻璃的，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廳中的情形，一個龍鍾的老人，看樣子是看守的人，向外面望了一眼然後不見了。

跟着那鐵門就自動打開了，顯然乃是用電操縱的。

莫如茵把車子開進去了，司馬洛問道：「我們現在是去探訪什麼人呢？」

「我們自己。」莫如茵說道，「難道你不希望到一個祇有我們兩個人的地方去嗎？」

「你倒是很會猜中男人的心事的。」司馬洛說，「這屋子是你的嗎？」

「老板的。」莫如茵說，「有時用以招待一些外地來的貴賓，不過通常不會是由我自己親自招待。這一次我是假公濟私了，你並不是我的老板的貴賓，而是我私人的貴賓。」她咭咭笑着在屋子的前面把車子停住了。

他們下車，進入大廳，那個老人並沒有出現，莫如茵在司馬洛的臉上輕輕一吻，說：「我不喜歡假裝，所以，你給我十分鐘時間準備，然後到房間裏來吧，坐一坐。」

她飄然進入了走廊之中，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心中忽然有一種滑稽的想法，那就是他想起自己也是經常借人家的屋子來做同樣的事情，沒有想到這一次却是莫如茵也用他的方法了。

莫如茵這樣倒是很爽快的，不過，他却像是心中有點不尋常的感覺，那就是他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之內對莫如茵這個女人有了很大的好感。儘管她是可以剛剛害死了一個人而歡笑尋樂的，司馬洛却還是對她起了一種好感，也許這也就是他的缺點所在吧，對女人判斷得不夠準確。

他等了五分鐘，然後走進走廊，在其中一度門上敲一敲，心裏又有點滑稽的感覺，就因爲他是從沒有到過這間屋子來的，而這樣大一間屋子，當然不是單單祇有一間睡房而已，那麼莫如茵究竟是在那一間房裏呢？

「這邊，」莫如茵的聲音從另一間房間裏叫道。

司馬洛果然是摸錯了門口，他再走到另一間房間門口，要推門進去，却忽然聽見他敲的那一度門內傳來一些很古怪的聲音，好像是有人在想叫喊，而咀巴又給塞住了，叫不出聲來似的。就是那種聲音。

司馬洛的心冰涼下來，但他哈哈笑着說：「我們在捉迷藏嗎？希望你不是在最後一間房間裏。」

「我總之不是在第一間房間裏。」莫如茵說。

司馬洛小心迅速地把第一間房門的門扭一扭，這房間的門就開了，他可以看到門內是亮着燈光的，有兩個人正伏在地上，手脚都給用繩子縛住了，而咀巴也是給用膠布之類封着，所以不能夠開口叫喊，祇能夠從喉嚨發出聲音，而聲音從鼻孔出來。

他遲疑着。

「進去吧，」莫如茵說，「你可以進去看清楚呀！」

司馬洛扭頭，看見莫如茵就出現在斜對面的那一間房間門口，身上當然不如他所料的那樣是沒有衣服，她的衣服根本沒有動過，而且還多了一件東西，就是手上的一把手槍。

司馬洛是不喜歡人用手槍對着他的，特別是這樣一個女人，因爲她上一次約那個人就是已經死在槍下了，於是他以第一時間反應，一跳就跳進了那房間裏，貼身在門邊的牆壁上，一面伸手要把自己的槍拔出來。

他正在執行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任務，所以雖然預算今天晚上發生的會是一些比較羅曼蒂克的事情，他還是不敢不把防身的武器帶在身上，現在，他果然用得着了。

他以爲他是用得着。

莫如茵把他帶到這裏來，是已經佈好了一個精密的佈局的，他並沒有那麼容易脫身。

當他的手才觸到那槍柄的時候，另一把聲音就說：「不要！」

司馬洛馬上僵住在那裏了。原來門的另一邊的角落還有第三個人，這個人則不是給縛住的，他是拿着槍坐在一張椅子上，這個人說：「我的眼界是很差的，朋友，但是我相信我很難會射不中。」

司馬洛明白他的意思，這個人手上拿着的並不是一把普通的手槍，而是那種軍人所用的短管手提機槍，他知道這槍可以在一秒鐘之內發射十發以上的槍彈。

是不是這個數目就記不清楚了，即使是五發吧，在這樣近的距離之內掃射過來，就很難射不中。這個人是的確不需要有很好的眼界的。

所以司馬洛完全不考慮抵抗，他很小心地慢慢把雙手伸開，遠遠離開了身體。

「這樣做得對了，」那個人毫無表情地說：「現在走過來，向左，走四步。」

他沒有說要走多大步，司馬洛祇是走了並不太大的四步，但這仍然是適合這個人的目的，他離開了剛才所站的地方，那亦即是說，他與那人以及房門口之間並不是在同一條直綫上。

「莫小姐，」那人說，「現在你可以進來了！」

莫如茵踏進來了，剛才，假如司馬洛不是向左走了四步，她一踏進來，就會隔在司馬洛與那人之間，也即是說是身在火綫上了，但是現在她却沒有這個危險了。

他們安排是很好的，而且合作得也很好。

莫如茵臉上的表情是冷酷的，與她早一些時候的媚態畢露是有很大的分別了，尤其是她手上還有那把槍在着，所以對男人是更加沒有吸引力了。

「這位先生的身上有槍。」那人說。

莫如茵走到司馬洛的身邊，伸手把司馬洛身上的槍取了，並且還小心地把司馬洛的身上搜了一遍。

司馬洛苦笑着：「你可以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嗎？」

「我認爲，」莫如茵說，「也許你應該告訴我，爲什麼你的身上會是携着一把槍。」

「我是要保護自己的！」司馬洛苦笑着，「我也對你講過我是什麼職業的了。你不相信，你是可以調查一下的。」

假如莫如茵調查一下，她會發覺司馬洛說的乃是眞話，因爲莫先生連這個背景亦已經替他安排好了。

「司馬洛先生，」莫如茵說，「我對你的印象本來是相當不錯的，就可惜你却是那麼愛說謊，而我是向來都不喜歡說謊的男人的。現在，地上那兩個傢伙，你把他們咀巴上的膠布解開來吧！」

司馬洛祇好走過去把其中一人翻轉過

來，解開這個人臉上的膠布。他馬上就發現這個人就是昨晚的刦賊之一。另一個也是。

莫如茵說：「記得我昨晚說過，這裏是甚少發生刦案的嗎？就是因爲我們不高與有這種事情，因而我們也不容許發生這種事情。尤其是發生在我的身上。我開一句口，他們就給找出來了。」

司馬洛苦着臉，不知道說什麼好。

「你們！」莫如茵嚴肅地喝道，「再講一遍！」

那兩個人把他們巳經對莫如茵招供過的話再講了一遍。他們就是司馬洛在此地收買的二個游手好閒的小阿飛，叫他們串演那一幕行刦的活劇的。

「現在，」莫如茵對司馬洛說，「你告訴我，他們講的是眞話還是謊話吧。」

「他們講的是眞話，」司馬洛說道：「我呃——不過是想給你一個好印象吧了。自然，眞相揭穿了之後，印象就不大好了。」

莫如茵看着他。現在她的臉上更是變得完全冷酷無情了，司馬洛從未見過或者想像過原來她硬起來的一面是這樣的。她說：「你認爲我會相信你這是眞話？」

「你不相信也沒有辦法，」司馬洛聳聳肩，「人你也抓到了，假如你認爲這還不算是證明的話。」

「你爲什麼要給我一個好印象？」莫如茵問。

「這個——」司馬洛又聳聳肩，「這應該是很明顯的了。任何男人看見你都希望——」他祇是苦笑着，因爲這並不是適宜說這種話的場合。

「現在呢？」莫如茵問，「當你現在知道了我是一個這樣的女人，你還希望得到我的好印象嗎？」

「這個——」司馬洛說，「你認爲我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應該怎麼講呢？」

「假如你認爲我原來是一個這樣可怕的女人，」莫如茵說，「你大可以現在就走，我不會認爲這是侮辱的。」

「你是說，我現在就可以走？」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她。

「你可以試試的。」莫如茵說。

她以十分熟練的手法把司馬洛的槍內的彈夾褪出來，又把空槍向司馬洛一拋。司馬洛接住了。

「怎麼樣？」莫如茵問。

「但這——這兩個人，」司馬洛說，「他們呢？」他指的是那二個曾經給他收買的刦賊。

「我認爲你還是爲自己担心好些！」莫如茵說。

「他們——不過是拿了我一點錢，」司馬洛說，「我看現在他們巳經受過教訓了。而且，這是我的責任。」

莫如茵看了他一會，對那個拿着輕機槍的人揮揮手道：「好吧，放他們走！」

「放他們走？」那機槍手顯得不大願意。

莫如茵沒有再命令一次，祇是一瞪眼睛，那人就知道她是巳經決定了這樣做的，於是他便取出一把刀子來，把兩個年輕人身上的繩子割斷，在他們的屁股上踢了兩腳。那兩個傢伙看見這樣多的槍，已經魂飛魄散，雖然手脚麻痹，不容易走動，也連忙爬着走了。

「你現在滿意了沒有？」莫如茵問司馬洛。

「你能够答應我眞是放走他們嗎？」司馬洛說，「他們也可能會給在半路上截回的。」

「我並不需要答應你什麼，」莫如茵說，「不過，他們犯的祇是輕微的事，我們也不會罰得太重。我們並不是這樣空閒的人。」

「謝謝你。」司馬洛說。

「現在，」莫如茵說，「你是要走呢？還是要留下來？」

「假如我要留下來呢？」司馬洛問。

「爲什麼要留下來？」莫如茵問。

「我對你很感興趣，」司馬洛說，「我希望跟你談得詳細一點，不過是單獨談。」他看看那個輕機槍手。

那輕機槍手也不悅地瞪着他。

莫如茵考慮了一下，對那人說：「很好，你去散步一下吧。」

那個機槍手的表情是表示反對，但是莫如茵的眼睛又是一瞪，等於說這是一個不容異議的命令，於是那個機槍手便起來，走出去了。

司馬洛和莫如茵面對着面。兩個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把手槍，機會似乎是均等的，然而實則是莫如茵控制了局面。因爲司馬洛的槍中是沒有槍彈的，他的彈夾是在莫如茵的手中。司馬洛說：「讓我們再來開始一次如何？剛才我們是在廳中進來的，現在我們還是回到廳中去吧。」

「你走。」莫如茵還是冷酷地說。

司馬洛祇好走在前頭，到了廳中。

廳中是有那一大片玻璃牆的，從外面望進來非常清楚，那個機槍手祇是奉命出去吧了，他並沒有奉命走遠，因此司馬洛還是可以成爲他的一個很清楚的目標。這使司馬洛一點安全都沒有。

不過莫如茵則相當大方，她走過去按了一個電掣，電動馬達就使窗簾移動，把這玻璃牆完全遮住了。

「唔，」司馬洛說，「現在氣氛是好得多了。雖然我們巳經喝過不少酒，不過現在我們還是應該喝一點東西，淡一點的好了。」

「讓我來吧。」莫如茵說。

她走到酒櫃，拿來了一整瓶白蘭地和兩隻杯子，用一隻盆子拿過來，以便她的手仍然可以拿着她的槍。

「你斟吧。」她說。

「這個不太烈一點了嗎？」司馬洛問道。

「我巳經對你講過了，」莫如茵說，「我是不容易醉的。」

司馬洛在每隻杯子裏斟了一點點，把一隻杯子交給莫如茵，舉一舉，兩個人都淺淺地呷了一口。

司馬洛放下杯子，嘆一口氣：「假如你還是拿着那槍，那我們是很難談得開心的。」他的空槍巳經收起來了。

莫如茵還是保持着那冷酷。她說：「你還沒告訴我，你究竟想要一些什麼。」

「我還以爲我巳經講過了，」司馬洛說，「你！」

「你還是不講眞話。」莫如茵說。

「難道你認爲你不是一個值得爭取的女人嗎？」司馬洛問。他不認爲他應該就這樣透露他的來意。假如槍是在他的手中也許還可以，但是槍是在她的手中，而他却問她會令她難堪的問題那是不適合的。

「我自己會照鏡子的，」莫如茵說，「既然你不肯開口，那麼讓我先來開口好了。我喜歡坦白。前兩天晚上，有人約我到停車塲頂樓，去談判一件事情，來的却是一個與這件事情無關的人，一個叫鄭成名的人。他一出現就被殺死了。這使我很狼狽。幸而我也早有一些準備，我開走的是一部偷來的車子，警方不能够憑車子而查出我的身份。」

司馬洛在心裏叫苦。他倒沒有想到，她一坦白起來就是這樣坦白。她先提起這件事情了。這是什麼意思呢？是要哄他把來意說出來，試試他是不是爲了鄭成名的事而來的嗎？但這個試法似乎並不聰明。她既然先提起了，就不能够否認她是與這件事情有關的了。

不過，司馬洛現在承認自己是與這件事情有關的話，似乎又是太遲一點了。他苦笑着：「我不大明白你在說什麼。」

「我是說，我要你坦白一點，」莫如茵說，「我想知道你這一次來又是負担什麼任務，要使用一些什麼詭計。上一次的詭計不成功，現在又來另一套了？」

司馬洛的頭腦正在飛快地轉動着，衡量着當前的情形，以便決定自己應該說什麼和不應該說什麼。

莫如茵却嫌他的腦子不够快。她說：「我雖然查不出你是什麼人，但是我却查出了你是從鄭成名那座城市來的。也許你是要來爲鄭成名復仇，但也許你是另一個詭計。我想知道究竟哪一種才是眞相。」

司馬洛還是不能決定應該說什麼，他還是正在小心地觀察着她的眼睛。

「槍是在我的手裏，」莫如茵說，「酒是在你的面前。假如我提議你把這酒整瓶喝下去呢？」

這方法司馬洛也用過，有些人喝了太多的酒之後，秘密就想守也守不住了，但是亦有一些人喝了這些酒之後就爛醉如泥，什麼都說不出來。但無論如何，被逼喝過量之酒，這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特別是醒過來之後。

司馬洛說：「現在，我可以選擇離開這裏嗎？我本來是很欣賞你的刺激性，現在却似乎太刺激一點了。」

「別那麼天眞吧，」莫如茵說，「你以爲假如剛才你說你要走的話，我眞會讓你走嗎？」

司馬洛聳聳肩：「假設我說我是眞的爲了鄭成名的死而來的呢？」

「那我告訴你，」莫如茵說，「你是弄錯了。那件事情不是我的責任。」

「但你當時是在塲的。」司馬洛說。

「我是約了一個人在那裏談判一件事。」莫如茵說。

「例如談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這個却與你無關了。」莫如茵說。

「我相信你，」司馬洛說，「那麼我現在可以走了嗎？」

「當然不。」莫如茵說。

「那你究竟想怎麼樣？」司馬洛問。

「你還是要留下來，」莫如茵說，「讓我們先調查一下你的背景。你就當作在這裏渡假好了。這裏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你知道我們是相當寬大的，譬如剛才那兩個小鬼，我們也把他們放走了。假如你的招供是眞的，我們也不會太難爲你。」

「我——呃——」司馬洛吶吶着說，「恐怕沒有那許多時間了。」

「你大可以開始喝酒的，」莫如茵說着，手中的槍也輕微地擺動了一下，「現在，斟酒吧！」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要我坦白，你自己也是應該坦白的。我一直在看着你的眼睛，我認爲你不像是在騙我的。這跟美麗並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忠實與否的問題。我相信我可以從你的眼睛裏看出來。你說你跟鄭成名的死無關，你可以證明嗎？」

「怎樣可以證明一件事與自己無關？」莫如茵說，「清白可以證明爲有趣，清白而要證明是清白反而是最難的。所以我們這些人對法律並不很有信心。」

「你至少可以舉出一個理由，」司馬洛說，「譬如，你實在是到那停車塲的天台上去幹什麼？我是在你手中，你告訴我多一點也不怕，你大可以不放我走的。」

「好吧，」莫如茵祇花了兩秒鐘考慮這個要求，「我告訴你爲什麼吧，有人正在要侵吞我們的地盤，在不久之前的一段時間之內，上頭已有幾個人死了。我接到這個神秘的電話，叫我到這酒店的酒吧去留下一張字條，然後到停車天台去等，與對方談判。但來的是鄭成名，而他一來就死去了。」

「你們與鄭成名有些什麼關係嗎？」司馬洛問。

「完全沒有來往。」莫如茵說。

「也許他就是要侵吞你的地盤的人之一呢？」司馬洛說。

「那就沒有理由是會死掉了。」莫如茵說。

「但藉他而嫁禍於你又有些什麼好處呢？」司馬洛問。

「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莫如茵說，「也許是要挑撥我與鄭成名那帮人之間，製造仇恨，他們就更加可以乘虛而入了。」

「鄭成名那帮人？」司馬洛問。

「我們仍然在調查，」莫如茵說，「初步知道，鄭成名並不是那麼大的，不過還沒有完全清楚，也許他背後有人吧。」

「鄭成名本身並不大。」司馬洛說，「我也不相信他有能力侵吞你的地盤。」

「但你還是來了。」莫如茵說。

「對了，」司馬洛的手在腿子上一拍，「我來了！」

莫如茵手中的槍的槍咀又提起來一下：「別再做這種突然的動作。」

司馬洛指着她：「我們假如互不信任的話，那是糾纏不出一個結果來的。現在你聽我講，剛才那個拿輕機槍的人，你有辦法叫他回來嗎？」

「爲什麼？」莫如茵問。

「不要露出什麼慌張的態度，」司馬洛說，「召他回來。」

莫如茵遲疑着。

「他回來了，」司馬洛說，「難道對你的安全有損害嗎？」

莫如茵雖然對司馬洛的動機有點懷疑，但是却也認爲司馬洛是講得沒有錯的，把這機槍手召回來，對她來說並沒有什麼吃虧的地方，她本來就是放這個人在這裏增强她的實力的。

於是她走過去，把窗簾合縫的地方整好一下。

其實那裏也並沒有什麼不齊整，司馬洛知道她在那裏出現，迎着燈光，外面的人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她的輪廓了。這顯然是一個預定的暗號。

用不着說，那輕機槍手當然是正在外面十分注意這裏的情形的。過了一會，他們就聽到脚步聲從園中走回來了。這脚步聲走向側門。那裏是還有一個門口可以進來的。事實上那才是正式的門口，剛才司馬洛與莫如茵來的時候是由露台的門進來的。

「小心一點，」司馬洛說，「假如這來的人不是他，你就開槍！」

「你在開玩笑嗎？」莫如茵說。

「我不是轉移你的視綫！」司馬洛站起身來走到對她最有利的角度，她的槍可以毫無困難地同時指着司馬洛，也指着門口。

脚步聲到了門口，門開了，進來的是那個機槍手。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他說：「你叫他在裏面等着，我們再談談吧。」

「你究竟在——？」莫如茵問着，但是還是不反對司馬洛的提議，她揮揮手，那人便進入房裏。

司馬洛說：「現在，關於剛才那兩個小鬼，你有派人跟着他們嗎？」

「沒有。」莫如茵說，「他們的底細我們早巳查清楚了，他對我們沒用處。」

「但是，」司馬洛說道，「假如有人把他們捉起來，就知道我跟你談過什麼了，雖然他們也沒有機會聽到很多，但他們起碼知道我跟你的關係似乎是正在改善之中。」

「什麼人？」莫如茵問。

「希望我的人有跟着他們，」司馬洛說，「因爲我怕他們被盤問過了之後就不會活下去了！」

「你的什麼人？」莫如茵吃驚地問。

「我的人比你還要多，」司馬洛說，「你以爲我眞的上當了嗎？我的人隨時可以來救我出去的。現在請你不要開槍，我要跟我的人講幾句話！」

他急促地說着從上裝裏面取出一隻金屬烟匣來，對裏面說：「你們有沒有跟着那兩個傢伙？」

「沒有，」裏面傳出聲音來，「他們對我們沒有用處呀！」

「媽的，快找一找，」司馬洛說，「希望他們還沒有走遠！」

「現在就找，」那烟匣中傳來的聲音說。

司馬洛把烟匣放回袋裏，莫如茵看着他，眼睛都凸出來了。司馬洛說：「你看，我是有人的，我們所講的話，他們一直都聽見。」

莫如茵臉上的表情相當複雜。她是佩服之餘，又不大服氣，而又有點恐懼。她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以我們的人手和設備，」司馬洛說，「我把你這個地盤搶過來應該是不太難的，所以你可以相信我不是來搶你的地盤的。也因此，現在不是我要求你相信我，而是你要求我相信你了。」

莫如茵想不出一句適當的回答，司馬洛又急急地說下去：「你跟七武士這個組織有什麼關係？」

「聽過，」莫如茵說，「但是沒有什麼關係，也沒有交過手。」

「我却是正在跟他們交手，」司馬洛說，「鄭成名是他們的人，我正在追查鄭成名，故意讓他逃，想知道他跟誰聯絡。他却給殺掉，這是滅口。」

「我却是與他約會的人。」莫如茵緊皺着眉頭說。

「因此自然我認爲你是與七武士有關的了。」司馬洛說。

「我不明白，」莫如茵說，「我們的對手看來不是七武士那一類組織，不然我們可能早巳吃了大虧了。這應該是兩件事，而不是一件事。」

「那個打電話約你到停車站談判的人，」司馬洛說，「你不知道他是誰吧？」

「不知道，」莫如茵說，「當然他不會透露他的身份的。」

「那麼這可能根本是七武士組織來的電話，」司馬洛說。

「爲什麼這樣做呢？」莫如茵問。

「把我們引入迷途，使我們以爲鄭成名這件事情實在是你們弄出來的，」司馬洛說，「而你們又正在防備着別人來搶你們的地盤，對任何陌生人和不尋常的事情都懷疑，那我們和你們就糾纏不清了。」

「你不相信我們是與鄭成名有關的嗎？」莫如茵問。

「你們的勢力祇是本地的勢力，」司馬洛說，「你們是那種不向外擴張的保守派，你們沒有能力控制一個像鄭成名這樣的人。自然，你們亦可能是七武士的附庸，正在受他們的指揮，但我相信你。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們得大膽一點信任了。」

「多謝你，」莫如茵說，「既然如此，七武士的詭計是不成功了。」

「還未成功。」司馬洛說，「你以爲我爲什麼要你把那機槍手叫回來呢？」

「爲什麼？」莫如茵問。

「假設有人把我們在這裏全都殺死了，」司馬洛說，「弄成是鬥殺而同歸於盡的局面，那我們的人就會緊追你們，你們想否認也沒有機會，而我們也沒有空去追眞正的七武士了。」

「有人殺掉我們？」莫如茵這樣對自己富有信心的女人也聽得六神無主起來了，她連忙望望那窗簾。

「把窗簾拉上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司馬洛說，「假如有一個槍手在對面什麼高處的話，也不能夠瞄準我們了。」

莫如茵雖然還是覺得不安，但是總算不會害怕有人放槍射她了。

她說：「你說有人保護着你的。」

「我就怕對方不知道這一點，」司馬洛說，「所以我先把你的機槍手叫回來了

。他可能是第一個死的人，因爲他要在這裏保護着你。」

莫如茵看看司馬洛，遲疑着。

「你似乎還是不想相信我的話。」司馬洛說，其實他看得出莫如茵是開始相信了，不過她是不服氣表示出來，因爲在一段並不長的時間之前，她還是那麼揚威耀武的，而現在却變成差不多是要受司馬洛指揮了。司馬洛明白她心中的變化，所以給她一個轉變的機會。他說：「你這件事情現在變成一件更大的事情了，你需不需要向你的上級請示？」

「還不需要，」莫如茵說，「我是可以做主的。假如你講的是眞話。」

「隨便你相信不相信好了。」司馬洛說。

這時，司馬洛那隻無綫電通話機又响起來了，司馬洛取出來，以便聽得更清楚。那裏面的聲音說：「那個傢伙沒有找到。我們用車子兜過了。他們不會跑到樹林中去的。也許是在路上截到車子回市區去了。」

「肯停車載他們的人，」司馬洛說，「恐怕不會比他們好多少了。」

「這裏是甚少有的士經過的，」莫如茵說，「假如有也是很巧合了，」她也是在想，那個模樣的人，開車的人通常也不會肯停車載他們的，假如是女人的話，那又會有所不同。

司馬洛說：「你可以打電話出去嗎？你既然是巳經查清楚了他們的底細的，那你叫人看看他們有沒有回家，或者是到他們應該到的地方去吧。」

莫如茵點了點頭，馬上就去打這個電話。

她在電話中講了一陣，然後再回來，司馬洛則坐在沙發上，呷着酒等着她。假如她是巳經趁便向上級請示過了的話，司馬洛是也不會知道的。司馬洛就是故意給她這個機會。

她說：「我巳經派了人！」

「你還有一些什麼武裝的人在這裏呢？」司馬洛問，「我認爲他們也是不會怎樣安全的。」

「沒有了，」莫如茵說，「還有那個老人。但他是看守的，他住在花園的屋子裏，我——叫他進來。」

「不必了，」司馬洛說道，「現在我的人巳經在提防着，可沒有那麼容易動手了。」

「那麼，你認爲我們應該怎樣做呢？」莫如茵問。

「等一等吧，」司馬洛說，「看看那兩個傢伙究竟有沒有安全地回去。假如沒有的話，那就證明我是猜得不很差的，他們的確是打算這樣做，祇不過他們的計劃還未曾實現吧了。」

「我們就在這裏等？」莫如茵問。

司馬洛笑：「這裏是你的屋子，你總不會担心安全的問題吧？」

莫如茵想了一想，又說：「那麼你的人呢？他們也可能會有危險的。」

「我的人不是等閒人物，」司馬洛說，「而且他們是早有防備的，那情形就是不同了。」

「坐在這裏等？」莫如茵說。

「這不正是我們本來的計劃嗎？」司馬洛又微笑道：「你帶我到這裏來，似乎是答應今夜不回去的！」

莫如茵的臉紅起來：「我不過說我不會告訴你我們是來這裏幹什麼的吧了。」

「坐在這裏談談不要緊，」司馬洛說，「你現在離開或者我們現在離開都是不大好的。反正原來也是計劃要盤問我一個很長時間，可能花一個通宵的了。讓他們猜一猜你究竟是在盤問我抑或是給我說服了好了。」

「好吧！」莫如茵聳聳肩，自己再斟了一點酒，「那麼，既然我們是可以互相信任的了，你告訴我你究竟是什麼人如何？你對我一定是早巳知道很清楚了。」

「我並不知道你會拿槍，」司馬洛說，「也不知道原來你在重要的事情上也能夠作主。」

莫如茵又聳聳肩，說：「你現在知道了，我這個人的性格是近乎男人的，本來這種事情女人不會管，我却管了。我有興趣。」

司馬洛告訴了莫如茵他是什麼人，以及他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能夠對莫如茵半信半疑，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

莫如茵又爲自己添了一些酒，抬抬眉毛說：「那麼你就也是不能跟我們成爲朋友了，你們是對付我們這種人的。」

「這也不一定，」司馬洛說，「有時我們也會跟你們這種人合作，因爲你們這種人有很多種不同的作風，有些是十惡不赦，有些却是很講道理，你們却是比較講道理的那一類。」

他們沉默了一陣，等待着。他們都知道司馬洛的預測很可能是事實，那麼，他們就可能會受到進攻了。

過了大約一小時之後，司馬洛那隻無綫電又响起來了，裏面傳出聲說：「那兩個傢伙還沒有踪跡。姓關的那一個有個女朋友，他受了這樣的苦，應該首先就是到她的家去。那是一個舞小姐，現在也正是巳經打烊的時候。」

「那恐怕他們的運氣是不大好了。」司馬洛嘆一口氣。

「到現在，他們一定巳經把所知的一切都供出來了。」莫如茵說，「假如他們眞是被捉起來了的話。」

「他們問出了情形之後，」司馬洛說，「應該很快就會發動攻勢了。」他並不像莫如茵那樣，懷疑那二個人是否眞的是巳經被捉住了。

「那我們等吧，」莫如茵說。

「你那個拿輕機槍的手下，」司馬洛說，「你最好也去對他講一聲。不然，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他很可能就是先拿着機槍出來對着我了。」

莫如茵點點頭，進去講了。

當她再出來的時候，她又在杯子裏斟了一些酒。她說：「你也要一點嗎？當然我現在不是要逼你講話了。」她對他淡淡地微笑着。

這是眞正解凍的表示，司馬洛正在想利用這個機會的時候，却巳經來不及了。他那隻無綫電中傳出人聲說：「三個人正在逼近屋子，從三個方向，除了門口，那

個方向之外，我看他們是打算爬進來。」

司馬洛莫如茵都一跳，莫如茵馬上把酒杯放下，取出手槍來，而且她的反應也很快，跟着把她剛才收起來那隻彈夾也丟給司馬洛，跑進去通知那個輕機槍手。

司馬洛對無綫電裏說：「繼續報告情形吧！」跟着他就把彈夾納入他的槍內。

他們佈防是很容易的，因爲屋子的廳子是正對着花園的柵門口，那裏沒有人接近，其他三面都是黑暗的。他們每人選擇一個窗口守着。

過了一陣，司馬洛又聽見無綫電中說：「東面那一個先行，其他的兩個採取觀望的態度，我猜他可能是要爬進來先行制服那個老人。老人是那邊的嗎？」

司馬洛說道：「我相信是的，讓我看看。」

他跑到屋子的另一邊去，找到了莫如茵，把她帶到屋子向東那一邊，那個方向剛好是由機槍手把守的。他把這個意見向莫如茵和機槍手轉達了。機槍手現在對司馬洛是已經大爲改變態度了，他說：「我看他們就是打算這樣做。假如把老人解決了，他們就可以在那間小屋子裏等着，我們有什麼事要召喚老人的話，他們就可以冒充老人的身份進來。」

「現在我們該怎辦呢？」莫如茵問。

「我們的人是不方便動手的，他們未進入屋子之前不能夠證明什麼，」司馬洛說，「而且距離也太遠了，」他對那機槍手說，「當他爬上牆頭的時候，你是一定可以看見的。開槍射他好了。」

「你不是要活的嗎？」莫如茵說。

「你能夠不射死他嗎？」司馬洛問機槍手。

「我可以把他的腿子掃斷。」機槍手說。

「這樣最好了，」司馬洛說，「而且也不要緊的，還有其他兩個是活着的。」

他們小心地等着。那個機槍手手中的槍準備着，很樂意把這個本來打算暗殺他的人的腿子轟掉。

他們果然可以看到一個人從牆頭爬上來了。

本來，一個人爬牆潛入一座花園中是不會站起身來的，不過現在的形勢則是有點不同的。這人需要躍過一段短短的空間，才能夠跳到老人所住的那間小屋子的頂上。要躍過這一段空間，他就必須在牆頭上站起來！

而當他正準備跳過去的時候，那個機槍手就發動了機槍。他手上那威力強大的槍噴了一陣，在一轉眼之間就有一排槍彈射出去。這個機槍手雖然說他開槍不需要瞄準，其實這也並不是說他的眼界不好。莫如茵是沒有理由用一個眼界不好的人。

那個爬牆的人果然兩腿離開了牆脚，向外跌回去。跌回圍牆外面了。

「你殺死了他嗎？」莫如茵問。

「我沒有殺死他，」機槍手說，「假如他跌死了，那是與我無關的。我的確是掃中了他的腿子。」

剛剛這樣說着時，他們就聽見花園的圍牆外面發出「轟隆」一聲，只見火光一閃。

「那是什麼？」司馬洛對無綫電裏叫道。

「爆炸！」無綫電中的聲音回答，「這個人爆炸掉了！」

三個人面面相覷，雖然他們知道那當然是爆炸，却並沒有想到是那個人已炸掉了。

「他已經炸得人都不見了，」無綫電中人說，「你們是用什麼射他的？」

「這不關我事呀！」那機槍手委屈地說。

「這個人是已經完了。」無綫電中的聲音說。

「其他那二個呢？」司馬洛問。

「他們正在逃走！」無綫電中的聲音說，「他們顯然知道這一次的任務是不成功了！」

「設法捉住他們！」司馬洛說，「也許他們能夠對我們招供一些什麼秘密！」

「這件事情讓我們來辦好了！」無綫電中的聲音說。那聲音之中第一次有了若干興奮的感情在內，顯然他們也是躍躍欲試，希望有一個動手的機會的。

這時，他們看見住在小屋子裏那個老人也出來了，正在迷惘地四面張望着，那槍聲與及那爆炸聲顯然使他感到迷惑。

「你回去睡覺吧！」莫如茵叫道，「這裏的事情你不要管！」

那個老人既然聽見是莫如茵這樣吩咐，他便轉身回到屋子裏去了。

機槍手說：「我們出去看看吧！」

「在這樣一個時間，」司馬洛說，「我們最好還是留在屋裏，而且你也聽見了，沒有什麼好看的了。」

「老天！」那機槍手呻吟着說，「這不關我事，我從來沒有殺過人！」

「你從來沒有殺過人？」司馬洛詫異地說，「那你拿這東西是幹什麼的？」

「我們向來是不喜歡用殺人解決問題的！」莫如茵說，「既然你說你認爲我們是比較公道的人，那麼我相信你也是明白這一點的了。雖然在最近一段時間之內，因爲地盤之事，我們自己的人是死了幾個，但我們還是沒有機會殺人。我們的對手的身份還不明朗，又不在此地。他們就是我們樂於殺死的人了，不過我們却還沒有找到他們。」

「假如你殺了人會感到難過，」司馬洛對那機槍手說，「那我看你還是改用別種武器吧。你這東西一發射起來的話，要不傷害人命，才是一件難事呢！」

「我對這東西比較有把握，」機槍手說道，「這槍是很準的，這是我自己製造的！」

「機槍當然是準了，」司馬洛說，「正如你自己所講，這是不可能射不中的，不過射中哪一點，却是並不容易控制。」

「你不明白，」機槍手說，「這並不是口徑很大的子彈。你知道我這彈夾裏有多少發子彈嗎？一千！」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這是點二二口徑的子彈！」機槍手說。

「點二二口徑？」司馬洛說，「這簡直是女人用的小手槍的子彈！」

莫如茵微笑：「他是專家，這是他自己設計的！」



清光緒初，有僧號鐵髯者，壯時爲盜，健武有力，出沒齊豫間，靡不懾其威名，蓋盜而俠者也，一夕泊江塢，見隣舟頗豪富，又有一女子，絕艷麗，異甚，近睨之，一女一尼，益輕之，是夜遂躍上船尾，蛇行檣下，輕發一鏢思死尼，尼首略昂，鏢遂左越，再發鏢右越，遂竭力中發，不意尼以口啣之，取閱其鏢，上鐫鐵髯兩字，笑曰，壯哉名乎，惜於此深夜江干，刼二荏弱女子，負此名矣，言未竟，而鏢起，中髯肩，鐵髯長跪而請，誓不再[illegible]，[illegible]曰，子技雖劣，然睹子貌，尚可造也，今中外方構釁，子蓋投營自奮，爲社稷衞乎，因薦諸陳提督，蓋此舟爲陳督迓其女公子者，後鐵髯飽經困苦，技謀俱壯，每戰冒鋒鏑多建奇勳，軍中稱無敵將軍，提督器之妻以女，未幾和議成上命前敵將士停戰，提督忿甚竟違上命，燃放巨砲，傷敵兵無數，自知得罪，遂自刎，女體夫志，又手一砲，斃敵較夫爲多，乃揮淚別夫曰，幸撫堯弟（提督幼子），以待其成，善育娟兒（鐵髯之女）以待其嫁，則九泉相見，雖死猶生，若泯泯一死於此槍林彈雨中，則君我兩家，無血食矣，鐵髯志之不敢忘，廿年後如其囑，始削髮入山。

司馬洛把他那機槍拿過來，取子彈夾看看，才發覺那機槍的設計果然是與別不同的。彈夾之內是大量的小口徑子彈。

那機槍手有點慚愧地說：「其實這也並不是我自己設計的，這主意是偷來的。美國有一家工廠有這槍生產，不過却不肯輕易出售給任何人！」

「呀，」司馬洛點點頭，「對了，我也聽過有這槍。不過他們那一種是裝有激光雷射瞄準器的。」

「不錯，」那機槍手說，「我弄不到一隻雷射瞄準器，但是其他的原理我是採納下來了！」

司馬洛也記得的確是有這種新設計。那種輕機槍裝有一盞雷射燈，首先是用雷射燈去找尋要射擊的目標，燈光照得到的那一點，也就是槍彈射得中的那一點，有這燈光引導，就不需要很好的眼界，亦不需要浪費子彈了。先用燈光找到了目標，然後發射。那種小口徑的子彈可以在很短時間之內大量發射，這槍一顆接一顆，幾乎在同一時間射在同一點上，那殺傷力就比大口徑的槍彈更強。而且，假如調整到每次祇發射一兩彈，亦可以不致把目標殺死，祇是射傷而已。此外那雷射燈亦有心理上的作用。對方看見雷射燈射在自己的身上，知道槍彈也可能跟着來了，就非要棄械投降不可，這樣就可以不發一彈而活捉了。這種槍據說已給聯邦探員應用，對付那些拒捕的匪徒。

現在這槍沒有雷射燈，用的大概就是浪費槍彈的方式。

莫如茵說：「這既然是你的精心設計，那你示範一下給司馬洛先生看看吧。」

那個機槍手說：「其實用不着示範，他也是巳經知道的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研究一下好了！」

那個機槍手把槍提起來，指着窗外說：「譬如圍牆上那一塊比較淺色的石頭，我想準確地射中它，但是我的槍法又不好——」他的槍咀朝着地面，開始扳動槍機，子彈便把泥地射得綻開。他的槍漸漸提起來，那綻開的地方便成爲了一綫路似的，愈伸愈遠，蜿蜒着伸向花園的圍牆，然後又沿着圍牆爬上去。終於到達了那塊較淺色的石頭上。

槍彈是耗費了不少，因爲地上現出來的那條「路」就是槍彈射成的，不過有了這條路的指引，則是果然可以擊中目標了。果然用不着槍法很好，即使是槍法普通的人，用這個辦法，有很多修正的機會，也是必然能夠射中的。

無綫電傳出的聲音說：「你們在射什麼？」

「試槍吧了，」司馬洛說，「你們那邊的成績又如何呢？」

「他們正在抵抗，」那把聲音說，「他們知道他們是被包圍了，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投降的打算。」

「盡可能活捉吧。」司馬洛說。

「假如我們是要殺死他們的話，那就簡單之至，」無綫電中的聲音說，「他們現在巳經死掉了，就是活捉比較困難。不過你們小心一點，我們現在用全力對付他們，暫時沒空保護你們了。」（未完）



楚留香新傳

玉劍傳奇

古龍·文
新培·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楚留香夾着胡鐵花一起一落的縱躍着，像飛行一般的向前奔馳，胡鐵花本來宿酒來醒，經過這一陣被夾着飛馳後，已經清醒了，他急問楚留香究竟要帶他到那裏去，誰知楚留香却告訴他說是要他陪着去散步，弄得胡鐵花啼笑皆非，急急叫楚留香停止前進，停下之後，兩人便坐在草地上聊天，楚留香便向他講述曾經見到杜先生及焦林的女兒——新月公主等一切情形，最後楚留香懇求胡鐵花一定要去做好答應了別人做的事……

不愛珠寶　只愛美人

(二)要拼命的朋友

酒已經喝得不少了，一個人一罎，坐在一棟高樓的屋頂上，用嘴對着罎子喝。

平時喝了點之後，胡鐵花的話比誰都多，今天却只喝酒，不說話。

他好像已經懶得跟楚留香這種人說話。

楚留香却顯得很愉快的樣子，話也比平時說的多得很多。

胡鐵花板着臉聽了半天，才板着臉問：「你說完了沒有?」

「還沒有。」

「你還想說什麼?」楚留香仰起脖子灌了幾大口烈酒進去，忽然用一種很奇怪的聲音說：「我還想告訴你一件事，一件別人都不太明白的事，而我也從沒跟你說起過。」

「什麼事?你說。」

「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是好朋友，都認爲我對你好極了，你出了問題，我總會爲你解決，連你自己說不定都會這麼樣想。」楚留香笑了笑：「只有我自己心裏明白，情況並不是這樣子的。」

他又捧起酒罎喝了幾大口，喝得比平時還快。

「其實你對我比我對你好得多，你處處都在讓我，有好酒好菜好看的女人，你絕不會跟我爭，我們一起去做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成名露臉的總是我，其實你也跟我一樣是去拚了命的。」楚留香說：「只不過拚完命之後你就溜了，溜到一家沒人知道的小酒舖去，隨便找一個女人，還要强迫自己承認你愛她愛得要死。」

胡鐵花也開始大口喝酒了，拚命的喝。

「你這麼做，只不過因爲我是楚留香，胡鐵花怎麼能比得上楚留香?鋒頭當然應該讓楚留香去出。」

他用一雙喝過酒之後看來比平時更亮的眼睛瞪着胡鐵花：

「可是現在我要告訴你，你錯了，大錯而特錯。」楚留香啞聲音也變大了：「現在我一定要讓你知道，胡鐵花絕沒有一點比不上楚留香的地方，沒有楚留香，胡鐵花的問題一樣可以解決，一樣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要比以前好得多。」

他的眼睛瞪得更大：「如果你不明白這一點，你就不是人，你就是條豬，死豬。」

× × ×

酒罎已經空了。

胡鐵花忽然站起來，用力把酒罈子遠遠的摔了出去。瞪着楚留香大罵：

「放你的屁，你說的話全是放屁，比野狗放的屁還臭一百倍。」

他罵得雖然兇，眼睛裏却彷彿已有熱淚將要奪眶而出。

「現在，我也要告訴你，如果你以爲我不明白你放這些屁是什麼意思，你也錯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楚留香冷笑：「你明白個鬼。」

「我不明白誰明白？」胡鐵花說：「你故意裝作漠不關心的樣子，只不過你想瞞着我，一個人去找史天王去拚老命。」

他握緊雙拳，忍住熱淚：「你承不承認？要是你不承認，我就一拳打死你。」

楚留香也跳了起來，用力甩出酒罈子，握緊雙拳瞪着他：

「就算我要去，跟你也沒有關係，我去做我的事，你去做你的事，你亂發什麼狗熊脾氣。」

兩個人你瞪着我，我瞪着你，拳頭全都握得緊緊的，好像眞的準備要拚命的樣子。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這兩對鐵打的拳頭，已經握在一起。

「你眞不是個東西。」

「我本來就不是東西，你也不是，我們都是人。」

「你不是人，你是我肚子裏的蛔虫，否則你怎麼會知道我要去幹什麼？」

「因爲我瞭解你，」胡鐵花說，「我簡直比你老子還瞭解你。」

說完了這句話，他自己先笑了，兩個人全都笑了，連一里外的人都被他們的笑聲吵醒。

× × ×

他們要笑的時候就拚命的笑，要喝的時候就拚命的喝，眞的要去拚命時，也毫無猶豫。



「好，你去拚你的命，我去拚我的，只不過眞的有人想把我們這條命拚掉，大概還不太容易。」

「你的命拚掉，還有我的，我的命拚掉，還有你的，誰能拚得了？」

「誰都不行。」

（三）暴雨中的殺機

轟隆一聲，春雷又响起，傾盆的暴雨就像是一股積鬱在胸中已久的怨氣，終於落了下來。

一道道閃電撕裂了黝黑的蒼穹，一顆顆雨點珍珠般閃着銀光，然後就變成了一片銀色光的幕，籠罩了黑暗的大地。

現在本來已該是日出的時候了，可是在沒有閃電的時候，天地間却更黑暗。

楚留香站在暴雨下，讓一粒粒冰雹般的雨點打在他身上。打得眞痛快。

他已經閑得太久了，這兩年來，除了品茶飲酒看月賞花踏雪外，他幾乎沒有做過別的事。

這個世界上好像已經沒有能够讓他覺得刺激，値得他冒險去做的事，也不再有那種能够讓他掌心冒汗的人。

可是現在有了。

現在他的對手是縱橫七海，不可一世的史天王。是個從來沒有被任何人擊敗過的人。

想到將要去面對這麼樣的一個人時的興奮與刺激，楚留香胸中就有一股熟悉的熱意升起，至於成敗勝負生死，他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冒險並不是他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裏流着的血一樣。

× × ×

雨勢更大，楚留香洒開大步往前走，走出了城，走上了山坡下無人的泥濘小徑。他是故意走到這裏來的。

因爲他剛才忽然感覺到一種强烈的殺氣。

他看不見嗅不出也摸不到，可是他感覺得到，他的感覺就像是一頭豹子嗅到血腥時那麼靈敏正確。



血腥氣會給暴雨沖淡，殺氣也一樣。奇怪的是，這一次他感覺到的殺機在暴雨中反而顯得更强烈。

這一次他無疑又遇到一個極奇怪而可怕的對手了，正窺伺在暗中，等着要他的命。他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也不知道爲什麼要殺他，他只知道這個人只要一出手，發出的必定是致命的一擊，很可能是他無法閃避抵擋的。

可是他非但沒有退縮恐懼，精神反而更振奮。他等着這個人出現，就彷彿一個少女在等着要見她初次約會的情人。

× × ×

現在他已經走上了無人的山坡，山坡上黑暗的樹木和猙獰的岩石却是一個暗殺者最好的掩護。

他所感覺到的殺機也更强烈了，可是他在等的人却是沒有出現。

這個人還在等什麼？

第十三章

（一）春雷之刀

這個世界上有種人好像天生就是殺人的人。他們是人，不是野獸，但是他們的天性中却有熊的沉着，狼的殘暴，豹子的敏捷，狐狸的狡黠與耐性。

這個人無疑就是這種人。他還在等，只因爲他要等最好的機會。

楚留香就給了他這麼樣一次機會。

× × ×

雷霆和閃電的間歇是有定時的，楚留香已經算準了這其間的差距。

所以他忽然滑倒了。

就在這一瞬間，閃電又亮起，黑暗的林木中忽然蝙蝠般飛出一條黑色的人影。

閃電過處，霹靂擊下。

從撕裂的烏雲中漏出的閃電餘光裏，剛好可以看見一道眩目的刀光隨着這一聲霹靂春雷凌空下擊，挾帶着天地之威，斬向楚留香的頭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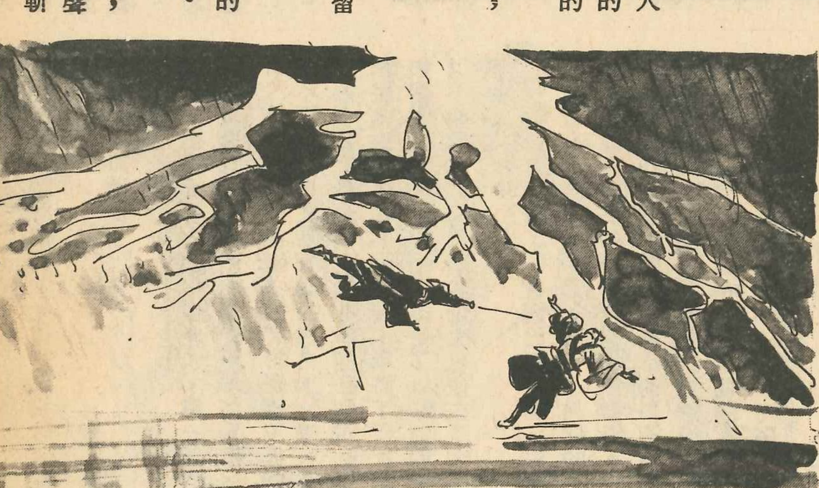
× × ×

這是必勝必殺的一刀。

這一刀彷彿已經和這一聲震動天地的春雷溶爲了一體。

不幸的是，楚留香並沒有眞的滑倒，只不過看起來像是滑倒了的樣子而已。這種樣子並不是容易裝得出來的。

就好像某些武功中某些誘敵的招式一樣，這一滑中也蘊藏有一種無懈可擊的守勢，一種可進可退的先機。



所以這一刀斬空了。

天地又恢復一片黑暗，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楚留香又看不見這個人了。

可是這個人也同樣看不見楚留香。

就算他能够像最高級的忍者一樣能在黑暗中看到很多別人看不見的事，可是他也已看不見楚留香。

因爲楚留香閃過了這一刀之後，就忽然奇蹟般失去了踪跡。

電光又一閃。

一個以黑巾蒙面的黑衣人站在山坡上，黑巾上露出的雙眼中帶着一種冷酷而妖異的光芒，以雙手握着柄奇形的長刀，刀尖下垂，動也不動的站着，可是全身上下無一處不在伺機而動。

楚留香只要一出手，他勢必又將發出凌厲無匹的一擊。

× × ×

楚留香沒有出現。

閃電又亮起，一閃，再閃。

這個人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兒，保持着同樣的姿勢。

他不能動，也不敢動。

因爲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了，他的對手已經取代了他剛才的優勢，就好像他剛才一樣在暗中窺伺着他，隨時都可能對他發出致命的一擊。

只要他一動，他這種幾乎已接近完美無瑕的姿勢就會被破壞。

那一瞬之間就是他生死勝負的關鍵。

他不敢冒這種險。

× × ×

雨勢忽然弱了，天色忽然亮了，他雖然還是動也沒有動，可是他那雙冷酷而鎮定的眼睛却已在動搖。

他的精力已經消耗得太多。

面對着一個看不見的對手，面臨着一種隨時都可能會發生但却無法預料的情況，他的精氣與體力遠比他在揮刀斬殺時消耗得更大。

更可怕的是，他的精神也已剛剛接近崩潰。他無法承受這種壓力，沒有人能承受這種壓力，他的眼神已散亂，他手裏那柄刀尖指向大地也如大地般安然不動的長刀，忽然高舉。

就在這時候，暗林中忽然傳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你死了，你已經死了。」一個人用一種充滿了哀傷和感嘆的聲音說：「如果楚香帥也跟你一樣是個殺人的人，那麼你現在就已經是個死人了。」他嘆息着道：「我實在想不到號稱無敵的伊賀第一忍者春雷伊次，這一次居然敗得這麼慘，楚香帥還沒有出手，你就已敗在他手裏，實在太可惜！」

× × ×

說到最後一句話時，這個人的聲音已去遠。

伊賀春雷忽然坐了下去，坐在泥濘裏，忽然從腰帶上抽出了另一柄短刀，一刀刺入了他自己的肚子。

暗林中却有個撐着把鮮紅油紙傘的姑娘輕輕巧巧的走了出來，穿着件繡滿了櫻花的小披肩。

刀鋒自左向右在劃動，鮮血箭一般噴出。

這位櫻子姑娘却連看都沒有去看一眼，却向遠遠的一棵大樹上盈盈一笑，盈盈一禮。

「楚香帥，今夜掌燈時，有人會在忘情館的情姑娘那裏恭候香帥的大駕，我也希望香帥能去，却不知香帥敢不敢去？」

（二）誰能忘情

晶亮的水晶杯，精美的七弦琴，粉壁上懸着的一副對聯也不知出自那一位才人的手筆。

「何以遣此，
誰能忘情？」

一個枯瘦矮小的白髮老人，用一種溫和文雅而有禮的態度向楚留香舉杯爲敬。

「在下石田齊彥左衛門，雖然久居東瀛小國，却也久慕香帥的俠名。」老人說：「今日凌晨，在下更有幸能目睹香帥以無聲無形無影旳不動之劍，戰勝了伊次勢如春雷的刀法，使在下領悟了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的武藝妙諦，也使在下大開了眼界。」

他已經很老了，身體已經衰弱，說話的口音也很生澀。可是一個來自異國的老人能够說出這樣的漢語已經很不容易。

聽他的說話，就可以聽出他對漢學和武道的修養都極深，看他那一雙烱烱有光的眸子，也可以看出在他那衰弱的身體裏還是有極堅强的意志，和一種不可侵犯的尊嚴和信心。

楚留香微笑。

「石田齊先生眞是太客氣了，只可惜我是個不太會客氣的人，而且有種病。」

「香帥也有病？」老人問道：「什麼病？」

「頭痛病。」楚留香說：「我一聽見別人說客氣話，就會頭痛得要命！」

老人也笑了。

「那麼我就直話直說。」石田齊問道：「你知不知道是誰要伊次去殺你的？」

「我知道，是你。」

「我爲什麼要他去殺你？」老人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爲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眞有傳說中那麼大的本事。」

「你爲什麼要知道這一點？」

「因爲我要你替我去殺一個人。」

「殺誰？」

「史天王。」

「你爲什麼要殺他？」楚留香問：「爲什麼不留着他來對付我們？」

「我要殺他，只不過是我跟他私人之間的一點點恩怨而已。」老人說話的態度還是那麼溫和：「我已經活得太久了，現在我活着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能看到他比我先死。」

他用一雙烱烱有神的眼睛凝視着楚留香。

「要他死當然很不容易，唯一能做到這件事的人，可能就是你。」石田齊說：「但是我也知道，要你做這件事也同樣不容易。」

他忽然拍了拍手，櫻子姑娘立刻捧着口箱子進來了。

「我知道她用三十萬兩買了口箱子。」老人說：「可是我相信這口箱子大概還不止三十萬兩。」

他打開箱子，裏面是滿滿一箱明珠碧玉。

楚留香嘆了口氣：「這口箱子大概最少也值一百五十萬兩。就算這是賊贓，拿去賣給收贓的人，也可以賣七八十萬。」

老人撫掌而笑。

「香帥的眼光果然高明極了，只不過我估價的方法却和香帥有一點不一樣。」

「那一點不一樣？」

「我是用人來估價的，我一向喜歡以人來估價。」石田齊說：「我估計這口箱子大概已足够買到三千個黃花處子的貞操，也足够能買到同樣多的勇士去替我拚命了。」

× × ×

箱子裏的珠光寶氣在燈光下看來更輝煌，連楚留香都彷彿已看得痴了。

石田齊瞇起了眼，看着楚留香。

「現在這口箱子已經是你的。」

老人說：「如果你辦成了我要你去辦的那件事。另外還有一口同樣的箱子也是你的。」

楚留香笑了，忽然也拍了拍手，「小情，你在那裏？你能不能進來一下？」

× × ×

小情當然能進來。

如果她不在這裏，這裏怎麼會叫忘情館？如果這裏沒有小情，還有誰會到這裏來？

小情其實並不能算太美，她的眼睛不算大，嘴巴也不算小。而且顯得太瘦了一點。

可是她總是能讓人忘不了她。



因爲無論誰看見她都會覺得她好像有一點特別的地方，和任何女人都不同的地方，和任何女人都不一樣。

她當然也有些地方和別的女人一樣，看見了珠寶，她的眼睛也一樣會發亮。

「這口箱子裏的東西最少值一百五十萬兩。」楚留香說：「要是這位老先生肯把這口箱子給你，你肯不肯陪他睡覺？」

「我怎麼會不肯？」

小情的聲音柔柔的，軟軟的。

「我做的本來就是這種事，做我們這種事的女人，一輩子都賺不了這麼多，如果一天晚上就給賺這麼多，不管叫我幹什麼都行。」她柔柔的嘆了口氣，「只可惜今天晚上我恐怕沒法子賺了！」

「爲什麼？」

小情軟軟的靠在楚留香身上，用一根軟軟的手指替他摸着他自己的鼻子。

「因爲……今天晚上有你在，我要陪你啊。」

× × ×

石田齊的臉色忽然變得煞白，因爲他已經明白楚留香的意思。

楚留香已經用一根硬硬的手指把這口箱子推了過去，推到他面前。

「看起來今天晚上你好像已經沒有希望了，不管你是要找人陪你睡覺還是要找人替你拚命，都沒有希望了。」

他的笑容也同樣溫和文雅而有禮。

「所以你最好還是走吧，帶着你這口箱子走，而且最好快一點走。」楚留香帶着笑說：「因爲我可以保證，明天晚上你恐怕也一樣沒有希望的。」（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皚皚雪花白　點點鮮血紅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星堡和飛龍帮的人，攻入強秦帮的洞仙堡，雙方正在對峙中。應女婿香飛雨之邀前來助陣的劉孤零，原是對付郎如鐵的，但他拔刀出手，却不向郎如鐵攻擊，竟一刀將女婿殺死。海堡主乘機出掌向坐鎮的慕容天軍發難，慕容天軍奮起應敵，互對一掌，慕容天軍稍遜一籌，海堡主見堡內放有很多炸藥，深恐對方將炸藥引爆，來個同歸於盡，所以未再向慕容天軍攻擊，反而對劉孤零擊出一掌，但被白天義阻攔，救了劉孤零。於是海堡主與白天義相搏，方團、屠滌天則合攻劉孤零。這一場情況的突變，使慕容天軍爲之一呆。在炸藥庫內殺了聾啞雙魔的海飄，這時走入門場，準備攻擊慕容天軍……

慕容天軍目光閃動，道：「這一點我比你更瞭解，有些人想對付你，只因爲他們都想證實，自己是否比你更強！」

郎如鐵嘆息着，緩緩道：「這本來就是最沒有意思的事，就算我死在他們的手下，那又如何？」

慕容天軍道：「也許我們都是同一種類的人。」

海飄忽然冷冷一笑，道：「你和他不同。」

慕容天軍「哦」的一聲。

海飄冷冷接道：「他是個英雄，而你却是個魔鬼！」

慕容天軍彷彿怔了怔，繼而笑道：「我是魔鬼？他是英雄？」

海飄道：「最少我認爲是如此。」

慕容天軍淡淡一笑，兩眼忽然盯着郎如鐵。

「郎帮主對海小姐的看法，有甚麼意見？」

郎如鐵道：「她只說對了一半。」

「一半？」

「不錯，」郎如鐵慢慢的說道：「閣下的確是一個魔鬼，最少，你助紂爲虐，秦大官人能有你這種帮手，實在是整個武林大大的不幸。」

慕容天軍笑了笑，像是想辯駁幾句，但終於又忍了下去。

郎如鐵輕輕一嘆，道：「只不過我也不是甚麼英雄，我也是個魔鬼，只不過在下這一個魔鬼，比起閣下，稍爲好一點而已。」

「好在甚麼地方？」

「只有一點，」郎如鐵緩緩道：「最少有人會以爲我是個英雄，而你却絕不會有這種機會。」

慕容天軍又笑了。

他的笑容更神秘，他本來就是一個令人莫測高深的魔鬼。

海飄聽得有點痴了。

就是這一刹那間，慕容天軍的暗器已閃電般出手！

（四）

十四支兩寸三分長的天星毒針、十八枚細小的毒鏢，突然同時向海飄的身上射去。

慕容天軍的暗器功夫，一直都是江湖中人最懼怕的。

這不是滿天花雨的暗器功夫，但威力却猶遠在滿天花雨之上。

絕少人能避得開慕容天軍的暗器。

若在大半年前，海飄可能會連看都看不清楚，就已死在他的暗器之下。

但現在的海飄，已非昔日的海小姐。

暗器雖然來得極快，也極突然，但海飄的飛星劍也同時急舞。

郎如鐵也着實爲海飄揑了一把冷汗，而且他還以爲海飄絕對無法閃避得過慕容天軍的暗器。

但這一次他却是料錯了。

三十二件見血封喉，歹毒無比的暗器，居然全部都被海飄的劍擊落。

慕容天軍冷笑：「海小姐果然劍法高明！」

他說出這句說話的時候，他的人已穿過了裝滿炸藥的倉庫，直向後門衝了出去了。

海飄想追，但郎如鐵却把她攔住。

「這裏畢竟是強秦帮的地方，說不定還會有許多機關、陷阱，我們不必冒這個險。」

海飄咬了咬牙：「難道我們就此輕易地把他放過？」

郎如鐵冷冷道：「我們總會有一天，可以把一切的帳都算得清清楚楚，妳又何必急在一時？」

海飄想了一想，不再反駁。

就在這個時候，聚仙堂中血光暴現，一條又瘦又長的臂膀，已被人用刀齊肩削斷！

（五）

屠滌天臉上毫無血色。

他的左臂已斷。

雖然他沒有低估劉孤零的刀法，但却還是沒有想到，劉孤零的刀法，已絕不在霍十三刀之下。

論起輩份，霍十三刀比他還低一輩，劉孤零的刀法又怎會不厲害？

方團和屠滌天，都是刀法上的大行家，但對於劉孤零的刀法，還是無法摸得透切。

劉孤零一刀在手，那種氣勢，簡直可以鎮壓戰場上的百萬雄師。

海三爺突然大喝一聲，然後叫道：「血狐！」

血狐立刻出手。

他手裏的武器，是一把金光閃爍的七首。

七首雖然短小，但他的手却實在太快了。

颯！

七首一出現，幾乎就已刺在劉孤零的咽喉上。

但劉孤零畢竟還是劉孤零，他的身手絕不會比血狐稍慢。

他的身子微微向左稍傾，金七首就在他頸子旁邊不足三寸的地方掠過。

血狐身形一矮，左手射出七件暗器。

但劉孤零的刀一閃，七件暗器又被擊落。

方團五指箕張，疾抓劉孤零右肩。

屠滌天雖斷一臂，但仍然不甘示弱，十三爪連環撲出，急攻劉孤零下三路的要害。

劉孤零以一敵三，衆寡懸殊，形勢當然很不輕鬆。

但就在這時候，白盈盈也已加入了戰團，相助劉孤零。

突聽一人大喝道：「住手！難道我們竟然要在強秦帮的地方上，自相殘殺直至同歸於盡？」

這是郎如鐵的聲音。

白天義首先停手。

海三爺猛攻，未佔上風，也暫時不再逞強。

海三爺和白天義都已住手，其他的人也紛紛停止了戰鬥。

劉孤零忽然長嘆一聲，道：「我要走了。」

他說走就走，一去不回頭。

沒有人挽留他，只覺得剛才那一戰似乎是糊裏糊塗的就打了起來，現在又似乎是糊裏糊塗的停戰。

這時候，慕容天軍已走了。

海星堡和飛龍帮總算打了一場勝仗，最少他們已攻佔了洞仙堡。

但這並不是絕對性的勝利。

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都活着，只要他們一天不死，雙方最後的勝負還是未可預卜。

唯一損失最大的人，是屠滌天。

他斷了一條左臂。

收穫最大的人，似乎是海三爺，因爲他終於找回了海飄。

但海飄却不肯跟隨父親回去海星堡。

海三爺沉着臉，幾乎要動手揍她。

但他又不捨得，她終究是他唯一的女兒。

最後，海飄答應父親，在一年之後，一定回到海星堡。

一年。

又有誰能預知一年之內會發生甚麼事呢？

（六）

一向頑強固執的海星堡主，終於拗不過他的女兒。

他居然把自己的心肝寶貝，交給了郎如鐵。

他是否相信郎如鐵這個人，是另一件事。

但這時候除了郎如鐵之外，又有誰能保護海飄？

他終於帶着方團、屠滌天等人離開洞仙堡。

他們並不是回到海星堡，而是繼續向強秦帮作戰。

憑着他們幾人的武功，自然可以對強秦帮構成極大的威脅。

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逼出來！

海星堡的氣燄，似乎已漸漸蓋過了強秦帮。

但方團和屠滌天却都知道，海三爺最想殺的人，除了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之外，還有劉孤零。

他與劉孤零之間，究竟有着些怎樣的恩恩怨怨？

賭命老師父

（一）

十一月初八，大雪紛飛。

雪城裏最豪華的酒家雪梅樓，今夕高朋滿座，生意旺盛極了。

在觀雪庭內，一個錦衣人正在欣賞雪景。一年前，他也曾站在這個地方，喝着同樣的酒，欣賞着一般無異的雪景。

那時候，他的身邊還有一個年青高手——方殺！

× × ×

秦大官人輕撫玉杯。

杯中有酒，而且酒已滿及邊緣。

他的手很穩定，酒沒有半滴向外溢出。這是馳名北武林的雪城一品香。

在這裏，它是酒中之王，也是雪梅樓的招牌貨色。

對於喜歡喝酒，懂得喝酒的人來說，雪城一品香從來都沒有讓他們失望。

秦大官人也許不太喜歡喝酒。

他可以一口氣喝大量的酒，也可以幾個月滴酒不沾唇。

可以說，他是沒是喝酒的習慣。

但他懂得酒。

雪城一品香確是好酒。

「好酒！」能令秦大官人稱讚的酒並不多，就像是能令秦大官人稱讚的人也並不多一樣。

酒依然是和一年前那麼香醇，甚至會比去年更香醇。

今天的雪景看來也和去年的時候沒有甚麼兩樣。

唯一不同的，就是現在站在秦大官人身邊的並不是方殺，而是慕容天軍。

× × ×

秦大官人終於把杯中的酒喝光。

他忽然問慕容天軍：「海三爺的女兒，是不是已練成了一種很厲害的劍法？」

慕容天軍立刻點頭，道：「不錯。」

秦大官人道：「你看得出她用的是甚麼劍法嗎？」

慕容天軍搖搖頭。

「我沒有看出來。」

秦大官人默然半晌，忽然道：「天下間各門各派的劍法，你總共認識多少？」

慕容天軍道：「十之八九。」

秦大官人道：「她的劍法你偏就是看不出？」

慕容天軍道：「看不出。」

他想了想，接道：「我只知道，我的三十二件暗器都已被她的劍擊落。」

「那絕不會是海三爺的飛星九絕劍法。」秦大官人冷冷道：「她在江湖上失踪了大半年，重現江湖之後，武功居然大有精進，照你的看法，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慕容天軍毫不猶豫就回答說：「她有奇遇。」

「奇遇！」秦大官人嘆了口氣，點頭道：「不錯，她一定是遇到了一個武功高强的奇人異士，給她傳授上乘的武功。」

慕容天軍道：「這人的武功必然極可怕。」

「這一點是當然的事，」秦大官人道：「沒有高明指點，她的武功無論如何也不會進展得如此神速，居然可以擊落你的暗器。」

慕容天軍閉上了嘴。

秦大官人嘆了口氣，道：「這人究竟是誰？竟然可以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把海三爺的女兒變成絕頂高手？」

慕容天軍搖搖頭：「我不知道。」

秦大官人緩緩說道：「我倒想起了一個人。」

慕容天軍道：「誰？」

秦大官人道：「賭命老師父。」

慕容天軍吸了口氣。

「賀閃山？」

「不錯。」

「這二十餘年以來，他一直都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江湖傳言，他早已在西域沙漠裏給烈日晒乾。」

秦大官人冷冷一笑，道：「賭命老師父雖然十賭九輸，但那一次他與人打賭，要在一個月之內，渡過大沙漠，他却是贏了。」

慕容天軍道：「江湖傳言，本來就不足以完全相信。」

秦大官人道：「但自從那一次之後，賭命老師父的確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過，所以不少人都以爲他已死在大漠之中。」

慕容天軍道：「聽說賭命老師父曾經收錄過一名弟子，一年之後就已藝成，而且還在江湖上殺敗不少武林高手。」

「不錯，他就是『賭命小煞星』夏侯寶。」

「夏侯寶的武功確使人吃驚，據說，他單掌挫敗三陽上人的時候，他只有十七歲。」

「夏侯寶雖然資質奇佳，是塊練武的好材料，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爲他的師父就是賀閃山。」

慕容天軍道：「賀閃山的武功有多高，一直都是江湖上的一個謎。」

秦大官人沉聲道：「他一直都不喜歡跟別人動手，雖然曾有不少高手向他挑戰，他都是一避了事，從來都沒有人能逼他出手一戰。」

慕容天軍道：「就以夏侯寶的武功而論，已是驚世駭俗，令人有不可思議的感覺。」

秦大官人道：「倘若海飄遇上了這個老怪物，她在短短數月之內武功大進，也並不是一件怪事。」

慕容天軍沉默着！

秦大官人也不再說下去。

因爲在這個時候，觀雪庭外忽然響起了一個人的笑聲。

（二）

笑聲並不響亮，而且多多少少都令人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笑，有很多種。

每個人的笑聲都並不一樣，有些人的笑聲很悅耳，有些人的笑聲很刺耳，也有些人的笑聲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也有些人的笑聲，會令人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當然，每個人的心情都在隨時隨地的改變，可能剛才你的笑聲還很悅耳，但當你知道自己的錢夾子給小偷扒走之後，你

的苦笑聲會變得比哭還難聽。

但有些人的笑聲，却通常都是那麼滑稽。

在觀雪庭外發笑的人，無疑就是屬於後者。

秦大官人皺了皺眉，沉聲對慕容天軍道：「是郎如鐵的跟班。」

× × ×

跟班！

這兩個字實在很不好聽，絕大多數的人給別人說成是個跟班，心裏都一定會很不舒服。

但八腿貓並不如此。

他本來就是個不在乎別人怎樣批評自己的小偷，他甚至覺得自己能成爲郎如鐵的跟班，是一種莫大的榮幸。

八腿貓終於出現了。

他居然只是一個人來到這裏，而且臉上的神態，簡直可以讓坐滿八十桌的男女老幼一起噴飯。

他的手裏握着一塊令牌。

那是郎如鐵的飛龍令牌。

（三）

毫無疑問地，八腿貓自從跟隨着郎如鐵之後，他的胆子實在是越來越大了。

若在兩年之前，就算給他捧着皇帝老子的玉璽，他也絕不敢單獨去會見秦大官人！

即使是皇帝老子再派八十萬御林軍護送他到雪城，他也不敢踏進雪梅樓一步。

他會告訴皇帝老子：

「御林軍中個屁用，那個姓秦的老小子在百萬軍中要摘八腿貓的人頭，簡直比皇上要娶老婆還容易一百萬倍。」

八腿貓未必會怕皇帝。

皇帝雖然是九五之尊，但他不懂武功，而且跑起路的時候絕對快不過自己，就算八腿貓開罪了皇帝老子，他也有把握可以一溜了之，大內高手再厲害，也未必就能抓得住自己。

但秦大官人却遠比皇帝更可怕。

八腿貓雖然輕功絕頂，但秦大官人武功高深莫測，他的輕功如何，八腿貓雖然從未見識過，但他却深信對方絕不會在自己之下。

他若開罪了秦大官人，而又給他抓住的話，那可沒趣。

八腿貓是個很有趣的人，對於沒趣的事，他是寧願自己刮自己七八個耳光也絕不肯幹的。

自己刮自己耳光雖然也很沒趣，但最少比起幹其他沒有趣的事好一點點。

所以，不少人看見八腿貓，都忍不住會笑！

當秦大官人看見八腿貓的時候，他也笑了。

但他的笑，是屬於「痳木式」的。

皮笑肉不笑已是「痳木式」的笑容，但秦大官人的笑，却是皮也不笑，肉也不笑，但偏偏嘴角間好像在笑，而且笑得比皮笑肉不笑的笑容更痳木。

痳木得可以讓別人的心頭發冷。

八腿貓雖然胆子大了不少，但看見了秦大官人這副表情，也不禁爲之一陣頭皮發炸！

幸好他還沒有忘記，自己手裏拿着的是飛龍令牌。

飛龍令牌是代表着飛龍帮主，他現在覺得自己簡直就是郎如鐵。

郎如鐵一直都是他崇拜的英雄人物，他能代表郎如鐵會見秦大官人，可說是一件極其光采的事！

人生在世，能擁有光采時刻的機會並不多，八腿貓覺得自己非要好好的掌握這個機會不可。

× × ×

觀雪庭中，八腿貓單獨會見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

秦大官人終於開口。

他第一句說話是：「你有種。」

（四）

能夠讓秦大官人稱讚的人並不多！

八腿貓居然也是其中之一。

但八腿貓的回答，就像是他臉上滑稽的表情，同樣足以讓人把三天前的飯都噴出來！

他說：「每個人都有種，無論是雜種、純種，鴨種貓種豬種都同樣有種，所以秦帮主不必誇獎！」

秦大官人的臉色沉下！

「你竟敢在本帮主面前如此無禮，難道你不怕我殺了你？」

八腿貓挺起了胸膛，傲然道：「你若要殺我，就算我爬着來求見你，你也一樣不會手下留情。」

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互望一眼，臉上都是木無表情。

八腿貓冷冷一笑：「拚着一身剮，本貓爺又何必怕你這一個强秦帮主？而且你若是個聰明的人，應該做一個令人尊敬的帮主，而不是一個人見人怕的大魔頭。」

秦大官人盯着他！

「這些說話是誰教你說的？」

八腿貓指了指自己的腦袋，道：「是它想出來的，你若不相信，可以把它砍下來問一問。」

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都楞住。

慕容天軍忍不住道：「這小子好像是來找死的。」

「的確很像。」秦大官人點頭。

「一點也不像！」八腿貓冷冷道：「本貓爺要找死，最少還有好幾百種法子，例如在賭桌上賭死，在酒罈裏浸死，在女人的胸脯間窒息而死，甚至可以用最古老的自殺方法——吃十八碗飯活活噎死。」

他的聲音居然有點傲然，道：「無論怎樣，我絕不會勞煩兩位的手來殺我，因爲你們的手早已染滿血腥，又髒又臭，連婊子床下的臭豬都不如。」

秦大官人呆了呆！

接着，他長長嘆了口氣。「他不但是來找死，而且還是來罵人的。」

慕容天軍道：「他的胆子的確太大，比他的腦袋還大百倍。」

秦大官人道：「你可知道他爲甚麼如此放肆。」

慕容天軍想了想，道：「是不是因爲他的手裏有一塊令牌？」

「不錯。」秦大官人緩緩說道：「世間上有一種人，當他拿着這些令牌的時候，就會以爲自己眞的是令牌的主人。」

慕容天軍淡淡道：「他以爲自己就是

飛龍幫的幫主郎如鐵？」

秦大官人道：「他以爲是的，但他不是。」

慕容天軍道：「就算是郎如鐵親自來到這裏，他也絕不敢胡亂開口罵人。」

八腿貓冷冷道：「他也許不會罵你們，因爲你們的臉皮已比牆還厚，罵了等如白罵！」

秦大官人道：「但你却罵的不少。」

「我和他不同。」八腿貓又再挺起胸膛，道：「他是飛龍幫的幫主，而我只不過是他的跟班，他沒有罵人癮，但我却有這種癮。」

慕容天軍點點頭，道：「狂吠的通常都是被人拖着頸子到處逛的狗，主人是不必吠的。」

八腿貓道：「我不是狗，是貓。」

慕容天軍道：「貓貓狗狗，本來就是沒有甚麼分別。」

八腿貓冷冷一笑，忽然道：「我和你也沒有分別。」

「哦！」

「八腿貓固然是天下皆知的跟班，你又何嘗不是一樣？」

慕容天軍的臉色有點變了。

八腿貓用一種不屑的語氣冷冷接道：「只不過我跟着的是郎如鐵，而你跟着的是秦大官人而已。」

以他的武功，要殺八腿貓可說是易如反掌。

但他還是沒有動手。

秦大官人和他都想知道，八腿貓找到這裏，究竟是懷着什麼目的？

雪地決戰

（一）

八腿貓終於走了。

他沒有留下自己的腦袋，甚至連頭髮都沒有留下一根。他留下的是一封書信。

信上只有寥寥數語。

那是郎如鐵的挑戰書。

他要找秦大官人決戰。

× × ×

儘管有人認爲決戰是一件殘酷、野蠻的事，但在戰士的眼中看來，世間上再乜沒有任何事，會比一場公平的決戰更偉大、更神聖。

郎如鐵是個戰士。

他是江湖中的戰士。

他曾目睹不少高手死在自己的槍下，而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郎如鐵都沒有忘記。就算他白天的時候沒有記住，到了晚上夜闌人靜的時候，他還是會記起他們每一個人。

但自從老尉遲死後，令他最難忘的人就是秦大官人。

秦大官人是他的敵人，是他的仇人，也是他絕對無法避免的對手。

郎如鐵從來都沒有想過要逃避。

一場公平的決戰，也許就是唯一可以解決一切的方法。

他已找到了海飄，他已成爲了海飄最信任的一個男人，雖然，她知道郎如鐵所深愛着的並不是自己，而是白盈盈。

海飄已把蠟丸交給了郎如鐵。

蠟丸裏的秘密，郎如鐵已知道，但海飄却還是一無所知。

她也沒有去問郎如鐵。

因爲這是霍十三刀要交給郎如鐵的東西，她根本就無權過問。

但她怎樣也想不到，蠟丸裏的秘密，對她是有多麼重大的關係。

正因爲她一無所知，所以她現在還是很愉快。

假如她知道蠟丸秘密的話，情況就會大大不同！

但她一點都不知道，還以爲這蠟丸的秘密根本就和自己毫無關係。

（二）

冬夜雖然漫長，但黎明終於又再降臨在遼闊的雪地上。

陽光溫柔，風也溫柔！

今天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

秦大官人喜歡在這種天氣裏做事，尤其是與敵人決戰。

× × ×

風輕吹，郎如鐵一身白衣，迎風站在雪地上。

他背負雙手，英雄槍斜插在腰間。

他的神態是冷酷，也是寂寞的。

在這雪地裏，唯一陪伴着他的，也只有腰間這一桿英雄槍。

直到一陣徐緩不急的馬蹄聲響起，他終於有了一個人相陪。

那是他決戰的對手——秦大官人。

× × ×

看見了郎如鐵，皚白如雪的衣裳，秦大官人就想起了方殺。

能令秦大官人懷念的死人並不多，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方殺也許就是僅有的一個。

郎如鐵今天的衣飾也許就和方殺有點不同，方殺穿的是白衣裳、白靴子，但郎如鐵的靴子却是用金綫繡成的，腰間也繫着一條黃金腰帶，令人看來根本就不像是平時的郎如鐵，而是像一個很懂得穿着衣服的貴介公子。

秦大官人單人匹馬而至，他剛從馬鞍上落下，就說道：「郎幫主久候了。」

郎如鐵搖搖頭，道：「只比你早一點點！」

秦大官人靜靜的看了郎如鐵好一會，忽然「啪」的一聲，用馬鞭抽在馬兒的後腿上。

馬兒吃驚，狂奔。

牠的速度，漸漸放緩，但最後也消失在遠處山丘之外。

馬鞭並不太長，但也足足有五尺。

郎如鐵盯着秦大官人佩在腰間的一把寶刀。

刀鞘鑲金砌玉，刀柄却是一片白銀之色。

郎如鐵見過秦大官人不下數次，從來都沒有見過他帶着任何武器。

但現在秦大官人的腰間有武器，手中也有武器。

刀固可殺人，馬鞭又可嘗不可？

秦大官人也盯着郎如鐵腰間的槍。

「好槍！」

郎如鐵靜靜的道：「好在何處？」

秦大官人道：「這是用七種不同性質

的鐵，經過七載寒暑，才鑄煉出來的一桿槍。」

郎如鐵淡淡然道：「不錯。」

秦大官人嘆道：「我年輕時若有這麼一桿好槍，說不定我腰間的刀早已丟進溝渠裏。」

郎如鐵道：「秦幫主的刀也很好。」

秦大官人道：「總算不比劉孤零的文王紫玉刀爲差。」

郎如鐵道：「它的名字是……」

「沒有。」秦大官人道：「這把刀沒有名字，所以我一直都叫它無名刀。」

「如此好刀竟無名字，未免可惜，」郎如鐵緩緩道：「幸好秦幫主已叫它無名刀，此刀就以『無名』二字爲名，也無不可。」

秦大官人淡淡道：「無名刀對英槍雄，未嘗不是武林佳話。」

郎如鐵默然。

一陣北風吹過，兩尺長的英雄槍已在郎如鐵的掌中。

槍中還有槍，一節緊接一節的英槍雄，就在這一瞬間變成六尺二寸。

秦大官人本已沒有話要說，但忽然忍不住，又道：「你的槍，還可以再伸長一尺！」

郎如鐵承認。

「倘若今天的對手不是秦幫主，在下就不必保留着那一尺。」

秦大官人毫不客氣地道：「你若不留下最後一注本錢，只有死得更快。」

「我知道，」郎如鐵點頭道：「即使在下留下最後一注本錢，結果還是差不多，唯一有分別的，就是我死，你也絕不會再有機會生存。」

秦大官人說道：「你有這份把握？」

郎如鐵道：「我若沒有把握，也不會愚蠢到向你挑戰，白白送死。」

秦大官人不說話，也不動。

郎如鐵目中露出了一種奇異、充滿自信的光芒，又道：「我沒有把握可以擊敗你，但却有信心讓你陪我一齊死。」

秦大官人忽然嘆了口氣。

「你還年輕，難道不覺得未免太可惜一點。」

「世間上值得可惜的事還有很多，今天你若不死，江湖上最少有九成以上的人都會覺得很可惜。」

秦大官人凝注着他，臉上再也沒有半點的表情留存着。

他沒有喜怒哀樂，也沒有把一切放在心上！

他甚至彷彿已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秦大官人並非得道高僧，但此刻的他，竟似已進入了忘我境界。

他不動。

郎如鐵也不動。

他若比秦大官人先動，他就會死，立刻就死。

（三）

——他若比秦大官人先動，他就一定會死。

這種道理似乎全無道理，而且跡近乎滑稽。

但在眞正的武林高手看來，這道理就如母鷄生出來的一定是鷄蛋，同樣正確。

母鷄生下來的永不會是一隻鵝蛋，鷄蛋孵出來之後也絕不會從蛋殼裏走出一隻鴨。

秦大官人沒有看着郎如鐵。

他看的是遠方的雲，遠方的冰峯，遠方已枯謝了的林木！

他彷彿已完全忘記了郞如鐵的存在。

在別人的眼中看來，這無疑是進攻秦大官人的大好機會。

但郎如鐵却似已變成了一塊木頭，彷彿就算在他的身上釘上幾口釘子，他也不會作出任何的反應。

這就是對峙。

高手相爭之前的對峙。

× × ×

對峙不動，是靜的表現。

只有眞正的高手，才會瞭解武功之道，「靜」比「動」更高深，更難於控制。

定力稍差的人，根本就無法在與强敵相對咫尺之際保持鎭靜。

不靜則亂，亂則難免會露出破綻，甚至不待敵人出手，而自行崩潰。

旭日東昇。

秦大官人的脚步，忽然向前跨出了一步。

脚步聲沉重有如千斤巨閘落地。

但郎如鐵充耳不聞，他仍不動。

六尺二寸的英雄槍還是保持着原來的方位，槍尖連半點顫動的跡象也沒有。

他無破綻，槍亦然。

秦大官人又在等待。

在他等待的同時，他已給予郎如鐵一種極沉重的壓力。

沒有人能知道他的第一招會在甚麼時候出手。

秦大官人的第一招，肯定是足以致命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已絕無留手的餘地。

（四）

晨曦時變幻無定，絢麗爛霞的彩雲早已消失！

天空一片清朗，地上却還是一片白雪茫茫！

颯！

秦大官人的手終於急揚，手中馬鞭如毒蛇般纏住了郎如鐵的槍。

郎如鐵自出道江湖以來，一直都沒有過這種經歷。

他的英雄槍是出名的難纏，但這一次却在一彈指間就已給一條馬鞭緊緊纏住。

秦大官人的出手果然快得令人無法想像。

郎如鐵的反應也絕不慢，他欺身上前，突起右脚，踢向秦大官人丹田。

他這一着並不志在傷人，而是志在奪回英雄槍。

秦大官人的馬鞭來得快，郎如鐵這一脚也是快得令人感到意外。

就連秦大官人也感到意外。

「崩」的一聲，秦大官人手中的馬鞭竟然在兩人力扯之下，斷成兩截。

郎如鐵右脚去勢依然，秦大官人急退七尺！

霍！

霍！

霍！

郎如鐵急刺三槍，分別攻向秦大官人上中下三路。

秦大官人連退三步，面色似乎相當凝重。

郎如鐵槍如急雨，千百道槍影再刺秦大官人。

秦大官人冷笑！

鏗！無名刀終於出鞘。

刀槍交擊，雖然是在大白天，也可以看見迸出一蓬燦爛的星火。

秦大官人一刀在手，反擊立刻展開。

他的刀勢極其凌厲，左挑右砍，處處進擊郎如鐵的要害。

這一戰，他們已絕無選擇的餘地。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爲了老尉遲，爲了飛龍帮，爲了整個武林上許多無辜死在强秦帮刀下劍下的冤魂，這是郎如鐵毫無反顧的一戰。

（五）

刀槍對陣，刀和槍都閃動着一種令人心悸的光芒。

秦大官人固然是一代梟雄，江湖黑道上的高手，恐怕已無人能出其右。

但郎如鐵又何嘗不是江湖匪類感到最頭痛和最心痛的人物？

他們聽見了英雄槍這三個字而頭痛。

但當英雄槍的槍尖，刺進他們心窩裏的時候，他們的頭就永不再疼，而是變成了心疼！

强秦帮是天下第一大帮。

秦大官人也可算是武林黑道上第一高人。但郎如鐵居然也同樣能令秦大官人頭疼。

所以，姑勿論郎如鐵是否能令秦大官人「心疼」，他在武林史上已擁有輝煌燦爛的一頁。

壯志未酬

（一）

驚心動魄的一戰已爆發。

這一戰無論誰勝誰負，無論戰果如何，將來傳出去之後，都勢必是一件轟動武林的大事。

秦大官人戰意正濃，面上湧現出一片駭人的殺機。他每發一刀，彷彿都是天下間所有刀法的精髓。

絕少人能接得下他三刀。但郎如鐵却已和他苦鬥了不下一百招。

× × ×

到了第一百招之後，郎如鐵的英雄槍已逐漸緩慢下來。

無名刀也出現相同的情況。

但四週的殺氣却更濃厚，連空氣都似已快將凝結。

四野無人。

倘若有人觀看這一戰的話，他的心臟恐怕快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

漸漸地，刀與槍不再交擊。

颯！霍！霍！颯！颯！

他們戰到百招之後，互相已知道對方的招式，根本就不待招式用老，便已變招相迎。

這種打法更凶險，無論是誰稍有半點差池，都會在毫無防禦的情況下，給對方的武器穿胸洞腹，立刻喪命。

兩人轉瞬間又已拚了百招。

秦大官人的目光更森冷。

「近年來除了魔刀老祖，只有你能與本帮主力戰二百招之外。」

在此險惡的情況中．秦大官人仍然侃侃而談。

驀地，「鏗」的一聲，刀槍忽然又再相擊在一起。

秦大官人錦袍大袖飛揚，人也飛躍在半空之中。

颯！

六尺二寸的英雄槍的槍尖已逼近他胸膛之前只有半尺。

又是一聲異响，英雄槍再伸長足足一尺。

這一尺已足够奠定勝局，無論是誰在這種情況下都會束手待斃的。

但這人却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秦大官人，當別人會束手待斃的時候，他却反而能够以閃電般的手法，反擊自己的對手。

秦大官人居然用手去拏住郎如鐵的槍尖。

槍尖雖然銳利，但秦大官人的手依然絲毫無損。

秦大官人一聲暴喝，郎如鐵從不離身的英雄槍，忽然就像是一枝巨箭般冲天飛起。

秦大官人雁落平沙，飄然落在郎如鐵的背後。

兩人本是背對着背，但瞬即同時轉身，四目相投，各發一掌。

秦大官人雖然刀未離手，但他却棄刀用掌，顯然是要告訴郎如鐵，他赤手空拳也同樣可以把他擊敗。

兩掌相交，如膠似漆。

在這一刻間，他們兩人都沒有動。

直到郎如鐵的身子開始動的時候，他的嘴角已沁出了血。

（二）

郎如鐵的動，是身子在顫動。

在顫動之後，接着是全身都在晃動。

秦大官人目中露出了兩種神色。

第一種是充滿殘酷的痛快。

第二種是兔死狐悲般的哀憐。

他是一個學武的人，他知道一個人要練成驚世駭俗的武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郎如鐵雖然已將敗在自己的掌下，但以他現在的年紀，能有這種成就，已屬難能可貴。

秦大官人也許是個「愛材」的人。

但他絕不打算留下郎如鐵的性命。

這是基於兩項理由。

第一個理由：方殺是給郎如鐵殺死的，秦大官人已誓言要爲方殺雪恨。

第二個理由：今天若不殺郎如鐵，無異是縱虎歸山，不出五年，他的武功必然還會有更大的進展，到時候要對付他，更是困難百倍。

秦大官人是一代梟雄。

他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人破壞他的計劃，阻攔着自己的去路。

他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完了。」

當他說完這三個字之後，兩隻緊貼在一起的手掌漸漸分開，郎如鐵的人也緩緩地跪了下去。

（三）

雖然陽光燦爛，但風却似已比晨曦的時候還寒冷得多。

郎如鐵的臉上已再無半點血色。

他臉上有的只是汗。

他冷汗如漿，他可以死，但却絕不能在秦大官人的面前跪下。

他的頭顱可以給砍成肉醬，他整個人可以變成一團飛灰，但他的膝絕不能向秦大官人屈曲、跪下。

雖然他全身的力量都已被燃盡，但他不想跪，他絕不能跪，所以他忽然又站了起來。

這是另一種力量支持着他。

那是男兒漢的熱血，在他的體內澎湃，激發起一股沒有任何力量能够替代的浪潮。

一個分明已「完了」的人，忽然又再撲起，像怒獅般撲向秦大官人。

秦大官人的眼色刹那間變了。

雖然他也看出郎如鐵已成强弩之末，但對於這個時候還能再度撲起的郎如鐵，也不禁爲之露出驚訝之色。

可惜決戰是一件極殘酷的事，你若早已註定失敗，就算你願意挫骨揚灰，甘願與敵人同歸於盡，結果仍然無法逃得過失敗的命運。

郎如鐵雖然抱着最大的決心，要把秦大官人的性命結束，但秦大官人的武功，却仍然在他估計之上。

這一次，秦大官人不再與他對掌，而是要用無名刀把他的胸膛剖開！

× × ×

霍！

刀光一閃，剛撲起的郎如鐵又再倒了下去，他倒下去之後，已不能再動彈分毫了。

秦大官人凝視着刀鋒。

刀鋒有血，血聚成珠，瞬即滴落在雪地上。

鏗！刀入鞘。

秦大官人冷冷的盯着郎如鐵。

「郎帮主，你終於還是完了。」他緩步望西而行，接着又用一種比虎嘯還更令人胆寒的聲音說道：「今天天氣不錯，希望你不會太早嚥氣。」

他的步伐並不急速，看來是那麼悠閒，但當他說完這幾句話的時候，他的人已在遠方……

（四）

風漸急，陽光也隱蔽在黯淡的灰雲裏去了。

在一座細小的市集上，八腿貓獨坐在悠然居中，喝着一壺價值八錢五分的酒。酒很劣。

八錢五分一壺的酒，又豈會是佳釀。

但在這悠然居中，八錢五分一壺的酒已算是最好的，還有六錢三分和五錢七分一壺的酒，那種味道更令人不敢恭維。

幸好八腿貓對於喝酒這一回事，從來都沒有太大的研究。

好酒和劣酒，對他來說幾乎都是差不多的，尤其是當他有七分醉意的時候，雪城一品香和酸醋的味道他都未必能分得出來。

八腿貓已有酒意，而且最少已有八分醉了。

他的酒量顯然比不上輕功。

但他仍然在振吭大嚷——

「狗伯，再給我一壺好酒！」

× × ×

「悠然居」的名字很幽雅，而且頗有點逍遙酒脫的味道。

但狗伯這個名字，却是土氣得很。

這一次，眞是「阿貓叫阿狗」，八腿貓要喝酒，狗伯匆匆端上。

仍然是八錢五分一壺的「佳釀」。

八腿貓又喝了兩口，居然一拍破舊的木桌，道：「想當年，我在紫禁城酒窖內偷酒喝，那裏的酒也和這裏的差不多，差不多。」

狗伯聽得有點糊塗了。

「皇帝喝的也是這些酒？」

八腿貓點點頭，道：「就算不是這種酒，也是相差不遠。」

狗伯皺眉道：「這兩種酒有何相同之處？」

八腿貓道：「喝多了都想撒尿。」

狗伯一咳，差點沒有連早上吃的清粥都咳了出來。

八腿貓忽然臉色一沉，道：「門外的朋友，爲何不進來坐坐？」

狗伯一怔。

「門外有人？」他探頭從窗戶望出去，喃喃道：「外面沒有人呀。」

八腿貓嘆道：「人已入店，你的眼睛却在外面，眞是糊塗頂透。」

狗伯連忙把頭縮回來。

他一怔。

八腿貓也同時一怔。

× × ×

狗伯發楞，是因爲自己狗窩一樣的小酒家內，居然出現了一個漂亮極了的大美人。

八腿貓發楞，則是因爲他總算看清楚了，從外面走進悠然居的人，原來竟然是海飄！

（五）

看見了海飄，八腿貓的酒意最少清醒了一半。

「是妳？」

「怎麼？」海飄淡淡一笑，眨眼道：「我又不是個鬼，就算在大白天出現，你也不必這麼吃驚。」

八腿貓道：「誰說我吃驚？只不過實在有點意外，妳怎樣知道我在這裏？」

海飄道：「說句老實話，我並不是來找你。」

八腿貓一笑。

「其實我又何嘗不知道妳並不是來找我，妳想找郎帮主？」

海飄點頭道：「他在哪裏？」

八腿貓嘆了口氣，向北方一指：「他在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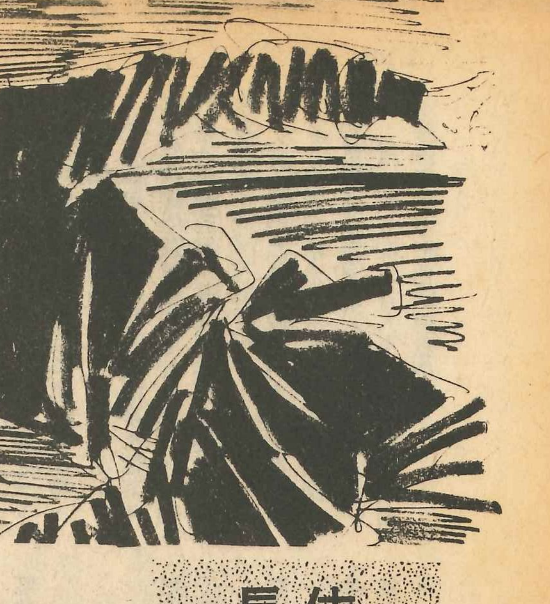
海飄轉首向北望去，哪裏有郎如鐵的影子？

「你騙人。」

「我騙人？」八腿貓瞪着眼睛，道：「我騙誰？就算我要騙自己的老婆，也絕不敢騙妳。」

海飄一怔，問道：「你甚麼時候娶了妻子？」

（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傅玉書連施毒手，先後暗殺白石、謝平兩位師兄，使武當人心惶惶，由於傅玉書行藏詭秘，加以他的掩飾功夫做得使人無可懷疑，因此，連青松也被他瞞過，青松眼見掌門繼承人選中第一、二兩名次第遇害，而傅玉書適排行第三，所以青松命其餘金石、玉石、姚峯等三弟子，要與傅玉書起居與共，以策安全，如此一來，傅玉書便難以遂行他的暗殺計劃，他為淆亂各人的神志，是夜，他在室內暗佈掩眼之技，裝作有人入室行刺，自己則首先衝入，故意翻倒椅桌，乒乓作響，作與人打鬥狀，又自放烟幕，遮掩他人視綫，最後自刺裝傷……竟被他騙過聞聲來援的人……

急於為掌門　逆徒暗弒師

倫婉兒立即道：「我來……」

「你的內力不成！」青松搖頭。

「師叔……」

「我內傷未癒，亦是心有餘，力不足。」青松苦笑。

倫婉兒呆在那裏，眼淚流下，金石脫口道：「師父，那麼，傅師弟豈非凶多吉少?」

青松當機立斷。「立即將他送到後山燕師叔那兒!」

倫婉兒破涕為笑。「我怎麼就是忘了師父?」

青松看在眼內，心頭一凜。

金石玉石等將傅玉書扶了出去，倫婉兒當然亦緊跟着。

青松沒有隨去，徘徊在白石的房間之內。

赤松蒼松亦在房間之內東張西望，蒼松正值巡山之責，不停的替自己說話。「沒有可能會讓人走進來，我已經吩咐弟子將這個地方包圍得像鐵桶一樣。」

赤松冷笑。「事實擺在眼前。」

「那他的輕功一定已臻化境。」

「可是他却不敢衝出房間外面，可見得還不是他們四人聯手之敵。」

青松彷如沒有聽到，自顧踱步。

一個弟子走了進來，禀告道：「師父，山下弟子送來消息，並無發現任何的踪跡。」

青松吩咐道：「叫他們加緊防備，不可鬆懈。」

弟子告退，姚峯接進來禀告。「事發之後，外面的弟子亦不見有人離開。」

青松「嗯」一聲。

蒼松忽然手一指頭上瓦面。「那兒有血漬。」

青松應聲出去，果然看見缺口的邊緣沾着一些血。

赤松立即道：「所以說玉書臨敵經驗不足。」

蒼松追問：「何以見得?」

「其實他已經刺傷兇手，否則缺口又怎會有血漬留下?」

青松心頭一動。

蒼松道：「可能當時烟很濃，看得不清楚。」

青松若有所思。問姚峯：「事發之前，可有聽到什麼聲响?」

姚峯道：「傅師弟聽到好像有人在瓦面上走動，我們都毫無所覺，還笑說可能是一隻貓。」

「哦!」青松又沉默下去。

蒼松道：「兇手非獨輕功好，而且身手很敏捷。」

青松反問：「何以見得?」

蒼松道：「我問過那些弟子，都是事發之後才將那些窗門打開來，但兇手一定由其中一道窗戶進入這個房間，反將窗戶關好門上。」

赤松道：「他其實不用多此一舉。」

「你又有所不知了，這一來，那些濃烟才不會散出房外。」

赤松連連點頭。「如此說來，兇手的心計還慎密之極，早就想到一擊不中，應該如何掩護自己撤退。」

蒼松却搖頭。「這你又錯了，我說他應該將窗戶也打開，乘着濃烟往外湧出開溜。」

赤松笑道：「他輕功那麼好，那用得着這樣?」

他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青松表面雖然毫無反應，事實每一句都聽得很清楚。

現在他沉思着的就是這些事情。

蛛絲馬跡

血由黑而紫，由紫而鮮紅，暗器與毒藥都已被迫出來。

傅玉書昏迷未醒，倫婉兒扶着他的肩膀，既害怕又焦急。

暗器只是一般的暗器，並沒有任何特別的記認，傅玉書在進行這個計劃的時候，每一個細節都已經考慮到。

他進行這個計劃，只是要消除別人對自己的嫌疑，白石謝平先後被殺，若是他一些事也沒有，不免令人奇怪，那對於他日後的舉動，難免就會有影响。

現在他也眞的是昏迷過去。

燕沖天終於收回雙掌，豆大的汗珠，從額上滾滾而下。

他的眞氣雖然是時有時無，但驅毒療傷這種事情，還難他不倒。

那種毒藥也只是比一般的劇烈一些。

倫婉兒忙將金創藥酒在傅玉書的傷口之上，再替他將傷口裹好。

青松就在這時候進來。

燕沖天沒有理會，半挨着閉目養神，顯得很疲倦。

青松急上前問候。「師兄，你覺得怎樣?」

燕沖天微一搖頭，淡淡應道：「不礙事。」

青松目光轉落在傅玉書的面上，雙眉深鎖在一起。

倫婉兒忙道：「師叔，玉書他沒有危險的了。」

青松淡笑。

傅玉書終甦醒過來，神智仍不太清醒，張開眼睛，免强看清周圍環境，目光轉落向青松。「師父，辛苦你老人家了。」

倫婉兒立即道：「是我的師父替你將毒迫出來。」

燕沖天笑罵。「小氣子，是誰有什麼分別?」

倫婉兒嬌笑。

青松忽然問：「玉書，兇手穿破瓦面逃出去，你可有追上。」

傅玉書無力搖頭，倫婉兒連隨替傅玉書將衣服拉上，那之上，赫然帶着蜘網灰塵。

青松漫不經心的將蜘網以指甲挑起來，沉吟不語。

燕沖天緩緩張開眼睛，一揮手。「你們可以將他帶走了。」

青松接喚：「金石玉石。」

× × ×

金石玉石將傅玉書扶了出去，倫婉兒亦忙自向燕沖天告辭。

燕沖天只是笑，倫婉兒的臉反而羞紅了。

青松待他們離開，才一旁坐下，道：「師兄……」

燕沖天截口問道：「玉書這孩子以前學的是那一派的武功。」

青松一怔。「據說，是家裏的護院教的。」

「難得。」燕沖天甚感開心。「你總算沒有看錯人，收了這個徒弟。」

青松道：「哦！」

「這孩子悟性甚高，此前我與他談到武功方面，都能够對答如流，舉一反三。」燕沖天笑笑。「想來教他的那些護院，只怕也不是等閒之輩。」

「何以見得？」

「方才我以內力替他將毒針迫出，發覺他體內亦有一股甚强的內力在游竄，可見他在內功方面亦有相當造詣，就是不懂得運用，否則就憑他那股內力，運用得宜，不用別人帮忙，自己亦可以將所中的毒針迫出來。」

青松沒有作聲。

燕沖天自顧接道：「武當一派，將來說不定就是由他發揚光大。」

青松只是淡然一笑。

對於傅玉書他終於動了疑心。

× × ×

六絕弟子接連三人傷亡，武當山上當然人心惶惶。

赤松蒼松也不例外，一想到他們也是「松」字輩，在武當派中也甚有地位，說不定會成為兇手殺害的對象，不禁都由心寒了出來。

却就在他們商量如何應付之際，倫婉兒金石玉石帶着幾個武當弟子，抬着傅玉書走了進來，在當中放下。

赤松蒼松大驚失色，忙問：「這是怎麼回事？」

倫婉兒道：「傅師兄中了兇手的毒藥暗器，師叔說師兄弟保護不了，所以送來兩位師叔這裏，請兩位師叔小心保護。」

赤松蒼松聽說一呆，蒼松脫口一聲：「什麼，要我們來保護？」

赤松亦不禁驚呼：「兇手若是不肯放過他，我們豈不是首當其衝？」

金石道：「以兩位師叔的武功，一定可以應付得來。」

赤松蒼松白了金石一眼，沒有作聲。

倫婉兒道：「我去拿被枕來。」退了出去。

金石玉石他們亦相繼退出，蒼松一把將赤松拉過一旁。「這一次就是不給殺死，也得給嚇死的了。」

「兇手不來則已，否則你我只怕一樣性命難保。」赤松亦一樣苦着臉。

「那你說我們應該怎樣應付？」

「怎樣？總不成跟青松說我們怕死，叫他將人搬回？」

「不成，那一來以後我們還有面目留在武當山上？」蒼松不住搖頭。

「你明白就好了。」赤松免强挺起胸膛。「我們現在就只有希望兇手傷了人就算，不再找傅玉書麻煩。」

「只有這樣希望了。」

× × ×

倫婉兒拿了被枕，離開了傅玉書的房間之後，又有一個人從迴廊轉過來，推門走進去。

那是青松。

將門掩上，青松開始在房間內搜查。

他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地方，也沒有找到任何可疑的東西。

那個本來藏放火藥的抽屜，現在亦空無一物。

× × ×

火藥已經在老怪物的手上，他將火藥分別放入一條條短短的竹筒中。

這些火藥並不足以炸平武當山，然而却足以炸碎相連着寒鐵鍊的那塊石。

那塊石一碎，老怪物便可以恢復自由逃出生天。

他筋骨已續回，一恢復自由，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這個人現在亦簡直有如一桶火藥——足以炸毀武當山的大桶火藥。

這桶火藥什麼時候才爆炸？

× × ×

傅玉書終於能够坐起身子，他倒是希望繼續昏迷下去，那最低限度，用不着抵受赤松蒼松兩人的喋喋不休。

兩人是在重覆自己的推測，傅玉書越聽就越心驚，他忽然發覺，自己留下來的破綻實在太多了。

蒼松看見他沒有反應，忍不住問上一句。「你說我們的推測怎樣？」

「很合理。」傅玉書强笑。

「可惜你師父就是將我們的金石良言當作廢話。」

傅玉書劍眉輕蹙。

「好像我們這樣的聰明人，其實並不多。」

「不錯。」傅玉書索性灌米湯。「弟子當初一見兩位師叔，就知道兩位師叔是了不起的人物，果然無論大小事情，兩位師叔都是別具慧眼，與衆不同。」

赤松蒼松大樂，蒼松更走了過去，一拍傅玉書的肩膀。「好，好，够眼光，有前途！」

傅玉書冷笑在心中。

× × ×

子夜時分，雲飛揚又在密林中那片空地上苦練青松教他的六絕。

他到現在為止，仍然不知道黑衣人的身份，甚至不知道青松也就是他的父親。

黑衣蒙面的青松站在一旁，來回的踱步，心緒顯得不怎樣安寧。

雲飛揚練罷了劍，青松突然道：「想不到你們武當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個兇手的武功很高强，連白石謝平傅玉書也都不是他的對手。」

青松點頭。「不難想像。」

雲飛揚目光一轉。「是了，師父，以你那麼好的武功怎麼不插手，助武當一臂之力。」

「這是武當的事情該由武當的人來應付，譬如你，也該替武當盡些心力了。」

「可是我……」

「以我推測，這個兇手除了武功高强，對武當山上的情形還瞭如指掌，只怕就潛伏在武當弟子之內。」

「什麼？」雲飛揚一驚。

「在武當山上你只是一個下人，又從來沒有顯露過武功，這個兇手一定不會在意。」

雲飛揚點頭。

「兇手要殺的，都是學六絕的人，傅玉書只是受傷，兇手未必會就此罷休。」

「現在有赤松蒼松兩位長老……」

「這兩位長老，你該知道，都只懂得裝腔作勢，實際上起了不多大的作用。」

「師父，眞的……」

「除了你，還有誰有這個份量？你害怕？」

「不！」雲飛揚立即挺起胸膛。

× × ×

所以到了第二天，雲飛揚大清早就出現在赤松蒼松居住的「退思堂」之外。

他提着一壺燒好了的水，根本就用不着再找理由，敲門進去。

傅玉書看見進來的是他，不由心頭一凜，表面上却裝作若無其事。

雲飛揚一面冲茶，一面打招呼。「傅大哥，你的傷怎樣了？」

「好很多。」傅玉書淡應，實在不想再多說什麼。

倫婉兒跟着走了進來，手中提着傅玉書與她在山下市鎭買到的那籠鳥。

那兩隻小鳥在籠中上下的跳躍，婉轉幾聲啁啾，也甚動聽。

倫婉兒在床邊坐下，將鳥籠往桌上一放。「師兄，你要這籠鳥幹什麼？」

傅玉書一笑。「你不在的時候，就讓牠們伴着我，聽牠們歌唱，總好過聽兩位師叔的喋喋不休。」

倫婉兒噗哧失笑。

雲飛揚聽說亦笑起來，赤松蒼松也就在這個時候回到退思堂，看見三人笑得那麼開心，信口問：「什麼事這麼好笑？」

「沒有——」倫婉兒忙收住了笑聲。

雲飛揚忙上前施禮，蒼松即問：「你進來幹什麼？退思堂也是你來的地方？」

傅玉書道：「他是進來冲茶的。」

雲飛揚連隨一擧手中茶壺，還未開口，蒼松已問道：「冲好了沒有？」

雲飛揚點頭，蒼松立即一拂袖。「那還不快出去，去——」

雲飛揚忙退了出去。

倫婉兒忍不住道：「三師叔，你怎麼這樣兇？連我也給你嚇了一大跳。」

蒼松一捋山羊鬍子。「這不是兇，是威！」

× × ×

雲飛揚並沒有被蒼松的威懾服，離開了又回來，一天之內，就是冲茶也冲了差不多十次。

非但傅玉書看出不妥，就是赤松蒼松也懷疑起來。

他們却想不透雲飛揚在打什麼主意。

——難道青松已對我懷疑，派雲飛揚到來監視我？

傅玉書不由生出這個念頭。

待赤松蒼松進房間休息，支開了倫婉兒，傅玉書忙自衣帶中取出一卷字條，方待將字條縛在鳥腿上，眼旁又瞥見房門一開，蒼松走出來。

傅玉書急忙將字條握在掌心之內。

蒼松看了傅玉書一眼，奇怪道：「你抓着那隻鳥幹什麼？」

傅玉書應聲：「逗牠玩。」

蒼松搖頭。「這麼大的人了，還在弄這種孩子的玩意，像我們，在棋盤上動腦筋才是。」

赤松亦推門出來。「是誰在棋盤上動腦筋？」

蒼松道：「當然是我了，難道你以為是玉書——他啊，就只懂得逗鳥玩。」

赤松目光一轉，落在鳥籠上。「這種鳥有什麼好玩，在那兒買的？」

傅玉書道：「山下的市鎭裏。」

「多少錢？」

「只不過一兩銀子。」

「一兩，怎值得這個價錢？」赤松搖頭。「這種鳥唱得既不好，顏色又不够美，就是送也不要。」

傅玉書苦笑。

赤松接又道：「在買之前你應該先請敎一下我。」

傅玉書尚未答話，蒼松已插口：「你也懂這門子的學問？」

「怎會不懂？」

「却是從沒有聽你提及。」

「你以為我是那種人，懂什麼就忙着告訴別人，也不管懂得有多少。」

蒼松立即問：「那你說，這種是什麼鳥兒？」

「應該就是畫眉。」赤松皺起眉頭。

「應該？」蒼松冷笑。「其實你也不敢肯定。」

「不是畫眉又是什麼？」

「翡翠。」蒼松又冷笑一聲。「少在我面前吹大氣，我懂得養鳥，你還未懂得走路。」

「翡翠——」赤松亦冷笑。「那還是第一次聽到有這種鳥，你說懂，這你告訴我，這種鳥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蒼松一呆，他其實也是信口開河，祇不過看出赤松不是眞的懂。

赤松連隨道：「說不出？」

蒼松悶哼一聲。「這種鳥沒有什麼不好，就是不會飛。」

赤松大笑。「那有不會飛的鳥。」

「你不相信可以一試。」蒼松仍然嘴硬。

赤松一聲「好」，立即走過去，傅玉書一看大急，忙按住鳥籠。「這籠鳥我已經送了給師妹，若是飛掉了如何交待？」

蒼松道：「既然是婉兒的，那……」

「心虛了？」赤松笑出來。

蒼松那肯服輸。「我只是怕開罪婉兒，罵我們為老不尊。」

「那容易，飛掉了，賠回她就是。」

「好！」蒼松硬着頭皮走過去。

「那問鳥店就只有這兩隻。」傅玉書大急。

赤松笑道：「那也很容易，將門窗關上就是了。」

也不待傅玉書答話，逕自走過去將窗戶關上，蒼松沒有動手，瞪着一雙眼，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赤松一一將窗戶關上，立即走到鳥籠前，一面還對傅玉書道，「玉書，你來給我們作證。」

傅玉書焦急萬分，却又無計可施，眼巴巴的看着赤松將鳥籠打開，伸手進去將那兩隻鳥先後抓出來，放在桌上。

那兩隻鳥大概還未習慣，在桌上東張西望，跳幾步，又停下。

蒼松看着，放下心頭大石，大笑。「是不是？牠們只會跳，不會飛。」

傅玉書心頭更焦急，便待伸手去將鳥抓回籠中，却給赤松按着。「再看！」

話口未完，那兩隻鳥已振翼飛起來。

傅玉書失聲：「不好——」

「不用怕，門窗都關上，飛不掉的。」赤松笑望着蒼松，得意之極，蒼松却完全不是味兒。

門外即時傳來倫婉兒的聲音。「光天化日，關着門幹什麼？」

傅玉書急嚷：「不要進來，不……」

門已經被倫婉兒推開，那兩隻鳥兒旋即往門外飛了出去。

倫婉兒一眼瞥見，一呆。「誰放走了我養的鳥兒？」

傅玉書不由手指着赤松。

赤松大窘。「我們只是，只是……」

倫婉兒一跺脚。「我不依，你們快替我找回來。」

赤松尷尬之極。「好，好，明天我們下山去給你買……」

「我要那兩隻——」

赤松一攤雙手，遷怒蒼松。「都是你，硬說那種鳥不會飛。」

「我的確見過有些，有些不會飛……」蒼松仍然不服輸。

兩人連隨又吵起來，倫婉兒眼圈又紅了，傅玉書看在眼內，亦不知如何說話。

雲飛揚却就在這下子走了進來，一雙手各抓住一隻鳥兒，竟就是飛走了的那兩隻。

赤松蒼松看見，齊皆一怔。

雲飛揚一直走至倫婉兒身前。「婉兒姑娘，這不是你養的？」

倫婉兒連連點頭，破涕爲笑，接過來，放進鳥籠內。「謝謝你……」

「幸好正撞在我身上，下次可要小心了。」

倫婉兒瞪了赤松一眼，赤松偏開臉，立即遷怒雲飛揚。「你又進來幹什麼？出去，去！」

雲飛揚慌忙退下。

蒼松追上兩步，正想借這個機會外溜，却被赤松截下。「你輸了，怎樣罸，你自己說……」

蒼松心念一轉。「胡說，你輸了。」

「那兩隻鳥兒……」

「若是眞的會高飛，又怎會落在雲飛揚的手中？」

傅玉書聽着心頭猛一動。

× × ×

破落的古刹殿堂中，燒起了一堆火，無面人倚着旁邊的一條柱子，呆望着那堆火，也不知在想着什麼。

夜空中忽然傳來了飛鳥振翼聲，一刹那，一隻飛鳥向那堆火投下來。

無面人及時一把抓住，隨即在鳥腿上解下了一卷字條，抖開來。

字條上寫的字並不多，無面人面上目光一寒，手一搓，將字條投入火堆。

字條迅速的化爲灰燼，無面人接着一揮手，鳥飛入夜空。

他的人亦飛鳥一樣掠起來，掠上了牆頭，消失在迷濛夜色中。

× × ×

倫婉兒這時候亦已發覺不見了一隻鳥兒，追問傅玉書。

「我是看見牠們弄了一身的灰塵，想替牠們抹乾淨，那知道一個疏神，就給飛掉了一隻。」傅玉書望着倫婉兒，一臉歉意。倫婉兒嘟着小嘴。「我不依……」

赤松一旁插口道：「那也是天意，終於還是飛掉了。」轉向蒼松。「怎樣？」

蒼松忙岔開話題。「婉兒不要生氣，我罸玉書彈琴賠罪。」

「該罸。」傅玉書忙將琴取過。

倫婉兒看見傅玉書這樣，再也氣不起來。「要我從未聽過的才可以。」

傅玉書當然同意。

× × ×

「叮咚」琴聲遠傳戶外，雲飛揚挨着牆壁，坐在院外，也聽得很入神。

更遠處，無面人已換過一身黑衣，用黑布蒙上面龐。

他的裝束與青松傳授雲飛揚武功的時候完全一樣。

然後他就向退思堂這邊走來。

他的脚步放得極輕，對於周圍的環境顯然也很熟悉，所以，很快就找到了雲飛揚。

琴聲未絕。

雲飛揚忽有所覺，往東面一望，就看見了那個黑衣蒙面的無面人。

「師父」一聲幾乎出口，無面人即時手一揚，一枝樹枝穿着一張字條，就向雲飛揚飛過去。

雲飛揚一手抄住，目光自然的一落。

——三更老地方

字條上只有這五個字，雲飛揚看着一呆，再望向那邊，無面人已經不知所踪。

——師父從未這樣的給我消息，一定有要事。

雲飛揚怔在當場。

陷阱

一曲終盡，傅玉書雙手在餘音中停下來。倫婉兒如夢初覺，赤松蒼松大聲叫好，也事實是好。

又過了一會，倫婉兒忽然走過去提起那個鳥籠來。「傅大哥，剩下這一隻孤苦零仃的，不如將牠也放掉，讓牠們在外成雙配對，好不好？」

傅玉書實在想不到倫婉兒竟然會提出這個要求，也虧他人急智生。「不好。」

「爲什麼？」

「你不知道飛走的那隻是雄的，雌的留在這裏，雄的一定會飛回來。」

「會這樣？」

「你難道沒有留意，牠們平日是怎樣恩愛？」

倫婉兒搖頭。「看不出……」

「當然了，你年紀還小。」蒼松插口。「說起又說，那種鳥飛得也不慢……」

赤松截口：「你現在承認那種鳥會飛的了？」

蒼松一呆。「你先別打岔，我是奇怪，雲飛揚怎能够將牠們抓起來。」

傅玉書把握機會。「也許他的輕功很不錯。」

「雲飛揚那懂輕功。」赤松立即反對

。「他只懂燒飯。」

蒼松道：「可是，不懂又怎能够一手一隻抓住那兩隻鳥兒？」

倫婉兒搖頭。「他若是懂輕功，平日也不會被師兄弟欺負。」

蒼松道：「這叫做深藏不露。」

赤松道：「我說他不懂。」

「懂，一定懂！」蒼松一口咬實，再也不肯服輸。

「兩位師叔用不着爭吵，要清楚，只要一試他就成。」傅玉書眼轉一轉。「反正他就在外面，整天都沒有離開。」

「如何試？」赤松追問。

「這簡單。」蒼松瞇起了眼睛。「我這兒就有一個好辦法，只是要委屈一下婉兒。」

倫婉兒聽得直眨眼睛。

× × ×

雲飛揚仍然挨坐在牆下，眼蓋已垂下，却未入睡。

一聲叱喝突然傳來。「是什麼人？」

雲飛揚猛吃一驚，跳起了身子，探頭往退思堂那邊望去。

聲音是那邊傳來，也不難辨得出是蒼松的聲音。

退思堂那邊的燈火即時完全熄滅。

倫婉兒的尖叫聲接響起來。

兵器交擊聲，桌椅倒地聲，傅玉書與蒼松的大喝聲接起。

雲飛揚大驚，身形急向退思堂那邊掠去。

他心切倫婉兒的安危，身形其急如箭矢，兩個起落，已落在退思堂門前，雙掌一合一印，霹靂威力立現！

轟的一聲，門被震開，他奪門而入。

房中沒有燈光，只有從窗外透進來的月光，這對雲飛揚來說已足够。

他在黑夜密林中練功，有時就只有借助天上的月色星光，一雙眼特別尖銳。

傅玉書倒在地上，倫婉兒畏縮一角，兩個黑衣蒙面人手執利劍，看似便要斬下去，但都被雲飛揚的闖入驚動，一齊回過頭來。

雲飛揚大喝：「什麼人，胆敢闖進武當山殺人！」

黑衣人不答，身形暴展，雙劍齊動，一齊向雲飛揚刺過去！

雲飛揚不暇思索，雙掌一錯，迎上前去！兩個黑衣人在劍上似乎亦下過不少工夫，左刺三十六，右刺四十三，劍光如飛蝗！

雲飛揚身形飛閃，竟在雙劍中遊走自如，猛拍出幾掌，霹靂聲大作，反而將那雙劍封開去！

一個黑衣人霍地伏地一滾，劍橫削雲飛揚的雙脚，雲飛揚雙脚一蹬避過，右脚一沉，竟就將那枝劍踩在脚下！

那個黑衣人慌忙拔劍，但是拔不動，另外一個黑衣人一劍慌忙搶救，迎面「哧哧哧」三劍，急刺雲飛揚眉心、人中、咽喉！

雲飛揚雙掌霹靂聲響，一拂、一托、一拍，竟就以雙掌接下那三劍！

三掌都正中劍脊，這一份目光的銳利，出手的敏捷，判斷的準確，實在驚人。

兩個黑衣人俱都一呆，雲飛揚脚一跳一踢，立即將攻向下盤那個黑衣人連人帶劍踢飛！

那個黑衣人雖然閃避，及時將力道卸開，仍變成滾地葫蘆。

雲飛揚身形接長，劍光中欺入，右掌壓住了當前那個黑衣人的右腕，左掌一抄，便將那個黑衣人當胸抓住！

「大胆，倒要看你是什麼人？」語聲一落，雲飛揚右掌一翻，硬將那個黑衣人蒙面的黑布撕下。

黑布後面的，赫然是赤松的臉龐。

雲飛揚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鬆手，連退七步。

赤松却迫前，另一個黑衣人這時候亦自撕下蒙面黑布，正是蒼松，一面衝上前，一面大喝道：「這一次你還不上當！」

雲飛揚這時候總算知道原來是一個陷阱，不由又退了幾步，他望向倫婉兒，目光既惶惑又傷感。

倫婉兒沒有作聲，已經被雲飛揚過人的武功驚呆。

傅玉書在地上站起身子，也沒有任何的表示，赤松蒼松沒有理會他們，只管迫向雲飛揚。

雲飛揚轉身急奔！

「不要走！」赤松大喝着追前。

「看你走得到那裏。」蒼松亦追了上來。

傅玉書倫婉兒起步追出去的時候，三個人已你追我跑的離開了院子。

赤松蒼松的呼喝聲仍不斷傳來。

傅玉書看了倫婉兒一眼。「師妹，我去助兩位師叔一臂之力，你立即趕去召集其他的師兄弟！」

倫婉兒芳心大亂，呆然頷首，向另一個方向奔出，傅玉書往前走了幾步，却改向相反的方向掠出去。

現在他總算已揭破雲飛揚一身武功的秘密，更惡毒的陰謀立即緊接進行。

青松之死

夜已深，一燈如豆，青松仍未睡，獨坐在燈下，手撫着那塊鳳玦。

一種不祥的感覺充斥心頭，青松不由自主站起來，將鎖打開，拉開了床側的抽屜。

那之內放着一襲黑衣。

東面窗戶即時一開，三枝透風鏢疾射了進來！

青松耳聽風聲，身形一閃，鏢從旁飛過，都釘在牆上！

窗外同時黑影一閃。

青松很自然的將鳳玦往黑衣上一放，將抽屜推上，身形接穿窗掠了出去！

窗外是一片竹林，一個黑衣人穿林而進，青松緊追在後面。

逢林莫入，青松却偏入，耳聽衣袂聲響，緊追不捨。

出竹林，黑衣人接向後山掠去。

從身形看來，他就是那個無面人，青松當然一些印象也沒有。

無面人一身輕功修爲，當然比不上青松，但青松暗疾在身，功力已大打折扣，所以反而給無面人始終領在他之前。

兩人迅速的飛掠前去。

× × ×

雲飛揚也始終走在赤松蒼松的前面，他要將二人抛離實在輕而易舉，可是他沒有。

他已經方寸大亂，一慢，就給赤松抄小路截住。「還走？快跟我去見主持。」

蒼松接追至。「你這個小子，也可謂陰毒的了，一身武功，竟然裝作完全不懂，你說，那兒學來？」

雲飛揚沒有說。

赤松道：「先別管他那許多，抓他見主持再說。」

「我……我不能去見……」雲飛揚結結巴巴，連話也說不清楚。

「你不去，我們抓你去！」赤松一把抓過去。

雲飛揚一閃避開。「我……我那懂武功……若是懂，還留下來幹什麼？」

「兇手就是你！」赤松一戟指。「留下來，就是要殺人！」

「人不是我殺的。」雲飛揚急分辯。

「不是你是誰？」赤松又一把抓去，仍是給雲飛揚閃開，他冷笑。「還說你不懂武功，不懂你如何閃避得了。」

蒼松接喝問：「快說，誰教你這一身輕功，說！」

「是……是我自創的。」雲飛揚說話更亂。

「自創？又不見我們自創，看你是絕不肯招認的了！」蒼松大吼一聲，撲了過去！

雲飛揚雙足一蹬，從蒼松頭上掠過，一個翻滾着地，拔步又走。

蒼松赤松狂追。

× × ×

無面人終於停下。

竟然就停在密林中那片空地上，青松越追心頭就越疑惑，這下再也忍不住，喝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與你一樣，都是神秘的黑衣人。」

青松一凜。立即又鎮定下來。「你可知擅闖武當山，乃是死路一條。」

「知道。」

「你這是明知故犯。」

「正如你一樣，在這裏違背戒條，以黑衣人的身份教雲飛揚武當派的六絕。」

青松的面色沉下。「你待要怎樣？」

「只是想領教領教一下武當派掌門的絕技。」

「殺我門下弟子的是你？」

「不是。」

「還要否認？」

「說老實話，你又不相信，只好由你了。」

「你的來意只是那麼簡單。」

「絕不簡單！」無面人冷笑。「你今夜若是敗在我劍下，只有死路一條。」

青松冷笑。「你用劍，懂劍？」

無面人不答，一翻腕，抽出那枝錐子一樣的長劍。「請！」

「請先拿下蒙面的黑布！」

「有這個必要？」無面人連聲冷笑。

「本座有一個習慣，不殺見不得人的鼠輩。」

「我也有一個習慣，要對手死也不知死在何人劍下，要對手死不瞑目！」語聲一落，無面人劍與人成直綫，飛射向青松，一劍十三式，無一式不毒！

青松劍出鞘，兩儀劍法展開，全身刹那裏在綿密劍影中！

雙劍錚錚的交擊，片刻間，交換了二百七十三劍，青松突冷笑。「你的劍術並不好。」

黑衣人冷笑。「天下劍術，首推武當的兩儀，好像我這種彫蟲小技，自然難入名家法眼。」

「你却是敢來惹我。」

「只因爲我知道你有傷在身，縱然劍術天下無雙，亦難以發揮其中威力。」

青松面寒如水，劍出不停，尋隙抵瑕，一心將黑衣人盡快擊傷劍下。

可惜他內力已只得原來四五成，實在不能够完全發揮兩儀劍法的威力，有幾劍本該斬殺黑衣人於劍下，就因爲那寸許之差，不能够成功。

所以他的心情難免就有些惡劣，已經施展得不甚完整的一套兩儀劍法，自難免有了破綻。

黑衣人瞧不出來。

傅玉書却瞧得出，他現在就藏身密林之內，已蓄勢待發。

若是他出手，與黑衣人雙鬥青松，絕無疑問就穩操勝劵。

他仍然在等。

在等適當的時機降臨。

× × ×

赤松蒼松繼續糾纏不清，以雲飛揚的武功，要殺他們並不爲難。

可是他始終沒有下殺手，甚至給這兩個老道士吵得頭昏腦脹，方寸大亂。

他再三叫兩個老道士作罷，兩個老道士却無論如何也要雲飛揚跟他們回去見青松。

也就因爲看見雲飛揚手忙脚亂，使他們完全忘記了方才在退思堂內輕易被雲飛揚擊倒的情形。

平日雲飛揚被欺負慣了也未嘗不是一個原因。

「兩位長老，就這樣放過我成不成？」雲飛揚甚至在懇求。

赤松蒼松無動於中。「不成，一定要抓你回去。」

「那……那我只好就……」

「就怎樣？」赤松不由得心頭先寒。

雲飛揚並沒有出手還擊，只是身形突然一急，蝴蝶穿花一樣脫出兩個老道士的包圍，然後就像是長了翅膀的鳥兒一樣，疾往外飛出去。

赤松蒼松狂追。

雲飛揚越飛越快，越飛越遠，片刻就已將赤松蒼松完全擺脫。

× × ×

今夜也有月，也有星。

掠上了一個山崗，雲飛揚仰天一望，一跺脚。「糟，快三更的了。」

他的身形連隨又展開，向那邊掠去。

那邊青松與無面人仍然在惡戰，青松明顯的已經內力不繼，開始往後退。

傅玉書看得真切，探懷取過一方黑布，將臉龐蒙上。

這個人實在城府深沉。

× × ×

再刺百七十三劍，無面人已將青松迫退兩丈，迫到一株大樹的前面！

接七劍，青松後背已撞上樹幹，無面人眼看機不可失，奮力一劍疾刺了過去！

青松不得不硬接，雙劍交擊，內腑立時被震得一陣翻騰，吐出了一口鮮血。

無面人劍再飛旋，猛一絞，「錚」一聲，兩支劍一齊脫手，飛了上半天。

青松身形欲起，內腑一陣劇痛，又停下來。

無面人「一鶴冲天」疾掠起來，手一探，又將劍接回，飛鳥般俯衝向青松！

劍如一張發光的漁網撒下，青松却雙掌一拍，便將劍夾在雙掌之間！

劍尖距離青松的咽喉不過三寸，無面人喝叱聲中，雙手運勁，猛向前刺去。

青松雙掌突赤如硃砂，就像是兩塊鋼板一樣，無面人竟然無法將劍刺前一分！

雙方就這樣僵持起來，無面人外露雙睛兇光畢露，青松的額上汗落淋漓。

猛一聲暴喝，青松雙掌夾着那枝劍，連踏前三步，疾一揮，竟然將無面人連人帶劍震飛！

也就在這一刹那，傅玉書自後掩上，雙掌閃電般印在青松的後心之上！

青松發覺要閃避經已不及，五臟猛一陣翻騰，身子被震得向前衝出一丈，張嘴又一口鮮血噴出！

無面人倒衝而回，劍再刺青松心胸！

青松雙掌陡合，又將那枝劍夾在雙掌之間，傅玉書迅速欺前去，又兩掌拍出！

「叭叭」的兩聲，青松後背再挨兩掌，面色已有如金紙，雙掌一鬆，劍立即刺入了胸膛！

青松終於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呼，身子一旋，仰倒在地上！

傅玉書與無面人不約而同，齊鬆了一口氣。

一陣衣袂破空聲即時傳來，傅玉書與無面人相顧一眼，身形急動，倒掠進入林中。

他們方在樹木叢中消失，雲飛揚就掠進林中空地，目光一落，當場一呆。

然後他非常突然地衝前去，一把將青松抱起來，連聲急呼：「主持！主持！」

青松免强睜開了眼睛。

「主持，你怎樣了？」

青松嘴角露出了一絲笑容，嘴唇顫動，似要說什麼，雲飛揚不及待地追問：「主持，是誰下的毒手，將你傷成這樣？」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廠衞提督曹羽偕一批手下，在漢陽府中勒令府尹及神機營千總，立即在漢陽府挨戶搜索無憂公主等人下落，另一面，曹羽又猜忖無憂公主等人會否落入不樂帮手中，就在曹羽等人猜忖間，不樂帮信使啞童竟齎書前來，曹羽看罷來函，喝令手下擒下啞童，廠衞郭元洪、桑斗、夏元之、姜野等，立即四面散開，將啞童包圍，啞童情急拚命，十指箕張向桑斗肩頭按去，桑斗一驚，閃身退開，啞童乘機向窗外縱出，然而這干大內高手又豈容他逃脫——

窮途逢父執　旅邸遇故知

黑衣童子身形方自縱落窗前，迎面的「千手太歲」郭元洪霍地一掌擊出，這一掌端的力道十足，彼此距離又近，萬萬難以閃開，前者被擊得一個倒仰，向後翻了出去！——

猛可裏又着了姜野一掌，黑衣童子身子尚未站定，再次的栽了出去，「碰！」一聲，撞擊在壁角，差一點昏了過去！

不包括曹羽在內的四名金星衞士，幾乎是同時自四方進身逼上，死死的把對方看死在壁角裏！

黑衣童子劇烈的喘息着，那副樣子眞像是急了，兩隻眼睛咕咕嚕嚕轉個不巳……只是一時却又無可奈何！

一旁的曹羽目睹如此，嘿嘿一笑，緩緩走過來道：「小子，你認了吧，這叫上天有路你不去，地下無門自來投，且把你先行拿下來，看你主人是要你不要？」

話聲方歇，壁角的黑衣童子倏地發出一聲怪叫，陡地掠身而起——背脊幾乎與花廳的天花板接觸，活似一隻穿樑的燕子，直由「千手太歲」郭元洪頭頂上掠過去，待向廳門穿出！

然而，曹羽却不容他如此！

本來曹羽還自恃身份，不願向對方出手，這時見狀一聲怒叱道：「你敢！」

雙肩甫晃，出掌如電——

黑衣童子的身法巳具迥異，只是在這位曹老爺子眼睛裏，却不能逞強，曹羽這一掌看似平常，其實却變化萬千，黑衣童子雖詭異莫測，亦不能逃過！

只聽得「嘭！」一聲，打了個正着！

黑衣童子身子就像球也似的被彈了出去，「克喳！」一聲，震碎了一扇窗戶。

這一掌直把他打了個滿臉發花，鮮血四濺！

然而這小子硬是有骰子不倒的硬勁兒，在連番中掌受擊的重創之下，猶自不忘脫身逃走！

隨着他身子一個倒仰之勢，陡地揚手打出了一掌五色石子般的東西——

只聽得一陣子劈拍聲響，先是火光乍現，緊接着瀰漫起滿室彩烟——在場各人，雖然都當得上武林中一流身手的人物，尤其是曹羽更是自負了得的人物，奈何却被黑衣童子這一手障眼法兒所騙！

他們雖然在江湖甚而官場中，都歷練豐富，但是對於黑衣童子眼前所打出的這一掌奇怪物件，却是以前所不曾見過，怔得一怔，巳失了先機！

曹羽首先覺出不妙，暗忖不好！身形乍閃，飄身而出，來到了廳外！

其他四人亦先後衝出！

五個人先後來至廳外，但只見明月光宇，夜涼入水，却巳失去了對方黑衣童子的踪影！

曹羽冷笑一聲，肩頭輕晃，躍上了屋頂，其他四人也先後自不同角度躍起，相互在附近察看一週，依然是不見對方絲毫踪影！

一行人轉回大廳時，才發覺那一排宮紗吊燈滴溜溜的直打着轉兒，燈下站崗的四名官兵，一個個瞪目結舌，敢情早就被人給放倒了！

曹羽打量着，只氣得臉色發黃，却是一言不發——

郭都衞過去猝看了一下，回頭道：「是被人點了穴了！」

顯然是黑衣童子方才來時所爲——五個人誰也沒有再開口說話，心裏的那股子窩囊可就不用提了。

郭元洪遂即施展手法，把被點了穴的幾個人給解救了過來，一行人轉入花廳！

花廳裏兀自瀰漫着未曾消逝的彩烟——五位聲勢顯赫，身手傑出的大內高手，竟然會在對方一個不見經傳的啞巴少年手裏吃鱉至此，傳揚出去，勢將落人笑柄！

曹羽一肚子的彆扭，一句話也不說，逕返住處休息去了。

×　　×　　×

夜店，青燈，再加上絲絲秋雨！給人以無限淒涼的感覺！

公主朱翠如今是眞正的淒涼了。

佇立在窗前，悵望着軒窗外的雨絲——一行芭蕉被雨水刷洗得綠油油的——「老福林客棧」五個字，分寫在五個油紙燈籠上，串成一串，在夜雨裏分外顯眼，不眠的蝙蝠只是來回穿梭似的飛掠着，襯以長巷外老是敲個不休的梆子聲，這調調兒確實太寂靜了。

只是呆呆的向窗外看着，腦子裏像是一團亂絲，要想在這麼多的糾纏裏清理出那亂絲的頭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她即陷入到這種情緒莫名；無奈的困境裏，心情的愁苦，早巳使她頰間失去了笑靨，那雙慣於微微向上挑起；代表喜悅的雙眉，也很久再也不曾挑動了。

整整一天，直到現在爲止，她不曾吃過一點東西，「憂愁」竟使她忘記了飢餓——直到這一陣梆子聲，才使她覺出了腹中的眞空！

過去幾天以來，她每常在夜深人靜之際，步出屋外，在這個專賣夜點的小餛飩攤子上來上一碗什麼！一碗素麵滴上點辣椒油，就着兩條藕片糟小魚，似乎很有個味道，最能合她的口味！

今夜，她却有些懶得動了，只是禁不住那陣老梆子聲聲催人，似乎在催促她非去不可的感覺！

「去吧！一個人再悶下去，可眞是要病了！」

——對自己說了這麼一句，她賴洋洋的由衣架上拿起了一領披風，拉開風門，頂着迎面的小雨，遂即步出！

長巷口，一列梧桐樹下，支着兩大塊油布篷子，半裏半外的，擺着六七張桌子，十來張板櫈——這就是「老吳」的麵攤子！

「老吳」這個山西大漢，圍着個油布圍裙，臉上紅得發亮，正在巷子裏冒着雨敲着梆子，打量着他的座頭兒，巳有五六個客人，別看他的生意寒酸，不論天氣陰雨，就算是臘月裏下雪的天，他也照常有客人照顧他的生意！提起「老吳」的麵攤子，這附近五十里內外，硬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朱翠一走進攤子，老吳的梆子也不敲了。

「大姑娘好呀！」老吳嘻着他那張生滿了黑鬍子的嘴笑道：「我就是等着妳來哩……」

朱翠在一個冷座上坐下來，老吳拾起抹布來，先施勁兒的抹了一陣桌子：「今天小回回撓來了七八隻鵪鶉，味道可好啦，我特爲給妳留下了兩隻沒敢拿出來！」

朱翠點點頭，遞上半個微笑道：「謝謝，那敢情好，我肚子倒是有點餓了！」

老吳嘿嘿笑了兩聲，挺了一下肥大的肚子：「我給大姑娘下一碗雪菜肉絲麵，再弄兩條小魚，來上四两酒驅驅寒，怎麼樣？」

朱翠搖搖頭說：「我不會喝酒，就改成茶吧！」

「好！」吳胖子說：「那就來一碗西湖龍井！」

說着他就轉過身子張羅着去了。

朱翠脫下了身上的緞子斗篷，裏面是一身湖青色的八幅風裙，脚下是同色水面天青的一雙緞子弓鞋，雖說是她特意避人耳目，挑最不起眼；最不花俏的穿着，奈何大家如王族出身，畢竟是透着不凡，莫怪乎七八雙眼睛，都情不自禁的向她瞪着，簡直是眼都直了。

吳胖子一面下麵，嘴裏還不閑着：「噢！我倒是忘了，大姑娘妳找着妳娘了沒有？」

朱翠搖搖頭，說了聲：「沒有！」

越不想說話，對方的話還是越多——端了兩盤鹵菜來，吳胖子乾脆拉過一張椅子，與她對面坐下來：「正格的，姑娘妳一個人在外面，可是不大好！這兩天地面上可是不大安靜！」

朱翠揀了一片藕，慢慢送入嘴裏，一面細細的嚼着，乜過眼睛來：「有什麼事嗎？」

「赫！敢情可大啦！」——兩隻眼睛左右瞟了一下，把頭向前湊了湊，吳胖子壓低了喉嚨：「我給妳說這些，大姑娘妳可別害怕，要是害怕，我可不說了！」

朱翠心裏微微一動，祇聽見那邊灶上「噗！噗！」連聲，敢情是麵開鍋了。

吳胖子趕過去把麵盛在碗裏，又爲一位客人打了酒，切上菜，這才又轉回到朱翠座頭上！

「是這麼回事！」這一次他也顧不了對方怕不怕了：「聽說漢陽府最近來了一夥子厲害的土匪，嘿！可厲害啦！」

朱翠用眼睛表示了她的疑問——

吳胖子壓低了嗓子道：「南城的胡九爺，妳聽說過吧！論財勢，嘿，在漢陽不數第一也數第二，妳猜怎麼着？唉！一隻胳膊叫人給生生剁啦！」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爲什麼呢？」

吳胖子道：「爲什麼？還不是爲了錢！聽說叫什麼『快樂帮』……的人！」

「你說錯了！」接口的是另一桌子上的人客：「不是快樂帮——是『不樂帮』呀！」

說話的是四十上下的一個中年漢子。一身寶藍的袷袍子，白淨的面皮，捋着兩隻袖子，裏面是白綢子的汗褂——顯然又是一個體面的人物！

吳胖子回頭看了一眼，一臉驚喜的道：「是常爺，你老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不招呼一聲？」

姓「常」的臉上含着笑，打着一口冀

省的口音：「是你這裏來了貴客，那會瞧見我？」

一面說，那雙深邃的眸子早已上下把朱翠打量了一個够，臉上愈加的現出稀罕之色！

吳胖子趕忙過去招呼着，一臉笑道：「常爺真會說笑話，這位姑娘是外來的客人，就住在對面街頭上的『老福林』客棧裏，嘿！我這就給您上酒，唷！說到菜，您可是來晚了，好菜都沒有了，給您湊合着切個小拼盤吧！」

姓常的一笑道：「隨便你呀，我只是一個人悶的慌，想來喝上兩盅，先弄壺好酒來吧！」

吳胖子答應了一聲，酒倒是現成，菜也現成，很快的就上來了，杯箸顯然不同一般，像是專為姓常的所準備好的！

朱翠在方才與這個姓常的一照臉的當兒，就覺出對方氣宇不凡，不像是個市井之流！

雙方眸子再次交接之下，姓常的倒是挺有禮貌的欠下身子：「大姑娘妳好。」

朱翠微微點了一下頭，輕應了聲好！

吳胖子嘿嘿笑着走過來，向着朱翠道：「姑娘您或不認識，這位常爺就是世襲鎮武將軍常老爵爺的公子，人稱常小爵爺——他的府第就在頭裏，呶——就是那個大鐵門，可氣派啦！」

朱翠心裏微微一動，「鎮武將軍」常威她是認得的，一向是自己家裏的常客，倒是他的兒子——眼前這個人，她却是第一次見到！

據她所知，常威為官清正，他這個將軍之職，亦為父親所節制，自己母女此次落難，原計劃到他這裏暫避一時，後來想到距離太近，又怕株連他全家大小，才臨時改了主意，真是想不到，竟然會在吳胖子的小麵攤裏碰見了他，雙方如論及本是世交，只是眼前却不便明言，再者目下捉拿「鄱陽叛王」一家大小的流言，早已盡人皆知，人心隔肚皮，尤其是官場中只有利害而無道義，更不能不特別小心！

朱翠心裏這麼思念着，情不自禁的看了對方一眼！

——這位常小爵爺要說是「小」可也不小了，總在三十七八四十左右，軍功世家出身，氣宇自有其開朗不同凡俗之一面，白皙的臉上洋溢着「慷慨激昂」，給人以正直公義的印象！

「還沒有請教姑娘貴姓？……是本地人麼？」

小爵爺的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盯向朱翠！

朱翠微微遲疑了一下，才吐出了一個「朱」字！

本來她想隨便編上一個姓的，可是不知怎麼一來，還是說了實話。

果然這個姓，使得常小爵爺驚了一驚，只見他臉上立刻浮起了一片笑容！—

「這是國姓呀——」常小爵爺含着笑道：「姑娘不是本地人吧！」

朱翠搖搖頭！

吳胖子在一旁接口道：「這位姑娘是來打聽她娘消息的！」

話才出口，却被朱翠略似責備的眼神兒給制止住了。

「怎麼？」吳胖子一頭霧水似的：「是這麼回事吧！」

朱翠沒答理他，却把眼光移向雨地！

常小爵爺笑了笑，舉杯自飲一口，却把一雙眼睛移向吳胖子道：「你剛才說什麼來着？」

吳胖子愣了一下，想起來才道：「哦——不是爺提起，我還幾乎忘了，剛才跟這位姑娘正說到那帮子叫什麼，快樂不快樂的土匪，爺您就來了！」

常小爵爺點點頭道：「這件事我最清楚——不是快樂是『不樂』，不樂帮。」

「不樂帮」三字一經出口，立時使得那位落難公主緩緩移過頭來，情不自禁的注視過去！

常小爵爺微微一笑，注向朱翠道：「姑娘可聽見過？」

朱翠搖搖頭：「沒有！」

常小爵爺道：「這話也是，別說姑娘妳，就是我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聽過；江湖上居然還會有這麼一帮子怪人！」

朱翠杏目瞟向吳胖子，果然後者提出了疑問——

吳胖子迫不及待的拉過一張竹櫈子坐下來道：「爺，您還是說個清楚……什麼叫不樂帮，這是一帮子什麼樣的土匪？」

常爺哼了一聲道：「你剛才跟朱姑娘說的不錯，南城的那個胡九，真的是教人把胳膊給剁下來啦！」

吳胖子翻着眼，嚥了口唾沫道：「這可真是……這事我也是聽人說的，聽說不祇是胡九爺一個人，還有……」

「還有東楚錢莊的侯三，大元米號的趙子方……」常小爵爺一口氣說出來：「就連我們漢陽府知名的『金獅大鏢頭』左莊，也在幾天前遭了毒手，橫屍在美人莊，哼哼，這一下子，漢陽府可有得好忙的了！」

吳胖子聽到這裏，就像一尊泥菩薩也似的呆在櫈子上了，半天吭不了聲——

「老天爺——」

過了老半天，他才吐出了這麼一句！

常小爵爺隔座舉杯，向着另座上的朱翠道：「姑娘遠來尋親，單身在外，要多多保重，我敬妳一杯！」

朱翠道：「常先生請不要客氣，謝謝您！」

以茶代酒，她也喝了一口！

常小爵爺放下酒杯道：「朱姑娘金枝玉葉，不像是尋常人家……」

朱翠心裏一驚，表面却絲毫不現驚慌，搖搖頭，淺淺笑道：「常先生抬舉了，事實上我慣走江湖，倒也不是什麼嬌生慣養——」

常小爵爺「啊！」了一聲，像是有點不相信自己這雙眼睛似的，那雙充滿了費解的眸子，只是在對方身上轉動不已！

「常先生！」朱翠直言不諱的道：「你剛才說到的那個不樂帮……莫非是傳說中來自南海那個不樂島的一羣人……？」

「這個……」常小爵爺搖了一下頭，道：「我倒是不清楚了！怎麼姑娘也聽說過！」

朱翠點點頭道：「聽過一點……」

常小爵爺哼了一聲道：「這帮子也未免太無法無天了，居然目無官府，公然勒索，真是太不成話了！」

朱翠道：「常先生可以說得清楚一點麼？」

常小爵爺道：「詳細情形我並不十分清楚，不過我知道這兩天官面上很緊，聽說——」

下面的話「呼之欲出」却又臨時吞在了肚子裏，頓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姑娘也許不知道這些匪人作案的手法實在毒辣的很！」

吳胖子連客人都顧不得招呼，伸長了頸子專心的在聽！——小麵店裏其他的幾個客人，也都聽出了神。

常小爵爺似乎後悔有此一說，為了不使這麼多人失望，只有一道其詳了。

「是這樣的——這些土匪聽說每幾年就要出來作一次案，叫做什麼……不樂之捐……」——

冷笑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他們作案的手法，是先找到一些有錢的人，然後開出價錢，定下日期，到時候對方照給也就罷了，要不然就殺人家性命，名叫『不樂之捐』真是荒唐極了！」

「老天爺！」吳胖子又叫了這麼一聲：「難道官府都不管？」

「這些子酒囊飯袋！」

小爵爺想是多喝了兩杯酒，更加的放眼無忌：「不是我駡他們，這些衙門裏的東西，平常見了老百姓，厲害的不得了，真要遇見了厲害的人，他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哼——」

喝了一口酒，他放下杯子：「……不過我聽說不樂帮的人都有一身好功夫，這也就難怪了！」

放下了杯子，常小爵爺發覺到太多的眼睛在注視着他，遂即推杯站起來，由袖子裏拿出了一小錠銀子放在桌上：「這位姑娘與各位座上朋友的賬，由我付了。」

吳胖子一怔道：「爺——您這就走？外面還下着雨呀！」

「不要緊——」

向着朱翠禮貌的點了一下頭，起身外出。

雨地裏立刻過來兩個人張開傘迎着——小爵爺就這麼頭也不回的去了。

朱翠繼續吃她的麵，其他各人却有些受寵若驚站起來，在常小爵爺步出之時，一齊哈腰稱謝！

吳胖子拿起銀子，自語着：「太多了，太多了，用不了這麼多呀！」再追出去，淋了一身雨也沒追上，回來之後一個勁兒的搖着頭，臉上却堆滿了笑意！

「這位爺一直就是這個樣！最體諒我們窮人！得！各位算是白饒了一頓，反正爵爺請客，我再給各位加點菜呀！」

「用不着——」朱翠站起來道：「我自己的錢我自己付！見了面你代我謝謝常先生吧！」

說罷，留下錢，冒雨而出！一逕的走了。

× × ×

朱翠出了吳胖子的麵舖不遠，即見一個打傘的長衣人由暗處迎過來！

雙方尚距離甚遠，那人即深深哈下腰來道：「姑娘好，我們公子請姑娘過府一談！我這裏ㄎ候着您哪——」

朱翠眼珠子一掃，即見一隅牆角下，先時曾在麵舖遇見的那位「常小爵爺」正倚立在牆下，身側一人為他高高撐着雨傘，正在遠遠向自己含笑點頭！

依照平常習性，朱翠是決計不會答理的，只是今天情形特別，顯然她瞭解到這位「小爵爺」必有什麼話要向自己說，再者，她也有心觀察一下鎮武將軍的近況，因為這位將軍到底是自己父親的心腹愛將，刻下自己家人正在危急落難中，如能得他在適當時機加以援手，自是有益無損！

略一思忖，她也就不予拒絕，遂即在那人傘下，一逕步向常小爵爺立處。

常小爵爺笑嘻嘻的道：「方才小食攤上談話不便，我看姑娘此行似有難言之隱，如有在下能効力之處，在下很願為姑娘盡力——」

朱翠見他面色誠懇，微微一笑道：「常先生太客氣了！」

常小爵爺欠身道：「舍下就在附近，姑娘如不見棄，請來舍下一談如何！」

朱翠藝高胆大，自忖即使他心懷不軌，却又能奈自己何！只是一個姑娘家；尤其像她這種出身，自有其一份矜持——

微微一笑，她即道：「那麼就煩頭前帶路吧！」

常小爵爺如果够細心，只這一句「頭前帶路」，就可看出對方不同凡俗的出身——當下他道了聲請，遂即導引着朱翠一逕步向那所聳立在巷口的巨宅之中！一個小厮立刻打着燈籠迎過來，帶着二人穿過了一條長長的箭道，步向廻廊，廊子裏兩列宮燈，照耀得異常明亮，幾個高懸的鳥籠子，都攏罩着黑色的籠衣，一些盆景擺設得更是濃淡適宜，醒目的黃菊，似乎一直在强調着「秋」天已然來臨！

帶路的小厮一直導引着來到了側院的花廳，行禮退下！

常小爵爺伸手推開了空花雕刻的門扉道了聲：「姑娘請！」

朱翠邁步進入，並無忸怩姿態！

雙方落座之後，一個俏麗的丫環獻上了香茗，退下！

將軍府第自有其莊嚴宏偉氣度，然而這一切看在鄱陽公主的眼中，却又極其平淡了。

她始終保持着一份雍容和高潔的氣度，在在使身為居停主人的常小爵爺心中納罕——他可能有生以來，第一次和貴為「公主」的異性接觸，是以對方的氣質儀態，是他前所未見，也就難怪他深深為對方的絕世風華和氣度所震驚了。

「我想你必然有什麼話要對我說！」朱翠平視着他緩緩的道：「現在你可以說了！」

常小爵爺先是一呆，遂即輕輕咳了一聲——

「是……不是的……」他反倒有些拘束了：「剛才在小店初見姑娘時，即覺出姑娘妳有異尋常，吳胖子又說到姑娘此行是在尋找令堂，是以……我才動了好奇之心！」

朱翠淡漠的笑了笑：「我什麼地方又有異於尋常了？」

「這……」常小爵爺微微一笑：「姑娘也許自己並不覺得，一個出身高貴和羈

身風塵世俗的尋常女子，無論從那一面看，都有所不同的！」

在他說這幾句話時，一雙眼睛很快的已再次打量了對方一下，最後目光，却落在了朱翠手扶椅搭的那隻纖纖玉手上！

朱翠立時心中昇起了一些慍怒，然而她的不悅在自己眼睛接觸到手腕上所戴的那隻碧綠的翠鐲時，立刻爲之冰消！

眞是一大疏忽！——她深深的自責着，尋常人家女兒，豈能戴得起這華麗貴重的飾物？

——是昨夜她私下打點清理時，發現到母親昔日所贈送的這隻鐲子，一時愛它光澤，就戴在了手上，原是藏在袖子裏，一不注意，却又自腕上溜了出來！對方的一雙眸子，偏偏就注意到了。

「如果我的判斷不差！」常小爵爺面含微笑道：「姑娘只憑手上這隻翡翠鐲子，就只怕萬金而不可得了！」

朱翠微微一笑：「尋常人家女兒，不見得沒有一兩件家藏至寶！」

「不錯！」小爵爺緊釘着一句道：「只是姑娘身上這襲碧湖青的蘇緞宮帛，就非尋常人家所可購置了！」

朱翠往身上瞧了一眼，知道自己顯然又疏忽了，她自忖所選穿的衣着，已是自己行囊裏最最樸素的了，却不知落在對方這個頗精鑑賞的行家眼中，一樣的露出了破綻！——

微笑了一下，她反問對方道：「你以爲呢！」

常小爵爺赫赫笑了幾聲道：「由此看來姑娘非祇出身望族，多半還是官宦之家，因爲就我所知，只有一二品的大臣，才能恩蒙聖上賞賜，得能衣着這類進貢的宮緞，這麼看來，姑娘的出身也就可知一二了！」

朱翠心裏暗暗吃驚，忖思着好險，如果對方換在官府當差，今天自己豈非又得面臨險境了！

她心裏驚訝表面却並不顯著，一笑道：「莫非你請我來這裏，只是在刺探我的身世麼？」

常小爵爺搖頭回道：「那倒不是，姑娘不必見疑，剛才我已經說過，我只是好奇而已！」

朱翠道：「我也有些好奇！」

常小爵爺怔了一怔，道：「姑娘的意思是——？」

朱翠道：「是關於你方才說的『不樂帮』的事情！」

「噢！」常小爵爺一笑道：「我也只是由衙門裏的幾個管事嘴裏知道而已。」

朱翠道：「令尊職掌裏漢軍權，這地方西衞精兵，當在令尊管轄之中，有什麼風驚草動，料難逃過賢父子耳目之中！」

常小爵爺又是一驚！

朱翠淺淺笑道：「！：果然那個『不樂帮』如此橫行，漢陽府的幾個捕役如何能是他們對手？只怕令尊這個將軍府也要協調着拿人吧！」

常小爵爺先是面色一變，遂即恢復鎭定！

「姑娘有此一番見地，足見非比尋常了，」常小爵爺拱了一下雙手道：「還請以眞實身份來歷賜告，才好繼續說話！」

朱翠哈哈一笑道：「常公子不必多疑，我們終究是萍水相逢，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呀，莫非你還會疑心就我有什麼意圖居心麼？」

「那……倒不是的……」——

半天，他的臉色才恢復了鎭定，看了對方一眼，吶吶道：「姑娘說的不錯，這幾天漢陽府風聲很緊，除了不樂帮這干匪人之外，另外瑣事也不少……」

朱翠冷笑道：「朝廷的錦衣衞巳大舉出動，想必是有驚天動地的大事，常先生竟然當是瑣碎的小事，這顯然是語出不誠了！」

常小爵爺霍地站了起來——

「妳……妳怎麼會知道這些事……？姑娘妳到底是誰？」

「你太激動了！」

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使得常小爵爺立時壓制住他的衝動，緩緩的又坐了下來。

朱翠微微一笑，接下去道：「你以爲這件事外面還不知道麼！那是因爲這批北京派下來的鷹爪子太招搖了，地方上早就傳說開了！」

常小爵爺苦笑了笑道：「姑娘聽見了什麼傳說？」

朱翠一笑道：「是關於鄱陽王被擒的傳說。」

常小爵爺「啊！」了一聲，立刻站起來四下看了一眼，又踱向窗前向外顧盼了一下，走回來——

「這件事姑娘不可隨便出口……須知隔牆有耳！」

「難道你在自己家中談話，也要如此謹愼麼？」

「唉：：」常小爵爺輕輕嘆了一聲，坐下來道：「姑娘也許不知道……」

朱翠睁大了眼睛，急於一聽下文，只是常小爵爺的嘴，却未免過於謹愼，話到唇邊又吞了進去！

「你怎麼不說下去？」

「我——」常小爵爺忽然作出一副笑臉，搖搖頭道：「我實在無可奉告！」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可是因爲令尊與鄱陽王過去的關係極深，所以你才有些此忌諱……？」

常小爵爺臉色一變：「妳說……什麼？」

朱翠道：「你又何必害怕？我又不是來自大內的那些鷹爪子。」

常小爵爺吶吶道：「可是妳却似無所不知！姑娘到底是誰？哼哼……」

一刹那間，這位小爵爺臉上泛出了鐵青。

「如果姑娘今夜不說出實話。只怕妳不易走出我這府第！」

朱翠一笑：「啊——？那倒不見得吧！只要我能進來，我就一定能出去！」

常小爵爺哈哈笑道：「好狂的姑娘，妳以爲我這將軍府第，就這麼容易進出麼，只怕我不點頭，姑娘妳就是想走出這間花廳，也是不易！」

「眞的麼？」朱翠冷下臉來道：「是不是這樣，等一下就知道了，只是我現在還不想走就是了！」

一面說，她臉上又恢復了先時的笑靨，一面由几上輕輕拿起香茗，揭開蓋子，

輕輕吹了一下，喝了一口！

常小爵爺不禁爲她的這番鎭定所驚住了，一刹間，怔在當場。

客人是自己請進來的，却想不到竟會弄到這麼一種境界，實在是尷尬極了，如果這位小爵爺素行不艮，見色起意，那麼眼前機會正是求之不得，事實上他却又是個品行端正的正經人，對方姑娘要是眞的撒起野來，賴在這裏不走，可實在是個頭痛問題，固然在一呼百諾的情況下，對付一個女流，應是輕而易舉，只是一來與自己平常作風不同，再者對方的出身來歷，以及對方剛才所放出來的口風，在在諱莫如深，實在摸不清這個姑娘的眞實來歷，莫怪乎常小爵爺這一瞬也爲起難來。

恰在這時，門外傳過來脚步聲！

常小爵爺一驚道：「誰？」

外面傳出下人的口音道：「小的常福，將軍過來了！」

「知道了！」常小爵爺顯然有些不自在的道：「姑娘請暫避一刻，容家父離開之後我們再談如何？」

朱翠一笑道：「既是令尊到了，我倒想見他一見！」

常小爵爺一驚道：「妳……要見他？……爲什麼？」

朱翠翻過眼來看着他：「不要忘了，是你請我來的呀！」

話還未完，却聽得一行脚步聲，由廊子裏傳過來一人高喧道：「將軍來了！」

常小爵爺一時慌了手脚，只望着朱翠道：「妳……到底是誰？……要是妳敢在我父親面前胡言亂語……我父親可不比我好說話……妳還是先避一避吧！」

朱翠臉上帶出了一抹微笑：「你用不着害怕，令尊乃明達事理之人，他不會怎麼樣我的！」

「妳怎麼知道……？」常小爵爺頓了一下脚！

就在這時，花廳門開，湘簾高捲，在兩名貼身常隨的侍候之下，那個欽賜世襲「子爵」的「鎭武將軍」常威，巳邁步進入！

瘦長的個子，長眉、朗目，唇上留着短短的髫子，雖然巳是六十開外的人了，但頭髮不白，身子骨格看上去也很硬朗。

一身醬色團花的夾袍子，手裏握着一對「玉核桃」，由其行色上看來，像是由外面才回來，身上還沾着雨珠兒。

小爵爺見了老爵爺，不用說上前請安見禮！

老爵爺哼了一聲，一屁股坐下來，顯然不曾留意到一隅座頭上的朱翠。

只是當他再次抬起頭來時，却發覺到了。

這一突然的發現，竟然使他愣住了。

「噢——這位是……？」

常小爵爺欠身道：「這位姑娘姓朱，是一位外地來尋親的。」

尋親竟然會尋到將軍府來了，這一點小爵爺只怕要費些唇舌才得了！

老爵爺哼了一聲，伸手由一位侍從那裏接過了玉烟袋，那侍從單膝跪地，熟練的用火石了紙打着煤，湊過去給他點烟。

一連三口，大股的烟霧由老爵爺嘴裏噴出來。

「我說——」瞇縫着兩隻眼，原是看向兒子，却不由自主的又移向那一隅的朱翠。

這一眼，却使他心頭一驚！

事實上，當常老爵爺方自踏入花廳之始．朱翠的一雙眼睛就沒有離開過他！

這個人她太熟了，當她還是稚齡之年，就每每見他出入王邸，正是父親一向倚爲股肱的心腹愛將「常威」，那是毫無問題的！

常威原本靠向椅背的身子，忽然坐直了。

透過面前淡淡的烟霧，他細細打量了一下對面的這個姑娘：：霍地轉向兒子道：「這位姑娘是姓——？」

「朱——」

老爵爺登時只覺得頭上轟的響了一聲，神色大爲慌張，立刻由位子上站了起來，上前一步！再次的向對方那個姑娘看了幾眼，在朱翠雍容高貴的面姿裏，立刻拾回了老爵爺舊日的印象——那種印象，由於習來有自，早巳根深蒂固，不容他再爲猜疑。

回過身來，向兩名隨從揮揮手道：「你們退下去，給我離的遠遠的。」

二侍從驚愕着答應了一聲，匆匆退出去！

老爵爺還不放心，親自打開廳門，向外張望了一下，確定廳外再也沒有一個外人，這才轉回來。

朱翠的一雙眼睛直直的看着他。

老爵爺抖顫着聲音道：「姑娘妳眞的姓朱——？」

「不錯！」朱翠臉色極其莊重：「去年中秋之日，承爵爺造訪，共賞明月，爵爺難道竟然會忘了？！」

「啊——我……眞是老糊塗了！」

一面說，他竟然向着面前的朱翠，霍地跪了下來。

「公主在上，請受常威大禮參拜。」

說着，一連拜了三拜，朱翠忙即上前摻起，忍不住落下了一串清淚。

「姪女現在是落難之身，担不起爵爺的大禮……你老人家……還請坐下說話才好！」

「好……好……老臣這就坐下來說吁……。」

一面說，他就抖顫顫的坐了下來，想是觸及到傷心之事，虎目裏情不自禁的滾下了淚來。

這一切看在了那位小爵爺眼中，簡直如墜五里霧中。

「爹——這位姑娘……是……？」看看父親又看看朱翠，他簡直糊塗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得失禮！」老爵爺淩厲的瞪着兒子：「眼前就是鄱陽公主殿下，我兒還不上前見禮？」

常小爵爺「啊呀！」驚叫一聲，直直的瞪着面前的朱翠，一時作聲不得！

——老半天，他才上前一步。

「公主殿下，恕我不知之罪。」

一面說正待屈膝下跪，朱翠閃身一旁道：「常兒不必多禮，我們巳見過了，再說，現在可不是多禮的時候！」

老爵爺點點頭道：「公主說的不錯，

你就坐下說話吧！」

常小爵爺這才欠身落座。

常威喟然長嘆道：「王爺東窻事發，事出倉促，這幾天外面風聲鶴唳，有人說娘娘與小王爺及公主殿下，避難來到了漢陽，我天天差人明察暗訪，竟然是沒有一點消息……眞把人急壞了！想不到公主竟然單身來到了這裏，這又是怎麼回事？」

一面說，偏過頭來看着兒子道：「你是怎麼見着公主的？」

常小爵爺道：「這——說來湊巧……公主在小店用膳，湊巧就遇見了！」

朱翠點頭道：「情形正是這樣——，我本該早來拜訪你老人家，只是外面風聲太緊，既然巧遇令郎，趁機特來拜見，還請你老人家面授機宜才好！」

常威慨然道：「公主太客氣了，老夫受王爺知遇之恩，不次提拔保荐，才有今天這個職位，……王爺受難，竟不能隨侍左右，更無能効力，說來眞是慚愧……」

說到這裏，聲調壓低了，身形前傾道：「娘娘與小王爺玉體可好？現在又在那裏安身？」

朱翠沉默了一下，吶吶問道：「爵爺莫非還不知道我母親與弟弟全家失踪之事麼？」

常威登時一呆，反問道：「公主這話怎麼說？」

朱翠輕嘆一聲，面現戚容道：「這件事，姪女正要向你老請教，……」

「公主請道其詳！這裏沒有外人，不必顧慮！」

朱翠黯然點了一下頭，於是簡單扼要的將那日路遇曹羽以及啞童；母弟因而失踪之事說了一遍——

「爵爺請想！這件事豈非太也離奇古怪了？」

「嗯——」常威一隻手摸着唇上的短髭：「曹羽與我白天還見過面，倒不曾聽他這麼說過……」

朱翠緊張的道：「這麼說，我母親和弟弟，並沒有落在他們手裏？」

常威點點頭：「公主這一點大可放心，娘娘與小王爺絕不在姓曹的手上，老實說，他們現在對小王爺與娘娘以及公主志在必得，天天逼着劉知府拿人，這一點不像是假的！」

朱翠心情略鬆的輕吁一聲道：「這樣我就放心了，只是……」

冷冷一笑，她接下去道：「——這麼說來，我竟是上了南海不樂帮的當了！看起來，我母親弟弟全家人，竟然落在了他們手裏！」

常威黯然道：「這幾天我爲了這個不樂帮，也是寢食難安……娘娘與小王爺落在了這帮人的手上，對方的居心又是爲了什麼？」

朱翠道：「據我所知不樂帮由於在不樂島上，豢養的人數極爲衆多，每天消費甚大，是以到處勒索，名爲『不樂之捐』，莫非竟然念頭動在了我們的身上？」

常威怔了一下，鼻子裏「嗯！」一聲，點點頭道：「公主這麼一提，倒也不無道理，只是王爺落難京城，下場不明，他們綁架了娘娘與小王爺，又能向什麼人勒索鉅金呢！」

朱翠心裏一動道：「莫非不樂帮的意圖是在……向曹羽等一干人？」

常氏父子先是一楞，緊接着俱都覺得有理，連連點頭！

常威深皺着眉，有些疑信參半的道：「公主眞以爲這個不樂帮會有這個胆子？他們到底只是一些江湖帮會人，竟敢與朝廷爲敵？」

朱翠搖搖頭道：「你老人家也許還不清楚，不樂島地處南海，據知島上三位島主武功俱是當今少見的高手，那夜我親見曹羽老賊對來人之恭敬情形，料想這件事必是不樂島上來人所爲，至於那個化名『無名氏』的人，是不是就是不樂島上的三位島主之一，就難以料想了！」

常威嘆道：「公主既然巳現身漢陽，這地方實在太危險了！我以爲眼前公主要千萬小心爲是，我打算將公主接來家中暫住，總比在外面拋頭露面，惹人注意的好，不知公主意見如何？」

朱翠思忖了一下，搖搖頭道：「這樣不好，第一你這府第進出人多，其中又多是公門中人，只怕一個走露了消息，爵爺你們父子也是担待不起！」

常威重重嘆息了一聲，垂首不語！

常小爵爺肅立道：「再不然明天由我護送公主先到我舅舅家去住些時日，只是那裏太簡陋了，怕公主您不能適應！」

「小爵爺不必費心！」朱翠冷冷的道：「在我沒有獲知我母親和弟弟下落之前，我是不會離開這裏的！」

常小爵爺道：「我叫常孟，公主以後直呼我的名字好了，只要能爲公主盡力，在下萬死不辭！」

朱翠道：「常兄古道熱腸，我心領了，我現在憂心如焚，第一步就是要打探出母弟的下落，如果你們能相機打探一下，我就感激不盡了！」

常孟道：「公主放心，漢陽府黑白兩道上的朋友熟人我都認識很多，既然知道娘娘與小王爺殿下巳落在了不樂帮的手上，那麼第一步我們只要查出來不樂帮的來人，眼前在那裏藏身，這一點包在我的身上，不出三天，我就能給公主回音！」

朱翠含笑道：「那我先謝謝你了！」

常威點點頭道：「關於曹羽那一方面，我想法子儘量的拖，總之，沒有聖旨，他休想調動我的西衞精兵！」

說到這裏，他微微發出了一聲嘆息，氣餒的道：「只是王爺那一方面，却是一點消息也沒有……公主有沒有設法子往朝廷裏疏通一下……」

朱翠搖搖頭，傷感的道：「沒有用……這個昏君現在早巳爲身邊一羣小人所包圍，父王只怕是凶多吉少……」

她總算免强克制着悲傷的情緒，沒有失態，只是語音顫抖，秋水雙眸裏一刹間聚集滿了淚水——

抬起頭，她苦笑了一下道：「一切就拜託伯父了，我走了！」

常威道：「今天巳晚了，先在我這裏住上一晚，明天再由常孟爲公主找一合適住處，再走不遲！」

常孟道：「對了，外面還下着雨，公主千金之軀，還請多多保重才好！」

朱翠苦笑道：「你們把我也看得太嬌嫩了——我現在就住在離這裏不遠的老福林客棧，有什麼事只管來找我就是了。」

一面說，她起身離座，遂即向廳外步出！

常威道：「公主稍候，我叫人送妳！外面還下雨！」

常孟接道：「還是由我來送公主回去吧！」

父子說話之間，那位位在公主之尊；事實上又兼具風塵俠女的朱翠一逕的巳步出廳外。

爵爺父子冒雨趕出來，只看見朱翠點首作別的一個背影，就像是一隻衝天而起的燕子，起落之間，巳竄上了花廳西側面的高大院牆，緊接着再晃了一下巳消逝無踪！

常氏父子目睹及此，俱都驚嚇得呆住了。

良久之後，常威才吁出了口大氣道：「噢——我幾乎是忘了……我久聞這位公主幼隨異人，練就了一身了不起的武功，只當是人們造謠傳說：不是眞的……眞是難以令人置信，了不起……了不起！」

× × ×

夜雨中，朱翠一逕來到了客棧！

淋過雨水的瓦面屋脊，顯得格外的滑，但是在無憂公主的傑出輕功下，絲毫不顯得吃力，竄高縱矮如履平地，片刻間巳來到了她所居住的舍房門前！

這間舍房，她是經過一番細心選擇的——房間雖不大，但獨處一隅，黃花滿籬，粉菊當戶，名爲「芳客齋」——倒也名副其實，喜的就是這一份寧靜，價錢即使貴一點，又有何妨？

朱翠輕巧的來到了舍前，確信人不知鬼不覺！

由短靴統子裏拿出了鑰匙，啓開門扉，走進去，驀地止住了脚步！

「誰？」——發出了這聲詢問之後，她遂即快速的向側面飄開，貼壁而立！

「不速造訪，公主海涵！」

八個字雖是吐音清晰，却字字出自冷竣之口！

隨着冷澀的話聲之後，一幢楞楞大小的火光，由一隻蒼白的手上散發開來！

立刻，這間房子裏洋溢起一片光華！

手持火摺子的那人，一身寶藍長衣，白皙、頎長——冷竣但絕非無情的炯炯目神，顯然在手上火光之先，就巳經向朱翠注視了。

「啊——是你……水先生……不——」朱翠立刻改口道：「海……無顏——！」

也許是太過於驚慌失措，說了這幾句話，她一時收住了口，反而變得沉默了。

「妳終於悟出了我的眞實姓名……」那白皙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少有的凄慘笑容：「不錯，我就是海無顏——」一向被江湖上渲稱爲最沒有感情的那個人！——」

他的話，使得朱翠立刻想到了江湖上「滄海無情」的那句傳說，顯然這句話，正是因他而起！

「但事實上，你並非如此！」

——朱翠含笑上前，臉上興起了笑靨，在她來說，這一刹能够看見這個曾經對自己全家有「救命大恩」的人，實在是無比的欣慰！

就着對方手上的火摺子，點亮了燈，她好奇的打量着面前這個生命裏充滿了過多迷惑；傳說中的武林異人，對方的出現，實在有點出乎意外——；

「你眞是神通廣大，居然知道我住在這裏！」朱翠好奇的道：「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憑我對妳的感覺！」

——說時，他巳把那枚小巧精緻的火摺子收到了身上：「如果我有心要找一個人，那個人即使掩飾得再隱秘，也難逃我的觀察之中！」

朱翠轉身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笑靨後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絲凄慘！

「那天你離船而去，到今天，我們發生了很多事……」

微微頓了一下，她怯怯而又汗顏的向着面前的海無顏瞄了一眼：「……這些事想必也難逃你的觀察之中了？」

「妳說的是有關令堂令弟等失踪的事麼？」

「你果然無所不知——」

——朱翠臉上再次泛起了一片戚容！——她畢竟忍不住再一次的刺痛，低頭落下了眼淚！

抽搐着，她的頭垂得更低了。

一段甚長的時間，雙方都不曾說一句話！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朱翠抽搐着道：「一看見你，我就忍不住……要哭……我原來不……不是這個樣的！」

說時，她用袖子抹了一下臉上的淚，强自向對方作出了一個微笑，然而所帶來的却是另一次的滾滾熱淚！　（未完）

徵稿啓事

隨着時代巨輪之推進而不斷改革；面對廣大讀友的需求而充實內容！這是本刊的主旨，也是一貫的作風。

過去十多年來，風靡了各階層人士的武俠影、視片集，十居其九改編自本刊內容，由斯足見本刊並非徒具虛名。今茲本刊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對讀友有更大貢獻，除積極網羅海內外名作家執筆外，更廣事徵求新進作家，凡有志寫作者，請記着：本刊門戶，常爲君開！來稿一經刊出，敬致厚酬。

武俠世界出版社編輯部啓

臥龍生·文
子成·圖

武俠長篇故事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說服春花教主春風仙子將門徒蕭蓮花給他帶走，於是一行數人，繼續前進，中途遇到五毒門副門主巫靈阻住去路，後由蕭蓮花向其施放春風散，巫靈立時中毒，慾火焚身，無法自拔，於痛苦難當之際，卒之答應背叛造化城主，棄暗投明，追隨俞秀凡，蕭蓮花乃予以解藥，癒後即自爲前導，帶領俞秀凡等人向造化城而去，路上一青袍人要會見俞秀凡，一見面就揮劍搶攻，俞秀凡迅即拔劍相拒，那青袍人被震退數尺，不支倒地……

大破飛鈸陣　禪唱再克敵

衆人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小臂，連帶一隻右手，跌落在實地之上。

俞秀凡道：「閣下還要再試試麼？」

青袍人望着鮮血泉湧的右臂，突然說道：「老夫一生中，從沒有見到過這樣的快劍。」

忽然伸手檢起了斷臂，轉身而去。

巫靈冷冷說道：「老色鬼，給我站住！」

青袍人停下脚步，回頭苦笑一下，道：「你還要老夫如何？」

巫靈道：「你傷了一條手臂，還有再戰之能。」

青袍人道：「老夫不是俞少俠的敵手，甘願認輸。」

巫靈道：「認輸可以，留下你餘下的一隻左手再走。」

俞秀凡低聲道：「巫兄，算了。他已成殘廢之身，放他去吧！」

巫靈苦笑一下，說道：「你不知道這老色魔的能耐，留下他一條手臂，會是他很大的禍患。」

俞秀凡啊了一聲，道：「爲什麼？」

巫靈道：「等一會，在下詳細奉告。趁他新創未癒，先處置了他再說。」

一揚手，一團黑物，直飛過去。

青袍人揚起左手一擋，那黑物突然向後一滑，落在了青袍人的身上。

那是一個拳頭大小的蜘蛛，立刻繞身行走，在青袍人的雙腿上轉了起來。青袍人左手高高舉起，望着那巨大蜘蛛，却是不敢拍下。

巫靈冷笑一聲，道：「看來，你老色鬼還是一個很識貨的人了。」

青袍人道：「這是西域的化血毒蜘蛛，聽說牠體內的毒血，中人潰爛，無藥可救。」

巫靈道：「毒血中人潰爛，倒是不錯，但如說無藥可救，那是小看兄弟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既然知道毒蛛之血，可以中人潰爛，但也應該知道這毒蛛之絲，有着同樣的毒性，你雙腿已被毒蛛絲纏住，只有受死一途了。」

青袍人道：「聽口氣，你是非要置我於死地不可了。」

巫靈道：「那是沒有法子的事了。俞少俠不知道你的厲害，在下却是清楚的很，你老色鬼那一招壓箱底的本領，如是不肯交出來，兄弟別無選擇，只好要你這條老命了。」

青袍人冷笑一聲，道：「姓巫的，殺人不

過頭點地，姓馬的已經認輸了，你難道眞要逼我拚命麼？」

巫靈道：「可惜的是，你連拚命機會也沒有了。」

青袍人長長吁一口氣，道：「老夫倒是不信。」

巫靈右手一抖，一條紅色的小蛇飛出，纏在青袍人的頸子上。蛇口張動，正對着青袍人的鼻子。

青袍人道：「姓巫的，老夫要仗憑那點壓箱底的本領保命，你逼我也沒有用，你該知道這造化門中的情勢，如若我交出那一點本領，我決難活得下去。」

巫靈道：「你可以保命，也可以傷人，你自己算算這筆賬吧！不肯交出來，你就先死在毒蛇口中。」

青袍人哀求道：「老夫再交出這隻左手如何？」

巫靈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斬掉左手，我就放你離開。」

俞秀凡突然接口說道：「慢着！」目光轉到巫靈的身上，道：「巫兄，爲什麼一定要他斬去左手？」

巫靈道：「左右手都是一樣，只要有一隻手，他就能够施展。」

俞秀凡道：「算了，巫兄。看在兄弟的份上，放了他吧！」

巫靈道：「公子不知道，這人放不得。」

俞秀凡道：「巫兄，咱們和造化門不同，他們在製造仇恨，咱們在廣播仁義；就算他以後眞的會找咱們報復，那也該放了他。」

巫靈怔了一怔，道：「公子這麼吩咐，小的怎敢不從。」舉步行去，先取過毒蛛，又取下毒蛇。

青袍人倒也很江湖，沖着俞秀凡一躬身道：「大恩不言謝，在下記在心中了。」

俞秀凡道：「不敢！不敢！老前輩多多保重。」

青袍人一轉身，快步而去。

俞秀凡回顧了巫靈一眼，道：「巫兄，只餘下最後一關了，是麼？」

巫靈道：「是！少林僧侶的飛鈸大陣。」

俞秀凡道：「無名兄，少林寺的飛鈸大陣如何？」

無名氏道：「厲害的很。據說武林之中，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在飛鈸大陣中全身而退。」

俞秀凡道：「據在下所知，少林寺中的羅漢陣最爲有名。」

無名氏道：「羅漢陣堅如銅牆鐵壁，但如論凶險，那是略遜飛鈸大陣一籌了。」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咱們在飛鈸大陣中，只怕要有傷亡了。」

巫靈道：「很難全身而退，我看過他們施展飛鈸，那輪轉的飛鈸，交錯盤旋，組合的嚴密無比。」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而且，那飛鈸旋轉快速，就算練成了刀槍不入的功夫，也無法防止飛鈸的攻勢。」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巫兄，對此有何高見？」

巫靈道：「如若俞少俠不太認眞，咱們可以想法子避過飛鈸大陣。」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行。如是咱們無法過得飛鈸大陣，如何能見到造化城主。」

巫靈歎口氣，默然不語。顯然，他對那飛鈸大陣，有着無比的畏懼。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走吧！進入飛鈸大陣時，諸位都留在陣外，在下一人先去試試。」

無名氏突然一轉話題，道：「巫兄，你一生中殺人不少吧？」

巫靈笑一笑道：「記不得了。」

無名氏道：「是啊！寃寃相報，就算咱們死在飛鈸大陣，那也是早已夠本了。」

巫靈道：「說的是啊！走！在下帶路。」舉步向前行去。

無名氏緊行一步，追在巫靈的身後，道：「巫兄，兄弟有一件事，一直想不通，想請教巫兄。」

巫靈道：「什麼事？」

無名氏道：「那老色鬼有什麼樣的一招絕技，巫兄一直不肯放過他，而且，到了生死關頭，他還不肯施展。」

巫靈道：「你聽過水火雷麼？」

無名氏道：「聽過。」

巫靈道：「那老色鬼就是江湖上名重一時的水火叟。」

無名氏道：「原來是他，怎會落得老色鬼的稱號？」

巫靈笑一笑道：「他交上了春風仙子，男貪女愛，弄出了一場大病，幾乎送了那條老命。據說，造化城主救了他，所以，他才投入了造化城中。」

無名氏笑道：「水火叟，不是好對付的人，他怎會放過春風仙子？」

巫靈道：「聽說是春風仙子並非有意，但最重要的是，水火叟在那一場大病之後，弄得功力喪失了大半，就算他想報仇，也是有所不能了。」

無名氏道：「他是水火叟，爲什麼剛才不肯施用水火雷？」

巫靈道：「他沒有機會。後來，俞少俠放了他，被面子拘住了他，不好意思再對咱們下手了。」

俞秀凡突然接口說道：「如若他施出水火雷，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巫靈道：「方圓三丈之內，人物都化爲刦灰。」

俞秀凡啊了一聲，未再多言。

巫靈雖然是走的很慢，但仍然走到了一座大宅院的前面。

俞秀凡道：「是這裏麼？」

巫靈道：「進入大門，就可以看到飛鈸大陣了。」

俞秀凡道：「好，你們留在門外，我進去看看。」

推開木門，大步行入。

巫靈、無名氏、石生山、蕭蓮花，互相望了一眼，沒有人講一句話，跟在俞秀凡的身後，行入了大門之內。

凝目望去，只見一座廣大的庭院之中，站着十三個身着紅衣袈裟的僧人。

當先一人，年逾古稀，身後，分三行排列着一十二個僧人，每行四人。

每一個僧人的手中，都拏着兩面銅鈸，身上還揹着兩面銅鈸。十三僧人，一共有五十二個銅鈸。

四週的圍牆上，分揷着十二隻火把。一尺多長的火舌，放射出熊熊的火光。

俞秀凡抬頭看了面前的羣僧一眼，緩緩說道：「那一位是領隊的大師？」

那古稀老伯，突然向前行了一步，把兩面銅鈸掛在腰間，緩緩說道：「貧僧冷雲。」

俞秀凡道：「在下俞秀凡。」

冷雲道：「俞施主可是闖飛鈸大陣麼？」

俞秀凡道：「大師看來很清醒啊！」

冷雲大師道：「老衲本來就很清醒。」

俞秀凡道：「大師很清醒，怎麼會做出這等事情？」

冷雲淡淡一笑，道：「什麼事？」

兪秀凡道：「少林僧侶，一向被武林中尊奉爲泰山北斗，想不到少林高僧，竟然會助紂爲虐，做出爲害武林的事。」

冷雲大師道：「兪施主，這不是説道理的地方。」

兪秀凡道：「大師的意思是——」

冷雲大師接道：「只要你能闖過這飛鈸大陣，貧僧就甘願認輸。」

兪秀凡道：「大師，兵刃無眼，動起手來，只怕難免會有傷亡。」

冷雲大師道：「小施主説的不錯，唯一的問題是傷亡的不知是何許人？」

兪秀凡道：「大師的看法呢？」

冷雲大師道：「小施主的高見呢？」

兪秀凡淡淡一笑，豪壯的説道：「只怕是諸位大師。」

冷雲大師道：「小施主好大的口氣。」

兪秀凡道：「咱們立刻可以試過。」

冷雲臉色一變，道：「當今武林，敢如此誇口的人，只怕還沒有幾個。」

兪秀凡道：「大師，在下誇口了，但咱們立刻就可以證明。」

冷雲忽然舉起了手中的雙鈸。

兪秀凡笑一笑，道：「大師且慢動手，在下話還未完。」

冷雲道：「快些請説。」

兪秀凡道：「大師，動手搏殺，難免會有傷亡，這一點，在下希望大師再想想。」

冷雲道：「老衲不用想了，因爲，一開始我就知道了結果。」

兪秀凡道：「你年逾古稀了吧？」

冷雲道：「不敢，老衲今年七十七歲。」

兪秀凡道：「人生七十古來稀，大師活了這把年紀，仍然精神矍鑠，體能充沛，想來定然是修爲深厚之士了。」

冷雲接道：「你是恭維老衲呢，還是諷刺老衲？」

兪秀凡道：「諷刺！大師應該是年高德劭的有道之士，想不到竟然是一位不辨是非的人，這七十餘年的光陰，眞是白白渡過了。」

冷雲大師大怒道：「好啊！你竟敢汚藐老衲！」

兪秀凡笑一笑，道：「對少林高僧，在下本有着一份很深的敬慕之情，但像你大師這樣的人，不但很難叫人敬慕，而且——」

冷雲厲聲喝道：「住口！你這樣出言無狀，當眞是死有餘辜了。」

兪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看來，大師已到至死不悟的境界了。」

冷雲怒極而笑，道：「小施主，你有些瘋狂了。」

兪秀凡道：「瘋狂的是你，請出手吧！不過我的劍法很快，而且，也不會對你留情。」

冷雲右手一抬，準備擲出飛鈸。

但見寒芒一閃，兪秀凡的長劍，已指向冷雲大師的右腕。

兪秀凡拔劍的速度，似是比冷雲更快了一籌。

兩個極端的快速，但仍然有先後之別。兪秀凡的長劍揮去，鮮血迸飛，斬下了冷雲大師的右手。但冷雲大師的飛鈸，仍然飛擲出手，只是準頭已偏。

那是「毫厘之差，千里謬誤」的大錯，飛鈸盤旋而起，打個轉，向後飛去。

飛鈸升起，才聽到波然一聲輕響。那是冷雲大師右腕落地的聲音。

一招斬下了少林雲字輩高僧的右腕，不但使得少林羣僧吃了一驚，就是巫靈、蕭蓮花、無名氏和石生山，也不禁看的呆了一呆。沒有人能預料得到，兪秀凡的劍勢，快速到如此的境界。

事情經過，只不過是一剎那間的工夫，兪秀凡長劍再起，劍尖已指上了冷雲大師的咽喉，冷冷説道：「大師，天下有沒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冷雲大師臉色大變，歎口氣，道：「好快的劍法！老衲活了七十多歲，沒有見過如此快速的劍招。」

兪秀凡道：「你本是有道高僧，但却甘願爲造化城主所用。」

冷雲大師道：「老衲不願囘答任何問題，你儘管出手殺死老衲就是。」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大師似乎是一點也不怕死。」

冷雲大師閉上雙目，不再答理。

這時，十二個少林僧人，都拉開了架勢，準備投出飛鈸。

但眼看冷雲大師被劍尖頂住要害，又不敢輕易出手。

但聽一陣金風嘯空，冷雲大師投出的飛鈸，在數丈外打了一個旋轉，突然飛了囘來。

飛鈸去勢，雖然十分緩慢，但囘來的速度，却是快如閃電。

這旋轉的飛鈸，講究的是出手力道，冷雲大師飛鈸力道用偏，飛鈸的路綫全變，斜飛而下，竟然向羣僧之中飛去。

少林僧侶自然知曉飛鈸的厲害，眼看飛鈸旋轉而來，不禁大吃一驚，最近一人，一揚手，投出一鈸，疾向來鈸迎去。

兩面銅鈸懸空觸接，響起鈴鈴的金鐵相擦之聲。

原來，兩面飛鈸旋轉的力道不同，接觸之下，相斥相吸，忽然間一撞分開，但立刻又撞擊一處。

就這樣，連續撞擊了五次，才把力道調整分開，雙鈸一錯而過。掠過頭頂，直飛向數丈之外。

兪秀凡劍尖雖然頂在那冷雲的要害咽喉上，但雙目仍然望着那飛鈸的變化。

目睹旋轉力道的奇異，有如活物一般，亦不禁暗暗驚奇，忖道：施放暗器變化到此等境界，實當得絶技之稱了。

忽然間，響起了一聲佛號，十二個羣僧之中，突然行出一個四旬左右的和尚，對着兪秀凡一抱拳，道：「小施主！」

兪秀凡道：「大師有何見教？」

中年和尚道：「兪施主能在舉手之間，斬下敝師叔一隻右手，使他在全無反抗之下，制住了他的要害。這種快劍，和這份豪勇，實叫貧僧等佩服。」

兪秀凡目光一掠那中年和尚，只見他目光閃爍不定，臉上一片陰森之氣，一看之下，就知是一位心機深沉的險惡人物。不禁心頭火起，冷哼一聲，道：「你不用轉彎抹角，有什麼事，直截了當的説出來吧——」

中年和尚道：「兪施主是位英雄、義俠人物。」

兪秀凡接道：「大師用不着客氣，那要看對付什麼人了。」

中年和尚淡淡一笑，道：「敝師叔既落入少俠之手，少俠要殺要放，也該作個決定。」

兪秀凡哦了一聲，道：「這個在下自會作主，用不着大師替在下操心。」

中年和尚道：「貧僧師叔現在兪少俠手中控制，生不生，死不死，貧僧怎會不操心？」

兪秀凡道：「大師的意思是把他殺了？」

中年和尚道：「貧僧師叔，本是有道高僧，生死事早已看穿，決不會把死亡事放在心上了。」

兪秀凡道：「殺不殺和大師無關，不用多

口。」

中年和尚道：「兪施主如此説，貧僧只好不問了。」合掌一禮，向後退出。

轉到冷雲身後時，突然收了合在前胸的雙手，就借那一收之勢，暗中發出了一股暗勁，撞在了冷雲大師的後背之上。

冷雲大師身子突然向前一栽，咽喉撞上了劍尖。一縷鮮血，順着劍身流了下來。

這是人身三大要害之一，冷雲大師身子一陣顫動，氣絶而逝，蓬然一聲，身子摔倒。

但聞金風破空，那兩面遠去的飛鈸，突然又飛了囘來，盤空橫飛，就在兪秀凡頭頂上又撞在一起。

兩鈸上的力道，都已經到了將盡之時，一撞之下，雙雙落下，餘力旋轉未息，波波兩聲，一鈸嵌入了木門之上，另一面却嵌入了磚牆之內。

兩面銅鈸，都嵌入了三寸多深。

兪秀凡目睹飛鈸的威力，心中亦是暗暗吃驚，忖道：銅鈸鋒利，發鈸人的力道，更是强猛絶倫，雙鈸連續撞擊之後，仍有如此威力，的是可怕的很。

但聞那適才出面講話的中年和尚，高聲説道：「師叔受人所制，咱們投鼠忌器，如今師叔已死，咱們也用不着有所顧慮了。諸位師兄、師弟，發鈸替師叔報仇。」

十二僧侶，齊齊舉起了手中的銅鈸。

兩鈸威力，已然震駭人心，如是這數十面銅鈸，一齊發出，那份强大威勢，實是不可想像。

兪秀凡滿腹文章，一胸才機，思維的靈巧，自非一般江湖人物所及。腦際運轉，忽得玄機，只有欺近羣僧身側搏殺，才能避開飛鈸的威勢。至少，可以減少飛鈸的勁道威力。不論發出飛鈸的手法如何巧妙，但他們總會顧慮傷到自己。

心中念定，成竹在胸，哈哈一笑，囘顧無名氏等道：「你們退到門外面去，飛鈸雖然厲害，但却無法攻入死角，發鈸人視綫難及之處，就不致受到傷害了。」

巫靈道：「兪少俠，在下發出毒物，助你一臂之力。」

兪秀凡道：「我如死於飛鈸，單憑毒物，也難對付他們，諸位請後退一步，免得分我心神。」

無名氏道：「主人眉宇間彩光照人，似已窺破飛鈸大陣的奧妙，捕得玄機，咱們退出門外吧，免得分他心神。」

石生山、蕭蓮花、巫靈等齊齊行動，退出門外。

但幾人既不願放過這畢生難得一見的飛鈸大陣，又替兪秀凡擔着一份心事，人雖退出了門外，但並未隱入牆後，四個人分兩側，站在大門外面，八道目光投在兪秀凡和羣僧身上。

兪秀凡手執長劍，緩緩向前欺進兩步，道：「諸位大師，兪某人一向敬重少林高僧，適才冷雲大師之死，內情如何，想必無法瞞得過諸位大師法眼。在下的劍法如何，諸位大師也已見過，如是發出飛鈸，兪某人也只好全力施爲一搏了。爲了替武林保存下一份浩然之氣，兪某人死而無憾，但如不幸的傷了諸位大師，也請諸位大師擔待一二了。」

言罷，長劍舉起，擺了驚天三式中的第一式「驚天動地」，對準適才説話的中年和尚。

這一招劍式，具有着無比的威勢，架勢已擺出來，立刻有一股逼人的氣勢。

不但是那被劍勢指定的中年和尚，被那股劍勢所震動，就是其他所有的少林僧侶也都被那招劍式吸引，腦際之中不自覺的轉動起來，想出各種武功招術來破那一招劍式。

但覺平生所學，閃電一般，在腦際之間轉動起來。但想來想去，想不出一招武功，能够破它。

羣僧都被那劍招吸引，忘記了發出手中飛鈸。

被劍招指定的中年和尚，却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兪秀凡的劍招沒有出手，但那股森寒的劍勢，却已逼到他的身上。

突然間，兪秀凡發動了攻勢，長劍一震，閃電奔雷一般，衝向了那中年和尚。

這一招名叫「驚天動地」，確也有驚天動地之威，劍勢有如一道長虹，帶着風嘯之聲，衝了過去。

剎那變化，瞬息發動，劍氣波蕩，威鎭八方。

那暗算冷雲大師的中年和尚，駭然向後退去。羣僧都爲所震，一時之間，忘記了移動身軀。

那中年和尚，向後退了兩步，撞上一個和尚的飛鈸。

用於殺人的飛鈸，和一般的銅鈸外形，雖然一樣，但邊刃鋒利。那中年僧人撞在了飛鈸之上，一下子刺入腰中，深入半寸。

手執銅鈸的僧人驟不及防，也被飛鈸刺入了小腹半寸多深。

兪秀凡的劍勢，已挾着迅雷之勢，排空而至。

中年和尚腰中劇疼，一分心神，兪秀凡的劍勢又破空而下，慘叫一聲，被劈成兩半。

兪秀凡未想到這一劍威力，如此厲害，不禁也爲之一怔。

就是這一怔神間，羣僧已紛紛向後退避，飛鈸出手。

兩面出手最快的飛鈸，已然挾着嘯風之聲飛掠而至。

兪秀凡心中一驚，長劍忽然點出。

他出劍快速，認位奇準，那盤旋而至的飛鈸，竟是被一劍點中。

飛鈸打個旋，忽然向一側偏去，但別一面飛鈸，却已到了頭頂。

兪秀凡長劍疾收疾點，又撥開了另一面飛鈸。

這些飛鈸的旋轉力道，十分奇怪，兪秀凡一劍撥去，那飛鈸並未向旁側飛去，却突然向下沉落，唰的一聲，掠着兪秀凡頭頂滑過。

一股金風，撲面而過。

兪秀凡心頭震動了一下，暗道：好厲害的飛鈸，看來，不能有絲毫大意了。

心中念轉，人却突然轉入了羣僧之中。

但見劍光連閃，羣僧紛紛慘叫，紛紛倒了下去。

他貼身近攻，劍如飄雨，少林和尚雖然被斬倒了數人之多，但羣僧手中的飛鈸，却是無法發出。

但聞一陣金鐵銅觸和銅鈸落地之聲，彼起此落，不過片刻工夫，十二個和尚，都已個個受傷。

每人的傷處不同，但大約都在雙臂雙手之上。

兪秀凡發揮了快劍攻勢，快的叫人眼花繚亂。

一則他距離太近，二則他劍招太快，名動天下的飛鈸大陣，竟然連一點的威力也沒有發出，已死了一個冷雲大師和那暗算冷雲大師的和尚，傷了十個和尚。

還有一個未受傷，却被兪秀凡的長劍，逼在了前胸之上。

十個受傷的僧侶，都是傷在手臂和手腕之上，傷的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輕，有的筋斷，有的骨折，但有一個相同的地方，都無法施用

飛鈸。

受傷的十個僧侶，既未呼叫，也未逃走，只是呆呆的望着那俞秀凡出神。

他劍招的快速，似是已到了不可想像的境界，使人根本無法逃避。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師怎麼稱呼？」

那和尚道：「貧僧一元。」

俞秀凡道：「在下已經說的很淸楚了，但諸位大師不信。」

一元大師道：「貧僧等想不到閣下的劍招，如此之快。」

俞秀凡道：「現在證明了，諸位大師還有什麼話說？」

一元大師道：「冷雲師叔已死，其他諸位師兄弟也都受了傷，貧僧等已經敗了，還有什麼話說。」

俞秀凡道：「諸位出身正大門派，受盡天下武林同道的敬仰，何以會做出此事，甘願做造化城主鷹犬。」

一元大師道：「貧僧等亦有苦衷。」

俞秀凡道：「說！什麼苦衷？諸位神志淸醒，總不能說是被藥物所迷吧！」

一元大師道：「俞少俠鑒諒，貧僧無法奉告。」

俞秀凡冷冷說道：「少林寺不但是武林聖地，也是佛門寶刹，諸位都是有道的高僧，何以竟然會甘爲虎倀，爲害武林。」

一元大師高喧了一聲：「阿彌陀佛！」閉上雙目，不再理會俞秀凡。

但聞巫靈哈哈一笑，大步行了過來，道：「想不到啊！威力最爲强大的飛鈸大陣，竟然如此輕易的瓦解冰消。」

無名氏、石生山、蕭蓮花等人魚貫行了過來。

石生山伏身撿起了兩面銅鈸，道：「這銅鈸如此鋒利，再加上旋轉之力，無怪連金鐘罩等橫練功夫，也是無法抗拒了。」

無名氏道：「俞少俠的劍招快速，尤過他們出手的飛鈸，以快打快，使飛鈸大陣完全失去了威力。」

俞秀凡道：「主要的是憑仗了一大半運氣。他們太大意，又是在近身相搏之下，使他們的飛鈸大陣，無法發出威力。如是他們放出了飛鈸，在下也是無法招架。」

這時，巫靈已行到了一元大師身前，冷笑一聲，道：「大和尚，你運氣不錯，滿院中人，死的死，傷的傷，你竟連一根毫髮也未傷到呢。」

一元大師睜眼望了巫靈一眼，又高喧一聲佛號，閉上雙目。

巫靈冷笑一聲，道：「大和尚，別來這個。姓巫的不是善男信女，俞少俠人家是正人君子，不屑施用逼供的手段，姓巫的可不管這個，你如是不怕受活罪，你就忍住不要說話。」

伸手取起一面銅鈸，接道：「大和尚，我要削下你一隻耳朶來。」

銅鈸一揮，鮮血濺飛，果然削下一元大師一隻耳朶。

一元大師臉色大變，伸手一摸，滿頰鮮血，駭然睜開雙目，滿臉都是驚慌之色。

巫靈哈哈一笑，道：「大和尚，我還是認爲你修爲深厚，不怕死亡，想不到你也是一個很怕死的人。」

一元大師歎息一聲，重又閉上雙目。

巫靈把兩面銅鈸，相互一擊，冷冷說道：「大和尚，我要斬下你另一個耳朶，削平你的鼻子。」

一元大師又突然睜開雙目，道：「貧僧位卑職小，知道的內情有限。」

巫靈道：「如果要問造化城中事，你大和尚不見得比區區所知道的多。」

目光轉注在俞秀凡的臉上，接道：「俞少俠，咱們要問他些什麼？」

俞秀凡道：「問問他，他們爲什麼要聽從造化城主的令諭行事？」

巫靈道：「大和尚，你聽到了沒有？」

一元大師道：「我們都被引誘破了色戒，又服下了一種奇怪的藥物，不得不聽從他們的令諭行事了。」

造化城主果然是手段毒辣的很，控制各色人等，手段全不相同。

俞秀凡道：「再問他，他們服下的什麼藥物，有些什麼作用？」

巫靈笑一笑，道：「大和尚，你既然說了，乾脆就說個明白吧！」

一元大師道：「那是一種很奇的藥物，在一定的時間內，無法控制自己。唉！貧僧……貧僧……」

他似乎無法說得出口，貧僧了半天，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蕭蓮花接道：「是不是一定要找女人？」

一元大師歎口氣，道：「慚愧的很。」

蕭蓮花道：「你們服用的是春花門中的望花散。」

一元大師道：「不知道什麼散，反正，每隔三日，我們就需要一個女人伺候。」

無名氏道：「所以，諸位沒有辦法再作和尙了。」

一元大師道：「只好到造化城中來。」

俞秀凡道：「很可悲，也很可歎！」突然一指，點中了一元大師的肩井穴。

目光一顧巫靈道：「廢了他的武功，但要保全他的性命。」

巫靈道：「這個不難。」兩手銅鈸一轉，劃斷一元大師雙腕筋脈。

俞秀凡目注一元大師，道：「你出身正大門派，對江湖上的黑白是非，應該分辨的很淸楚。」

一元大師長歎一聲，欲言又止。

俞秀凡道：「你們有足夠的實力，爲什麼不反抗？現在使你們無法施用飛鈸，也是教訓你們不要助紂爲虐。希望你能大悟前非，保持下半世的淸譽。」

受傷羣僧，個個低頭無語。

俞秀凡轉過身子，大步向外行去。

無名氏、石生山、蕭蓮花、巫靈都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快速劍法，心中的那份佩服，已到了無法形容之境，魚貫相隨身後。

巫靈搶前一步，道：「公子，在下這一生中，鬥過不少武林高人，見識過的武林高手更多，但像公子這樣快速劍招，在下還是初次見到。」

俞秀凡笑一笑道：「前面還要過些什麼關卡？」

巫靈道：「這裏已經沒有了，出了北門，就是進入造化城的大道。」

俞秀凡道：「這中間有多少的距離？」

巫靈道：「大槪總在十里左右。」

俞秀凡道：「沿途之中，不會再有攔截的人麼？」

巫靈道：「應該會有。不過，那些人都是造化城中的嫡系人手，不在攔截公子的設計之內。」

俞秀凡道：「巫兄，對咱們進入造化城這段行程中，有些什麼遭遇，也是完全無法預測了？」

巫靈道：「是！」

俞秀凡道：「夜色幽暗，出了北大街，即無燈火，如是他們要暗中算計咱們，那眞是防

不勝防了。」

巫靈道：「公子明察。」

俞秀凡道：「咱們就在此坐息半宵，候天亮之後再走。」

巫靈道：「公子適才運劍如電，想來也該休息一下才是。」

幾人選擇了一處適合休息之地，盤膝坐下調息。

無名氏道：「身處險境，不得不防人暗襲，在下守夜。」

巫靈搖手道：「用不着。看兄弟的雕虫小技。」

右手一探，把身上的毒蛇、毒蜘蛛，全都取了出來，投出室外。

毒蛇在室外，毒蜘蛛在門窗之上結網，毒蝎子隱在暗處。

無名氏道：「原來巫兄這些毒物，還有防守大門之能。」

巫靈道：「毒物、猛獸和人，都有靈性，不過牠們的智能極低，但如要牠們做一些防護工作，倒還辦得到，而且非常忠實。」

無名氏道：「當眞是隔行如隔山，毒蛇還有這些作用。」

半宵易過，竟也無人施襲。

直到日上三竿，俞秀凡等羣豪，才簡單盥洗一下，收拾就道。

出了北城門，又是一片廣闊的草原。

俞秀凡約略的估計一下，至少有六、七里闊，東西更長，極目草原無盡，不見邊際。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巫兄，這一片廣大的草原，作用何在？」

巫靈道：「看上去很壯觀，也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俞秀凡道：「一片碧綠草地，確也給人一種莫可預測的神秘。」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但最可怕的是，他們如在這草地中，設下了什麼惡毒的埋伏，那就叫人防不勝防了。」

巫靈道：「不錯，我聽說有一種血蟻，能夠在這草中穿行，此物雖然不大，但毒性很重，而且成羣結隊而來，如再有這些青草掩遮，無法早些發覺牠們，那確是一樁很可怕的惡毒埋伏。」

無名氏道：「果眞如此，咱們就先放一把火，燒去這片草地。」

巫靈道：「血蟻雖然厲害，但易發難收，他們平日集中飼養，用時才會放出，惡毒是到極點，但血蟻無法分辨敵我，可以傷敵人，也可以傷自己人，非到情勢危急之時，不會施用的。」

俞秀凡道：「現在，他們會不會用血蟻對付咱們？」

巫靈道：「這個，公子，可以放心，有我巫靈在此，百毒不忌。血蟻雖然厲害，但牠們最怕毒蜘蛛，天生一物降一物，在下開路，諸位請隨後而行。」

大步向前行去。俞秀凡等魚貫隨在身後。

行過這一片廣遼的草原，景物又是一變。

但見一座矗立的高峯攔路，都是峭立的石壁，中間却闢了一條車馬可通的大道。

大道中撐着一張黃羅傘，傘下錦墩上坐着一個黃衣麗人。

錦墩前一矮腿木桌上，放着一張七弦琴，古琴一側，放着一把長劍。

黃衣麗人身後面，一排八個白衣少女，手中分執白玉簫。

這不像是對敵的陣勢，弦管具齊，似是迎賓的樂隊一樣。

黃衣麗人，揚揚柳眉兒，飛來嬌媚的一瞥，道：「那一位是俞少俠？」

她口中在問，目光却已掃過俞秀凡。

俞秀凡示意大家停下，越過了巫靈，道：「區區就是。夫人是……」黃衣麗人髮挽宮髻，修眉開臉，已是婦人的身份。

黃衣麗人笑一笑，道：「很標緻，不像江湖人嘛！」

俞秀凡冷冷道：「夫人誇奬了。」

黃衣麗人道：「眞是人不可貌相啊！你能劍創飛鈸大陣羣僧，使他們無法再用飛鈸，劍道造詣，深奧絕倫，如非我親眼看到了你，決難相信你是這麼個文雅人物。」

俞秀凡道：「說的是啊！像夫人這等艷麗容色，嬌弱之軀，應該是深閨中人，誰能想到妳是身負絕技的高手？」

黃衣麗人道：「俞少俠劍法快，口舌也利啊。」

俞秀凡一笑道：「夫人櫻口靈巧，唇劍舌刀。」

黃衣麗人道：「俞少俠出口成章，是一位文武兼資的俊傑。」

俞秀凡道：「夫人貌麗如花，才能撫琴弄劍，該是一位才藝雙絕的佳人。」

黃衣麗人笑一笑，道：「俊傑應該識時務啊。」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我們盡力而爲，成敗無虧於心。」

黃衣麗人嗯了一聲，道：「看來，咱們是沒有商量餘地了！」

俞秀凡道：「說的也是啊！只怕很難說的通了。」

黃衣麗人道：「咱們之間，既然無法排解，必然要有一番搏殺，是麼？」

俞秀凡道：「不錯。怎麼樣？」

黃衣麗人道：「那就請俞公子選出一樣比試之法，以免雙方揮戈羣毆，造成無謂的傷亡如何？」

俞秀凡道：「在下可以約束從屬，不作無謂殺戮。」

黃衣麗人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年輕人，戒之在鬥，但閣下却似乎是一個殺性很重的人。」

俞秀凡道：「夫人過奬了。」

黃衣麗人雙目中冷芒如電，盯注在俞秀凡的身上，瞧了一陣，道：「既是非打不可，賤妾覺着，咱們也該打的文明一些。」

俞秀凡道：「夫人費了不少言語，似乎是用心在此。如今已水到渠成，夫人似也用不着再彈弦外之音。」

黃衣麗人忽然間粉臉一紅，笑道：「看來，你果然有非凡的才慧，先聽我一曲迎賓的琴聲如何？」

俞秀凡道：「佳奏必有妙用，俞某人也希望一聆仙音。」

黃衣麗人道：「俞少俠雅人高士，殺人的至高境界，就是要殺的不帶血腥氣。」

俞秀凡突然回顧了無名氏、蕭蓮花等一眼，道：「這位夫人的琴聲，必具玄機莫測之妙，如是諸位覺着不解音律之學，最好能掩上雙耳。」

黃衣麗人已借俞秀凡說話的機會，調整好琴弦，錚錚幾聲弦響，隱隱有金戈躍馬之聲。

琴音未入正奏，殺機已起。

俞秀凡本懂音律，只聽調弦之聲，已知遇上了高人，那裏還敢大意。一提丹田眞氣，全神戒備。

黃衣麗人手撫琴弦，笑一笑，道：「俞少俠，不問問我的來歷麼？」

俞秀凡淡然一笑，道：「夫人，不用了。既非論文，又何用相識太深呢！」

黃衣麗人歎息一聲，道：「俞少俠，造化

城中，人間福地，別具洞天，俞少俠如願作神仙中人，賤妾願爲引介，以俞少俠的才具，必得城主的歡迎。」

俞秀凡道：「夫人！盛意心領，俞某人應邀來此，生死事早置度外，道不同難相爲謀，只好有負夫人的雅意了。」

黃衣麗人道：「賤妾一片誠意，公子何忍拒人於千里之外？」

俞秀凡道：「大是大非之間，義難反顧。夫人蘭心慧質，早洞正邪，何以不肯自拔於污泥？」

黃衣麗人沉吟了片刻，道：「賤妾雖有惜才之心，但冰炭却又難同爐。」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道：這女人靈智未昧，如能引她動了棄暗投明之心，對日後武林大局，必有大助。

他這裏心念轉動之際，琴音已陡然拔起。那鏘鏘琴聲之中，似萬箭飛蝗，挾泰山壓頂之聲而來。

俞秀凡心頭大駭，急誦天龍禪唱。

佛門中降魔心法，自具神妙之力，禪唱一縷，混入了琴音之中，那排山倒海而來的殺伐之勢，立時受到了禪唱中和，有如洪水入谷，被宣導排洩而去。

琴聲忽住，黃衣麗人原本艷紅的粉臉之上，此刻却微現蒼白之色，緩緩說道：「想不到公子對音律之道，竟也有此高深造詣。」

俞秀凡回目一顧，只見無名氏、蕭蓮花等，一個個神色慘然，有如驟然間受到重擊一般，心中大是驚恐。暗道：這女子琴音一拔，竟有如此的威勢，的是非同小可。

身軀移動，揮掌在四人後背上各擊一掌，肅然說道：「四位還不打坐調息堵上雙耳。」

四人神情似是還未完全清醒，但已聽懂了俞秀凡的招呼，依言盤膝而坐，撕下一塊衣袖，堵上了雙耳。

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氣，目光凝注到黃衣麗人的身上，道：「夫人！琴音忽起，有如萬弩驟發，這算不算是暗箭傷人呢？」

黃衣麗人道：「七弦聯彈，合力並攻，我只想一舉擊倒諸位。」

俞秀凡冷冷說道：「可惜，夫人這一擊並未成功。」

黃衣麗人道：「我未想到，你對音律之學，亦有如此高深的造詣。」

俞秀凡道：「此曲只應天上有，音律一道，本是用來陶冶性情，美化人生之用，但夫人却用於殺人。」

黃衣麗人道：「物極必反，音律殺人，至少比刀劍文雅一些。」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水能載舟，亦可覆舟，夫人這七弦並彈，合音一擊，並沒有成功。」

黃衣麗人點點頭，道：「我知道，所以，我要和你談談。」

俞秀凡道：「夫人，可是想找一個暗中算計我們的機會。」

黃衣麗人臉色一變，但很快又恢復了鎭靜，淡淡一笑，道：「不論什麼事，可一不可再，就算是我剛才暗施算計，大概也不會再有第二次了。何況我琴側有劍，必要時，我也可揮劍一擊。」

俞秀凡冷冷說道：「如若論及劍道，只怕夫人的火候，還難及俞某。」

黃衣麗人道：「我知道你的劍術很好，過關斬將，好不威風。不過，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以一技之長，就可無往不利。單是少林一門，就有七十二種絕技，何況天下之大，不要太自負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夫人說的是。以夫人在琴上的造詣，也一樣未必能傷到在下。」

黃衣麗人道：「你很高明，而且不只是劍術上的高明。」

俞秀凡道：「不用誇獎。」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夫人，妳是否覺着，咱們談這些事，太過無味。」

黃衣麗人道：「俞少俠的意思呢？」

俞秀凡道：「在下覺着，夫人應該讓讓路了。」

黃衣麗人道：「按理說，你應該已經通過我這一關了。不過，我心中還有一些不服。」

俞秀凡道：「那是說，夫人還有絕技沒有施展？」

黃衣麗人道：「不錯。我還有琴、簫合奏，那是我所學中最厲害的一着。」

俞秀凡道：「夫人不把這些施用出來，可是有所不忍麼？」

黃衣麗人道：「是！我不希望鬧到那等血淋淋的境界。因爲，不論什麼人勝了，敗的一方，必然會遭遇很慘。」

俞秀凡冷冷道：「戰陣凶危，這是難兔的事。」

黃衣麗人道：「這麼說來，俞少俠似乎是一位很嗜殺的人了。」

俞秀凡道：「嗜殺二字，很多的解說，大夫動刀，旨在醫病，霹靂手段，菩薩心腸，雖然手段毒辣一些，但他的用心却很善良。」

黃衣麗人道：「俞少俠可是自比操刀醫病的大夫？」

俞秀凡道：「當仁不讓。區區麼，確有這份心胸。」

黃衣麗人笑道：「很可嘉！只是太狂了一些。」

俞秀凡道：「面對着江湖上衆多兇惡之徒，在下不嗜殺也不成了。」

黃衣麗人道：「俞少俠！似是咱們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俞秀凡道：「看來咱們是沒有法子商量，除非夫人能夠讓開去路。」

黃衣麗人歎口氣，道：「很多的不幸事，都發生在任性二字上。俞少俠，不論你武功多強，就算能擊敗我的琴簫合奏，那對你，也沒有什麼好處。」

俞秀凡道：「在下聽不懂夫人的意思。」

黃衣麗人道：「造化城中的高手太多，如若你擊敗我，那將會招來一個更強的敵手。所以，對你未必有好處。」

俞秀凡道：「這條路很長，也很崎嶇，但在下也只有硬着頭皮走下去。」

黃衣麗人道：「你憑什麼？」

俞秀凡道：「大是大非的抉擇，給了我無比的勇氣。」

黃衣麗人道：「告訴你，你不能勝過造化城中的衆多高手。」

俞秀凡道：「我可以死在他們的手下。」

黃衣麗人接道：「人死不再復生，對你有什麼好處？」

俞秀凡道：「留下一片碧血、丹心，雖死何憾？」

黃衣麗人黯然一笑，道：「一個人不要命了，那眞是叫人沒有法子。」

俞秀凡道：「世上人，包括區區在下，大概沒有眞的不怕死的，但有些事比死亡更爲重要，大節大義之下，生死事何足道哉！」

黃衣麗人沉吟了一陣，道：「咱們識見論事，南轅北轍，無法再談下去了。」

俞秀凡一笑道：「夫人似是還未被在下說服。」

黃衣麗人道：「所以，我不願再和你談下去了，至少，我已被說的起了懷疑。」

一揮右手，玉指撥動了三聲弦響，道：「公子！小心了。」

三聲琴音未絕，身後八個白衣少女已然擧簫就唇。一縷簫音，冉冉升起。

八隻白玉簫，混合成了一縷簫聲，由極低微的聲音起，逐漸拔高。

這簫聲未帶鐵戈殺機，曲折廻轉，哀艷凄傷。

似新寡怨婦，在墳前哭祭她死去不久的丈夫，其聲悲凉，有如鮫人夜哭，撥動了聽簫人的心弦。

俞秀凡突然間感覺着一縷哀傷之氣，衝了上來，鼻孔酸酸，熱淚盈眶。

只聽一陣嗚嗚咽咽的哭聲，混入了簫聲之中。

俞秀凡心頭一震，由哀傷中清醒過來。

側目望去，只見蕭蓮花已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悲傷情緒，放聲大哭了起來。

無名氏、石生山等，雖然未哭出聲，但也都張大了嘴巴，淚落如雨。

他本是極端聰慧的人，目睹到無名氏等悲傷的形態，心中突然一震，立刻清醒了過來。

他人雖清醒，情緒仍然無法控制，心頭酸酸，淚落如雨。

但這一點清醒，已使他靈台清明，立刻高誦禪唱。

禪唱聲起，立刻使得心神鎭靜下來。

只聽錚錚錚三聲弦響，一陣琴聲，混入了那嬝嬝的簫聲之中。

簫聲凄凉，琴聲却有如重病臥床，痛苦呻吟，使人慘不忍聞。

這兩種聲音，混在一起，給人的精神很大的危害，把人的情緒引入極端憂傷、凄凉的境界之中。

幸好的是，俞秀凡禪唱高拔，一片祥和之氣，滲入了那琴聲和簫音之中。

雙方相持了片刻工夫，簫聲一變，忽轉急快，有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

琴聲配合，泛起了無邊的殺伐之聲。

禪唱有如高山流水，在急簫繁琴之中，獨樹一幟。

琴、簫數度轉變，忽急忽慢，變幻出七情六慾的各種怪聲。

但天龍禪唱，却有如明月白日，一柱擎天，不論琴音、簫聲，如何變化，但那禪唱之聲，有如泰山北斗，屹立不搖。

大約有半個時辰光景，八個吹簫的白衣少女，已然香汗淋漓，漸呈不支。

忽然，簫聲中斷，八個白衣少女，一齊倒摔下去。

汗透重衣，有如得了一場大病，倒摔在地上之後，竟然無法再站起來。

只有琴弦盈耳，仍然是十分强勁。

不過，這時的琴聲，已變成了一片急攻、猛打的殺機，有如白刃相搏，攻勢猛烈至極。

但天龍禪唱，却有如銅牆鐵壁一般，堅牢無比，不論琴聲如何的猛烈，但却一直無法攻入。又相持頓飯工夫之久，俞秀凡頭上也見了汗水，那黃衣麗人，已然髮亂釵橫，神情間流現無比的痛苦。

無名氏、石生山也不停的口誦天龍禪唱，但神情間，也有着極大的痛苦。

蕭蓮花和巫靈，完全依靠俞秀凡的天龍禪唱保護，人似已暈了過去，蜷伏在地。

忽然間，琴弦崩斷，黃衣麗人張咀吐出一口鮮血，伏臥在琴身之上。

俞秀凡收住了禪唱之聲，緩步行近了黃衣麗人身側，只見七弦盡斷，琴身上有數道顯明的指痕。

顯然，那黃衣麗人在這番決鬥之中，用盡了全身的眞力，勁透指尖，把指痕印在了琴身之上。

俞秀凡拭拭頭上汗水，道：「夫人！在下得罪了。」

轉過身子，行到了無名氏等身側，在每人後背上拍了一掌。四個人立刻清醒了過來。

巫靈伸展一下雙臂，道：「厲害，厲害！我還認爲只有劍刀才能殺人，想不到琴音、簫聲，一樣也能傷人。」

無名氏道：「巫兄感覺如何？」

巫靈道：「難過極了。有如無數的虫蟻，在身上爬行，直似要鑽入心腑之中；有如亂箭飛蝗，齊集而來，使人躲無可躲避無可避。」

俞秀凡道：「琴音簫聲厲害之處，就在能引發人的七情六慾，使人進入忘我之境，控制人的精神，隨着琴音簫聲變化，不能自已。」

巫靈問道：「公子唱的什麼歌曲，有如祥雲普照，使我們獲得了不少的帮助，要非有此助力，只怕我們早已死於蝕心的琴音簫聲之下了。」

無名氏笑一笑，道：「那是天龍禪唱。」

巫靈道：「天龍禪唱？從未聽人說過。」

無名氏道：「那是佛門中一種至高的降魔心法。」

巫靈道：「公子由何處學得此心法？」

無名氏笑道：「來自一位高人傳授，除了公子之外，在下和石兄也學會一二，所以，咱們心神的耗損，就不像兩位那樣厲害了。」

巫靈嗯了一聲，未再多問。

俞秀凡道：「諸位此刻的精神如何？」

無名氏、石生山、巫靈、蕭蓮花同時答應，但四人的答覆，却是極端的不同。

蕭蓮花和巫靈的答覆是十分疲累，無名氏和石生山却異口同聲道：「功力復元。」

俞秀凡回頭望去，只見那黃衣麗人和八個白衣少女，都還沉睡不醒。暗暗吁一口氣，忖道：想那天龍禪唱，本屬佛門心法，大概不致於傷人至死。

心中念轉，決心不再管那黃衣麗人和八位少女的事，緩緩說道：「四位咱們走吧！」

巫靈道：「下一道攔阻咱們的人，又不知道是什麼稀奇古怪的武功了。」

俞秀凡道：「巫兄也不知道造化城 中的事麼？」

巫靈道：「知是知道一些，只是知道的太少。」

俞秀凡道：「看來，這造化城內，確是藏龍臥虎之地，咱們雖然闖過了第一道攔截，但後面的一道，想來比那第一道更爲厲害了。」

無名氏道：「唉！千百年來，武林中發生過不少的變遷，只怕從來沒有一個組合，像造化門這樣的龐大、複雜。」

俞秀凡道：「但更可怕的是，他們一直在暗中行動，神出鬼沒，難以測斷。」目光突然轉注到巫靈的身上，接道：「巫兄，你見過那位造化城主沒有？」

巫靈道：「見過。」

俞秀凡臉上泛現出興奮之色，道：「是什麼樣子一個人物？」

巫靈道：「一個很和善的老人，白髮如雪，滿臉笑容，給人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俞秀凡道：「巫兄江湖閱歷豐富，想必可瞧出他是否經過易容改扮了？」

巫靈道：「看上去，不像是經過化裝。」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世上眞有面如春風迎人，心似蛇蝎惡毒的人了。」

巫靈道：「在下麼，也是覺着奇怪。」

無名氏道：「奇怪什麼？」

巫靈道：「那樣一位人物，怎會領導這樣充滿着殺機的神秘組合？」

環球小說
本本名著

一卷在手・得益多多



智取皇冠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全書二九二頁定價港幣四元

霹靂密令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全書一七五頁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鐵燕
民間遊俠傳奇
朱羽著
全書三二四頁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二十年來香港驚人罪案
河洛著
全書三二五頁定價港幣五元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環球出版社印行

兪秀凡沉吟了一聲，道：「也許別有隱情，只是未見到那造化城主之前，怕是很難揭開其中之秘了。」

蕭蓮花道：「賤妾職位卑小，沒有見過造化城主，但我聽師父說過他。」

兪秀凡道：「令師怎麼說？」

蕭蓮花道：「初見他之面，如沐春風，但如相處了一陣之後，就會發覺，他具有着一種懾服人的威力。」

兪秀凡「哦」了一聲道：「姑娘能否說的具體一些？」

蕭蓮花道：「我說不出具體的內容，只是聽人家這麼說，造化城主能在不同的見面次數中，給人不同的印象。」

兪秀凡道：「他自號造化城主，看來，眞有造化手段了。」

蕭蓮花道：「這個，就非賤妾所知了。」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這中間定然有很多曲折的內情，只可惜咱們沒有辦法找出它的原因何在。」

蕭蓮花道：「只有公子的才慧，才能找出原因了。」

兪秀凡笑一笑道：「我總覺着，凡是脫離了常情常軌的事，都有存疑之處，也都有蹤跡可尋，只要咱們能找出原因，那就可以揭穿眞象了。」

蕭蓮花道：「跟着公子這樣的人物，使我們也感覺到自己的才慧增進不少。」

兪秀凡舉步向前行去，一面說道：「人總歸是人，不管他武功多麼高強，也不管才慧多麼超人，但他的本身，仍然是人，無法脫離人所具有的潛能，至於造化城主這個人，不論他有多大的能耐，總也是人，不是神。對麼？」

巫靈道：「公子，這一點，在下的看法，和公子略有不同。」

兪秀凡道：「請教巫兄！」

巫靈道：「公子言重了。屬下担當不起。」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至少，那造化城主應該是屬於一個超人。造化城中，這麼多高手雲集，他竟然能發號施令，使人人聽服，單是這一點，那就非常人能及了。」

兪秀凡道：「自然，造化城主不是一個平凡簡單的人物。就目下所知，他不但具有築建學的知識，而且也具有高深的武功，再加上他淵博的學問，這就可能造成神蹟一般的奇異事物。」

巫靈點點頭，道：「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聽公子這麼解說，在下也似是有些懷疑了。」

兪秀凡道：「事事存疑，才能找出原因出來。」

談話之間，又轉過一個山彎。

只見廣闊的山道，並肩兒坐着三個身着白衣的人。

三個人，一色的衣服，一樣的打扮，坐着一樣的椅子。連兩隻手，都被長長的衣袖掩住。三個人，沒有露出來任何一片肌膚。

無名氏打量了三人一陣，道：「這三個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這一問，所有的人，都不禁爲之一呆。

原來，經過了一番打量之後，沒有一個人能確定三個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無名氏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跑了大半輩子江湖，還未遇到過這等事，連男女都無法分辨。蕭姑娘，妳幫幫忙，看看是男的還是女的。」

蕭蓮花搖搖頭道：「我也瞧不出來！他們未露出一點皮膚，也沒有任何一個動作，叫人如何看得出來。」

無名氏回顧了兪秀凡一眼，道：「公子，可要在下去問問？」

兪秀凡道：「好！不過，要小心一些。」

無名氏大步向前行了過去，行近三人五尺左右時，停了下來，一抱拳，道：「三位當路居中而坐，攔住了咱們的去路……」

只聽一聲冷笑，傳了過來，打斷了無名氏的話，道：「路還很寬，那一個有勇氣，就請從旁走過去。」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我們只能從旁邊走過去，那就行了，是麼？」

說話的是居中的白衣人，這一次，又是他開口，冰冷的說道：「不錯，只要你能走過去，那就算你們過了這一關，這一關簡單吧！」

兪秀凡道：「簡單的很。」

居中白衣人道：「就這樣簡單。不過，愈是簡單的事，危險也愈大。」

兪秀凡道：「這個，想當然耳！」

居中白衣人道：「你們那一位姓兪？」

兪秀凡道：「就是區區在下。」

居中白衣人道：「聽說你的劍法很快。」

兪秀凡道：「誇獎，誇獎！如是要在下自己說麼，在下的劍招，確然很快，三位也請小心一些。」

居中白衣人道：「咱們自會小心。你們那一位先過。」

兪秀凡道：「自然是由兪某先過。」

居中白衣人道：「那麼，閣下請吧！」

兪秀凡手握劍柄，向前行去。

這雖是一條山道，但却很寬闊，兩側留有數尺可以通行的道路。

兪秀凡目光一轉，發覺右面一條，稍爲寬了一些，立時，一側身子，向右面行去。

三個白衣人仍然靜靜的坐在原位之上，看上去動也未動一下。

但兪秀凡一對凌厲的雙目，却已瞧到靠右側坐的白衣人，右手微微在伸動，似乎是在抽動兵刃。

從表面上看去，這是一個很文靜的對持，事實上，愈是文靜的局面，也隱藏着愈多的險惡。

蕭蓮花、石生山、巫靈、無名氏，全都睜大眼睛，望着兩人。

文靜之中，却含蘊着奇大無比的壓力。所有的人，不自覺的都緊張起來。

蕭蓮花神情嚴肅，雙目却流現出無比的關懷之色。

兪秀凡的俊逸瀟洒，已給予她無比的羨慕，但他的豪氣，更加深她生自內心的一份愛慕之情。

雖然，她明白，自己這份感情，永遠無法表達出來，也不配表達出來。但她又無法按耐住內心中那一縷深深的愛慕。

兪秀凡像泰山明月一般的高，對蕭蓮花而言，是那樣不可攀登。

世間的情愛中，如若有一種是痛苦的，這種情感，大約是最痛苦的感情了。

兪秀凡內心也有些緊張，他雖然瞧出右首白衣人在緩緩移動着右手，但却無法判斷出，他打出的是兵刃還是暗器。如若是一枝歹毒的暗器，這樣近的距離內，閃避實也非易。

只聽那居中的白衣人道：「姓兪的，由現在開始，你行進一步，就接近了一步死亡。」

兪秀凡道：「不錯！咱們接近一步，就多一份死亡的機會，至少，會鬧出流血慘局，只是，不知道死的是誰，流血的又是些什麼人而已。」

居中白衣人道：「是你，姓兪的。」

兪秀凡仍然緩緩向前行進，口中却冷肅的應道：「不見得吧？」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